



万山红遍

上 卷

黎 汝 清

馆

I 247.5
61-1

万山红遍

上 卷

黎 汝 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万山红遍》共上下两卷。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1928年春天到秋天，党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遵循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在祖国南方某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英勇斗争故事。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支红军队伍，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闯过了征途上的种种险风恶浪，与山区党组织共同努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同敌人展开了反复较量，清除了内奸，消灭了敌人，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扩大了红军队伍，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小说力图通过形象的描绘，说明井冈山道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小说着重地塑造了红军大队长郝大成以及吴可征、史少平、罗雄、宋少英、田世杰、黄六嫂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同时也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面貌。小说情节引人，语言流畅。

万 山 红 遍（上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7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 $\frac{1}{4}$ 插页 2

1976年1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月湖北第3次印刷

书号 10010-2335

定价 1.10 元

目 次

《万山红透》题记	1
----------------	---

上 卷

第 一 章	峡谷突围	75
第 二 章	崎岖征程	97
第 三 章	荒山篝火	111
第 四 章	阻 击	130
第 五 章	阻击后的阻击	145
第 六 章	神秘的四岭山	164
第 七 章	汤家楼的怒火	190
第 八 章	毒 害	208
第 九 章	南屏山之夜	238
第 十 章	这也是战斗	280
第 十 一 章	较 量	297
第 十 二 章	在白色恐怖中	323
第 十 三 章	“庆功”宴上的丧钟	348
第 十 四 章	谷家寨的枪声	374
第 十 五 章	在游击队的营地里	393

第十六章	决 策.....	414
第十七章	南山口的战斗.....	434
第十八章	初探四岭山.....	447
第十九章	风波骤起.....	476
第二十章	脱 险.....	499
第二十一章	初夏的晚上.....	521
第二十二章	枪口应该对准谁.....	536
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来.....	556
第二十四章	奇袭白云山.....	581

《万山红遍》题记

一九一四年。

清明节这一天，豹子山的虎头崖上，山花烂漫，彩色缤纷。映山红正在盛开怒放，象一片片彩霞把巉岩峭壁轻轻偎抱，又象一团团烈火在林莽荆丛间熊熊燃烧。鲜红艳丽的花朵，在柔和的晨风里轻摇曼舞，向着从山路上走来的老人和孩子点头微笑。

山路上走着的一老一小，从脸型上一看，便知是父子二人，都是猎人打扮，草鞋布袜，青色的粗布裤子，打着灰色的绑腿，蓝色的对襟小褂上，紧扎着宽宽的腰带，这是便于钻深山穿密林的装束。他们的衣衫都很破旧，上面缀满了粗针大线的歪歪斜斜的补丁，这既是穷苦的象征，也是攀峭壁、钻荆棘的结果。

老人看上去有五十来岁，骨架虽大，却有些瘦弱，脸上带着几分病容。手里拎着一个圆形的竹篮子，上面覆盖着一块土制的花条手巾。在这户户上坟家家扫墓的节日里，不难猜出竹篮里盛的是上坟的供品。老人在前面走着，由

于老寒腿的拖累，脚步显得笨重而又艰难。

跟在老人身后的孩子，大约十三四岁，扛着一把短柄镢头，乍看上去并不粗壮，却长得十分结实。他那浓密蓬松的头发，遮盖着广阔的前额，在两道指向鬓角的浓眉下，一双活泼的大眼睛，机灵地滚动着，闪射着强悍的灼灼逼人的光芒；黧黑色的面孔有些粗糙，使人联想到他整天出没山林，经受风吹、日晒、霜打、雨淋的童年。

孩子一边走一边蹦跳着，他那充沛旺盛的精力，就象一股喷涌的山泉，在石缝里没处奔流，被憋得激浪翻腾；又象一株茁壮的灌满了生命浆液的树苗，矗立在高山之上，怀着战斗的喜悦和向往，去追求阳光雨露的滋润和抚育，去抗击暴风雪的摧残，去经受酷暑严寒的锻炼。

老人扭头看了一眼活蹦乱跳的孩子，用手指着一处陡峭的山崖说：“大成子，你看，崖上面那丛映山红开得多红，快去刨来，好栽到你爷爷的坟上。”

“嗯，我去刨。”大成子应了一声，把镢头一提，扯拉着杂树棵子，脚蹬石棱一纵身，轻轻巧巧地攀上了峭崖。

老人微笑着向他看了一眼，也不等他，径自向前走着。但是一眨眼，大成子已经怀抱着一簇映山红，追了上来，欣喜地喘吁吁地说：“爸爸，今年这花开得比往年都盛，真好看，好香哇！”然后他几步抢到爸爸身边，稚气地问：“人家上坟，是在坟上培土，咱家上坟，为什么要在坟上栽花呢？爷爷活着的时候，很喜欢映山红吧？”

“对。你爷爷很喜欢映山红，它是咱们穷人的花！”老人

沉思地说，“看，虎头崖到了。等给你爷爷上过了坟，我讲个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

“好！好！”大成子高兴地跳了跳，然后催促道，“爸爸，咱们快些走啊！”他说着，心急地先跑上了虎头崖。

其实，虎头崖上并没有坟堆，只有隆起的一条土岗，上面长满着苍松翠柏。大成子还是象往年一样，把映山红栽在两棵最茂盛的青松下。他又跑下去，接过爸爸手中的竹篮子，一齐回到土岗上。老人摆好供品——一碗糍粑、一碗山鸡肉、一碗大板栗，然后和大成子一齐跪下，向着土岗子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便完成了既郑重而又简单的祭仪。老人和孩子一齐坐在松下，老人在往下蹲时，忍不住地用拳头捶了捶痠疼的膝盖。大成子紧紧地偎依在爸爸身边，老人用粗糙得象老树皮般的大手抚摸着孩子的蓬松的乱发。

“爸爸，你这风寒腿很痛吧？为什么不请董二先生给你看看？”大成子看到爸爸那行动迟缓，向下蹲坐时疼得直皱眉头的样子，关切的心情抑制了他那急于要听故事的好奇心。

大成子七岁丧母，他在爸爸的抚养下长大。当他刚满十岁的时候，爸爸便带他进山打猎。大成子整日里以荒山野林为家，以豺狼虎豹为邻，养成了他刚毅、果敢而又强悍的性格。但是他在爸爸的温存的抚慰中，却又流露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沉静、柔和。他已经懂得体贴爸爸的困难处境了。

“请人看也没有用，人老了就象树枯了一样，光靠浇水

也旺不起来。再说，我这两条老寒腿，不就是坏在董老二这伙坏蛋身上吗？”说到这里，老人不由地愤慨起来，紧握拳头狠劲地捶着痠疼的膝盖，显然心头积压着极大的仇恨和怒火。

“是他给你治坏的？”

“不，说起来把人活活气死！”老人激动地注视着远方，仿佛他又看到了那苦难的过去。看样子，他并不打算继续讲下去，但开的这个不平凡的头，却象一颗火种，把大成子听故事的强烈欲望点燃起来。

“爸爸，你讲给我听听吧，还有那个映山红的故事。”

“大成子，你今年十四岁了吧？”老人疼爱地看了孩子一眼，他忽然发现大成子长大了，便郑重其事地说，“好，你该懂事了，我就讲讲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

二

“从前，咱们这山区里是没有这样的花的，”老人深情地望着摇曳在坟上的那一簇映山红，开始了他的故事。“什么时候才有的呢？不是人种的，也不是天生的，是英雄好汉们的鲜血化成的！”

“啊！”大成子惊异地轻轻地叫了一声，他的两眼紧盯着爸爸的脸，急待着一个新奇的故事，心想：世上竟然有鲜血化成的花！

“在很早很早以前，咱们这山区里，发生了一次大起义。

饥民们造反，烧了官府，杀了老财，抢了粮仓，穷苦人都过上了不纳粮、不缴税、不挨饿、不受冻的好日子。那些王公贵族豪绅地主一个个急红了眼，气炸了肺，向这山区发来了成千上万的官兵，他们见屋就烧，见人就砍；起义的饥民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拚杀，一直杀了七天七夜，最后还是叫官兵打败了。……”

“败了？”大成子紧握着小拳头，不相信似地问了一声。

“是败了！自从义民一败，那滚滚的乌云就遮盖了山区，到处天昏地暗，又黑又冷，死气沉沉，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人们的心上象压上了石头，越积越厚，越压越重，天天望着阴沉沉的山林，思念着被杀害的亲人。眼前没有一点光亮，四周没有一点暖气，真是人人忧愁，个个伤心。……就在这时候，一天的夜里，人们眼前忽然一亮，那乌沉沉黑压压的山林里升起了一丛丛的火苗，那火苗跳动着，越烧越大，象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大地，照亮了长天，照亮了人们的心！把整个山区照得一片光明。淡淡的香味，随着阵阵清风，飘过来，飘啊，飘啊，一直飘到人们的心里。……”

“当时人们那股欢乐劲就不用说了，男女老少全都从家里跑出来，嘻笑着，吵嚷着，蹦跳着，向山林里跑。……走到山林里仔细一看，好奇怪啊，那放光的并不是火，是一丛丛火红的鲜花。这花开得又红、又旺、又多、又香，人人喜，个个爱。这花是怎么长的？叫什么名字？谁也说不上来。

“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他的三个儿子在起义的时候，全都叫官兵杀害了。可是，他并不灰

心，不丧气，不低头，决心和狗财主们拚到底。他大步流星地走到一丛红花前边，双手捧起了一把鲜花，满脸笑容地对大伙说：‘乡亲们哪，这花开得可不同寻常，它是咱们亲人的血化成的啊！你们看，它开得多么红多么美！它是生长在咱山区的土地上，开放在咱穷苦山民的心田上的啊！’

“人们听了之后，就欢呼起来，都说，‘老爷爷，你说得真好！你就给这珍贵的花起个名字吧！’

“老人说，‘我看到这花，就想起了那些为了叫穷苦人过好日子，不怕流血，不怕杀头的英雄好汉们。他们虽然死了，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没有死！就象这鲜花一样，开得又红又美又香。……’

“老人说到这里，那一丛丛鲜花就象有了知觉似地，全都放出了耀眼的红光，把山野映得一片火红。老人接着又说，‘这一次起义是失败了！可是起义的精神没有灭，就象这鲜花一样，越开越旺盛。他们失败了还有我们；我们失败了，还有儿子；儿子失败了，还有孙子。我们要子子孙孙同那些杀人的官府、吃人的财主斗，斗他个千年百载，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把那些害人的妖魔鬼怪、虎豹豺狼全都赶尽杀绝。到那时候，咱穷苦人的日子就会过得象这鲜花一样红火兴旺……我说，这鲜花的名字，就叫做映山红吧！’……”

老人说到这里，把话停住了，他陷入深沉的回忆中。

大成子一对发光的大眼睛惊奇地注视着山崖上那一丛丛在山风中摇曳的映山红，轻声地说道：“真好！”大成子由

衷地赞叹着。这个古老的富有寓意的传说，引起了大成子对于义民们的无限崇敬，对于斗争的无限向往。“再说啊！”他催促爸爸，总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好，我就接着往下说，这个故事是你爷爷讲给我听的，算起来，已经整整二十年了。那是光绪二十年，咱这一带山区接连大旱三年，田里庄稼颗粒无收，穷人饿得啃树皮、嚼草根、吃观音土。财主们却是花天酒地，吃香的、喝辣的，仓库里的粮食堆成山，发了霉。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不管穷人死活，整天提着鞭子，到处催租逼债、讨税要捐。逼得穷人卖儿卖女、上吊跳崖，……真是一条活路也没有了。……那时，我也是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有一天你爷爷指着这虎头崖上的映山红对我说，‘咱山区里有句俗话：悲伤忧愁，不如握紧拳头。我讲个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吧！’你爷爷把这个故事一讲完，我就知道你爷爷的心思了。我说，‘那些起义的饥民真是英雄好汉，宁可被砍头也不愿等着饿死。咱们就学着那些饥民的样子，和财主们刀对刀、枪对枪地拚了！’你爷爷这时候正到处串连起事。一听我这样说，就高兴地大笑起来。他说，‘就应该这样，咱们不能让狗财主们踩在脚底下，骑在脖子上，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生。你就参加红绶会吧！’……”

“红绶会是做什么的？”两手托腮、凝神静听的大成子忍不住地插了一句。

“红绶会嘛，就是穷人串连起来，向官府造反，向大户借粮的义民，你爷爷就是红绶会的大首领。在起义的那一天，

饥民们头上都裹上了红布包头，腰里都扎上了红布腰带，刀把子上都系着红绦子，长矛尖上都挂着红缨子……火起为号，人们操起了锄头、冲担、大刀、长矛、柴斧，从村里涌了出来。满山遍野都是人，你爷爷手里就提着你扛的这一把镢头，带领着人们，象暴发的山洪一样，涌向谷家寨……”老人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仍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

大成子也被爸爸的情绪感染了，穷苦人所受的深重的苦难，引起了他深深的悲愤和同情。那饥民起义的波澜壮阔的情景使他振奋和激动。他好象也成了红绦会的一员，恨不能一脚把官府踩扁，一拳把财主们砸烂。他紧握着小拳头说：“干么向大户借粮？应该抢他们的！”

“是啊，别说财主们不借，就是借了也没法还！你爷爷一镢头就砸开了谷敬文家的粮仓，把大户的粮仓给抢了。……”

“为什么到谷家寨去抢谷敬文家的粮仓？”

“谷敬文是咱九里十八坪顶大的土豪！他家里有一马跑不到头的土地，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山林。所以他老子谷孟余的外号叫谷半县。在起义的那些日子里，咱穷苦人有多么高兴，踢倒了谷半县的太师椅子，掀翻了他的八仙桌子，砸烂了他那吃人的斗，折断了他那杀人的秤，分了他的粮食、布匹和牛羊。家家户户就象过节一样，……就是现在想起来，心里也觉得痛快！可是，……”老人的心情忽而变得沉重起来，“在起义后的第五天上，谷孟余就从官府上搬来了带着洋枪洋炮的清兵。……就在那里，”老人用粗糙有

力的大手指着豹子山下，“红绫会同清兵摆开了战场，杀了个尸骨堆山，血流成河！”

大成子眺望着豹子山下，仿佛看到了当年红绫会同清兵厮杀的壮烈情景。

“狠狠地揍那些狗东西！”大成子咬牙切齿地喊着，紧握着的小拳头在颤抖着，好象在为当时的战斗助威、出力！

“可是红绫会叫清兵打散了。你爷爷带着四百多人冲开了清兵的重围，到处转战，从万松山区转到白马山区，又从白马山区转回豹子山来，因为哪儿也立不住脚跟，人越战越少，后来就打得只剩下七个人了，你爷爷身受重伤，落在谷孟余的手里……”

大成子屏住了呼吸，小拳头握得格格发响，全身在悲愤的激动中颤抖着。

老人的声音忽而由低沉变得高昂起来：“你爷爷是刀压着脖子脸不变色，在刑场上指着谷孟余骂道，‘你杀吧！穷人是杀不完的！’……就这样，你爷爷的头在谷家寨的寨门上悬挂了七天。”

大成子的胸脯在急剧地起伏着，激愤、仇恨的烈火同时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燃烧，燃烧！他象个大人一样压低了嗓子，关切地问：“后来呢？人们就把爷爷埋到虎头崖来了吗？”

“对，这虎头崖上，一个坑就埋了七十多个！”

大成子站起身来，手把青松，崇敬地望着那一道隆起的土岗，在他看来，他每年栽的那一丛丛映山红，变得格外地

鲜艳了，他为爷爷死得英勇而自豪。

“尽管那时官府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谷孟余还是不甘心，他办起了团练，到处清查红绫会的余党。当时我和你史太昌大叔，还有田世杰大叔，我们三个人一齐跑到外地给人家当长工。第三年，清查余党的风头过去了，我们才又回到了豹子山。结果董老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老浑蛋，为了三十块大洋，向谷孟余告了密。我和你太昌叔被抓去坐了三年牢。”

“田大叔呢？”大成子急急地问。

“在我们被捕的那天夜里，你田大叔已经睡了。忽然听见噗通一声，有人从垣墙上跳进了院子，接着就开了大门。他连忙披衣起来，从窗口里向外一看，只见灯笼火把一片通明，很多团丁一齐拥了进来，把他的房子包围了好几层。你田大叔把房门猛然打开，顺手摸了一条板凳，向堵在门口的团丁砸了过去，有两个团丁被打倒了，别的团丁连忙向两旁躲闪，你田大叔随着飞出的板凳乘势纵身跳了出去，在墙角上，顺手摸起了一根冲担，噉哩咋呀地在院子里同团丁们拚了起来。他见团丁越聚越多，知道寡不敌众，就冲到墙边，把冲担往地上一撑，翻过墙头，奔上了后山。……”

“田大叔真行！”大成子由衷地赞叹着。

“是啊，你田大叔是个有胆量有心劲的人哪！他是红绫会的小头领，他要是被抓住哇，那就非杀头不可。”

“以后呢？”大成子关切地问。

“以后吗？我就再没有见到他的面，有人说他被打死在

山里，有人说他逃到了外地。唉，十七年了，就象石头沉到大海里一样，一直没有音讯。”

“田大叔准还活着！”大成子信心百倍地说着。他对这个红绶会的小头领，充满着钦敬，他多么希望将来有一天会遇到他。

“那可真是条英雄好汉啊！”老人怀念着生死不明的战友，不由地慨叹了一声。

大成子从映山红的传说，联想到红绶会的起义和爷爷的被害；联想到爸爸的坐牢；联想到田大叔的逃亡。他提出了一个老人难以解答的问题：“爸爸，穷人的起义为什么老失败呢？”

“嗯，是啊。”老人思索着说，“我也一直捉摸着这个事儿，九九归一，是没有找到一条成功的路。”

“那就去找啊！”大成子忽然充满信心地说，“爸爸，我们一定要找到那条路！”

老人被孩子的情感感染了，他站起来，仿佛向着起伏的群山在庄严地大声宣誓说：“对！这条路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我们应该把那些害人的地主老财统统打倒！”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有兵，有官府啊！”老人喃喃地说。

十四岁的大成子还弄不明白官府是怎么一回事，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他苦思了一阵子，又提出了一个老人更难回答的问题：“官府为什么向着地主老财呢？为什么不向

着穷人呢？”

“哎呀，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老人苦恼地说，“只有富人的官府，没有穷人的官府！”

“唔，”大成子当然很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但他却提不出问题来了。他迷惑地瞪视着前方的远山，渴望着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急切地去寻找一条起义能够取得成功的道路。

“大成子，天不早了，我们回家吧。”老人从往事的回忆和沉思中挣脱出来，叹了口气说，“明天一早，就进山打猎去，我们还欠黄保正一张豹皮呢。”

“为什么欠他的？”

“因为欠了官府的捐税，要用兽皮去顶！”老人耐心地解释着。

“向着富人的官府，为什么跟我们穷人要捐税呢？”

“官府就是官府，捐税就是捐税。你问的都是些孩子话，蚊子要吸血，虎狼要吃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还问为什么？”老人也很难回答这个听来十分幼稚，想来却十分深奥的提问，他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没有捐税，他们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住的高楼大厦，从哪里来啊，哼！”说到这里，老人愤慨起来，“还不都是穷人的血汗养肥了那些狗东西！”

“我们为什么养活那些坏蛋呢？养活他们帮着财主杀穷人吗？哼！我们不给他们！”

“那么，他们就会派兵来抓你去坐牢。”

“那就跟他们打！”大成子挺挺胸脯不服气地说。

“打不过他们啊！他们有枪有炮，刀把子攥在他们手里，穷人还有什么理好讲呢？”

“打不过他们，就逃走！逃到别处去！”

“别处也是一样啊！哪里没有官府，没有财主呢？听你爷爷说，咱们也是叫那些狗财主们逼得走投无路，才逃到这山里来的。……”

大成子不知怎么说好了。他那简短的经历，使他还不能有更深的思考。这个题目，对于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太深了，太大了。他闷闷不乐地站了起来，心事重重地跟着爸爸向山下走着。映山红的传说；红绫会的起事和失败；官府的捐税；欠黄鼠狼子的豹皮；这一切，都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翻腾着。

三

老人的名字叫郝永兴，住在豹子山脚下一间孤零零的茅屋里，这间茅屋归九里十八坪的黄家湾管辖，离村有五里山路，人们都叫它郝家屋子。

郝永兴的祖辈，都是勇敢勤劳的山民。为人憨厚耿直，不管他们穷到什么地步，不管生活给他们多重的压力，不管命运给他们多大的打击，他们不低头，不叹气，不屈服。若遇到穷兄弟们有什么难处，只要是他们能办得到的，无不竭力相助。这些高尚的品德就象传家宝一样辈辈相传，直到

郝永兴，这些传统的品性，不仅完整地被保留下来，而且得到了发扬光大。

红绶会起义失败后，郝永兴、史太昌被董老二出卖坐了三年牢。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史太昌得了重病，黄梅雨季，牢房的墙壁上滴水如雨，铺草浸在水里。郝永兴为了不使史太昌受潮，便把他抱在胸前用自己的身体垫在他的身下，就这样足足有半个月的时间，史太昌的病好了，而他自己却得了严重的风湿病。由于他的体格强壮，精力充沛，恶疾并没有把他压倒。但是疾病却象敌人一般，暂时潜伏起来，随时伺机向他进攻。

牢房虽然摧残了郝永兴的肉体，却没有挫折他的意志。他虽不是一个自觉的无神论者，也不懂得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他并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鬼神而听天由命，也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地主豪绅而任其宰割。而是把命运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去同万恶的世道进行抗争！

当时，家中为了赎他出狱，把少得可怜的家具衣物全都当净卖光，连黄家湾的房基也押给了地主黄道儒，这才搬到荒山沟里来，用石头木材搭了个冬不避风、夏不遮雨的茅屋。他出狱后，发誓不给地主干活，既不租佃，也不借债，提起猎枪，到深山密林里打猎为生。

他在三十六岁时，老伴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郝大成。郝大成十四岁这一年，郝永兴正好五十岁。这年冬天，风湿病象猛兽般乘着严寒的威势，在他愈来愈衰老的身体上日益猖狂起来，最后终于把他撂倒在病床上。

十四岁的郝大成只好单独进山狩猎。虽说他脚步轻捷，膂力过人，攀悬崖，走峭壁，不畏艰难，不怕危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猎人。但是，他毕竟还是太小了，郝永兴很不放心，在风雪交加的冬季，不允许他进入深山。

随着春天的降临，山野透出了新的生机，万物蓬发。郝永兴的身体也象解冻的大地一般，慢慢地恢复了起来。郝大成更象一株强壮的橡树，迅速地茁壮成长。但是，在豺狼横行的恶世道里，灾难往往突然降临在穷人头上。

郝永兴整个冬天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不打猎就没有收入，生活日益窘困起来，在史太昌的帮助下，虽然没有忍饥挨饿，但还是欠下了官府的户口税、灶头税、打猎税，还有保里的团练费和护堤捐……。

郝永兴虽然发誓不给地主干活，不借高利贷，但是他还是逃不脱地主豪绅设下的罗网。那还是上个月的事，因为他的风湿病急性发作，他不得不躺在病床上。黄家湾的保正黄道儒（人们当面称他黄四爷，背后叫他黄鼠狼子），钻进了郝家茅屋，假惺惺地对郝永兴说：“郝老头啊，官府的五元捐税，你已经欠了两个月啦。我知道你今冬没有进山打猎，成子又小，看在老乡亲的面上，我就先给你垫上，过些日子，你还我张豹皮就算了！你是耿直人，说话就象铁板上楔钉子，我信得过你。”郝永兴就这样欠下了黄老四的阎王债。

到虎头崖上坟回来的第二天，郝永兴父子便进山打猎，为了打到獐狍虎豹，他们进了深山老林。在老林里转磨了

大半天，结果是叫人失望的，只打了些山鸡野兔。郝永兴拖着疲倦的老寒腿在前边走着，大成子用一根冲担挑着猎物，在后面跟着。

太阳落到了西山尖上，山林渐渐阴暗下来，病体尚未复原的郝永兴，已经觉得很疲倦了，他想早一些赶回家去，便急匆匆地向山下走着。猛然间，他们听见“吼——吼——”的两声啸叫，一阵腥风卷过，吹得树叶簌簌作响。

“不好！”经验丰富的郝永兴，听到这山区里少有的猛虎的吼声，立即警惕起来。他把枪端在手里，作出射击的准备。就在这瞬间，“哗啦啦”一阵声响，从树丛中跳出一只白额虎来。不管猛虎出现得多么突然，勇敢沉着的老猎人，还是清醒镇静地想出了对付的办法——他立即跳近了一棵三人合抱的大橡树，以粗大的树身作为隐蔽和屏障。

“成子！快躲到树后去！”郝永兴想到了身后的孩子，关切而焦急地喊着。这时大成子已经摔掉了冲担上的猎物，对猛虎作好了冲击的准备。

猛虎同时也看清了它的危险的敌手，一个纵跳穿过树丛，从半空里向郝永兴扑了下来……

这时，猛虎的整个咽喉和胸脯全都暴露在老猎人的面前，这是一个绝妙的射击时机。但是郝永兴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由于关照孩子的安全，而没有来得及瞄准。枪声响了，……随着震撼山林的枪声，几撮虎毛纷飞起来，霰弹虽中了虎身，却没有打中要害。同时猛虎也扑了个空。

猎人的射击激怒了猛虎，使它变得更加凶狠。郝永兴

凭借大橡树的掩护，同猛虎周旋起来。虎从右面扑来，他就转到树左，猛虎从左面扑来，他就转到树右。

猛虎几次扑空，暴躁得围树乱窜，咆哮如雷。郝永兴毕竟有些年老力衰，又加病腿拖累，有一次躲得稍微慢了一些，一双利爪从他的肩上扑了过来。他把身子急忙一侧，虽躲过了利爪，却被钢鞭似的虎尾重重地扫了一下。他的半个身子被打得麻木了，一个踉跄跌倒在树下。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大成子从树后跳了出来，握着冲担，两只大眼睛闪射出愤怒的火光，一个箭步向猛虎冲了过去。这冲担虽然是担东西用的，但和扁担不同，两头是锋利的铁尖，一来，在挑柴时，容易插入柴捆，同时又是抵御猛兽的武器。

猛虎看到了新的危险，放弃了郝永兴，转身向大成子扑来。郝大成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危险，只是集中了所有力气，把冲担握紧，两眼怒视着向他扑来的猛虎。当猛虎泰山压顶似地扑下来时，他没有躲闪，而是把冲担对准了猛虎的下颏，借着猛虎扑击的力量，冲担一下从虎的咽喉穿进了胸腔。

就是再勇敢再机智的猎人，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了。而大成子，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却凭着他的临危不惧的品格和敢打敢拼的勇敢精神，完成了看来绝不可能完成的决斗！

但是，他毕竟还是太幼嫩了。在猛虎冲击的千钧压力下，他仰天倒了下去。垂危的猛虎，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啸，以整个躯体的重量全都扑到他的身上。猛虎死前的挣

扎和痉挛的利爪，抓烂了他的衣衫，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昏了过去。

这一场搏斗，几分钟就结束了。郝永兴在采药老人孟老头的帮助下，背着大成子，拖着死老虎下了豹子山。

郝大成的伤势很重，采药老人孟老伯陪伴着他，给他在伤口上敷上了止血、消炎的药草，并告诉他半个月后才能下床。

第三天，谷家寨逢集，郝永兴便背上虎皮去卖。

“爸爸，这虎皮能卖很多钱吧？”郝大成躺在床上问。

“是啊，少说也值一、二百元。卖了它，我们可以重新翻盖一下房子，给你买一支新猎枪，欠的捐税也都能还清了……”

“爸爸，还要帮孟老伯盖一间房子，他那个棚子快塌了，不能住了。”

“对。我们一定帮你孟老伯盖，还要帮他买一把新镐头……”郝永兴爱抚地看了大成子一眼，心里高兴地想：“这孩子已经知道关照别人了。这很好，很好！”

四

郝永兴得虎的消息，第二天就由黄鼠狼子的嘴，传到谷敬文的耳朵里。这时谷敬文刚满三十一岁，他已经接管了谷家的全部权力。他比他的老子谷孟余野心更大，想在他祖上盘剥来的“半县”的产业之上，再翻上几番。封王封侯

虽已不合时宜，但他决心称雄一世，独霸一方，做一个威震整个山区的土皇帝。什么南屏山区的汤三碗子，什么四岭山区的周武，什么西屏山区的任中元，……这些地方势力在他谷敬文眼里全都是无能之辈，都只不过是这条大鱼嘴边上的小虾米，早晚他要把他们一一吞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弱肉强食”，这就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他追求的是金钱财产和权势，他崇拜的是老奸巨猾的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曾国藩，他决心大干一番，以实现他出人头地、作威作福、光宗耀祖的宿愿。当他听到郝永兴要卖虎皮的消息时，他正躊躇满志地在大厅里踱步，不由地向红木雕花的太师椅上扫了一眼，心想：如果加上一张虎皮，那是何等威风！

逢集的这天早晨，谷敬文和他的大管家谷中一，在谷家寨的寨门上把身背虎皮的郝老头拦住了。尽管他特意装得十分和气，但仍然掩不住他那极端藐视穷人的神情。他假笑着，用吩咐佣人的口吻说：“郝老头，你发财了，把虎皮背到我家去吧，价钱不会亏待你！”

郝永兴听到谷敬文这横行霸道的口吻，看到谷敬文这趾高气扬傲慢无礼的神态，他立即想起了年青时代的谷孟余——屠杀红绫会的那个刽子手。这血口似的寨门也使郝永兴想起了父亲那高傲的头颅。一股仇恨的怒火在他心头升腾起来，但他还是克制着，冷冷地说：“我要卖给哪个就卖给哪个，为什么要送到你家里去？”

谷敬文从郝永兴的声调里，听出了他蕴藏在心底的深

仇大恨，便用充满威胁的声调说：“郝老头，给你面子你不要，我可把话给你说在前头，到时候不要怪我姓谷的翻脸无情！”

“我姓郝的站得正，立得直，不怕你们！”

郝永兴怒视了他的仇人一眼，掂了掂背上的虎皮，气呼呼地进了谷家寨。

谷中一看着郝永兴的背影怒骂道：“不识抬举的东西，这个红绫会的余孽，应该给他点苦头尝尝。”

谷敬文阴险地说：“告诉张彪跟上他，看哪个敢买他的！哼，这张虎皮非披到我的太师椅上不可！”

郝永兴到了市集上，人人都说虎皮好，但看看他身后跟着谷敬文的家丁，谁也不敢买，只是啧啧地称赞一番就散开了。直到傍午，仍然没有一个买主，郝永兴已经猜出没人敢买的原因了，真是气炸了肺腑，正想收起虎皮到别处去卖，谷敬文带着两个家丁迈着方步走到老猎人面前，阴阳怪气地说：“郝老头，你的虎皮可有买主？”

郝永兴本来已是怒火烧胸，谷敬文的话就象一把刀子在他胸口上戳了一下，他猛然暴跳起来：“哼！你谷敬文真要骑在穷人头上屙屎啊，我宁愿一把火烧了，也不卖给你！大白天，你还敢抢了不成？”

“抢你奶奶的又怎么样？”张彪气势汹汹地逼到郝永兴面前，几个家丁趁机把虎皮一拖，拔腿就跑。

郝永兴并没有去追虎皮，因为在他面前有三支枪挡住了他的去路。人愤恨到极度的时候，往往反而平静下来，正

象暴风雨之前的沉寂一般，它蕴育着猝然暴发的更大的风暴。“强——盗！”郝老头从嘶哑的喉咙里吐出了仇恨凝成的两个字。

谷敬文强词夺理地说：“你知道，抗交捐税该当何罪？”

谷敬文卑鄙无耻无中生有地给他加上了这个罪名，正是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惯用的伎俩。

郝永兴的心似乎已经爆裂了！他两眼瞪得很大，充满了火红的血丝，极端的仇恨和痛苦使他的脸变了形。他一时忘记了胸前的黑黝黝的枪口，也忘记了躺在病床上等他早归的孩子。腮帮下面的牙床骨抖动着，好象有什么东西要咽下去，又象有什么东西从他心底翻上来。他怒吼了一声，向谷敬文猛扑过去，以聚集了千百年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的铁拳，对准谷敬文的太阳穴打去！这一拳的分量是难以估量的，本来可致谷敬文以死命，但打得稍偏了一点，正中在谷敬文的左眼上；被打烂了的眼球眊了出来，谷敬文惨叫一声，向后踉跄了几步，两手捂着血脸，扭曲着身子，一头拱在地上。

就在谷敬文惨叫的同时，枪声响了，三颗子弹同时打中了郝永兴的胸膛，他摇晃了一下，带着隐约的一丝微笑看了看翻滚在地上的谷敬文，身子一歪，扑倒在血泊中。

当赶集的史太昌和孟老伯赶来的时候，郝永兴已经奄奄一息了。

“太昌兄弟，别难过，”郝永兴声音微弱地说，“我这一生

没有什么抱憾的事了！只是我这一拳，打的不准，没把谷孟余的狼崽子打死！”

“可是你把他那只狗眼打瞎了。”史太昌宽慰着他的战友，“总有一天，我们会报仇的！”

“我没有别的挂心的事了，我把大成子托付给你，我和你大嫂在黄泉下也就瞑目了。……我的死，先不要告诉大成子，这孩子性子烈……”

“不，先别说死啊死的，你的伤并不重！我把你背回家去！”太昌痛苦地说着，并想把他的患难战友抱起来。但是，郝永兴用手势制止了他。

“孟大哥！”郝永兴又把目光转向蹲在一旁悲苦万分、束手无策的采药老人，“……我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只有一间破茅屋，比你那间好些，你就搬进去住吧……本想卖了虎皮，给你重盖……”

采药老人，以纵横的老泪代替了他的满腹悲伤的话语。

郝永兴昏迷着，在人们的呼唤中，在他那穷苦的充满灾难和斗争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刻，他又苏醒过来，集中起生命的全部精力说出了他最后的愿望：

“……你们要把我葬到虎头崖上，那里是红绶会英雄好汉们的坟地。红绶会是没有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红绶会员。……”

五

郝永兴的死，使世上失去了一个正直勇敢的好汉；使穷苦的山民失去了一个刚强不屈的兄弟。土豪劣绅们却为剔除了这根眼中钉肉中刺而欢喜得发狂。

穷人出殡是简单的，一张竹制的矮床，一领苇编的旧席，根本谈不上什么葬仪，但这一天，虎头崖上却站满了送葬的人群。那滚滚松涛仿佛为这勇敢的猎人的死，发出了不平的呼号，那饱含露水的映山红，仿佛也为这勇敢的猎人的死，而滴落着悲愤的泪珠。

躺在床上养伤的郝大成，还不知道发生的不幸，他正等待着爸爸带着他盼望已久的新猎枪归来。

乡亲们为了郝大成的安全，生怕郝家这根刚烈性子的独苗苗，去找冤家报仇而惹来杀身大祸。人们对他爸爸死去的真情，都严守着秘密，只是告诉他：他爸爸卖了虎皮回家晚了，路上碰见了土匪，抢走了他的钱，害了他的命。

在安葬了郝永兴的那一天，孟老人就遵从挚友生前的嘱托，搬到郝家屋子里来住了。太昌叔和太昌婶都来探望大成子，想把大成子立即搬到史家坪去，采药老人却坚决不答应。

“你们就放心吧！”孟老人对太昌夫妇说，“我保准大成子半个月就好！我采了一辈子药，我知道什么药好，我把好药全用到他身上，你们就放心吧！”

史太昌同意了。他知道大成子在采药老人的照顾下，会很快好起来的。他们约好：一旦大成子痊愈，就搬到史家坪去住。

郝永兴的死，通过赶集人们的传扬，在几天的时间内就传遍了整个豹子山区，在人们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史太昌想到，要把郝永兴死的真相瞒住大成子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他认为应该告诉大成子，要他记住这血海深仇，并把穷苦山民的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品性继承下来。这一天史太昌又来看大成子的伤情，便把郝永兴死去的真情告诉了他。

没等史太昌说完，满是伤痕的大成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他一句话也不说，从门边拎起了猎枪，象一头暴怒的小豹子似地冲了出去。

史太昌急急地从屋里追了出来。

郝大成并没有冲向谷家寨，而是沿着陡峭的山路奔上了虎头崖，他忘记了全身的伤疼，只觉得全身就象一团烈火在燃烧。他跑得很快，致使史太昌一时追不上他。史太昌见他不是到谷家寨去，放心了，就没有拚力追赶，只是在后面紧跟着他。

大成子跑了一阵，很快就看见埋葬红绶会员的那道土岗子，在他前几天栽的那丛映山红旁边，有一堆新土——那就是他爸爸的新坟。他把猎枪往旁边一放，一头扑到爸爸的坟上，两手深深地抠进了还很松软的泥土，哽咽地喊了一声“爸爸！”随着几滴热泪，重重地吐出了四个字：“我要报

仇！”接着他又站起来，摸起了猎枪，猛一回头，正好和史太昌撞了个满怀。

“好孩子，”史太昌一把抱住了满脸泪痕的大成子，“你要到哪里去？”

“我要到谷家寨，找谷敬文报仇！”大成子哽咽着说。

“就这样一个人去？”史太昌不赞成地说，“谷敬文看家护院的人多着哩！”

“我不怕！”

“光不怕不行，就你这样单枪匹马能报得了仇？”

“死我也不怕！我要报仇！”大成子执拗地喊着，想从史太昌的怀里挣脱出来，并且继续任性而执拗地喊着，“我要和他们拚！……拚！……”

“拚了命又怎么样？仇还报不报？”

“那怎么办？难道仇就不报了？！”

“仇，当然要报，”史太昌沉思地说，“咱们要想个好办法才行，……”

“……”郝大成两眼盯着史太昌那饱经风霜的脸，无言地等待着他的老前辈——他爸爸的忠实的兄弟，把这个报仇的好办法说出来。

“眼下正是他们得势的时候，咱们就得先把仇恨记在心里，要象当年红绫会那样，把大伙抱成团，来一个大报仇。红绫会起事的时候，走露了风声，叫谷孟余那个老狼逃跑了，又回过头来反咬了咱们一口。这一回，咱要来他个一锅端，把谷敬文的狼窝子给他砸个稀巴烂，连个狼崽子也叫他

跑不了。”

郝大成一面听一面想，然后信服地说：“大叔，我听你的。”

史太昌又继续叮咛着说：“要把仇恨埋在心底，我们一定要来一个大报仇啊！”

大成子默默地点着头，望着豹子山下红绫会同清兵拚杀的战场，那遍山的映山红，仿佛又化成了熊熊的烈焰，他盼望着大报仇的日子早一天到来。

六

在爸爸死去的第十天上，尚未痊愈的郝大成提上爸爸留给他的猎枪，走出茅屋，想到附近山林里打几只山鸡野兔。刚刚出门，就碰上了保正黄道儒。

“你到哪里去啊，小家伙？”黄鼠狼子的轻蔑神情和鬼鬼祟祟的样子，引起郝大成的极大的反感。

“你管我到哪去干什么？大家伙！”

“哟，你人不大，火气倒不小，我是讨债来了。我问你，你老子欠我一张豹皮，你可知道？”

“知道！”郝大成记得给爷爷上坟时爸爸说过这件事。

“你认账就好，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从古到今，留下的这个规矩你懂不懂？”黄老四好象是和一个成年人在打交道。

“我没有钱还你！”

“豹皮呢？”

“也没有！”

“怎么？一无豹皮二无钱，好小子，你想赖账吗？国有国法，王有王法，”这些词黄老四也知道郝大成还听不懂，但这是他当保正的法宝，这国法、王法，就是他当保正的权势，他已经说成口头禅了。“茅屋我要查封，把猎枪给我！以物顶债！”说着，伸手就去拿枪。

郝大成把黄鼠狼子的爪子拨到一边，说：“茅屋已经给孟老伯住了。这枪是爸爸留给我的，谁也拿不去！”

黄道儒的黄色眼珠子转了几下，他想出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的主意：“你去给我放牛吧，我不会亏待你。放牛顶债，合情合理，两不吃亏！”

十四岁的孩子毕竟还是幼稚的，他还不能判断这样做是不是合理，但他的性格一向是敢说敢为敢当，便毫不犹豫地，说：“好！我到史家坪去和太昌叔说一说！”

“那就算说定啦！你不会变卦吧？你若是逃跑了呢？”黄老四狡猾地说。

郝大成被这种侮辱人格的话激怒了，愤愤地说：“我说话是算数的！”

郝大成来到史家坪，把答应给黄老四家放牛的事一说，史大婶立即焦急起来：

“大成子，说什么我也不让你去给地主放牛。等你大叔回来，叫他去和黄老四说说。”史大婶说得恳切而又坚决，并

急急忙忙给郝大成做饭吃。

“我已经答应他了。”郝大成坐在木墩子上，无可奈何地垂着头说。他后悔这件事做得太孩子气，事先没有和大人商量，可是他的正直倔强的品性又不允许他反悔。

“答应了就不能更改吗？谁会拿这些话当真呢？你还是个孩子呢。你可要知道，”大婶心疼地说，“给财主家放牛可不和在家里一样啊，风里来雨里去，受苦受累不说，这些没有心肝的狗财主，他们拿你不当人待，抬手就打，开口就骂。你爸爸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为了不给地主干活，才去打猎的吗？”

郝大成犹豫了一会，终于坚决地说：“不，我既然答应了，我就应当去。大婶，你放心，财主们不敢欺负我的。”

史大婶没有办法说服这个倔犟的孩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太昌身上。她知道，大成子对太昌的话，总是听从的，因为太昌十五岁就参加了红绶会，郝大成敬佩他信任他，在郝大成心里，太昌是享有很高的威望的。谁又想到史太昌听说以后，竟然同意郝大成去放牛。这使得大婶不但急躁而且恼火起来了。

“你真是个硬心肠！”大婶背着郝大成数落史太昌说，“你怎么下狠心叫个没爹没娘的孩子给财主去放牛？”

史太昌吸了几口旱烟，微笑着说：“大成子怎么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你我不就是他的爹娘吗？”

“你说这话也不脸红，孩子进门还没有吃上几顿饭，你就叫他给地主去放牛。不，我不让他去！”

“为什么？放牛也不是丢脸的事，”太昌在草鞋底上磕了磕烟袋锅，瞅了大婶一眼，“是怕人家说闲话吧？”

大婶坦然地承认道：“也有这么一点。”

“看，就在这一点上你就不象亲妈了。我们史家向来是以诚实为人，不是以世故为人，只要我们诚心对待孩子，外人的闲话可以不管。”

“倒也不单单是怕外人说闲话，这是小事，我们应该比郝大哥在世时更加疼爱这个孩子。”

“这不能说你的心不好，也不能说你的想法不对。可是爱孩子也有各种各样的爱法；若是生孩子为了养老，怕他生病长灾，怕他吃苦受累，也许这种爱法是对的；可是要把孩子抚养成一个敢作敢为的能替咱穷人办大事的人，这种爱法就不对了！小笼子里只能养画眉鸟，是养不出山鹰来的！”史太昌看看被说动了的老伴，继续说，“让大成子给地主家当当长工，吃点苦头，……也好。他就是块铁，不把他放在火里也是炼不成钢的！”

郝大成的放牛生涯，在压迫和反抗的斗争中，度过了第一年。

一年来，他吃糠菜、穿破衣，住草棚、顶风雨、披寒霜。这些郝大成都可以忍受，只是黄老四全家对他的轻蔑，他不能容忍。

开头，不论是黄四婆子还是黄家的大少爷黄小富，都喊他“放牛的”“小野种”，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叫，只喊一

声“喂！”

这种轻蔑的呼喝使郝大成非常恼怒：“难道我没有名字吗？”以后，他们不喊他的名字，他就坚决不应声。

黄家人全家上下拗不过一个小牧童，只好让了步——黄四婆子又气又恨又无可奈何地喊了一声“小成子”。

“我叫郝大成，不叫小成子！”郝大成激烈地抗议道。

黄四婆子气得直跺脚，恨得直咬牙，真想一棒子打死他。穷人生来低三辈，谁的名字上敢冠个“大”字！更何况黄家的大少爷还叫小富呢。石头可以压碎，铁棍子可以扭弯，难道就制不服这个野孩子吗？黄四婆子曾经试图把这个牧童拗过来，但她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恨恨地叹了口气对黄道儒说：“老四啊，我算服他了。你雇的哪里是放牛娃，你是请了个老爷来了。”

黄道儒一听，真是怒火中烧，他走到正在喂牛的牧童面前，顺手摸起一根拌草料的棍子，气势汹汹地指着郝大成的鼻子吼叫道：“小杂种！你要翻天啊！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棍子硬！”

黄道儒把棍子举了起来，正要打下去，但他的手忽然象抽掉了筋骨似地放了下去。

大成子看到黄道儒要打他，便一弓腰从草筐边操起了一把闪光的柴刀，紧闭着嘴唇，一声也不吭。这时黄道儒从牧童面部愤怒的表情看出了他的决心，好象在说：“来吧，狗东西！你敢用棍子打我，我就用柴刀劈你！”

黄鼠狼子在瞬间权衡了利弊得失和后果，只好气哼哼

地把棍子丢在地上，无可奈何地回到屋里去，劝他的太太说：“算啦，你和他争的哪口气，这小子是一匹没驯服的马，你越用鞭子抽它，它就越尥蹶子，应该给它搔搔痒，顺顺它的脾气，那才能给它戴上笼头，骑上它的背。”

“哼，这就是你跟谷敬文学来的那一套，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耐性。”此后，这个没有耐性的母老虎也只好耐着性子叫“郝大成”了。

郝大成的斗争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天真幼稚、毫无意义的儿戏吗？不，这是斗争，他给穷人争了个“大”字来。一个人，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力量强弱，只要有这种宁折不弯，宁碎不扁的斗争精神，他就可以和这个不平的世界决斗一番了。……

七

两年后，郝大成折断了黄老四的放牛鞭子，两手擦空拳，回到了史家坪，他成了史太昌家的人。农忙时他和史太昌一道种地，农闲时他上山砍柴打猎。

这一天谷家寨逢集，他挑柴去卖，谷敬文的账房看好了柴讲好了价，叫他挑到谷家后院去过秤领钱。郝大成随着十几担柴挑子进了谷家的后院。

在给郝大成过秤的时候，正巧谷敬文走了出来。谷中一为了表示对主子的忠心，就对郝大成说：“你的柴没有干透，按七折算钱。”

郝大成看出管家有意欺负他年轻，便从柴捆里抽出一根本柴，手执两端，在曲起的膝盖上轻轻一磕，干燥的木柴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断成了两截。他往谷中一面前一丢，气呼呼地说：“你没有长眼？”

谷中一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便恼羞成怒，冷笑道：“不想卖，你就挑回去！”

“挑回去？”郝大成怒火冲天地说，“不是你叫我挑来的吗？你明明是欺负人嘛！”

“欺负你又怎么样？”谷中一气势汹汹地说着，并蛮横地扫了其他卖柴的一眼。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欺负的！”郝大成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威风凛凛地向谷中一跨了一步。

“来人哪！给这小子点味道尝尝。不然，他还不知道姜是辣的！”谷中一喊叫着。可是他在这个孩子的威逼下，向后退了几步。

随着喊声，从前院里跳进一个大汉来。他那生满横肉的脸上，从前额的右角通向左腮帮子，斜着一条深深的刀疤。这是他当土匪时，因为分赃不平留下的印记。他就是抢郝永兴那张虎皮的张彪——谷敬文家养的一条看家狗。

他上下打量着郝大成，好象估量着对手的分量。他什么也不说，对准郝大成的胸口就是一拳。郝大成摔出了十步之外，一直跌在杈丫的柴堆上。

谷中一立即爆发出一阵笑声：“打得好！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张彪得意洋洋地抄着两只手，悠然地站在那里，丑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欣赏着他那一拳在这个少年身上产生的效果。

就在这时，郝大成却摇晃着从地上挣扎起来。虽然他还牢记着史太昌叮嘱他“把仇恨记在心里”的那句话，但他此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积聚起埋藏在心底的所有仇恨，闪电般地猛扑过去，对准张彪的丑脸就是一拳。这是一下致命的打击，张彪惨叫着向后踉跄了几步，“噗嗤”一声跌在地上，仿佛连门旁的石狮子也被惊吓得跳动了一下。这个杀人成性的打手在地上翻滚着，从鼻孔、嘴里淌出了一滩污血。由于他体格强壮，虽没有送命，但是他的鼻梁却被打塌了，躺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

卖柴的人们立即叫起了喝采声：

“打得好！打得好！”

“郝大成！快上去揍他！”

“打死这个恶棍！”

就在人们兴高采烈的时候，从前院的角门里，跑来了七八个家丁。谷中一发布命令般地向他们喊着：“快！给我打死这个想造反的小孽种！”

接着就有两个家丁，向郝大成扑过去，把他架了起来，猛力地向柴堆抛去。这次比上次重得多，郝大成被摔昏了，头上嘴里都流出了血！

卖柴的人们忍不住了，他们抽出了冲担、柴刀，发出了一片怒吼声，

“你们谷家也太欺负穷人了！”

“打死人应该偿命！”

家丁们也都拔出枪来，在双方的相持中，人们抬走了昏迷的郝大成。

谷敬文一直坐在账房的柜台里，他眯着狡诈阴险的眼睛，一边品味着细瓷杯里的香茶，一边思量着眼前的这场斗争。当郝大成被摔昏在柴堆上的时候，他不禁微微地笑了。你要反抗吗？这就是你的下场！但是，在他的胜利的快感之后，又隐约地感到一种沮丧和恐惧的情绪袭上心头。他从这个卖柴孩子身上看到了山民桀骜不驯的性格，这种充满仇恨的反抗是猛烈的可怕的！

怎样才能使这些桀骜的山民低头而甘心做他的奴隶呢？他思索着，深深地思索着。他自信是有办法的。他握有政权、族权、神权，再加上金钱和手段，还不能降服那些除了一身有力的筋骨之外而一无所有的黑泥脚杆子们吗？能！

谷敬文又悠然自得地喝了一口浓茶，咂着嘴唇，想起了一句谚语：“斧快不怕木柴硬。”对，为了劈开那些硬木柴，我要把斧子磨得更快！

这时，人们正抬着受伤的郝大成，回史家坪，有人规劝他说：“孩子，硬和他们斗可不行，羊是斗不过狼的啊。”

“不！我不是羊！”躺在门板上的郝大成大声地抗议着，“我是打狼的！”

八

史大婶为大成的伤痛，心疼得直掉眼泪，她絮絮叨叨地埋怨太昌说：“今后大成这孩子归我管了。都是你宠着他去惹事，可是到头来吃苦头的还是他自己！”

“是他去惹别人呢，还是别人惹他？”史太昌争辩着。

“不管是谁先惹谁，惹不起总要躲着点，我们惹不起人家，难道还躲不起吗？”

“怎么躲法呢？难道你把大成子象只鸟一样关在笼子里，那样老鹰也许抓不到他。”太昌有些激动起来。

大婶叹了口气，沉默不语。

史太昌继续说：“在眼下这不平的世道里，有这么两种人：有一种人，让人家骑在脖子梗上屙屎，他还替人家搔痒；另一种人，却干脆把那些骑在脖子梗上的坏蛋，从头上掀下来，把他踢到臭水沟里去。你说哪一种人有出息？哪一种人有骨气？你说我不应该宠着孩子去惹事，难道我叫大成子故意去招惹谁来吗？谷中一有意欺负他，叫他把柴挑去又要他把柴挑回来，你说孩子应该怎么办呢？乖乖地把柴挑回来？若是这样，我们才真正对不起郝大哥呢。他一定會在黄泉之下骂我，‘太昌啊太昌，你把我的孩子养成了一个废物！’……”

史太昌越说越愤慨，他仿佛不仅仅是对着大婶一个人说的，而是对着整个受苦受难的穷兄弟们说的。他向所有

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提出了这样严峻的问题：“人们啊，在被压得直不起腰喘不出气来的生活面前，你选择哪一条道路呢？是屈服，还是反抗？是顺从，还是斗争？”他也好象在郝大成的行为中得到了响亮的回答：“决不屈服！坚决斗争！”他从这个孩子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中得到鼓舞和激发，往昔的战斗热情重又沸腾奔放起来。“大成这孩子有出息，有骨气，是我们穷人的好后代！”他连连发出由衷的赞叹声。

不管史太昌如何夸赞大成，大婶还是期望郝大成在吃过这次苦头以后，暴烈的性情会有所改变。正象俗话说的，“初生犊儿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是的，你看多少粗砺、多棱的岩石，在浪涛的冲激下，失去了棱角，变得光滑圆润了。

然而，郝大成却不是一块顽石，而是一把纯钢的宝剑。顽石越磨越光滑，可是宝剑却越磨炼越锋利！

“大叔，天下的财主都是这样欺负穷人吗？”躺在病床上的郝大成问。

“可不，全是一样，天下哪有不吃人的狼！”

“我想到别处看看去！”郝大成挣扎着坐起来说，“我想到远处去看看有没有穷人不受欺负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是没有的。”

“我要去找一条穷人不受欺负的路！”

“你的志向很好，”史太昌赞许着，然后又沉思地说，“你出去怎么生活呢？”

“我躺在这里想过了：只要我能干活，就有饭吃；只要我有两个拳头，别人就不敢欺负我。……”

“嗯，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一向处事果断的史太昌，在决定这个少年所走的道路之前，变得犹豫不决起来。因为这不仅仅是决定郝大成个人的命运，而且也是决定他史太昌今后斗争的道路。

郝大成是史太昌最称心如意的孩子；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他正直无私，肯舍己为人。但是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处在红绶会的时代，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拥护者和参加者，甚至是发动者和组织者。但是到后来还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吗？即便是胜利了，又将如何呢？分了大户的粮，用鲜血换得一个饱肚子……但这样总不是个根本办法啊！朝代不断地更换，世事不断地变迁，但是，穷富之分什么时候才能变呢？何处是穷人的出路呢？……这就是史太昌犹豫的缘故，这就是他在斗争的道路上徘徊不决的原因。

史太昌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叫郝大成出去见见世面，让他去摸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好，过些日子等身子硬朗了，你就出去闯一闯吧，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去找出一条咱们穷人不受欺压的路来！”

过了不久，只有十八岁的郝大成便离开了史太昌的家，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他就象豹子山主峰上的一株苍劲挺拔的橡树幼苗，去承受人世间暴风雨的袭击，同时又在暴风雨的袭击下迅速地成长起来。……

九

郝大成抱着要找一条使穷人不受欺负的道路的决心，走南闯北，他打猎、打柴、当长工、学打铁，样样都干。经历了人间的艰难困苦，饱尝了世上的甜酸苦辣，这使他“救世济民”的宏愿更加坚定。但是，他和史太昌一样，虽有“救世济民”之心，却无“救世济民”之道。他不断地带着迷惑的情绪回到九里十八坪来，又不断地带着新的希望走出去。这样来来去去五六载，却没有找出一条使穷人不受欺负的路来。

但是，郝大成却百折不挠，具有不找到这条道路死不瞑目的决心，史太昌一方面热情地鼓励他，坚定地支持他，一方面又从郝大成的决心中受到鼓舞和激励，他们坚信能找到这条路。他和郝大成不断地计议，认为打铁这个行业比较合适，并且让他的独生儿子史少平和郝大成一道去打铁。他们准备仿效古代英雄豪杰的作为，借打铁的机会广交天下“豪杰”，以实现他那纯朴而原始的“救世济民”的宏愿。走历代农民起义没有走通的道路。

郝大成的不畏强暴、见义勇为，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品格，获得了穷苦兄弟们的赞誉，但是，这些赞誉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欣慰，反而更加重了他内心的痛苦。他觉得愧于人们的信任，愧于人们的称道。寻找革命道路的心情越急切，精神上的压力也就越沉。

他迷茫、犹豫、徘徊，他将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向前走呢？

千百条江河汹涌澎湃，有的来自高山，有的来自峡谷，有的来自平原，千回百转流向大海。每个革命战士也都象江河归海一样，是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走向革命的。

郝大成走向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艰难的，也是波澜壮阔的。

那是一九二五年的初夏，郝大成和史少平风尘仆仆地从外乡打铁回来。他们挑着沉重的担子，行走在故乡的崇山峻岭之间。曲折蜿蜒、峰峦起伏的豹子山横断了天际和田野，象一条巨龙僵卧在那里。

郝大成大步走在前面，他挑着打铁用的风箱、火炉、铁砧和盛满铁钳铁锤的工具箱。从扁担的弯度和吱吱的响声，可以知道担子异常沉重。郝大成的脸上挂满了油光光的汗水，红红的脸膛由于风吹日晒变得黧黑。他的魁梧的体魄和一个铁匠特有的肌肉隆起的臂膀，使他坚毅的表情更增加了几分庄严，使人突出地感到他的粗犷和威猛。但是，有一种温和、坦率、真挚的神情，从他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表情中隐约地流露出来，从而缓和了威严的气氛，使他的整个面容和风貌显得可敬可亲。

他穿着深蓝色的单裤和白粗布单褂，袒露着宽阔的汗津津的胸膛，跨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着，快穿洞的草鞋，踏起了团团尘土。

郝大成身后是十八岁的史少平，他是一个身材适中面

目清秀的青年，聪明的脸上还带有几分孩子气的顽皮的表情。他的担子轻得多，一头是他们两人换下来的棉衣，外面包裹着两张当褥子用的灰狼皮；一头是锅碗瓢勺和米袋子。他穿着白底蓝条的花褂子，又累又热，使他的脸憋得红彤彤的，他紧赶了几步，追上了郝大成，喘着粗气说：

“大成哥，到前面岔路口上，我们歇口气吧，这一气少说也赶了十多里。”

“应该趁早晨多走一会，等会太阳升起来天就更热了。”郝大成换了换肩说。

“前面就是三岔口了，咱们是一直往史家坪走呢，还是先到谷家寨转转？我计算着，谷家寨今天正逢集哩。”

“咱们还是先到谷家寨吧，也顺便给大叔大婶买点东西。”郝大成望着谷家寨说。

他们在豹子山西麓的三岔口歇了下来。这里一条路向西，通谷家寨，约有五里；一条路向南，通史家坪，约有八里；还有一条路向西南方向，是通黄家湾的。

郝大成伫立在三岔路口，用垫肩的披巾擦着脸上的汗水。他踏上故乡的土地，怀着一种亲切而又难过的心情。他望着被旱火烧焦了的山野，望着这满目疮痍的土地，心中袭来一阵阵难以抑制的痛苦。他不由地向被挖掘得坑坑洼洼的山坡走去，然后发出了一声悲愤的长叹：“唉！又是一个旱年，人们都把野菜和葛根挖光了！”

眼前的情景，好象把他带到了久远的可怕的梦里一般。他仿佛看到了爸爸向他讲述过的赤地千里、遍地饿殍的情

景。而那满山的鲜血一般殷红的映山红好象在向他昭示，红绫会点燃的起义烽火，又在他面前熊熊燃烧，那揭竿而起的饥民，洪水般地冲向谷家寨；那反抗压迫的怒吼声，好象又在他耳畔震响起来了！

十

谷家寨是一个五百多户人家的大寨子，座落在豹子山下的一个平阪上，用石条、砖土垒成的围墙三丈多高，方齿形的雉堞，拱形的寨门，俨然是一座雄峙在山间的城堡。寨门上油漆已经剥落，但仍然看得出嵌在门上的八个青铜大字：“坚如磐石，固若金汤”。站在围墙上可以俯瞰四周的山林和田野，还可以看到九里十八坪的其他十七个村寨的炊烟和灯火。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有钱的人家便带上家眷，抬上细软，躲到寨子里来，就象进了保险柜、钻了安乐窝一样，生命财产就有了保障。

寨子里面的房子，不太规则地毗连并列，因此组成的大街小巷也弯弯曲曲，有三条东西街和四条南北街，小巷子总有几十条，街南面是一个做集市的大坪场，兼做全寨的打谷场，在寨中心就是九里十八坪最大的土豪、县谘议局长谷敬文的灰色宅院。

街上有谷敬文的三家米店，两家当铺，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酒馆、茶局、大烟馆，有肉铺、洋货铺、杂货铺、铁器铺，

还有绸缎庄、裁缝店、洗染房，在打谷场和小广场上有木材市，药材市，牲口市。

有说鼓书的，唱小戏的，玩杂耍的……每当逢集的日子，叫卖声、吵闹声就象千百个蜂房，汇成一片嗡嗡的喧嚣。

今年这闹市却大大不同了，它不仅变得萧条冷落，而且也显得破烂不堪了。

街上摆满了地摊。为了糊口，人们把破旧的冬衣、被絮、桌椅、首饰……连准备给姑娘出嫁的嫁妆，预备给老人送终的寿衣寿材，也都拿到市集上来卖了。

往年的粮食市上，现在只有葛根、蕨根、榆树皮、毛栗子、干苦菜和橡子面……

在谷敬文的粮店门前挤满了穿着破衣烂衫的人，粮店的门框上，挂着一块木板，上面标的米价已经多次更改。由八串钱一斗涨到一元，由一元五又涨到二元。听说马上就要涨到三元了。

茶楼、酒肆、面铺、饭馆里，依然座无虚席。灾荒不仅对这些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有钱人毫无影响，反而使他们趁火打劫发了横财。吆五喝六的撸拳声，得意下流的嬉笑声，从店铺的窗口传到大街上，和外面饥饿者的乞讨声、叹息声混合在一起。

两个铁匠刚来到南小街，便看见十字路口起了纷争，人们闹嚷嚷地涌向那里围成一团。郝大成随着人群走了过去。

“谷二少爷，你不能不讲理哪，我老娘还病在床上啊！”

一个面黄肌瘦骨胳粗大的壮年人，同一个头戴黑缎瓜皮帽身穿青色绸长衫，不满二十岁的横眉竖眼的家伙，愤慨地说着。他挨了谷福生的拳头，鼻子里滴着血。郝大成认出这人就是谷家寨的黄四楞。

“拿钱来，老子赌输了钱，你家死绝了我也不管！”谷福生恶狠狠地抓住了黄四楞的领口，由于衣服太破烂了，结果一直扯到前襟。

“我还要给老娘买药哩。你的钱，我过些日子还，做工顶账也行，再说还没有到期哩！”黄四楞双手护着口袋。

谷福生硬掰开黄四楞的手，连衣袋一齐扯了下来。黄四楞抗拒地死死地抓住谷福生不放，谷福生朝他的小肚子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黄四楞大叫一声，把手松开了。

谷福生悠然地吹着口哨，把黄四楞的破布袋一扔，掂着两块洋钱，向激怒的人群扫了一眼，转身扬长而去。

“站住！”

这声震耳的怒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猛虎的咆哮。谷福生打了个寒颤，他不由地站住了。

郝大成两眼怒视着谷福生说：“打伤了人治伤，打死了人偿命，你休想走！”

谷福生认出是郝大成，他从张彪那被打塌的鼻梁上知道郝大成拳头的分量，心里十分胆怯，在众人面前他却不愿示弱，故作镇静地说：

“这事，你姓郝的管不着。”

“哼，姓郝的偏要管管！”

郝大成的声音还没落地，就给了他一脚。谷福生就象木桩子似地轱辘轱辘地滚到街旁污水沟里去了。郝大成连看也没看他一眼，走到黄四楞的身边，摸出一块大洋，交给他，然后同情地说：“你买药去吧！看见你那软样子，我真替你难过。木头墩子踢一脚还要翻翻身哩，嘿，你呀！你没有拳头吗？”

黄四楞接过钱，看着郝大成给他的那块银元，揩了把泪水，羞愧地说：“大成兄弟，你回来啦，这就好了。龙无头不走，鹰无头不飞。只要你带头，我黄四楞不是软骨头，也敢跟他们拚！”

“对！”郝大成兴奋地说，“要有穷人的骨气嘛！”

谷福生被打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谷府，张彪立即跳起来，把枪一提就要去抓人。但是谷敬文沉思再三而后说：“现在正是饥馑之年，穷小子们正要聚众滋事，在这人心浮动的时候，很容易为了一件小事激成大变。安排软索套猛虎，设下香饵钓鳌鱼，对穷小子们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才行，圣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于是，这件事就暂时平伏下来了。

十一

郝大成和史少平挑着担子出了寨门，想尽快赶到史家坪去吃午饭。

这时，路上有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从后边追上了他们。这个青年中上身材，体格匀称，肌骨健壮，清瘦的面颊由于操劳而显得瘦削。他那含蓄明澈的眼睛和那宽广的前额，给人以质朴、聪慧而又深沉的印象，唇边有两条细纹，显露出果决刚毅的神情。

“你们是到史家坪去吧！”青年人欢悦地问。

郝大成闻声回头看了一下，见是一个教书先生打扮的青年人。

“嗯。”郝大成冷冷地说了一个字。

“正好，我们可以同路。”青年人欢快地说着走得更靠近些，“你的担子好象很重啊。”

“……”郝大成嘴动了动，却没有答话。心想：“这是个什么人？他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吧？”

“这次回来要多住些日子吧。”这个青年似乎对郝大成的行踪既了解又关切。

郝大成猜疑地看了他一眼：“还说不定呢，这种荒年到哪里也没有多少活路干！”郝大成不耐烦地回答着，对这个来路不明的青年人产生了戒备心。

“可是，越是荒年大家越需要镢头和菜刀啊，也许还需要红缨枪哩。”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离开这里一年多了，你还不清楚，人们在吃葛根树皮啊，没有镢头挖不动，没有好刀剁不碎啊！”

“可是红缨枪呢？”郝大成以攻为守地怒冲冲地说。心

里不住地嘀咕着：“这是个什么人呢？该不是地主豪绅的奸细吧？”

“打富济贫！”

“我不懂。”郝大成猜疑地斜了青年一眼。

“也许你这次回来，是想组织什么红绫会吧！”青年微笑着说。

郝大成不由地楞怔了一下，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我看你该歇一会啦，咱们仔细谈一谈。”青年建议道。

“好吧。”郝大成满怀狐疑地看了看微笑的青年，心里盘算着如何对付这个猜透他内心秘密的人。

郝大成叫史少平看着担子，他们走到路边，找了个树荫坐了下来。

郝大成接着青年的话头说：“我是有组织红绫会的意思，你打算告密吗？”

青年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你认为会有人跟你走吗？”

“当然有。”郝大成充满信心地说，“你刚刚没有听见黄四楞的话吗？只要有人带头，他也敢跟谷敬文拚！”

“可是时代不同啦。你那条‘救世济民’的道路也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注定不会成功。”

青年人一语道着了郝大成的苦衷。不错，郝大成在外打铁，结交了不少朋友，当他和朋友们谈起他的主张时，人们总是摇头，虽有反抗的热情，却无成功的信心。这使他百

思不解，苦闷异常，他想不出通向成功的道路。但他仍坚定不移地说：“不管成功不成功，总得跟土豪劣绅们干！”

青年人从郝大成的斩钉截铁的坚定回答里，看出了这个青年铁匠强烈的阶级仇恨和为穷人不受压迫而敢于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不由地深深地感动着。

“名称叫什么呢？还叫红绶会吗？”

“这不关紧要。”

“这很关紧要，可见你还没有找到一条为穷人打天下的路！”

“还没有找到一条为穷人打天下的路？”郝大成被青年人这句话震撼了。他气咻咻地问：“谁叫你来管穷人的事？你是什么人？”

“你看呢？”青年仍旧微笑着说。

“我看，”郝大成重又打量了对方一番，率直地说：“你是地主豪绅的奸细！”

青年闪动着温和、深邃的眼睛玩笑地说：“那你的秘密可全暴露了。”

“那你就别想从这里走开！”郝大成跳了起来，虎视眈眈地看着青年人，他的拳头攥得咯蹦蹦的响。

“算啦，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史家坪民校的教员。”青年人从容地微笑着，示意郝大成坐下。

“我不认识你。”

“你是去年春天走的，我是今年春天来的，当然不认识了。我叫吴可征。”

“你认识史太昌吗？”郝大成仍然不十分相信，但语气开始缓和了。

“当然认识！我们正盼你回来呢。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你相信红绶会能成功吗？”

“干么想得那么远呢？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举事哪能不冒三分险？”郝大成沉思地说，渐渐消失了对吴可征的反感。

“为什么不想得远些呢？一个种地的庄稼人，哪有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的呢？这是关联着千万人性命的大事，没有深谋远虑是不行的。就说你吧，这些年来，干了多少见义勇为的好事啊，可是你并没有真正救了谁。”

“这我就不懂了。”郝大成有些愕然地说。

“就拿刚才黄四楞来说吧，你以为把他救了吗？没有。他仍然背着一身还不清的债。也许就是现在，你给他的那块银元又被债主夺去了。你的这种‘帮助’甚至使他的处境更糟糕。谷福生会把对你的仇恨一齐发泄在他身上。你总不能整天跟在他身边保护他啊，退后一步说，就算你救了一个黄四楞，可是还有千万个张四楞李四楞在受难，你怎救得了呢？今天就算你打倒了一个谷福生，可是还有王福生、刘福生……在横行霸道啊！”

“难道就叫这些坏蛋横行不成？我不是胆小怕事的人，我看不惯不平的事！”郝大成愤愤地说。他碰到了第一个指责他行为的人。但他又不能不承认，这个青年的指责恰恰击中了他的要害。

“不错，你是个好汉，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千千万万的农民英雄，可是他们并没有把不平的世界推翻，也没有把穷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红绫会就是一个例子。你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你看有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你能救得了吗？就说你要去的史家坪吧，穷人就有几百家，你有多大力量去救他们呢？”

“我能救几个是几个！”郝大成感情冲动地说，流露出他内心的激动不安而又坚定不移的决心。

“不仅你救不了谁，而且你也救不了你自己！”

“为什么？”郝大成象被激怒了的猛虎，又跳了起来，“哪个敢来欺负我？！”

这样的结论是他绝对想不到的，而且也是不能容忍的，当然更谈不上接受了。

郝大成的隐秘的痛处，被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人，一层一层冷静地揭开了，他感到惊异而又痛苦。同时一股无名的怒火升上了他的心头，这火气并不是冲着吴可征而发的，也不是对着自己而发的，就象一个急于赶路而又在暗夜里摸不着路的人，所产生的那种焦躁烦恼的心情一样。这些使他百思不解，从十四岁起就为之苦恼、徘徊、追求、探索的问题，今天是这样详细、清晰地摆在他的面前，催迫他作出一个正确的回答，然而，正确的回答又在哪儿呢？

吴可征十分同情地看着这个刚毅、坦率、正直的铁匠，完全了解他那复杂焦虑的心情。但他知道，只有强烈的阳光，才能穿透迷雾，使他看清前进的道路。所以他仍然采取

猛下针砭的做法，毫不“留情”地穷追到底。

“你以为你就摆脱了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了吗？”吴可征仍然平静地提出很可能使郝大成更加激怒的问题。

“我没有给地主当牛，也没有给豪绅做马！”

“你那以打猎为生的父亲，也和你一样，认为不给地主干活就算不受压迫和剥削了。可是到头来，还不是欠下了官府의捐税？你也不得不给黄老四家放牛抵债。这且不说，你和你父亲都打过猎，可是那些兽皮在哪里呢？都变成了皮袄、皮袍、皮褥子、皮帽……都穿在地主豪绅的身上，戴在地主豪绅的头上，铺在地主豪绅的床上！连你们父子豁出性命打的那张老虎皮，还不是披在谷敬文的太师椅子上吗？！”

“啊！啊！”这些无情的事实和论证，象一把锋利的剑刺疼了郝大成的心！他愤怒，他痛苦，但他找不出理由反驳。只是紧握着拳头坐下来，悲愤地向着吴可征喊道，“你说！你说！”

“就说你打铁吧，你为那些雇工、佃户们打了千百把锄头镰刀。可是有几个人拿着你打的锄头镰刀，在自己的田地上耕种和收割？……”

“那你说怎么办？”郝大成象一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猛虎，重又激怒起来。

“这万恶的旧社会，就象一座黑暗的地狱，不管你干什么，也不管你躲在什么地方，总是逃不脱，天下老鸹一般黑，到处都有人吃人。你要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吗？你要拨开黑

暗见光明吗？那你就得把旧社会这个地狱彻底掀翻，把它砸个粉碎！……”吴可征也激动起来，坚毅的声音里充满着撼人肺腑、震人心灵的力量。

郝大成茫然无措地等待吴可征继续讲下去。

“你见过烧荒的吧？”吴可征看着茫然无措的郝大成，继续说，“有人凭自己的力气，用手去劈折树丛荆棘。力气用完了，手也磨破了，可是，并没把荒开出来。因为他折断了一枝又长出了十枝，折去了旧枝又冒出了新枝……可是有人却用另外的办法，他点起一把野火，把树枝荆棘统统烧光，把土地翻了过来，把那些杂树连根铲除掉！……”

“这和我事有什么关系？”郝大成一时还不明白其中的含意。

吴可征亲切地望着有些茫然的郝大成，更加热情地说：“我们对付旧社会就要用烧荒的办法，不是靠几个人的拳头硬，而是靠整个阶级的力量，靠所有的劳苦大众的力量，大伙一齐来干！只要劳苦大众醒悟过来，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大山也能推倒，大海也能填平。”

这些道理是很有说服力的，它象一股劲风，吹散了郝大成心头的密匝匝的云雾，使他感到眼前一片光亮，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新鲜的道理。但是，只靠这半个小时的激烈对话，就要郝大成想通弄懂，并且完全接受下来，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觉得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对，我想起来了，九年前我到谷家寨来卖柴，被人打了，有人就说过‘羊是

斗不过狠的’……”

“你不相信劳苦大众有力量来救自己吗？”

“英雄好汉太少了！”

“你错了。”吴可征毫不客气地说，“劳苦大众自己有力量来解救自己，并不需要英雄好汉们来保护。”

“那好，咱们走着瞧吧！我去联络我的英雄好汉，你去依靠你的劳苦大众，各走各的路吧。”郝大成冷冷地说，“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到底不假，你们这些秀才只会纸上谈兵，锄头柄都没摸过，还来管老百姓的事！”

“你把我看错了，我虽然是个教书的，可并不是秀才，我没摸过锄头柄，却也是个抡大锤干粗活的人。……”吴可征说到这里不由地放声大笑起来。“好，今天咱们谈的不妥当。可是你的主张，史太昌也不会赞成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赞成？他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朋友，我们在一起共事！”

“噢？朋友？你听他的，还是他听你的？”郝大成质朴而又天真地问。

“这……他懂得比我多，也比我老练。是我听他的。”吴可征微笑着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算是白争了，你得听我的！”

“为什么？”吴可征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太昌叔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你既然听他的，当然也得听我的了。”郝大成在吴可征的肩头上拍了拍，哈哈大笑起来。

吴可征也陪着郝大成大笑了一阵，然后站起身，拍拍衣服上的尘土说：“我还要到黄家湾去，天不早了，晚上咱们在史家坪见。到底谁听谁的，也还不一定哩。”他向郝大成伸出手来，但郝大成却没有握手的习惯，向吴可征拱拱手，便向铁匠担子走去。

郝大成对这个青年最初产生的猜疑，无形中逐渐地消失了，并且一路上琢磨着那些简单而又深奥的道理。他的脚步变得轻松有力，肩上的担子也仿佛变得不那么沉重了。

十二

吴可征站在岔路口上，怀着激动和敬佩的心情，看着郝大成挑着沉重的担子，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走着。他仿佛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传到他的身上，有一股革命热情的湍流在他的心头汹涌。他久久地伫立在那里，望着郝大成在林间小路上渐渐远去的高大身影，他沉浸在遐思冥想之中。从郝大成的气质中，他看到了山区人民的典型，他想得很多很多，也想得很远很远。

勤劳勇敢的山民，他们也和灾难深重的全国人民一样，几千年来，为了取得起码的生存权利，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在灾荒饥馑之年，这里曾多次卷起过饥民起义的风暴，燃起过反抗暴政、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的烈火。

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在“一人造反，全家当诛”的残酷

镇压下，起义者轻则家破人亡，重则祸灭九族。在这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社会里，穷苦人民真是悲苦无告，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言啊。刀把子攥在地主豪绅手里，命运也攥在他们手里，他们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穷人哪有生存的权利？有冤向谁伸？有屈向谁诉？“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就是无情的回答！

于是，劳动人民又不得不忍辱含愤象牛马一样，任地主豪绅们驱使、鞭打、宰割，把眼泪咽到肚里，把仇恨埋在心底。地主豪绅们利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一切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统治他们，用“孔孟之道”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欺骗他们，麻痹他们，束缚他们，屠杀他们。

自从民国以后，军阀更是连年混战。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阶级剥削，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掠夺，他们用屠刀把人民推进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物极必反：在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时，在人民心中也就燃起了无比仇恨的火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当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当人们被压得忍无可忍时，反抗的力量是巨大的，猛烈的，象洪水冲决堤坝一般，突破一切障碍向前奔流。

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于是人们又象祖先那样，不顾过去失败的教训，一次又一次揭竿而起，作殊死的斗争。残酷的阶级压榨的铁锤，并没有把钢铁般的人民砸碎，却在仇恨的烈火里，把人民锻造成一把反抗黑暗统治的利剑！

斗争，失败，失败了再斗争……

啊，受苦受难的人民啊，斗争的目标是什么呢？斗争的方向是什么呢？斗争的纲领是什么呢？斗争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是什么呢？难道斗争仅仅是为了向大户夺一口饭吃吗？难道斗争仅仅是为了报仇雪恨吗？难道斗争是为了改朝换代、出现一个什么“贤君明主”吗？过去历次斗争都没有回答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都是走着祖先们没有走通的农民暴动的道路。

多么英勇的斗争，多么原始的反抗！这些斗争由于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就象一只没有舵手的航船，四周是茫茫无际的海水，在惊涛骇浪中，虽然勇敢的水手们无所畏惧，挥舞着双桨向前猛冲，但哪里隐伏着危险的暗礁？沿着什么样的航线才能到达光明胜利的彼岸？却一无所知！到头来不是中途触礁沉没，就是被统治阶级所骗取利用，篡夺了斗争的果实，成了实现他们的野心，登上统治宝座的工具！

然而，谁是劳苦大众的救星？哪里是劳苦大众的出路呢？

经过几千年的漫漫长夜，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初，多灾多难的中国的地平线上，终于射出了灿烂耀眼的黎明的曙光，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真理的化身，是胜利的象征，是中国的希望，是人民的救星！从此，苦难的人民将在党的红旗引导下，进行不屈不挠、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斗争！从此，中国人民在自己英雄的革命斗争史上，揭开了崭新的光辉篇章。

斗争的目标是远大的！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不管革命的征途上有多少艰难险阻，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属于在党领导下的为革命而献身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吴可征一直看到郝大成的身影消逝在山林之中，才从遐想中挣脱出来，怀着振奋的心情，向黄家湾走去！

十三

郝大成同吴可征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感情了。他从史太昌嘴里知道了吴可征的身份和经历。他第一次听到使他心灵震撼、亲切而又陌生的名字——“共产党”！

在一盏明亮的桐油灯下，郝大成和吴可征亲切而激动地交谈着。吴可征望着郝大成那双探索真理的目光和渴求革命知识的专注的神情，深深感觉到郝大成不把一切弄得明明白白，他是不肯罢休的。

“象红绫会这样的农民暴动，”吴可征亲切的声音里充满着令人信服的力量，“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数也数不清，就拿最大的几次来说吧，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就有陈胜、吴广起义，汉朝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造反，明末的李闯王，……全都失败了。就拿近的说吧，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

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八十年的英勇斗争，可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啊。”吴可征说，“这些起义不是中途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失败，就是在革命后期被贵族和地主利用了，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就拿明朝的朱元璋来说吧，在一三五二年，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在‘红巾军’领袖郭子兴的部下当亲兵，后来他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当了皇帝，他自己又骑到人民的头上。虽然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后，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没有变，真是换汤不换药啊，穷苦人照样还是受压迫受剥削！”

“那正确的领导在哪里呢？”郝大成有些焦躁起来，“难道革命就是这么难吗？”

“当然很难，革命嘛，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无产阶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取胜吗？”

“能！伟大的列宁就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取得了成功！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党的本领为什么就这样大？”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啊，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啊。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

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三种压迫，所以他们革命最坚决、最无私、最有远见、最有觉悟。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就是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农民阶级也是受压迫的阶级，它是革命的动力，但是它有很多弱点，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啊，这些道理真深啊！”郝大成感慨地说，“那么你开头是怎么懂得这些道理的？你又是怎样参加共产党的呢？”

“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是铁路工人。”吴可征沉思地说，“我痛切地体会到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的深重！自从我们中国土地上铺上第一根钢轨那天起，中国的铁路工人就受尽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们的压迫和剥削。那铁路线就象帝国主义伸进中国的一根根吸血管，首先吞吃的就是铁路工人的血汗！大成同志，你是在山村长大的，知道穷苦农民的苦处，可是工人阶级受到的苦处你就不大清楚了。穷苦农民有的还有一点小小的财产，一间小茅屋，几分山坡地。可是工人呢，除了一双劳动的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说，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我祖父年老多病，在一个风雪天里，累死在路基上，正象那时铁路工人的歌谣里所唱的：

铁路劳工生活坏，
无衣无房无被盖；
终生劳苦难饱腹，
死在路边无人埋。

“那铁轨压着的不是枕木，那是无数中国铁路工人的尸骨啊！那火车头里一锹锹填进去的不是煤炭，那是铁路工人的血汗啊！祖父死了，我父亲还是继续走着祖父的路。如果不是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父亲的命运还是和祖父一样，到头来，还得冻死饿死在路基上。

“一九二一年，我还在铁路中学念书，父亲的工资养不活一家，我没有读到中学毕业，就到铁路上当检修工，在整整三年里，我受尽了饥寒和凌辱。那时候，我才更加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军阀和狗财主们压迫剥削的痛苦。今年年初，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就派我到山村来，创办平民夜校，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

“革命道理这么深，我怎么能懂得呢？我能参加中国共产党吗？”郝大成在兴奋之中又含着几分迷茫地说，“革命的路我是找到了，可是这条路怎么走呢？”

吴可征深情地看着郝大成那真诚的面容说：“你想得很深很远，也很实在，要走好这条路是不容易的，要走好这条路，那就要学习，要斗争，……你识字吧？”

“前几年，太昌叔教我念过《庄稼杂字》，说来也好笑，连他自己也念不全。……”郝大成孩子般地憨笑着。

“你还记得吧，会写吗？”

“大概还能写几段‘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那时心想，我又不当账房先生，打铁也不用记账，学这个有什么用？它又不能打那些狗财主们，所以学得也不带劲。”

“要干好革命工作，不懂得革命道理可不行。从明天起，你就到夜校里来上学吧。”

吴可征讲的这一切，郝大成特别容易理解，特别容易接受，并且理解得特别深刻和生动，接受得特别真挚和坚决。因为这跟他的特殊经历联系到一块了，跟他急切地想为穷人翻身寻找出路的心愿联系到一块了，跟他强烈的斗争愿望联系到一块了。正是这样，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在虎头崖上，他就向爸爸提出了找路的愿望，于是他找啊找啊，走南闯北十数载，走了多少路？经过了多少曲折迷惘和徘徊？今天，他终于找到了那条路，他终于找到了引路人！

十四

自从这一天起，郝大成就好象一个在黑夜里探寻道路的人，突然见到了光明，辨清了方向一般。他的振奋、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对吴可征的尊敬、热爱和感激也是极深的。郝大成的这种炽烈的感情，更确切地说，不是对吴可征一个人的，而是对共产党的，只不过是通过对吴可征的具体形象表现出来就是了。

郝大成的心境正是这样：在那无边无际的充满凄风苦雨的暗夜里，如果不是一盏明灯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一生的生活道路将是怎么样的呢？他的命运前程又是怎么样的呢？也许他也和他爷爷爸爸一样，肩负着苦难的生活重担，在一次次的反抗中，经受着失败的折磨和痛苦，到头来落得

一个被杀、坐牢、逃亡的下场，……就在这茫茫无际的黑暗里，他眼前豁然开朗了，他看见了黎明前的晨星和曙光！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振奋啊！

在夜校里，郝大成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认识了秘密农会的妇女委员宋少英，她是县委副书记宋洁泉的女儿，中学毕业之后，就跟随爸爸到山区来搞农运工作。吴可征请她帮助郝大成突击学习政治和文化。

在学习方面，郝大成是个勤奋的学生，宋少英是个严格的教师，郝大成的刻苦学习精神很使宋少英感动。她夸赞地说：“大成同志，你不是在学，而是在吞哪！”

郝大成笑笑说：“我真想一口吃下十年的饭，肠子空，肚子饿，不吞哪能行！”

郝大成除了听讲马列主义外，还要吴可征给他讲中国的历代农民革命史。他那刻苦钻研的坚强毅力，他那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精神，……都使吴可征不胜惊讶。

有一天吴可征感慨地说：“老郝，我教别人是先生督促学生，可是教你啊，却是学生逼迫老师。……”

“逼迫？”郝大成迷惑不解地看着吴可征，不明白这句话的真实含意。

“岂止是逼迫，你简直是拿着鞭子催我赶我啊。”吴可征笑着说，“为了满足你的求知欲望，为了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得日夜不断地学习，不然，你早就把我挖空了。你那寻根追底的劲头，把我逼得好苦！”

“我走了这么长的弯弯路，今天才算走上正道道，我恨

不能十步并成一步走，光顾自己向前赶，”郝大成歉意地笑笑说，“没想到把你累苦了。”

“不，你把意思说反了，不是你劳累了我，”吴可征恳挚地说，“是你督促了我，是你帮助了我，我应当感谢你才对！”

“看，你才把意思说反了呢，哪有先生感谢学生的！”

“不，在你面前我是老师，可是在我面前你是老师，大成同志，你不要以为光是在教你，我在你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吴可征看到郝大成正要反驳，连忙制止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是说客气话恭维你。不！我们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都应该具有高尚的革命品质和丰富的革命经验。不然，我们怎么能完成革命这个翻天覆地的大业呢？”

吴可征热情而又诚恳的话语，使郝大成深深感动着。他说：“对！为了完成翻天覆地的革命大业，我要按照列宁同志的教导去做：学习，学习，再学习！……”

十五

晴朗的秋夜，暗蓝色的夜空，显得特别明净高远。一轮皎洁的明月从豹子山的峰巅上升了起来，照耀着静谧的山村。那迷迷蒙蒙的银河横跨天际，山村窗口的松明和林间猎人的篝火一同闪烁、明灭。

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夜里，郝大成、史少平和宋少

英，他们都穿着崭新的衣服，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来到史太昌的茅屋里。

茅屋虽小，今天却显得广阔敞亮。几排印着金色“禧”字的大红蜡烛闪耀着欢快的火光。正面墙壁上高挂着马克思的画像，他正以亲切慈祥的目光注视着走进来的人；绣着镰刀锤头的红旗，在红彤彤的烛光里，更显得鲜艳耀眼。整个茅屋笼罩着一派庄严肃穆和欢乐欣喜的气氛。

史太昌首先庄重地宣布说：“同志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党又增加了三个新的党员。入党仪式现在就开始，首先向我们党的红旗，向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马克思致敬礼。”

大家肃立，向党旗和马克思像鞠躬致敬。

史太昌又接着说：“现在就请我们的党代表，支部书记吴可征同志讲话。”

吴可征满脸幸福地微笑着，他的话语里充满着激动和深沉的感情。他说：“同志们，今天三位新同志入党，是我们党迅速壮大，我们革命事业日益兴旺的表现。我代表党支部的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已经不是普通的群众了，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从此，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为了党的伟大的革命事业，我们要奋斗终身。改造旧世界是我们的光荣责任，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目标。在现阶段，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地主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吴可征越说越激昂慷慨，“革命的任

务是艰巨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漫长的征途上，将有着无数艰苦困难，将有着无数激烈的战斗，将有着无数严重的考验！希望同志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密切地联系工农大众，紧紧地依靠工农大众，努力地为革命学习，积极地为党工作，勇敢地去和阶级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在阶级斗争的烈火里，在冲锋陷阵枪林弹雨的战斗中，锻炼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要用我们这双有力的劳动的手，打翻旧的世界，推倒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斩棘披荆开辟我们新的生活道路，创造光辉灿烂的明天！现在，我们向党宣誓。”……

于是，郝大成、史少平、宋少英面对着党旗，举起拳头，庄严地倾吐出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他们每个人的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结束了入党仪式。

郝大成从茅屋里走出来，他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清凉的月光照耀着他那容光焕发的脸，他那炯炯的目光显得特别明亮。

吴可征问他说：“大成同志，你在想什么？”

郝大成说：“我心里就象翻腾的江河一样，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浑身都是力气，就是大山我也能掀得翻，就是千斤担子，我也能挑得起！……”

吴可征掩不住内心的喜悦，低声地说：“你想得对，党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他们再也没有讲一句话，只是在皎洁的月光中，站了很久很久。……

然后，郝大成送吴可征回夜校休息。回来的路上他独自来到了虎头崖上，望着东方初升的太阳。

旭日从东山头上升起来了，放射着耀眼的金光，这金光照在郝大成的身上，照在他的心头。

郝大成怀着静谧无言的喜悦，半张着嘴微笑了，脸上放射出激奋的光彩，心情变得更加开朗，胸怀变得更加宽阔。天边那壮丽的云霞，仿佛在郝大成面前铺开了革命的远景！

十六

一九二六年，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喜讯降临到郝大成面前。党组织派他和吴可征到广州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这是他们终生难忘的最大的幸福！象禾苗承受阳光雨露一样，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切的教诲，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下，迅速地成长起来，为担负革命的重担，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们怀着为革命而献身的渴望，怀着不可遏止的战斗的激情，牢记着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回来后，到了九里十八坪，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九里十八坪一带的穷苦山民，世世代代积压在心中的仇恨和愤怒，火山一样，猝然爆发了，成千上万的农会会员们，高喊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包围了谷家寨。

吴可征、郝大成带领着农民自卫队，把大土豪谷敬文抓

了起来，土豪劣绅们的特权被打垮了，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那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独眼龙”，在农民自卫队的押解下，头戴纸糊的高帽到四乡游街，串遍了九里十八坪各个村寨的大街小巷，他手执铜锣，走几步敲几下说一句：“我是大土豪谷敬文，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罪该万死！”经过公审，把他送县治罪。

郝大成和吴可征带领农民自卫队，跋涉数百里，赶到火线，去迎接北伐军，当时北洋军阀的队伍被打得人仰马翻！可是，正当人们欢庆北伐胜利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谷敬文被释放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这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日子，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的群众举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葬送了！

谷敬文的大儿子谷福春带着国民党部队，来到了谷家寨。谷敬文成立了保安团，他们叫喊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九里十八坪一带，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

郝大成、吴可征和史太昌迅速地转入了地下，继续组织群众，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八月，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年秋天，毛委员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九里十八坪的党组织，也以秋收起义为榜样，举行了冬季暴动。几万人的队伍，从敌人残酷镇压的血泊中站了起来，手执大刀、长矛、冲担、柴斧……，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这些使

群山震撼的口号，打开了谷家寨的寨门，谷敬文的保安团被打垮了。谷敬文带着家眷和保安团的残兵败将，逃进了省城。郝大成用他祖父留下的那把镢头，砸开了谷敬文的粮仓。起义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分了谷敬文的土地，建立了工农自己的政权。

郝大成和吴可征带领着农民自卫队，日夜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宋少英东奔西跑，进行革命宣传，教群众唱革命歌曲，九里十八坪一带，到处是欢欣鼓舞的动人景象，到处是轰轰烈烈的振奋人心的革命气氛。……

但是，江河的奔腾，经过千回百转，才能流向大海，革命的道路，也要经过曲折，历尽险阻，才能走向胜利。

狡猾狠毒的谷敬文带着他的保安团，在国民党反动派任洪元三十二旅的配合下，在一个风雪怒号的夜晚，向九里十八坪一带反扑过来，狂喊着“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的反动口号，用烧、杀、抢的残酷手段，使九里十八坪一带重又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由于叛徒的出卖，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史太昌带着一部分自卫队上了豹子山，坚持原地斗争。

郝大成和吴可征带着二百多名由自卫队组成的红军大队突围出来。他们和上级党以及兄弟部队失去了联系，在县委特派员黄国信的执意坚持下，到处流动。在万松山区，在大岩山丘陵地带，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集镇，和成团成旅的敌人转战了两个多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日夜顽强地战斗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着武装斗争。

但是，由于到处流动，没有立足之地，吃尽了站不稳脚跟的苦头；伤员无处安插，兵员难以补充，军粮无处筹措。……尽管郝大成和吴可征斗争的决心无比坚定，革命的意志无比坚强，就象鱼困浅水，树无深根一般，要持久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

大队长郝大成、党代表吴可征，曾多次和特派员黄国信研究如何坚持斗争的问题，并多次派人去找上级党，由于当时各地都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县委到底是被破坏还是在流动中，也很难判定，所以一时很难取得联系。由于到处流窜，人越打越少，仗越打越难，他们不得不离开铁路沿线，又进入比较荒凉的白马山区。

南方春早，时令还不到惊蛰，映山红已经绽开蓓蕾，含苞待放。花蕾就象点点星火，闪动在远近的山崖。

郝大成独坐在一块巉岩上，沉思地望着远方。

吴可征从山路上兴冲冲地向他走来，显然得到了什么振奋人心的喜讯，但他看见郝大成沉浸在遐思冥想中，便按捺住心头的激动，在他身边坐下来，轻声地问：“老郝，你在想什么？”

郝大成向他的战友微笑了一下，仍然沉浸在遐想之中，只是轻声地说：“山头上这些映山红使我想起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前那高大的英雄树！那木棉花足有杯子口那么大，火一样的红！”

“是想念毛委员了吧？”

“是啊！”郝大成深情地说，“我们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虽说只有几个月，可是这几个月，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啊，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一想起接受毛委员教导的那些日子，心里就热乎乎的。……可是毛委员现在在哪里呢？真想见见他啊！”

“我正是为这个事来找你呢！”吴可征兴奋地说，“宋少英同志回来了，她正在吃饭，我就忍不住找你来了。……”

“找到县委了？”郝大成性急地打断吴可征的话头问。

“没有找到县委，可是她带回了一首山歌来。”吴可征满脸喜悦地说。

“山歌？什么山歌？”

“这可不是平常的山歌，这山歌带来了毛委员的消息！”

“毛委员的消息！”郝大成的精神极为振奋，一把拉住吴可征的手，“快说，毛委员他现在在哪里！”他紧紧地抓住吴可征的手，好象生怕这消息会从吴可征手里飞了似的。

吴可征抽回了被郝大成攥得生疼的手，微笑着说：“好，我就唱给你听：

一轮红日照山川，
毛委员来到了湘赣边；
打土豪，分田地，
武装割据建政权；
工农挥戈打天下，
红了一山又一山。

红旗燃起革命火，
驱散了黑夜照亮了天，
沿着井冈山道路走，
千山万山都红遍；
沿着井冈山道路走，
千山万山都红遍。”

“这么说，毛委员是上井冈山了！”郝大成激动得声音都发颤了。接着，他兴奋而又坚定地说：“我们得上井冈山找毛委员去！请他给我们指指路！”

“你说的和我想的一个样，”吴可征说，“我想到井冈山去一趟！”

“我赞成，要去就得快些动身！”郝大成默念着山歌，信心百倍地说，“这首山歌好啊，‘工农挥戈打天下，红了一山又一山。’是啊！我们的革命一定会兴旺起来，让千山万山都红遍！”

吴可征也深有同感地说：“千山万山一定会都红遍！我们一定会找到路的，一定会胜利的。什么时候动身，还得和黄国信同志商量一下。”

郝大成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我总是觉得他的想法不对头，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看一定要去！”

“我不同意。”黄国信突然从郝大成和吴可征身后走了过来。

“为什么？”郝大成问。

“我认为没有必要。”黄国信坐到郝大成、吴可征的对面。

“可我认为非常必要！”郝大成激动起来。

“这不是抬杠的时候！”

“你就说说理由吧！”

“我认为象井冈山那样，钻进山沟里并不是根本办法，城市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俄国十月革命就是首先攻打冬宫的！……”

郝大成激动地打断他说：“可是事实证明，我们攻打大城市都遭到了失败。”

“那是时机不成熟，我们的力量还很不够。”黄国信十分自信地说，“所以我坚持流动游击。只有流动游击才能逃避强大的敌人，才能到处筹粮筹款，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才能扩大政治影响。”

“可是，按照你这种办法，是既不能发动群众，也不能扩大政治影响！”吴可征激烈地反驳说，“你这种流动游击，实质上就是过去的到处流窜！”

“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郝大成补充说，“我们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有二百多人，可是现在呢，连伤员在内只有七十多人了！”

“我们力量削弱的原因很多，”黄国信争辩说，“绝不是流动游击的结果。”

“恰恰是流动游击的结果。”吴可征激动地说，“此外还有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战士不勇敢吗？不是！我们和优

势的敌人打了近两个月的仗，敌人死伤在五百人以上，可是我们为什么老甩不掉敌人？……”

“这个问题应该由大成同志来回答。”黄国信强词夺理地说，“他是军事指挥员！”

“我可以回答！”郝大成说，“我们本来可以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可是我们的伤病员怎么办呢？没有个立脚的地方，就只好带着伤员走，这能快得了？我们脚都站不住，怎么发动群众？怎么扩大武装？可征同志以前说过，‘火车离开轨道要翻车’，我觉得咱们走的路不对！”

“我不懂你的意思，”黄国信说，“你指的轨道是什么？”

“就是要沿着正确道路往前走！”郝大成说，“所以我赞成可征同志到井冈山去！”

“你们应该尊重我的意见，我是县委的特派员！”黄国信忿忿地说。

“不错，”吴可征说，“你是县委的特派员，可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觉得到井冈山去，这是关系到我们这支部队前途的大事，去不去不能由哪一个人来决定，应该由党来决定。我提议召开支部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

第二天凌晨，吴可征在大队全体同志的欢送下，踏着朝露，迎着曙光，带着党支部的重托和全大队指战员们的殷切希望，日夜兼程，翻过峻岭崇山，跨过溪流河川，冲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向着全国瞩目的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进发！

上 卷

第一章 峡谷突围

一

一九二八年的暮春。

深山的夜晚，显得额外幽静。一轮明月从东山上升起来，照耀着白马山的群峰。满天星斗闪动着好奇的眼睛，窥视着白马山的巍峨险要的峡谷。不知名的山花，在徐徐的夜风里散发着芬芳的气息。那潺潺的溪水，在山石间流淌着。树林在晚风的轻摇中飒飒地窃语着，仿佛预感到，在这峡谷中，将有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

深山夜静，一切都显得神秘而又庄严。

这一天，是夏历三月十五，天气这样的剧变，很是少见。突然间，徐徐的晚风变成了凶猛的狂飙，愤怒地从峡谷中刮过。高大的树木都在这风暴的狂袭下，弯下了腰，枝断叶飞，发出恐怖的吼声。那滚滚不尽的乌云，因为饱含着雨水，显得特别浓重，铺天盖地地翻卷过来，仿佛要把世界埋进黑色的深渊里一般，一忽儿便吞没了所有的山峰。

随着几阵闪电，一连串霹雳打落在山谷之中，发出骇人的轰响，群山间回荡着此起彼伏的山崩地裂般的回声。子

弹般的雨点，“叭！叭！”地从浓云中穿射下来，接着就变成了倾盆大雨。

闪电不断地掣击，雷声不断地轰鸣，在劈裂浓云的电光里，不断地显露出巍峨的山影。

风仗雨势，雨借风威，就这样翻江倒海地下了将近一个小时。暴风雨象一个狂奔乱蹦的猛兽，在怒吼咆哮一阵之后，终于疲累了，突然静止下来，收敛了它的威势。月亮，象行驶在云海中的孤舟，不时地透过云隙，向山谷间洒下淡淡的银辉。

这时，一支不大的红军队伍正在峡谷里聚集。他们再向东走出不远，就是准备抢渡的流沙河了。这条河流，切断了山谷，向东南方向奔流。暴雨形成的山洪使流沙河加大了水量，加强了流速，急湍异常，势如万马奔腾，在这谷地里激起很大的喧响，和远方的雷声搅混在一起，合成一片喧闹的声浪。

大队长郝大成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并派一中队队长罗雄带领侦察人员去侦察敌情。

听到原地休息的命令，战士们都立即蹲在泥泞里，由于过分疲劳，他们连一块能垫屁股的石块也不愿去找。

雨后，变得更加明净清凉的月光，照耀着威震敌胆的红军大队长郝大成。他体格高大魁梧。因为疲劳和饥饿，两颊微陷，脸色变得更加黧黑；圆大而充血的眼睛闪射着炯炯的光芒，象两点永不熄灭的火焰；两道又粗又直斜指鬓角的剑眉，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使他那宽大的面容显得更加

威严勇猛！他头戴一顶灰青色的八角军帽，红色的五角星经雨一淋，更显出灿烂夺目的红光。他的驳壳枪斜插在宽皮带里，左手卡在腰上，右脚蹬着一块岩石，沉静地眺望着黑沉沉的远方。他的神情，他的姿态……一切都表现出军人特有的气质。

部队穿着得很不整齐，他们穿的有大有小，有肥有瘦，很不合身。只有一半人穿着破旧的军装，其他都是穿着老百姓的裤褂。他们背着简单的背囊或挎包。一把鬼头刀斜插在背后，肩上扛着杂色的步枪。有人肩上斜背着油布雨伞，有人背着竹编的斗笠。在这顶风冒雨、露宿荒野的战争生活中，斗笠、雨伞就是房屋，就是帐篷，它成了部队的重要装备之一。只有一样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青灰色的八角军帽，五角星闪耀着红色的光芒。

党代表吴可征，为了把井冈山的经验早一天带回部队，不顾一切困难险阻，带着重病，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赶回白马山区。立即向部队讲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兴旺景象，使战士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最后，他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同志们！毛委员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我们一定按着毛委员指示的方向走！革命有了方向，就有了奔头！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大大地兴旺起来！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大会之后，他们立即召开了支部会议。在会议上，他们

分析了白马山区离大城市和铁路干线较近，加上山荒人稀不利于扎根的情况，决定开出白马山，以井冈山为榜样，找一块适合于扎根的地方，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有的同志提出再打回九里十八坪去。经过分析研究，认为那里的群众条件虽然很好，但是村寨很集中，村寨周围多为丘陵平坝，无险可守，敌人重兵一驻，就很难立足；附近的豹子山，山形是一条龙，既不利于守，也不利于攻，又很荒凉，作为游击区坚持斗争是可以的，在目前要取得很大的发展则很困难。

于是他们又在当地群众和战士中做了大量的调查，认为开出白马山区北上，进入大山区较为合适，那里群众条件较好，有大革命的影响，物产也很丰富，地势险要，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则可攻，退则可守，那里虽有一些反动的地方势力，但战斗力不强。经过支部会议几番讨论，决定立即开出白马山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踪，选择了出山的唯一捷径——白马山峡谷。但是由于出现了意外情况——安插伤员的分队和敌人遭遇，部队去接应他们，晚出发了半天。致使这支仅有五十七人的部队，在这峡谷中，陷入了敌人的重围，面临着最危险的关头！

二

“老郝，怎么在这里停下了？我们应该赶快抢渡流沙河啊！”

说话的是县委特派员黄国信。

“渡河？”郝大成带几分气愤地说，“那正好落进谷敬文的圈套里去！”

“为什么？”黄国信刚从后面赶上来还不了解部队的处境。

“罗雄同志刚刚侦察回来，河对岸已经被敌人封锁了。”

“我们来晚了一步。”黄国信懊恼地说，“严重！严重！你谈谈敌情吧。”

“这是谷敬文和任洪元给我们挖的陷阱！”郝大成同黄国信一齐在岩石上坐下来，继续说：“现在我们的处境是这样，北面山上是谷敬文的保安团一营加一个特务连，南面山上是任洪元的一个营，前面，流沙河对面是任洪元的两个营，背后谷敬文带着一个营紧跟着我们。现在我们是四面受敌，再说，我们是在峡谷里，这些白狗子们却可以居高临下，……”

黄国信听到这样严重的局势，心烦意乱地说：“这真是糟糕透了。”他已经预感到笼罩在这支部队头上的不幸，沉思了一会儿说，“老郝，我看还是分散突围吧，也许能突出十个八个的，处境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分散突围不是办法，那等于不战自垮！”

“那只有强渡流沙河了！”黄国信焦躁不安地说。

“那更不行，谷敬文的如意算盘就是逼我们下水。在山林里，也许还能躲藏，可是在河水里呢？那就只有被全部消灭！更何况加上这场大雷雨，山洪一暴发，河就更难渡了。”

“这可怎么办呢？”黄国信带有几分埋怨地嘟囔着说，“压根就不应该出峡谷！”

郝大成没有听清黄国信的话，而是想着突围的办法。他望着隐现在朦胧的月光中的山岭，望着山顶上敌人作为联络信号的几丛篝火，轻轻地微笑了一下：“老黄啊，谷敬文想在这里吃掉我们，他是吃不下的！不等他张嘴，我们就先砸掉他的牙齿！”

郝大成把握紧的拳头当空劈了一下。这时他的全部感情就象是一把出鞘的利剑，准备向敌人头上劈去！越是在危急的关头，越是沉着镇定；越是面临着险恶的战斗，越是豪情满腔，锐不可当——这就是郝大成在战斗的烈火中锤炼出来的性格特征。

坐在一旁一直闷声不响的一个黑脸大汉，突然冒了几句：“还突什么围？谷敬文不是在后面追我们吗？他娘的，我们回过头去，杀他个回马枪！谷敬文是豁出老本来和我们干，我们也豁上老本和他拼！”

说话的是一中队长罗雄，他那火辣辣的语言里，燃烧着躁动和不安。

郝大成听了之后，脸色变得更加严峻了，象青铜铸的一般。他说：“罗雄同志，你啊就知道拼，拼，拼！杀，杀，杀！要动脑筋，革命是不能凭着自己的性子蛮干的！”

“这股子闷气我受不了！”罗雄气呼呼地说。他对于部队目前的处境并没有认真加以考虑，而只是想同谷敬文拼个痛快！

“要敢打敢拚，还要会打会拚！”郝大成说，“打仗是为了夺取革命胜利，可不是为了消气啊！……”

郝大成没有继续讲下去。这时身患重病的党代表吴可征，在彭医生的照应下，从后面赶上来了。这场暴风雨使他发着高烧的身体行动更加艰难。虽然他的脸色苍白憔悴，可是仍然透露出英毅的气概和坚定乐观的神情。郝大成扶他坐在自己身边一块比较平坦的岩石上，向他介绍了侦察人员报告的新的敌情。吴可征马上了解了部队的险恶处境。

“老郝，老黄，我们一定要设法突出去！”吴可征坚定地信心百倍地说，“这杆革命的红旗是绝对不能叫敌人砍倒的！”

郝大成深情而激动地望了吴可征一眼。他那镇定自若的姿态，他那充满胜利信念的神情，给了郝大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这种严峻的时刻，在这紧要关头，这种力量是万分需要的。

“我们和谷敬文打交道不是一天啦，他那一套我们还能不摸底？”吴可征继续说，“咱们趁他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突然给他一拳，打他个晕头转向！”

郝大成从吴可征的提示中受到了启发，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在他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了。

“淘娘养的谷敬文，是想啃我们几口啊！”十七岁的通讯员王尚青气愤地说。

“想啃我们？”殿后的二中队队长史少平刚赶上来，接着王尚青的话茬说，“我们可不是肉团子，我们是把尖刀子，看他

谷敬文能啃得下哟！”

“是啊，”吴可征笑笑说，“我们要把这把尖刀子亮一亮，在谷敬文张口吞吃我们的这个节骨眼上，戳破他的肚皮，崩掉他的牙齿，杀出更大的威风来！”

“对啊，砍他个头破血流！”罗雄振奋地说。

郝大成沉思着，凭他和敌人数十次的作战经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作出了英明而果断的决定。他斩钉截铁地说，“同志们，这‘尖刀’二字说得好，我们就是要从谷敬文想不到的地方捅出去！”

“从哪里？”黄国信连忙问。

“从北山上！谷敬文一心想逼我们渡河，可我们偏不！”

黄国信知道，除了这个办法外，别无更好的办法。但是，他仍然说出了他的担心：“用我们五十多个人的队伍，去攻凭险扼守的一个营加一个连，这是很危险的，敌人比我们多十几倍。”

“应该用另一种计算法，敌人比我们多十几倍不假，可是，他们都分散在山顶上，我们并不是和他的全营开战，而是象尖刀一样，撕开一个裂口突出去。在这个裂口上敌人不过是一个班或是一个排，所以我们要迅猛，要突然，绝不能叫敌人裹上来，把我们缠住！”

吴可征深知郝大成这一大胆的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接着郝大成的话说：“正因为北山最难攻，所以敌人想不到我们这一着。现在敌人虽然四面陈兵，注意力却都集中在流沙河，我们突然攻山，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

人认为最难攻的地方，也就成了我们最容易突破的地方了。”

郝大成召集几个中队长和分队长说：“这次突围，一要隐蔽，二要快猛，一拳头先把敌人打昏，不等敌人还手，我们就突出去了。谷敬文就是有八只爪子也叫他用不上！”

三

在部队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郝大成决定亲自去开辟突围的道路。他把部队交给党代表吴可征和三中队长姚光明去带领，他带着通讯员王尚青和两个既勇敢又灵活的中队长——罗雄和史少平，上了北山。

吴可征用简洁明了生动有力的语言，使部队立刻明白了严重处境和战斗任务。全体战士都从饥饿疲劳的重压下重新振作起来，紧张肃静地紧跟在郝大成后面，准备随时投入激烈的搏斗。

郝大成和两个中队长，在乱石丛棘中向山上攀援。

谷敬文的一个营都散布在半山腰的山村中，他们奉了谷敬文的严格命令，在岩石旁，在大树后，在隘路口，在草丛中，都要设置明哨暗岗，封锁住一切通向山顶的道路。谷敬文并命令他的部下不准睡觉，监视着流沙河的方向，时刻准备出击！

郝大成他们极其小心地前进，在时明时暗的月光中，他们认出了通向山顶的小径。为了谨慎起见，他们不走山路，

而是在难以行走的乱石丛棘中攀登、奔走或是爬行。郝大成的高大的身躯，此时显得比豹子还要轻捷灵敏。

“谁？口令！”接着就是扳动枪机的咔嚓声。

这个突如其来的喊声，使郝大成怔了一下，喊声是这样近，几乎就在耳边。这位沉着镇静的大队长立即俯伏在一块岩石下不动了。这时四周十分静寂，只有树叶上的水珠，被轻风吹落时发出沙沙的响声。

郝大成机敏地发现敌人的岗哨就隐藏在岩石后边的一丛灌木里。敌兵叽叽咕咕的谈话声，使郝大成判断出那儿最少有两个人。当他想好如何对付这两个哨兵的时候，却听见近处响起了扑哒扑哒的脚步声。

“有动静吗？”刚走来的几个敌兵中有一个瓮声瓮气地问。

“报告张连长，刚才听到了一下响动，可是现在又不响了！”

郝大成把枪提在手里，防备着敌人的搜查。

只听得那个连长说道：“你别他妈的大惊小怪的瞎咋呼，郝大成就是生着老虎胆，也不敢往这刀口上碰啊！要注意，流沙河边枪声一响，就是老虎落进陷坑里了。”

沉默了一会儿，那个张连长又说：“弟兄们，就是辛苦这一晚上了。这些日子，郝大成整天跟咱们兜圈子，真他妈的把咱们拖苦了。这一回，郝大成就是插翅也飞不出这道峡谷去。要记住：活捉一个提升一级，打死一个赏大洋十元，要是抓住郝大成和吴可征，嗨，就是三千块！”

郝大成听到他的身价，不禁微微冷笑了一下。

敌连长带着他的卫士走向另一个哨位去了。这时，郝大成又听到哨兵们的嘟囔声：

“三千块现大洋，想得倒好，只要不碰到郝大成手下，就算烧了八辈子高香了。”

另一个尖嗓门的家伙却鄙夷地说：“你这胆子还没有米粒儿大，一听到郝大成的名字就吓得发抖，怕什么？郝大成没有几个人了！”

郝大成仔细观察分析了敌人的岗哨布置和戒备情况以后，便命令罗雄和史少平绕到两个哨兵的背后去，用鬼头刀对付他们，又命令通讯员王尚青去与吴可征取得联系，把部队带到最近处，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山顶，占领制高点。

这一切可以说进行得十分顺利。当罗雄和史少平悄悄地绕到那两个奉命“不要大惊小怪”的哨兵背后时，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仍然叽叽咕咕地讲话，等待流沙河畔传来“老虎落进陷坑”之后的枪声。

罗雄和史少平的两把鬼头刀，几乎是同时劈了下去。两个哨兵连喊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扑倒在岩石下边。然而事情是这样的不巧，哨兵的一支顶着子弹的步枪，在石头上碰撞了一下，震响了。尖厉的枪声，在这静寂的山谷中，显得格外的响。

如果不是这声枪响，战斗的方式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因为这声枪响，秘密的袭击却变成了公开的战斗！

意外的枪声，使吃惊的郝大成从岩石上跳了起来——他的整个计划很可能完全毁坏在这一下恼人的枪声里。他的疑虑马上被证实了——附近敌人的哨兵警觉地骚动起来了，并且有一队巡逻哨立即向响枪的哨位跑过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如果有半分钟的迟疑，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经过数月艰苦转战的郝大成，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员应有的特质。这就是临危不乱，沉着镇定，能迅速地分析判断情况，当机立断，迅速地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并使它立刻变成实际行动。很显然，悄悄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已不可能，唯一的方法是迅速猛烈的突然袭击。郝大成一面向跑过来的巡逻队开火，一面命令部队不顾一切困难和危险向山上冲击！

四个巡逻哨全都在郝大成的枪声中扑倒了，就近扑过来的几个敌人也都死在罗雄和史少平的刀枪下。

敌人虽然都处在戒备中，这一突然袭击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敌人立即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他们狂乱地毫无目标地射击着。呐喊声，怒骂声，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在峡谷中回荡，重又掀起了一场人为的大雷雨。

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指战员们的旺盛的战斗意志，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平时养成迅速、果敢、勇猛的战斗作风，以及几个月来的战斗锻炼，都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当谷敬文的特务连长张彪和他的部下，从慌乱中清醒过来的时候，郝大成和吴可征已经带领部队冲上了山顶。

部队进行了短促的整顿，在高低不平的山石间，站成了不太整齐的队形。月亮从云隙里钻出来，照耀着每个战士严肃而喜悦的脸庞。郝大成站在队前，以兴奋得发颤的声音问道：“姚光明，部队的人数清查了吗？”

姚光明欢悦地回答说：“大队长，人员一个也不少！”

“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有人补充说。

“我们还得了两支枪呢，呱呱叫的汉阳造！”

“这一回，谷敬文可要气瞎了他那一只狗眼啦！”

战斗胜利的欢乐，在每一个战士的心坎里洋溢着。在战场上产生的强烈的爱和恨，迸发的极度的愤怒和欢欣，没有亲身经历过战斗的人，是很难体验得到的。从战士们兴奋激动的短短几句交谈中，就可以听出他们对吴可征和郝大成的热爱和尊敬，因为大家都明白，由于指挥员的英明果断，不仅使这支部队从极其困难的险境中摆脱出来，转危为安，而且可以以这次突围为转折点，从此走上胜利的道路！

四

郝大成并没有马上命令部队向后山撤，这会造成敌人尾追的局面。他毫不丧失时机地把部队埋伏在山顶，准备给追击的敌人以迎头痛击。

郝大成预计，敌人为了弥补麻痹大意的错误，为了减轻失职的罪责，一定会在气急败坏、沮丧慌乱的情况下组织追击。郝大成也非常清楚，敌人这种仓促组织起来的攻击，尤

其在夜间，是很容易打退的，在出敌不意给以猛烈的打击后，可以造成敌人一个错觉——认为红军要固守山头。当敌人从错觉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军就早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边了。他低声地向卧伏在岩石后面的战士们传达了命令：

“同志们，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等敌人近了，用大刀劈，用梭标戳，用石头砸，用手榴弹轰。在敌人溃退的时候听我的命令出击，可是不准远追，要夺取武器弹药，然后立即返回阵地。”

一切按照郝大成的预见发生了。当谷敬文的一营营长杜松和特务连连长张彪，知道郝大成的部队通过他们的防线冲上山顶的时候，便惊慌失措，乱做一团。他们不敢想象谷敬文会怎样处罚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补偿他的罪愆——在追击中消灭郝大成。杜松和张彪都认为，郝大成只不过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只能拔腿逃跑，根本谈不上抵抗。他们焦虑地张望着云影中的山顶，山头上寂静无声，这一切似乎更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于是杜松急忙纠集了部队，并例外地向纷乱的拥作一团的部队作一次战前训话，他用走了调的嗓子喊道：

“弟兄们！郝大成从我们这里逃跑了！要加紧追！郝大成已经弹尽粮绝了！”喊到这里，他忽然想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格言，于是他又喊道，“追上一个，赏大洋一百！”急切里，他又把赏格翻了十番。

这支没有队形没有组织的队伍，野蛮地呐喊着向山上

冲击。虽然他们也相信杜营长的见解——郝大成已经毫无抵抗力，并且已经向后山撤退了。但是谁也没有胆量离群而冲到前头。冲在前面的匪兵和跟在后面的匪兵由于处境不同，想的也不一样，他们看着隐现在月光中的树丛、岩石，害怕红军就埋伏在那里，胆颤心惊。可是后面的匪兵，因为有人在前边，并不感到什么危险，却为不用费劲就可以得到一百元大洋的赏钱的念头所引诱，而不甘落后。前面的想的是“危险”，后面的想的是“金钱”，这样就使部队前拥后挤地聚成一团。直到快要接近山顶，他们仍没有遭到任何打击，于是，这些白匪们的惊恐情绪和戒备心理一齐消失了，只有一个念头——追击“一百块现大洋”！

“同志们，打啊！”当白匪们喘吁吁地刚刚爬到山顶时，郝大成的喊声象霹雷一般的炸响了，接着就是手榴弹的爆炸声、喊杀声、大刀的攻击声……一阵山崩地裂，战士们象一群猛虎般地扑向敌人！

皓月升到中天，照耀着激战的山头，仿佛有意观赏着这战火纷飞的奇景。

白匪们被这突然爆发的喊杀声吓呆了，失魂落魄的呆楞在那里，既忘了隐蔽，也忘了开枪，直到石头砸在头上，砍刀刺进他们的脖子，刺刀戳进他们的胸膛，神志还没有清醒过来。

当白匪们从恶梦般的处境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就象滚滚的洪水一般向山下溃退。张彪在队伍后面嘶声赖气地督战，一连打死了四五个后退的匪兵，却丝毫不能挽救混乱的

局面，最后，连他本人也被溃退的人流卷到山下去了。

“冲啊！”

“杀啊！”

郝大成大声命令着，呐喊着，第一个跳进敌群，一刀劈进一个匪兵的后背。这时他发现通讯员王尚青跟在他的身边。就是在这种紧张厮杀的时候，他还牵挂着生病的战友。他一边向敌人冲杀，一边向王尚青喊道：“小王！快到党代表那里去！快！”

接着他又对着第二个白匪拦腰一刀，这个满心想着赏钱的家伙，象一根折断的木桩，扞在石缝里去了。当他挥刀劈向第三个匪兵的时候，砍刀碰到了枪杆上，发出铿锵的声响，迸发出一阵火花。这个白匪虽然由于枪杆的掩护而没有被砍成两截，却在这巨大力量的撞击下，凄厉地尖叫着，滚下了山崖。

罗雄、史少平和战士赵铁牛、陈大雷，都学着他们大队长的样子，用大刀砍杀。在这一场规模不大，但却紧张万分的惊心动魄的战斗中，有一个女战士宋少英——红军大队的宣传员，她也和男同志一样，冲进敌群，挥舞着战刀。当她刚劈倒一个敌人时，另一个匪兵平端着刺刀，斜刺里向她猛扑过来。她猛一转身，躲过了刺刀，匪兵扑了个空，立脚不稳，向前踉跄了几步，宋少英奋臂一刀，把他砍翻在地。接着她又冲向战斗更加激烈的地方。在这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这个秀丽的姑娘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目光炯炯，燃烧着怒火，激怒的脸色涨得红里透紫。她挥舞战刀的手臂是那

样有力，竟接连劈开了三个敌人的头颅！对敌人的仇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给她带来了连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力量！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危险的情况发生了，有一小股敌人绕到了我军的侧后，严重地威胁着我军的顺利突围。党代表吴可征立即发现了这一危险。他那被重病折磨得十分虚弱的身上，陡然增加了无限力量，他向身边的几个战士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坚决把这股敌人打下去！”他首先冲进了敌群。他的手枪子弹打光了，立即拣起匪兵尸体旁边的枪支，和敌人展开了肉搏。经过激烈的拚杀，这股敌人终于败退下去了。吴可征正要举枪向溃退的敌人射击，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他那刚要举枪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一块弹片嵌进了他的肩胛骨中。

这时王尚青向他跑来，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喊：“党代表！”

“小王！谁让你来的？你不能离开大队长！快到……”由于疲劳、疾病和重伤，吴可征昏厥过去了！

王尚青抱起了吴可征，失声地喊道：“党代表！党代表！……”

五

激烈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由于敌人的慌乱和密集，红军战士们的石头、弹片，几乎全都击中了目标。

当乱得一团糟的白匪们，在山林里找好掩护物，进行还

击的时候，郝大成已经把所有战士和大批战利品带上了山顶。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除了党代表受了重伤外，只有两个战士受了轻伤。

吴可征的负伤，对郝大成和部队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郝大成沉痛地守护在吴可征身边，焦急万分地看着彭医生给党代表包扎，他头上冒着汗，关切地问：“怎么样？”

“伤得很重！”彭医生轻声地说。

由于裹伤时的翻动，疼痛使吴可征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老吴，疼吗？”郝大成轻声地问道。

吴可征挣扎着想坐起来，但疼痛使他不能转动。他看到郝大成在他身边，便焦急地说：“老郝，部队要紧，你应该去照顾部队，这时候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要不顾一切疲劳摆脱敌……人……”说完，又昏过去了。

郝大成不由自主地猛然抓起了吴可征的臂肘，把他抱在怀里，恨不能立刻把他摇醒。他用了很大的毅力，才从极度沉痛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把吴可征轻轻地放下，轻声地坚定地命令道：“彭医生，赶快准备担架！罗雄！全队集合！”

本来已经疲劳万分的部队，为这次战斗胜利所鼓舞，仍然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听到集合哨声，立即站成了队形。那已经西斜的月光，欢欣地照耀着红军战士的行列，在山峰上投下了战士们高大的身影。

郝大成深深地理解吴可征那几句话的重要性，他用低沉有力的声音对战士们说道：“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不管有多么疲劳，我

们必须用强行军的速度摆脱敌人的追击。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如果我们不在天亮之前赶快撤离，就会被山下的敌人拖住腿，就有受敌人第二次包围的危险。那么，这一次突围的胜利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郝大成的简短的动员，说明了军事上“兵贵神速”的道理，给极端疲劳的部队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

郝大成继续说：“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摆脱敌人，拖延敌人对我们的追击，二中队长史少平和战士周枫林、杨继五，你们三个人要留在这里阻击，每个中队各抽五个手榴弹给你们。”

郝大成让一中队长罗雄带领部队立即出发了。他留在三个执行阻击任务的同志面前。

郝大成并没有宣布这三个战士应该阻击多久，到什么时候才能撤离阵地，甚至连部队到达的目的地也没法准确地告诉他们。这并不是大队长的疏忽。按战斗任务的需要，这三个战士至少要坚持到明天上午七点钟，这样才有可能使部队远离敌人三十里之外，从而摆脱敌人的追击。但是，面对成营成团的敌人，这三个战士是很难坚持这样久的，同时，这支连伤病员在内共有五十七人的队伍，也不可能抽出更多的战士来加强阻击的力量。至于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哪一天到达目的地，以及行军路线如何划定，这不只取决于自己的计划，而且还要取决于敌人的行动。如果敌人不再尾追，那就可以直接到达，如果敌人跟踪上来，为了使敌人摸不清部队的去向，还不知要在深山密林中绕多

少圈子。

部队已经在罗雄的带领下从后山撤下去了。郝大成还在给三个战士详细地交待阻击的任务和方法：

“要记住，绝不能采取一般的阻击方法，不然，你们三个人无论如何是经受不住敌人的一次冲击的。要想尽一切办法造成敌人的混乱，在夜里，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十分困难的。比如说，两个人在这里坚守阵地，而另一个人，”郝大成用手指着山下的一个地方说，“就隐藏到左前方或右前方去，等敌人冲上来时，就从侧背后用手榴弹袭击他们，……当然，这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定要机动灵活。”郝大成的声调突然变得严肃沉重起来，“同志们，你们多坚守一分钟，部队的安全就多一分保证！你们完成任务后，就想尽一切办法找部队。至于部队驻在哪里，现在不能肯定，只能告诉你们一个大体方向——北上进入大山区。到时候要靠你们去打听。如果一时找不到部队，就是一个人也要坚持斗争！当我们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我们了。你们三个都是九里十八坪出来的战士，九里十八坪虽说现在白色恐怖很严重，但是你们对那里的情况熟悉，个人活动也容易隐蔽。史太昌同志还在那里坚持斗争，你们也可以先到那里去找党，然后再设法和我们联系。……”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昂扬和坚决了，象钢铁撞击似地铿锵作响，“一个革命战士，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战斗！就要坚决把敌人拖住！”

郝大成满怀热爱、关切和惜别的心情，同三个抱着必胜

决心的战士一一握手告别。当他握着史少平年轻有力的手时，感到这只手是坚强的镇定的。史少平激动地说：“请党和同志们放心，只要我们有一口气，我们绝不能让敌人下山！”

史少平的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他们三个人的共同决心。

当郝大成紧握住杨继五那粗壮的大手时，他感到杨继五的心情是平静的，他们沉静地默默地握着手没有讲话。此时却是无声胜有声，郝大成对战士的信任、鼓励、嘱托、期望和惜别的心情，同杨继五对党的忠诚、对执行任务的决心、自豪……全在这握手的短短的一瞬间交流了。

当郝大成握起周枫林这只曾经受过伤的手时，周枫林的手在颤抖着。

“怎么？周枫林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吗？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郝大成关切地问。

“是的，大队长，”周枫林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我是拿着给地主放牛的鞭子，拖着逃荒要饭的棍子长大的。……在我们三个人中，只有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本想革命的路还很长，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共产党员的。可是，这次，我也许要为革命而牺牲了。我心里很安静，只有一桩大事我不能憋在心里……”

“你说吧！”

“如果我牺牲了，我请求组织上追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咱们部队若是到四岭山区去，我有个弟弟在那里，他叫周枫森，千万要把他带到革命的路上来。一个人活，应该是

为革命而活；死，也应该是为革命而死才对。要不，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周枫林平时沉默寡言，是一个只会做不会讲，极不善于表达内心活动的人，但他这一句话说出了多么深刻的关于人生的真理！这个战士朴实真诚的心愿，使郝大成深深地激动着。他紧紧地握着周枫林的手说：“党将永远记住你们！”

第二章 崎岖征程

从白马山峡谷中突围出来的红军部队，共有五十四个人。他们沿着流沙河西岸向北挺进，现在已经翻过了两座荒山，峡谷里的枪声已经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朝阳透过开裂的云层，把金色的光辉洒向连绵不断的群山。葱郁的林木被昨夜的暴雨冲刷一新，树叶上还闪烁着晶莹的水珠，山雀在林间飞腾跳跃，唱着美妙的晨歌，而淙淙流泉，为这壮丽的大自然，配上婉转动人的乐曲。郝大成带领着部队就在这美丽的大自然中行进，那面久经战火和风雨的红旗迎风招展，在万绿丛中象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把这无比诱人的天然景色，点缀成一幅生动壮丽的图画！

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从深夜一直走到傍午时分。流沙河向西拐了个急转弯，突然拦阻在队伍面前，河水清澈透明，潺湲地流着。郝大成派人探了水深，只有三尺左右，便决定不找渡口，涉水过河，然后在对岸山林里休息。

战士们鼓足了最后的力气，互相搀扶着，在齐腰深的河

水里涉向对岸。争先上岸的战士，首先看见了在大约三里远的山坡上，缭绕着几缕淡淡的炊烟。

“村庄！”宋少英轻声地喊了一声。

这时郝大成正满心焦灼地扶着吴可征的担架涉过河来，听到有山村，心头不由地一动：“党代表不能再跟着队伍走了，下一段路程更艰苦了，他是经受不住的！”但是，一想到要和亲密的战友分别，他的心里就有一股难言的沉痛。可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吴可征由于伤势太重，经受不住山路的颠簸，时常处在昏迷状态。

上岸之后，郝大成就和黄国信、彭医生商量。他们都同意把党代表先“埋伏”在山村里养伤，等身体稍稍恢复之后，再来接他。郝大成立即派人去侦察山村的情况，而后大家都来到了吴可征的担架旁边。

“老吴，你觉得怎么样？”郝大成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友的苍白的脸，深情地问。

“没有关系，”吴可征看出了郝大成的心事，安慰地说，“这算叫谷敬文咬了一口，可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他的脑袋给揪下来。”他为了缓和一下沉闷的气氛，微笑着，抖擞起精神，由于他的坚强意志，一股力量重新回到他虚弱的身体上来。

“你不该和战士们一齐冲啊，全怪我没有照顾到。”

“老郝，你怎么这样说？在敌人面前，大家都是战士，不用说有一点小病，就是还剩一口气，也应该向敌人冲啊！”

郝大成不知道如何讲才好，他用水壶，给呼吸越来越急

促的战友喝了几口水。在这一瞬间，他们两人并肩战斗的情景，全都涌现在郝大成的眼前，他们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战斗，哪一次吴可征不是和他一起冲杀啊！在这次突围的关键时刻，身患重病的党代表，仍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战士们做出了榜样。

“老吴，我们商量过了，”郝大成抑制住惜别的感情，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吴可征，“等你好些了，我们安定下来以后，就马上来接你！”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吴可征激动着，“在这种时候，我离开同志们，心里很不好受，觉得很对不起党。老郝啊，”他亲切深情地望着郝大成消瘦下去的坚毅的脸说，“这副担子，可是很重啊，全落在你的肩头上了！”庄重的话语里寄托着无穷的期望和信任！

“老吴，你放心！我们有党，有群众，有同志们，就是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塌我们的肩膀，压不弯我们的腰啊！”

“一定是这样的！”吴可征振奋起来，他完全相信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一定不会辜负党的重托和期望的。“要告诉同志们，这次从峡谷突围出来，是个很大的胜利啊！谷敬文和任洪元本想吃掉我们，想不到反而挨了我们一刀。……”说到这里，他连连咳嗽起来。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方向。”郝大成接着补充说。

“对，这是顶顶重要的，”吴可征缓了口气，接过郝大成的话头说，“方向明了，路子对了，我们就可以越战越强，越打越大。……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找一个适合扎根

的地方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吴可征说到这里，把目光转向蹲在一旁显得十分疲倦的黄国信：“老黄同志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分歧，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坚持革命利益的原则上统一起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方向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它来自井冈山的革命实践！……同时，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我们就更深刻地感觉到，只有毛委员开辟的井冈山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坚信，只有走毛委员开辟的井冈山的道路，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

“老吴，你放心！”郝大成唯恐吴可征过分地激动，连忙说，“井冈山的道路我们是走定了！”

“老吴，”黄国信有几分厌烦地说，“我们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个理论问题。我相信上级党和今后的斗争结果，会给我们做出结论来的，现在来说谁是谁非，未免为时尚早。你就安心去养伤吧！”

“国信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吴可征激动而恳切地说，“都应该把党的利益和革命事业放在前头。我离开部队后，希望你协助郝大成同志，把部队工作搞好。……”

“你放心吧，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一定用我的党性来保证，对革命负责，对同志负责，对党负责，把我们的革命力量保住！”黄国信并没有讲他如何保住这支力量，但听上去却说得坚决而又诚恳。

“我们不仅要把这支革命力量保住，而且还应该不断地发展壮大。”吴可征激烈地咳嗽起来，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

上往下滚，他是忍受着多大的剧疼啊！

郝大成急忙把吴可征扶了起来，让他斜倚在自己的臂弯里，以减轻他的疼痛。此时此地，他是多么愿意代替他的战友来承受这巨大的伤痛啊！然后他把吴可征的枕头垫高些，尽量让他躺得舒服些。

“老郝，咱们开个支委会吧。”吴可征的精神又振作起来。

“可你的身体……”郝大成为难地说。

“没有关系，我只说几句话。”

“那好。”郝大成立即把支委们召集到吴可征身边。

吴可征抖擞起精神，眼里闪射出热情的光芒，他以坚定的声音说：“同志们，对井冈山道路的正确，我们要坚信不疑；走井冈山的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战士们大都是从九里十八坪出来的，离开家乡，思想上一定会有波动。要反复和同志们说清楚，我们为什么不回九里十八坪。……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农民出身的同志，这是我们支部的责任。……”

吴可征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沉静了一会儿又说：“老郝，毛委员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它可以使我们心明眼亮，使我们看得清前进的方向，要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战斗！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我的挎包里有这两份文件，给你留下吧。”

郝大成把文件取出来，郑重地捧在手里，深情地看着这

印得虽很粗糙但却万分珍贵的文献。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委员对他的谆谆教导又震响在耳边，郝大成觉得心头陡然豁亮，身上骤然间注满了无穷的力量：“老吴，我们有五十多个钢打铁铸的战士，天是塌不下来的！山挡路，我们把山推倒，海挡路，我们把海填平！这杆革命的红旗是永远会让敌人砍倒的！你放心去养伤吧！”郝大成郑重地，信心百倍地，对着党代表，对着同志们说出了庄重的誓言。

郝大成这坚定的胜利信念和豪迈的革命气魄，使吴可征很是宽慰。他无声地微笑着，看着围在身边的同志们。他完全相信，在郝大成这铁硬的腰杆和有力的双肩上，压上两座大山，他也是能够挑得起来的！

侦察人员回来了。小山村的名字叫茅山冈，只有九户人家，全都是依靠打猎、樵柴、采药、伐木和租种山田为生的穷苦山民。

郝大成让彭医生和另外两个战士留下，特别交待他们，要等到天黑之后再进山村，切实做好群众工作，保证党代表的安全。然后让炊事员老姜把一袋子米给他们留下。部队吃了一顿野菜稀饭之后，立即又踏上了崎岖的征程。

郝大成告别了吴可征，转身踏上山路时，背后传来了吴可征深沉有力的声音：“老郝啊！既然已经看清了方向，那就大踏步地向前奔吧！”

二

吴可征骤然离开部队，使郝大成的心情倍感沉重，觉得肩上突然增加了千斤重担。可是他又仿佛觉得，吴可征并没有离开部队，党代表的革命意志和力量，全都注入了他的身心，使他感到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精力充沛，好象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战斗的渴望！

郝大成对吴可征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仅是在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同志式的战斗友谊，而更主要的是，吴可征代表党，给他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为他开拓了无限广阔的生活前景。从他们认识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一直工作、生活、战斗在一起。他们互相信赖，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并肩携手，共同前进。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敌人的刻骨的仇恨，对于激烈的战斗生活的向往，对于共产主义事业——人类无限美好的壮丽事业的憧憬，却都是共同的，这一切使他们亲密无间。

郝大成不断地回头望着吴可征所在的那片树林，思潮象汹涌的波涛，在他的脑海里翻滚。在共同战斗过的道路上，吴可征那坚实有力的步伐，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他的面前。……在对往事的深沉的缅怀中，郝大成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赶上了部队。

连续行军打仗，部队得不到休整，饥饿、疲劳象两块石头，重重地压在每个战士的肩头。

山径泥泞崎岖，他们跌倒了又爬起来，前进！他们见到可吃的野菜，就顺手捋一把塞到嘴里，前进！他们碰到山泉，就蹲下去，掬饮几口，前进！林老山荒，无路可寻，他们就挥动战刀，斩荆劈棘，前进！

郝大成望着这支和他共同战斗、共同成长、共同前进的队伍，心头涌现出一股幸福、自豪的感情。在频繁而又艰苦的战斗中，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迅速地成长了。这支部队的成长，是跟吴可征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分不开的！这支队伍的人数虽然是大大减少了，但这些同志却都是革命的精华、优秀的战士。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他们随时准备着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人类的美好前程，为了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去战斗，去流血，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

山岭，就象大海里起伏的波涛，走过了一山又一山，接连攀过几个山头后，郝大成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战士们立即蹲在草丛里，疲劳压倒了一切，部队沉默无声。十分钟后，郝大成又命令部队继续行进！

十分钟的休息，对于战士们来说是太少了。大家都在半睡眠的状态中踉踉跄跄地走着，没有说笑，更没有歌声。各人脚上的血泡象蜂窝一样，砂石、蒺藜、草梗，毫不客气地透过破烂的草鞋，吸吮他们的鲜血，啃咬他们的皮肉。饥饿翻搅着肚肠，全身的骨头，就象被木棒子敲过似的痠疼无

力。……

特派员黄国信也在行进的行列中，他中等身材，穿着深蓝色的便装，斜背着短枪。看上去有二十六七岁，有一身健壮的筋骨。他那张圆胖的白净净的脸，因为鼻梁太低，显得有些扁平，淡淡的眉毛下，两只眯缝着的细小的眼睛，闪动着，表现出一种犹疑、颓丧、低沉的神情。他赶到郝大成面前说：“老郝啊，部队已经疲劳到极点了。人的力气是有极限的，如果不停地这样硬走下去，部队是会拖垮的！”当他看到郝大成不以为然的表情时，便又补充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爱护部队！”

黄国信竟把艰苦的行军当成是不爱护部队，郝大成听了，心中很不满意，只是由于他对上级代表的尊重，才没有表示出来。他压抑着心头的火气，冷冷地说：“老黄同志，按当前部队疲劳的情况，立即休息三天也不为多，可是谷敬文和任洪元不叫我们休息。能不能摆脱敌人的追踪，将由行军的速度来决定。如果现在休息下来，这不是爱护部队，而是葬送部队。”

黄国信不能不承认郝大成是有道理的，但他似乎仍有自己的想法，苦笑了一下，想说什么，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说出来，只是在嗓门里咕噜了几下，就咽下去了。

三

快要到达山顶了，前进的路程更加艰难，在爬坡的时

候，一个战士跌倒了，他再没有力气爬起来了。郝大成抢上前去，背上他的枪支，把他搀起来，用手臂搀着他向前走。这时，又有一个战士仆倒了。罗雄也抢过去，把他扶起来。他的背上已经背着三支枪了。

郝大成感觉到政治鼓动工作的重要，帮助战士背枪，搀扶着战士前进，只能帮助几个人，可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却能鼓舞所有的人。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当一个战士充分明了为什么而战斗，为什么去做某件事情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完成任务的强烈的愿望，就会产生克服困难的巨大力量。

于是，他放开搀扶的战士，站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命令部队坐在他的周围，然后大声地说道：“同志们！大家累不累啊！”他那因为疲劳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向环坐在他身边的人群扫视着，不等战士们回答，就接着说，“我说很累！苦不苦啊！？我说很苦！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不顾一切艰难困苦来强行军呢？”

“为了摆脱敌人！”宋少英高亢地说道。

“对啊，如果不把敌人远远地甩掉，我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了！那就有重新陷入敌人包围的危险。我们把敌人甩得越远，我们的主动权就越大。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啊！”不少战士齐声回答着。

“谷敬文不是想追我们吗？我们就给他个来无踪去无影，叫他连个屁也摸不着！”王尚青幽默地说。

一阵笑声，部队开始活跃起来。

一个叫肖应良的战士却说出了自己不同的想法：“我们干么要摆脱敌人？这种跑法，还不如和敌人拚了痛快！”

“是啊，若是追赶敌人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断了腿，爬也能爬上百儿八十的！可现在，……”陈大雷闷声闷气地附和着。

“同志，”罗雄焦躁地打断了陈大雷的话，气冲冲地说，“你们就知道拚！拚！拚！杀！杀！杀！我也很想和谷敬文面对面地拚一拚，可是，光靠拚就能拚出个天下来？那革命可就太容易了！”

郝大成接着罗雄的话头说：“现在我们摆脱敌人，和过去那种流窜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是四处乱窜瞎撞，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自从党代表从井冈山回来，就大大不同了，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找一块适合扎根的地方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同志们想打仗，这很好，这要看什么时候，铁烧红了再抡锤嘛。咱们现在避开敌人，就是为了将来更多地消灭敌人！”

郝大成一边说，一边观察着部队的情绪，他发现许多战士仍没有摆脱疲劳的重压，处在半睡眠的状态，显得疲惫不堪，于是他用更加昂扬的声调继续说：“同志们！在战场上需要勇气，可是和疲劳作斗争的时候，也需要勇气，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同志们，我们和疲劳作斗争，这也是战斗啊！这是比在敌人炮火下更加艰苦的战斗！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不叫苦，不怕难，

不灰心，不丧气，要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热情和革命的乐观精神！……”

经过长期的战争生活，郝大成有一个深刻的体验，那就是对待艰苦困难要有正确的态度。革命是推翻旧世界的大事，要翻天覆地，要打败凶恶的敌人，没有艰苦的斗争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巨大的困难艰险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仿佛是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角力。如果在困难艰险面前，革命意志稍一松劲，那么困难艰险就会立刻把你压倒。如果你咬紧牙关，坚持，坚持，再坚持，你就会克服困难艰险，成为胜利者！

生活正是这样：一个革命者，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论是战斗、工作和学习……进步的快慢，成就的大小，是有所建树还是碌碌无为，是英雄还是懦夫，并不是天生的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取决于是否有革命的坚强意志和进取精神。有人在困难险阻面前畏缩不前，知难而退，往往是功败垂成；而有人却面对着困难险阻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取得成功。

郝大成面对着开始振奋起来的战士，他找到了更加生动的方式，他问：“咱们这里谁打过老虎啊？”

没有回答，但战士们却十分有兴趣地听着。

“我给大家说一个打老虎的故事吧！”郝大成简单地讲述了他十四岁那一年，在豹子山和他爸爸遇虎的情形后，继续说，“关于打虎，我有一个体会，你要是叫老虎吓住，慌了神，那就非叫老虎嚼了不可！可是你不怕它，豁出命来跟它

拚，老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战士们更加活跃了！脸上现出了笑容。

郝大成接着说：“咱们克服饥饿疲劳也和打虎一样。你要是怕它，它就会扑过来把你咬死，你要是豁出命来跟它拚，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对待艰苦困难的态度，象打老虎一样，绝不能畏惧退缩，要向它进攻，战胜它！打死它！”

郝大成的声音象铁锤似的有力敲打着战士们的心灵，象一股股热流，传遍了战士们的全身。

郝大成继续说：“现在大家起立！宋少英同志，你来指挥，唱《国际歌》！”

宋少英精神抖擞地跳上岩石。在她的指挥下，五十多个粗犷的喉咙高唱起雄壮的《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歌声象山呼海啸，象江河奔腾，象催阵的战鼓，象冲锋的号声。歌声在继续：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每个战士都在这震撼心灵的歌声里获得了无敌的力量，一切饥饿、疲劳，全都在这歌声的烈焰中熔化了。部队在这歌声的鼓舞下继续前进。郝大成似乎看到了战士们热血的沸腾和红心的跳动！前面纵有刀山火海，战士们也会毫无畏惧地冲过去！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当队伍被茫茫林海吞没时，那昂扬激越的歌声还在山林间回荡！

第三章 荒山篝火

一

傍晚时分。霞云如火，夕阳嫣红，给翠绿的山林染上一层绚丽夺目的光彩。

为了使部队在天黑前能挖到野菜和刨到葛根，郝大成决定提早宿营。他们离开白马山峡谷已经有九十多里山路了。

在荒山野谷中，部队立即展开了忙而不乱，井然有序的野营生活——有的去剜野菜、刨葛根，有的去汲水、砍柴，有的设置营地……当暮色笼罩了山林，山影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这一切工作都已经迅速地完成了。

三堆熊熊的篝火，在林间燃烧起来。烧着了的树枝，劈劈拍拍地爆响着，火苗一闪一闪地跳动着，照耀战士们的脸。他们有的借着火光缝补被荆棘撕破的军衣；有的在细心地擦拭手中的武器；有的在修补透了底的草鞋；有的用树枝在地上写着列宁小学课本上的生字。

战士们用树干撑起三脚架，把行军锅吊在篝火上面。水开了，很快就散发出野菜的香味。这香味把大家的饥虫

逗引上来了，不等葛根烧透，就从灰火里扒拉出来，半生不熟，张口就啃。

这时“瞌睡大王”黄四楞，已经扬起了如雷的鼾声。

宋少英忍不住笑笑说：“人家黄四楞睡觉的功夫，可真算到家啦，一边行军一边睡觉，连个跟斗也不摔。休息十分钟，他能睡九分五十八秒……”

“那两秒呢？”

“一秒躺下，一秒起来呀！”

“他睡熟了啊，你就是在他耳朵眼里打锣敲鼓放鞭炮，他也不会醒啊！”陈大雷夸张地说。

“人家的功夫就在这里，睡得再死，只要一听见战斗号令，立刻就醒！”王尚青说。

“我不信。”宋少英说。

“不信？咱们就试给你看。”王尚青说着，就在黄四楞的耳边用压低的嗓门喊道：“同志们，紧急集合！”

果然，黄四楞立即蹦了起来，操枪在手，楞头楞脑地问：“有战斗任务？”

引起大家一阵轰笑。

野菜汤沸出来了，浇在篝火上，弄得烟灰四溅。大伙盛到小瓷碗里，等不及凉凉，就狼吞虎咽地吃着，谈话也由轻松戏谑，慢慢变得严肃起来。

“黄特派员，”王永祥放下饭碗，心思重重地问，“你说，咱们走到哪里，才能找到那块革命根据地呢？以后还能回到白马山去吗？”

王永祥是白马山区入伍不久的农民，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

黄国信疲倦地打着呵欠说：“走到哪里，能不能找到根据地，这都很难说。”

“怎么很难说？”正在帮助黄四楞缝补军装的宋少英停下针线，说，“我们一定能找到一块适合扎根的地方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黄国信苦笑着说，“你们总是说扎根扎根，谈何容易哟！”

“那应该怎么办呢？”王永祥苦恼地问。黄国信的话，就象一片乌云，在他心头投下了一团暗影。

“这是很高深的革命理论问题。现在怎么样干才能对革命有利？现在敌人太强大了，我们老按着一条直道走到黑是不行的，斗争方式应该根据形势发展改变。我老在想，部队分散活动，目标小，容易隐蔽，这也可能是保存革命力量的最好办法！”

“怎么分散法？”宋少英紧钉了一句。

“以大化小嘛，大队可以分为中队，中队可以分为分队。”黄国信吞吞吐吐地说。

“那不是把部队解散了吗？”

“分散并不是解散。”

“部队越分散，力量就越小，”宋少英说，“那武装斗争还怎么坚持？”

“当然要坚持。采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就可以坚持斗

争！”

“这我可不同意，”黄四楞说话就象扔半头砖一般向黄国信砸过来，“我黄四楞自从郝大队长一脚把谷福生踢到臭水沟里去的那天起，就决心跟财主们干到底。那些土豪劣绅狗崽子们，不统统把他们打倒在臭水沟里，我黄四楞是死不瞑目的！依我说，干革命嘛，就得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越红火越好，我压根就不同意你这个分散隐蔽！说到你那个流动游击，咱们到处转了这三四个月，也没见转出个好结果来。”

“革命不是蛮干，要有理论根据才行。”黄国信轻蔑地说，“我看，你连什么叫‘革命’都说不清楚。”

“我怎么说不清楚？‘革命’就是打土豪杀劣绅，革那些狗财主们的命，打出个穷人的天下来。也不知你这个‘革命’怎么说法，也不知你这个‘理论’是真是假。”黄四楞不服气地说。

黄国信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一个楞头楞脑的战士身上，弄了个倒憋气。他张口理论闭口理论，一时却找不到适当的“理论”给这个楞家伙来一个反击。虽然冲到嘴边几句驳斥的话，自己又觉得软弱无力，只好转个弯子说：

“革命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形势是发展的，革命方法是复杂的。要分析这些问题是要写几本很厚很厚的书，几句话是难以解释清楚的。这些大事只有上级来把握，战士嘛，只管冲冲打打就行了。……明天还要行军，今夜就早些休息吧。”

黄国信在篝火边，把军毯往地上一铺，身子一歪，躺下去了。

赵铁牛听着他们的辩论，一直没有讲话，他对着篝火沉思了一阵子，从鼓鼓囊囊的子弹袋里，倒出了一把比火柴杆稍粗些的干柴棒来，然后又一、二、三、四……默默地数着，数完之后，又折了一根加进去，轻声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已经快三个月啦。”

这一切都落在黄国信的眼里，但他坦然地把眼闭了起来，并没有说什么。

二

郝大成刚从哨位上回来，走到篝火旁边。

“大队长，快来坐。”战士们看见了他，互相挤了挤。郝大成在空出的地方坐了下来，王尚青急忙盛一碗野菜递给他。郝大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看着这一粒米也没有的野菜饭，引起他很深的感触。

“人家说‘巧媳妇难做无米饭’，看，咱们无米也能做出饭来，可真不简单啊！”郝大成快活地赞叹着，“革命者嘛，就是能创造奇迹。别人办不到的事，可是革命者就能办到。大家琢磨琢磨‘革命者’这个称号，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担当得起的啊！”

郝大成这几句随感，粗听起来是很普通很浅显的，但它却十分发人深思。其中包含着多么丰富而又朴素的哲理

啊，它能唤起人们的自豪的感情，它能增添人们的雄心壮志。

宋少英感慨地说：“大队长说的好，新的社会，全靠我们革命的劳苦大众来创造啊！依我说，世上再没有比‘革命’这两个字更光荣，更伟大的了。”

“‘革命’的光荣，就光荣在不怕流血牺牲上；‘革命’的伟大，就伟大在不怕艰苦困难上。”郝大成一边啃着葛根一边说，“怕苦，怕难，怕流血，怕牺牲，那根本就谈不上革命，革命和艰难困苦是分不开的啊！”郝大成吃下了最后一口葛根，又向篝火上丢了几根柴，继续着他的思路说：

“就拿打铁做比方吧，艰苦困难就象是铁锤铁砧和炉火，革命者呢就是钢铁，锻打得越多，就越纯净越坚硬；如果你不是钢铁，而是块炉渣，经不住铁锤几下子敲打，就变成碎末了。……”

大家在篝火上又添了些柴，火焰更炽烈地燃烧着。战士们都挤坐在郝大成的周围，深情地看着他们敬爱的大队长那被篝火映红的刚毅的脸。

郝大成说：“大伙还记得吧？去年冬天，我们坚守在白马山上。那一夜正下着大雪，风象锥子一样向骨头里钻。那时大家还是穿着现在的夹衣，我查岗回来，冷得上牙打下牙，嘴唇抖动着，连话都说不出来，只发出‘嗒嗒’的声音，舌头冻直了，转不过弯来。有多么艰苦啊！吴可征同志说：‘坚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果然我们坚持过来了。我还记得吴可征同志一边给篝火加柴，一边对我们说，‘一

个革命者，就应该象一团火焰，象一团永不熄灭的烈火，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驱散旧社会的黑暗，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明。……’那时候他不是还给同志们编了个《篝火歌》吗？少英，你还记得吧？”

“记得，那支歌，我今辈子也忘不了。”宋少英已经被郝大成的追述，完全带到当时那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的情景之中了。

“那你就给大家唱唱吧！有些新同志还没有听过呢。”

于是宋少英用高亢激越的声调唱起来：

篝火旺哟篝火红，
战歌唱给战友们听；
风推大山山不倒，
雪压松柏叶更青。

满腔仇恨化怒火，
擦枪磨刀夜有声；
白马山上风雪夜，
熊熊篝火照天红！

胸怀革命翻天志，
笑对敌人刀斧丛；
枪杆子打烂旧世界，
长夜尽头是黎明。……

这《篝火歌》豪迈雄壮，充满着革命的雄心壮志、乐观主义和战斗激情。这歌使大家激动振奋，那熊熊篝火也好像被这歌声所激动，火苗喷射飘舞，燃烧得更旺了。大家兴致勃勃地纷纷交谈着、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郝大成说：“我们不光回过头去想过去，更要抬起头来看未来。就象《篝火歌》里唱的‘枪杆子打烂旧世界，长夜尽头是黎明’。咱们在这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想想打烂旧世界之后的新生活，那该是多么有意思啊！”

听了郝大成这段话，战士们一个个都微笑着，心里就象灌满了蜜水一般，甜滋滋的，理想的火，希望的火，把战士们的心烘得暖洋洋。

黄国信虽然疲倦，却没有睡着，他听见郝大成在这种时候让大家谈未来，谈理想，总觉得有点滑稽，觉得很不耐烦，胸口里好象有团什么东西堵得难受，忍不住在嘴角挤出了一个冷笑。他翻转了一下身子，想啊想啊，思路又拐到另一条道上去了——他对黄四楞劈头砸了他那几下子，一直耿耿于怀。这未免对他太不尊重了，一种委屈和愤怒的感情在心头升起来：“这个楞头楞脑的家伙，对郝大成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不把我这个上级派来的代表放在眼里？郝大成说什么他听什么，郝大成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对郝大成就象一团火，对我就象一块冰。”想到这里，他气得直哼哼。为什么？他立刻悟出了一个道理：“第一，吴可征和郝大成不但没有树立我的威信，甚至还有意贬低我的作用；第二，县官不如现管，我虽然是上级的代表，却不是他们的顶

头上司。他们是拿我当外人待啊。”顿时一种客居他乡的孤独之感又袭上心头：“这支部队将走向何方？前途怎样？很难预料。整天东跑西颠的确不是办法，找个地方扎根也是行不通的。吴可征和郝大成固执己见，抗拒我的指示，不听我的规劝，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不能跟着他们蛮干，不能跟着他们犯错误，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应该回县委去。……可是县委在哪里？我这样丢下部队回去好不好？”黄国信思前想后地难以入眠，他忽而转念一想：“我是上级派到这里来的，你们轻视也罢，抵制也罢，排挤、打击也罢，我不在乎，把这支部队带到正路上去，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力。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我要行使我的权力，我不能眼看着你们硬往错路上走，我要把你们拦住，把你们挡住！”黄国信想到这里，才静下心来，听着篝火旁边的议论。

开头，大家沉默了一阵。在这样的环境里，谈未来，谈理想，真是别具风味，但是这么大的题目，从哪里说起呢？

一向不大开口的赵铁牛，倒是例外地先说了：“自打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以后，我就老是想：干么我们不打回九里十八坪去呢？咱们把谷敬文打倒，把黄道儒也打倒，给乡亲们报了仇，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我想，革命就是为了这个嘛！”

“对啊！”陈大雷闷声闷气地说，“那时我们就不再钻山林蹲山洞了。打倒土豪劣绅，报了仇，分了田地享享福，我看就算革命成功了！”

黄四楞说：“革命成功了，放我三天假，我要狠狠地睡一觉，别的嘛，睡起觉来再想……”

“瞌睡大王的外号真没有给你白起，净想着睡觉，我啊，”王尚青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革命胜利以后，先吃上一顿不掺野菜的正米饭，然后到城市里转一转，买个笛子吹一吹，多美气啊。”他推了推躺在他身边的黄国信，问他说：“黄特派员，你是在大城市里上过学的，听说城市里拉车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对吧？”

黄国信半坐起来说：“小王啊，那城市里，你没有见过的新奇事物多着呢。别看你现在怪机灵，到了城市里，你非看傻了眼不可！”

宋少英忍不住笑着说：“小王啊，你这叫什么理想啊，一是馋，二是玩，再加黄四楞的懒，真叫没出息！”

王尚青不相让地说：“你把你那有出息的理想说一说，叫咱也开开眼界。”

“我啊，不是吹，准比你想的有出息。”宋少英说，“革命胜利了，咱们就建立一个新中国，那时候把一切吃人的坏蛋全打倒，穷苦人当家做了主。我就当一个小教员，把旧社会穷人怎么样受压迫，怎么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怎么样艰苦奋斗，怎么样流血牺牲……全都讲给孩子们听，好叫咱们的后代知道革命胜利来得实在不容易……”

没等少英说完，王尚青就兴高采烈地说：“好，你想的真有意思，我赞成。你有文化，顶好写成唱本，我就到处去说，到处去唱，因为我有亲身体会，保证说得精彩，唱得动听。”

怎么样？我这理想也不比你差吧？”

“那你不成了自我表扬啦？我还没有说完呢，”宋少英打断王尚青说，“我想，建设新中国也是革命，也不比现在革命更容易。我是想叫咱们的后代，也要拿出今天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的劲头来干革命。可没有叫你去‘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

王尚青正想辩解，一直在埋头擦枪的罗雄用沉雷般的声调说：“嘿，你们啊，听我的，什么吃苦啊，享福啊，教书啊，唱戏啊，我全没想过。我就想为革命打一辈子仗，跟那些土豪劣绅国民党拚杀一辈子。为革命当兵嘛，打仗就是幸福，比吃八个碗的酒席还痛快！”

罗雄说得虽然很简单，却很有气势，使人感到一个纯朴的革命战士忠于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念和力量。

郝大成怀着激动和自豪的心情，深情地看着这个革命的战斗集体。这时他记起了自己在入党时，吴可征同志和他谈的一次话。那时吴可征同志说：“一个革命者，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还不行，要把这种感情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才行。可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要成为一个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要爬很多陡坡，走很长的路啊！……”

这些话，郝大成一直记在心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红军指挥员的他，深知应该随时随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武装每一个战士，于是他说：“同志们讲的有的对，有的不对。依我说，有的同志想得太小了，看得太近了。我们革命

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不再受压迫受剥削，叫穷苦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可是，这并不是革命就到头了。吴可征同志不是常给大家说吗？‘山有顶，路有头，就是革命没有顶，没有头！’有的同志只看到自己的仇人，自己的家，这叫看得小；有些同志只想到打了土豪分田地，不再挨饿受冻了，这叫想得近。

“同志们！我们不只要打倒九里十八坪的谷敬文，我们还要打倒天下的谷敬文。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我们要想到全山区，全中国，全世界的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我们还要建设共产主义啊！”

王尚青说：“大队长，你说我们看得小，想得近，我承认，可是你想的也许太大，看的也许太远了把？”

又有的同志说：“也许我们干到老，也到不了那个时候！”

“我们干不到那个时候，可是我们还有孩子呢，还有孙子呢！他们一定会干到那个时候的。开头我也和大家想的差不多，可是自从我站在党旗下向党宣誓那一天起，从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毛委员的教导那一天起，我的心就想得宽了，我的眼就看得远了。一个革命者，就应当看得大，想得远。大要看到全世界，远要想到共产主义，这才叫远大理想嘛！这就是革命的雄心。有了这个雄心，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什么艰险也吓不倒！国信同志，”郝大成看了看一直在闭目沉思的黄国信说，“你给大家说说吧！”

那熊熊的篝火驱散了春夜的寒冷，郝大成的这些话暖热了战士们的心。

黄国信坐了起来，眼睛望着黑沉沉的夜空，用缓慢的声调说：“我完全同意郝大队长说的这些话，这种革命的豪情壮志是最宝贵的，是值得赞扬的！”

黄国信的这段开场白是用半真半假的心情说出来的，那半真就是：黄国信总认为郝大成这个放牛、狩猎、打铁出身的庄稼汉，只会冲冲打打，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是可以的，要是谈政治，说理论，那就谈不上。他没有想到在吴可征负伤之后，郝大成竟能抓起政治思想工作来。这一天的行军，郝大成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本人的无比的革命坚定性和乐观精神，黄国信不能不暗暗佩服。所以说，上面他说的那段话，并非全是虚假的恭维，他从内心里承认郝大成说的有道理，有气势。

但他话中的那一半是假的。因为他认为，郝大成说的这一切，目前来说全是空中楼阁，根本谈不上实现。他认为革命按照目前这种状况干下去，早晚是非失败不可！但是，他这种想法并没有说出来。

“刚才郝大队长谈的是远大理想，谈的是未来，这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当前，想一想现实。我们现在只有五十几个人，比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时，已经削弱了很多。我不反对找一块比较适合发展革命力量的地方扎根，但是，即使能扎下根，甚至使革命力量暂

时发展起来，敌人一来围攻，是不是会再来一次九里十八坪式的突围呢？”

郝大成等着黄国信的结论，但黄国信说到这里却没有下文。

郝大成忍不住说：“你的意思是不同意找个合适的地方扎根了。”

“我并没有说反对啊！”黄国信强词夺理地诡辩说。

“可是你怀疑！”

“不是怀疑，而是担心。”

“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毛委员在井冈山已经走出了一条路。我坚信井冈山的道路是最正确的道路，我们应当坚决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这是我们党支部的决定！”

“是否正确，这要用事实来证明才行。不能只凭一股子热情，更不能只凭主观愿望。……好了，天不早了，”黄国信打个呵欠，有些厌倦地说，“这些事一时也难以解释清楚，还是休息吧！”

“我们有党，有群众，有井冈山的道路，我们应该有百倍的信心！”

“有信心当然是好，干革命没有信心当然不行，但是敌人是太强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斗争呢？”

“当然应该走井冈山的道路！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你以前说过，要以城市为中心，那样才能速胜。很

显然，那条道路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以后你又坚决主张到处游击，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黄国信没有回答，把军毯往脸上一拉，蒙头睡去。

三

部队休息了。郝大成从篝火边走向山口的岗哨。这时夜色已浓，群峰如墨，那黑色的剪影，象一根根擎天巨柱，架起暗蓝色的苍穹。那浩浩荡荡的星海，接连着起伏的山岭，使人联想到：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祖国土地的广袤无边，祖国历史的古老悠远。

“口令！”机警的哨兵听到背后有脚步声。

“坚持！”郝大成回答着，他听出哨兵是王光磊。

“你回去休息吧！”

“不！大队长！我不累！”哨兵坚决地说，“大队长！同志们对你可有意见啦！”

“什么意见啊？”

“全队顶数你累啦，可是你老是替我们站岗！大队长！你快去睡吧！”

哨兵的话饱含着革命同志间的深情厚谊和对大队长的无限关切，他说出了战士们共同的心声。郝大成的豪放粗犷的性格，使他不习惯于过分细腻的感情，在这个战士的要求下，他不能不改变了命令的口吻，诚挚而亲切地对哨兵说：

“小王，回去休息吧，明天的行军更艰苦！”

哨兵知道不能再执拗下去，关切而感激地望了望郝大成高大的身影，提起步枪，回到了篝火边。

郝大成仰望着晴朗的夜空。松涛的飒飒，流泉的淙淙，好象更衬托出深夜的静寂。郝大成的思绪，又飞向了白马山的峡谷：敌人没有追上来，说明三个战士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他们是活着，还是全都英勇壮烈地牺牲了？在告别时，那三个战士沉着镇静、视死如归的音容笑貌，重又真切地出现在他面前。

这支部队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成长着。伟大的党啊！你教育出多少钢铁一般坚强的战士啊！这些战士在刚拿起武器的时候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党的培育下，他们成了为党，为阶级，为劳苦大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勇敢奋斗的无畏的战士。一想到党，一想到人民群众，一想到战士，郝大成似乎感到自己更加有力，但是也觉得肩上的担子似乎更重了。

他们三个同志是多么好的同志啊！郝大成想到了史少平，清晰地记起了他在史太昌家里和少平一起长大，跋涉千里到四方去打铁；他们一同在夜校里学习，在党旗下同声宣誓；他们一同在枪林里钻，在弹雨里滚，阶级的友爱、战斗的情谊是极其深厚的。

他又想到了杨继五，清楚地记起突围那天和这个在地主牛背上长大的孩子握手告别的时候，他那平静沉着的神情和那视死如归的决心。想到这次告别也许成了永诀，心

中不由地一阵绞痛。

在临别时，周枫林那几句出自肺腑的请求和他的志愿的表白，忽而又猛烈地震动着郝大成的心弦：“如果我牺牲了，我请求组织上追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人活是为革命而活，死是为革命而死才对，不然，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是的，一个人活着是为什么呢？怎么样活着才算最有意义呢？人生的伟大和渺小、高尚和卑下、光荣和耻辱的分界线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看来好象很简单，回答起来却很复杂，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人们啊，在你的一生中将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呢？什么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有意义的人生呢？

郝大成傲然地站在哨兵的岗位上，凝视着巍峨的群山，仰望着布满繁星的夜空，仔细地回想着周枫林的那些话，这些话里包含着极其简单却又极其深刻的真理。

人活着，为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多么的不同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剥削阶级的极端自私的人生观。谷敬文不正是这样吗？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自己，他们吃人肉喝人血，把自己花天酒地的生活建立在劳苦大众的饥寒交迫、灾难和痛苦之上，把他们的高楼大厦建筑在劳苦人民的累累白骨之上。他们是一些只顾自己享福不管别人死活的吸血鬼！正象山歌里唱的：“灾年穷人苦哀哀，地主豪绅打劫来，敲诈勒索逼人命，死人堆里发大财！”他们能算人吗？不能！他们是披着人皮

的豺狼，是人间的蛆虫。他们即使活上百岁，只不过是没心肝的行尸走肉，除了为害人民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象周枫林说的那样，人活着，就应该为革命，就应该为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去斗争！活着，就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大多数人造福，使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活着，就要敢于向旧社会旧事物宣战，就要勇于推翻旧的，敢于建立新的，就要永远革命，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永不停止！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涵意。这样的人，不管他的生命是多么短暂，那也是最伟大的一生，最光荣的一生，最有意义的一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配受“革命战士”这样光荣的称号！这就是郝大成所理解的人生，这就是郝大成所走的人生道路。

如果说，郝大成在他最初寻求探索革命道路的时候，对这一人生的真谛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理解也许是比较狭隘的，那么，当他站在党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当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了毛委员的亲切教诲的时候，他对人生的伟大意义，就理解的更加深刻更加广阔了！他现在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着这种革命的人生观的大道向前迈进着！勇敢坚定地向前迈进着！

正是这样：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总是留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脚印。可是，只有每一步都能踏出为革命战斗的铿锵作响的音符的人，他的一生才能谱写成一曲英雄的乐章。

郝大成深情地凝望着白马山峡谷的方向，庄严地说出

他的心声：“枫林同志，你说得对！人生就应该这样，你虽然还没有加入党的组织，但是你已经是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了！如果你真的光荣牺牲了，党一定会追认你为共产党员的！……”

郝大成回转身又看着部队的临时营地，那熊熊的篝火透过密匝匝的树林，放射出红光。这红光引起他无限遐想，就在这样的夜晚，在这山区的密林里，在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篝火在燃烧啊！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壮丽的情景啊！点燃这些革命篝火的火种是哪里来的？这火种正是来自井冈山啊！

郝大成想到这里，心头突然一热，自豪和幸福的感情在胸中激荡着。他举目南天，仿佛看到了井冈山上的篝火，看到了毛委员那高大的身影。井冈山的篝火照亮着祖国大地，给各地革命者指出了革命的宽阔的前程。

“吴可征同志，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坚定不移地走井冈山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郝大成在这深山密林的静夜里，向着革命的战友，向着祖国和人民，向着党，向着毛委员，无声地说出了庄严的誓言！

第四章 阻 击

当郝大成带领部队向后山撤去的时候，三个视死如归的战士，按着郝大成交待的阻击方法，进入了阵地，做好了抗击敌人的准备，等待着敌人大规模的反扑。

月亮已经落在了西山顶上，峡谷变得幽暗起来。

史少平和周枫林俯卧在几块岩石中间，同志们凑集起来的手榴弹，就摆在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四只火红的眼睛直瞪着黑黝黝的山下，虽然他们看不见山下的情景，却从山下纷乱嘈杂的喊叫中，判断出敌人正在集中。他们的思想凝聚在一个共同的信念上——绝不能让敌人攻上山头，并暗暗计算着突围部队已经走出了多远的路程。

杨继五独自埋伏在半山腰，准备在敌人向山上反扑的时候，从敌人的侧后袭击敌人。

他们三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所负担的阻击任务意义的重大，同时也感到担子的沉重。生和死早已置之度外，他们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火，浑身充满着意想不到的力量。……

“少平，你看，那块石头后面好象有人在爬！”周枫林用臂肘碰了碰少平，并把手移到手榴弹上。

“看见了！”史少平轻声地说。

“轰下他去！”周枫林把手榴弹抓在手里。

“不！手榴弹留着对付成群的敌人，我来用枪对付他！”

史少平说完，开了一枪，正在往上爬的一个匪兵尖叫了一声，在岩石旁翻滚了一下，就不动了。

另外几个匪兵慌忙开了几枪，连滚带爬地躲到安全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继续向上爬，又被周枫林打中了一个，他们又不敢动了。

这样零打碎敲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钟头。史少平很高兴和敌人这样磨菇时间，这对突围出去的大队摆脱敌人大为有利。

周枫林却有点不耐烦了：“这些白狗子比他娘的老鼠还胆小，我们出击一下吧！”

“不！我们和敌人磨的时间越长越好。”

“也不知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净吊你的胃口！”周枫林在思考着。

“我看，敌人是叫咱的上次反击打怕了，也想和咱们磨时间，用少数人拖着咱们，等到天亮以后再跟咱们大干。敌人以为我们的大队还在山顶上呢。”

“真是一伙蠢猪！”

“也不能麻痹，”史少平沉思了一下说，“若是谷敬文醒悟过来，那他就不会这样干了！”

果然，他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子弹象冰雹似地打落在山顶上。山下的敌人，摆开疏散的队形，呐喊着向山上进攻了。……

事情正象史少平判断的那样：

当杜松和张彪被郝大成一个反冲击赶下山去，又在想尽一切办法整顿混乱不堪的队伍时，谷敬文的随从副官蔡九给他们带来了口头命令：要他们加强封锁，严守通往山顶的一切道路，不准一个红军从北山突出去，并询问了战斗的情况。

蔡九知道郝大成的部队已经突破封锁冲上山顶了，便火冒三丈地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伙笨蛋！你们要我拿什么去报告团长？拿你们的脑袋吗？”

杜松对于这位副官的傲慢无理的态度，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他自知失职的罪过不轻，首先气馁了几分，只好陪小心道：“兄弟自知有疏忽大意之罪，但是郝大成也太大胆太狡猾了，谁能想到他敢从北山突围呢？再说，谷团长命令我们要作向流沙河出击的准备……”

张彪却不买这位副官的账，气咻咻地哼着塌鼻子瓮声瓮气地说：“蔡九，你不要出口伤人，老子不怕你。今晚上我特务连死了三十多个兄弟，你要有胆量，带着部队去冲冲试试，郝大成就在山上等着你！”

蔡九对张彪报以恶毒的冷笑，然后转向杜松问：“你们打算怎么办？”

杜松说：“等天亮以后，我们就对山顶发动攻击，希望谷

团长再派一个营来支援。”

“老兄，我看你们叫郝大成给吓昏啦！”蔡九不无讽刺地说，“郝大成还有多少人？”

“少说也有一百多！”

蔡九嘿嘿地冷笑道：“我看你是草木皆兵了，据团部侦察，最多不过五十人，而且我们整整追了他两天两夜，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告诉你，必须马上向山顶进攻，就是不能把他们消灭，也要把他们拖住！我想谷团长知道这一情况后，会派部队绕到山后去卡断郝大成的退路的！你如果等到天亮，郝大成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杜松、张彪虽不满意蔡九的傲慢，却不能不承认他讲得有理。所以当蔡九策马向谷敬文临时团部驰去的时候，他们决定立即组织第二次攻击。

这次攻击，白匪们小心多了，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利用地形地物，跳跃着爬行着向山顶逼近。

这时风已静止下来，云隙里偶尔透出清冷的月光，阴晦的夜色已经慢慢地晴朗起来。

原来杜松和张彪打算，先用少数部队把山顶上的郝大成拖住，等天明以后再发动攻击，那时谷敬文早已派部队绕到郝大成背后去了，这样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谷敬文得到蔡九的报告后，气得暴跳如雷。他一面派第二营绕向山后，一面报告任洪元，建议他派一个团沿流沙河往北进发，准备对可能逃脱的郝大成进行截击；并给第一营营长杜松和特务连连长张彪下了死命令，在天亮之

前一定要攻下山头！否则，提头来见！

神情沮丧、心神慌乱的杜松，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便集聚起全营的力量，重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三个红军战士，坚持着这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他们愤怒地向黑压压的敌群射击，但是这零星的枪声被敌人密集的枪声淹没了，丝毫不能阻止敌人的冲击。在敌人快要冲到山顶上的时候，他们接连投下了五颗手榴弹，正面敌人的进攻被暂时阻止住了。但敌人并没有象第一次一样往后溃退，而是伏在附近的岩石下，树丛后，等待着再一次的攻击。张彪就在这群攻击的匪兵后面，嘶声赖气地嚎叫着：“快冲啊！谁要后退，我统统枪毙你们！不拿下山头，我把你们全宰掉！”

为了把趴在岩石后的匪兵赶起来，张彪向匪兵们的头顶上打了一梭子子弹。他的督战立即见了效，这一次冲击更加猛烈了。直到史少平和周枫林把所剩手榴弹全部投了下去，才稍减了一下敌人的气焰！

在这次对敌人的反击中，周枫林的帽子被打飞了，腰部负了伤。史少平知道，手榴弹已经扔光了，只凭石头和刺刀是打不退敌人再一次冲击的。但是，突围的部队才走出多远呢？如果因为他们不能较长时间的拖住敌人，而使部队重新陷进敌人的包围呢？……想到这里，他们的心情是极端痛苦的。与这种巨大的痛苦、焦虑相比较，死，根本算不了什么！

“小周，”史少平说，“我们只有用刺刀和石头同敌人拚

了！就是死也要把敌人拖住！”

“你放心好了，狗崽子们过不去！”周枫林声音嘶哑了，他的决心却是十分坚定的。

“小杨怎么还没有动静呢？”史少平和周枫林都这样想着。他们期待着杨继五的配合，但杨继五却一直没有动静。一阵急骤的枪声，敌人又开始了攻击。

敌人从正面，从左右两侧攻上来了。枪声呼啸，弹片飞旋，弥漫的硝烟笼罩住山顶，遮蔽了月光。

史少平和周枫林跳入敌群竭尽全力拚杀。仇恨的怒火烧哑了他们的喉咙，烧红了他们的眼睛，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史少平丢掉了步枪，从背后抽出了鬼头刀，在敌群中狂砍猛刺，劈开匪兵的脑袋，削去他们的臂膀，或是把他们拦腰斩断！

周枫林的刺刀折断了，他把步枪倒抡起来，象挥动着一条木棒，在敌群中左冲右打。

“投降吧，你们完蛋啦！”

“你们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你们四面受包围啦！快投降吧！”

疯狂的敌人不停地乱嚷着。

就在这拚杀的关键的时刻，在敌人的侧后，杨继五的手榴弹炸响了。他接着跳入敌群中，用鬼头刀从背后劈倒了两个敌人，第三刀砍伤了正在指挥冲锋的一营营长杜松。同时，杨继五也被杜松两个护兵的短枪击中，他带着伤同敌人拚杀着，最后壮烈地牺牲在敌群之中了。

敌人侧背遭到了突然袭击，杜松受伤，造成了匪兵极大的混乱，这一次冲击又狼狈不堪地被打退了。

当粗野鲁莽的张彪接替杜松组织另一次进攻的时候，天色已近黎明，这次攻击更加猛烈了。由于失去了杨继五在侧后的配合，敌人冲上了山顶。

枪声很快就稀疏下来，漫山都是白狗子们疯狂的喊叫声。

大群的敌人向周枫林和史少平围拢上来，两把刺刀同时刺中了周枫林的胸膛，他一声没响地倒下去了。只有史少平砍杀的地方，战斗还在沸腾。六七个敌人围绕着他，他的砍钝了的战刀挥舞着，每一次砍击，几乎都能击中敌人，而纷乱的敌人射出的子弹却往往打在他们自己人身上。

这样险恶的时刻并没有持续很久。史少平正对准一个敌人挥刀猛劈时，他的背上挨了重重的一击。他从一块岩石上倒撞下去，又在草丛里翻滚了几下昏过去了。他的鬼头刀被甩出了很远，在山石间跳荡了几下，发出当当唧唧的声响。……

月亮早已沉落下去了，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山峰，覆盖着峡谷。

这时，山背后骤然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枪声，子弹象急雨般地打落在山顶上。

攻上山顶的匪兵，被这阵枪声惊呆了。一个匪兵在暗中慌乱地喊道：“郝大成撤到山后去了！”

张彪在这喊声中才猛然醒悟过来，这才觉得山顶上并

没有几个人抵抗。这阵从山后传来的枪声，无疑是郝大成的大部队所为了。

“追啊！”张彪把枪一抡，狂喊着。他仗着居高临下和人数众多的优势，指挥部队向山下掩杀下去。他不由地产生一种兴奋的心情，庆幸地想：“郝大成啊郝大成，你终于没有跑掉，你还是被我拖住了！”

二

黎明终于在激烈的枪声中降临了，明亮的东方慢慢变成嫣红色，好象一片燃烧着的火光。只有激战后的北山坡还笼罩在浓重的硝烟里。

谷敬文的一营加上特务连，和奉命绕到北山坡拦截郝大成的二营，发生了误会。他们互相对射着，一直到互相认清是自己人为止。

敌二营营长大骂张彪混蛋，而张彪就骂二营营长该杀。其实这场误会的发生并不奇怪，占领了山顶的敌一营和特务连，因为没有遇到大的抵抗，认为郝大成没有坚守山头，而是把部队撤下北坡去了。他们便开始了凶猛的追击；而奉命从背后赶来拦截郝大成的二营，却把一营当成从山上撤下来、拚命突围的郝大成。又加两个营在夜间都不敢近战，只是互相射击，所以他们在天亮前未能发现这是一场误会。

现在他们所剩下的任务，就是在懊恼沮丧的情绪中，互

相埋怨着、怒骂着打扫战场了，与其说是打扫战场，倒不如说给八十多个匪兵收尸更确切些。

太阳已经从东山顶上露出来，照亮了青青的群山。流沙河水急湍地向东南方向奔流，发出哗哗的欢快的响声。

在峡谷里，谷敬文从四人抬的轿子里钻出来。他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他保养得很好，人参汤、燕窝粥、银耳羹，使他那张肥胖的面孔油滑光亮，身体肥壮得象一条野牛；嘴唇上又黑又浓的八字胡，微微向两腮翘着，不时地颤动；戴着一副深褐色的墨晶眼镜，遮盖着被郝永兴打瞎的那只左眼。他提着一根闪光的镶金紫檀手杖，随着他的步履，叩着岩石，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他趾高气扬地在山坡上来回踱着步，流露着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得意”神情。他悠然自得地迈着方步，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等待着蔡副官向他报告预料中的胜利消息。因为他已经确定地认为，郝大成和他的部队一定会完全毁灭在整夜的激战之中了！

当诚惶诚恐的蔡九把实际战斗情况，还没有报告到一半的时候，谷敬文的笑容突然消失了，脸色变得阴沉而又凶恶。蔡九望着这张气得发青的脸，不敢再讲下去了。

“都是一群混蛋！饭桶！”谷敬文恶狠狠地骂着，紫檀木手杖在地上捣了一个深洞。

“抓到了多少红军！”谷敬文怒视着他的副官。

“找……找到了两个红军的尸体……”

“给我把杜松、张彪叫来！”

“杜营长，他受伤了！”

“该死！”谷敬文又把手杖狠命地捣了一下，激怒地说。

蔡九象得了赦旨，拔腿而去。

谷敬文在昨天的傍晚，得到郝大成进入峡谷的消息以后，满心狂喜地预先起草了给上峰的战报：“……从九里十八坪一带，流窜白马山的共军残部，经过数月的追剿，已在流沙河畔全部被歼。匪首郝大成、吴可征均被活捉……”但他马上又把“活捉”二字涂掉，改成“击毙”。因为他非常明白，要生擒郝大成和吴可征是不可能的。但他相信，流沙河畔一战，会使他完成剿共大业。

在这几个月中，他和任洪元的三十二旅的两个团，共计三千余人（号称一万人），对郝大成二百余人的部队，进行了清剿、追击、堵截和围攻。在深山密林中用步兵搜索，在比较平坦的丘陵地带则用骑兵追击。但是，这支红军部队却仍然神出鬼没地活动着，英勇顽强地战斗着，这使他既恼火又沮丧。

老奸巨猾的谷敬文、任洪元猜出了吴可征和郝大成东渡流沙河开出白马山，以摆脱他们追剿的意图。谷敬文同时也知道通过峡谷是一条到达河边的唯一捷径，如果不从峡谷中渡河，就要绕过峡谷两边的大山，这就会丧失一天一夜的时间。谷敬文看到了这一点后惊喜若狂，就根据这一设想和任洪元共同拟定了一个围剿计划——首先占领峡谷两边的南山和北山，待郝大成进入峡谷时，在峡谷中消灭他。但是他们认为郝大成行动果断、迅速，这一计划未必可靠。老奸巨猾的谷敬文，便建议任洪元把刘玉龙团的一个

营，连夜派往流沙河东岸，等待郝大成渡河时消灭他。

应该说这个计划是制定得很狡猾的。谷敬文认为，郝大成、吴可征为了摆脱他的追剿，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同时他认为吴可征不懂军事，而郝大成也只不过是一个勇猛鲁莽的人，既没有读过兵书战策，也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不可能识破他们的计划。而且，第一步红军大队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走了——进了峡谷；况且，就是识破了他的计划，那也晚了，就象老虎已经落进陷阱一样，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施展了，最多也只能在绝境中，作一次毁灭前的挣扎。

但是，事与愿违，现在，他的一切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在这场战斗中的损失，谷敬文并不在意，而使他感到不能忍受的是，在这场战斗中，郝大成又是胜利者。这是对他无情的嘲笑和侮辱，这一记耳光简直把他打昏了。他从黑色闪光缎的长袍里，掏出战报的草稿，捻成一团，狠狠地摔在乱草丛中。

奉命来见的张彪，一股黑风似地卷到谷敬文面前，木桩一样地立正着，凶恶、狼狈、惶恐的脸上滚动着汗珠，喘吁吁地叫道：“团长，有什么吩咐！”

谷敬文怒视着他，太阳穴上的血管鼓胀着，抖动的双唇，飞溅着唾沫，用手杖指着张彪的鼻尖大声骂道：“混蛋！是你把郝大成放走啦！”

“这，这全怪杜营长，”张彪知道杜松已经让担架抬走，不会来和他分辨了，便索性撒了个大谎，“他说郝大成绝不

会向北山这个刀刃上来碰，只叫我们注意流沙河一边的动静！……可是谁想到……”

“你应该想到……你是特务连长，并不受杜松的指挥！”

“可是，谷团长也说只要注意流……”但他看看谷敬文阴沉激怒的脸色，没有敢继续说下去，只是悔罪地说，“我该死，该死……”

“回去，把队伍整理好，搜山！快！”

“是！搜山！”

张彪，这个屠杀、抢掠成性的家伙，高兴地回答着，转身跑去。一场残害劳苦人民的大抢劫又要开始了。

三

谷敬文在张彪离开以后，用手杖愤恨地敲击着岩石，咬牙切齿地发誓说：“郝大成啊郝大成，你脱过了今天脱不过明天，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

这时一匹汗津津的白马，从激流汹涌的流沙河里涉水过来，疾驰到谷敬文面前。骑马人勒住缰绳翻身下马，他是谷敬文的侄子谷福余。

“什么事？看你慌慌张张的样子！”谷敬文愕然地看着他的狼狈不堪的侄子，预感到给他带来了什么不幸的消息。

“团长，不好了！谷家寨的粮库叫红军游击队给烧了，好些保长也叫他们给杀了！参谋长请团长火速回九里十八坪去。”谷福余嘴唇打着哆嗦，还惊魂未定。

谷福余的声音虽然不大，谷敬文听来，却象一颗颗炸弹在耳边轰响。

“你说什么？”他抖动着手杖，仿佛要向谷福余的脑袋横劈下去。

“粮库叫共产党游击队杀了！”谷福余战战兢兢地重复着，把“烧”字说成了“杀”字。

“什么杀了？”

“不，是烧了！”

“啊，这绝不可能，不可能！”谷敬文气急败坏地嘟噜着，“这就是说，被我打昏在地的史太昌，又缓过气来，在我背后动起手来啦。啊！我的老家啊！”他象落在热锅里的蚂蚁，急急地在原地转了几圈，然后对躲在他背后的蔡九喊道，“你快命令各营，停止搜山，在峡谷中集合，开回九里十八坪！”……

谷敬文带着他的一、二营和特务连，渡过流沙河，在东岸碰上了三十二旅旅长任洪元。他是一个干瘪瘪的老头子，看上去不下六十岁了，光秃的额顶，尖尖的下巴，脸色阴沉而又傲慢，挂着一派故意做作出来的威严。他在谷敬文面前跳下马来，用雪白的手绢，擦着汗气腾腾的额顶。

“任旅长，辛苦了。”谷敬文抢先寒暄道。

“听说谷老弟要赶回谷家寨去，可有当局的指令？”任洪元微笑着说。

“我们保安团的行动，当局向来是不干涉的！”

“就是不干涉吧，郝大成尚未捕获，现在放弃追剿，未免落个‘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啊！”

“我不明白旅长的意思。”谷敬文冷冷地说。

“笑话，”任洪元冷笑了一下说，“谷老弟自然明白，半途收兵，不仅有负当局重望，而且有损剿共大局！”

“任旅长，我这就更不懂了。我谷某倾全力追剿郝大成近半年，只峡谷一战，我就死伤一百多人，现在九里十八坪一带，只靠民团维持，实力虚弱，连我的谷家寨都受到了史太昌游击队的袭击。各地穷小子们又在骚动，如果九里十八坪一带，旧患复萌，那才真是有负当局的重望呢！”

“郝大成这股残余共军不灭，”任洪元故作忧虑地说，“就等于放虎归山噢！”

“任旅长，此言差矣，共军并非郝大成一股，我返九里十八坪一带，正是为了剿灭共军。兄弟远离家乡日久，进剿白马山的任务已经完成，理应赶回谷家寨。至于郝大成这股残敌，已流窜荒山野林，犹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任旅长雄才大略，兵多将广，谅此区区小敌，旅长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扑灭，兄弟就不夺旅长这份功劳了！”

谷敬文连讽刺带挖苦，把个任洪元弄得哑口无言，盖在干黄胡髭下的苍白的嘴唇，忿忿地歛动了几下，又合上了，心中却烧起愤怒的火苗。本来象保安团这样的地方势力是归国民党正规部队节制和管辖的，但是这个有后台的谷敬文却是个例外。

谷敬文作出谦恭的姿态告别说：“小弟今日事急，恕不

奉陪。我在谷家寨，恭候任旅长的凯旋！”

“既然如此，我只好将这一情况，向当局如实以报了！”任洪元用不满而带威胁的口吻说。

“悉听尊便！”谷敬文冷笑一声，吩咐卫兵道：“看轿！”

谷敬文的冷笑，深深地刺伤了任洪元的自尊心。这位颇具野心的旅长用饿狼般的目光盯着谷敬文钻进轿子里去，一股强烈的憎恨在心头升腾起来。他发狠地想道：“我要搞掉这个狂妄的家伙！”但是，就在这发狠的同时，一股无可奈何的情绪又笼罩着他的心境：“这个狂妄的家伙依仗他大儿子谷福春在总司令部里供职，加上他反共坚决，深得上司的赏识。我要搞掉他并非易事，只有取得当局的最大信任才有可能！”

于是，他怀着愤懑和希望两种情绪，吩咐他的冯副官，命令部队继续跟踪追击。

第五章 阻击后的阻击

史少平被敌人恶狠狠地捣了一枪托子，从岩石上翻下去之后，就昏迷过去了。这不仅仅是由于沉重的打击和跌撞，主要是他在砍杀中把所有力气都用尽了。

北山坡上越来越激烈的枪声，使他慢慢恢复了知觉，忆起刚才那场恶战的情景，但他不明白现在的枪声为什么这样激烈。他记起杨继五和周枫林，心想：难道他们还在继续战斗着？这枪声是打他们的吗？不象。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难道郝大队长又带着队伍回来了？不可能。……他思索着，听着激烈的枪声。

史少平用力握了握拳头，觉得还有力气，便试着翻转身体，用双手撑着身子，居然坐了起来，只觉得全身疼得象火烧刀割一般。他想摸摸背后的伤处，但僵直痠疼的胳膊弯不到背后去。他分辨不清是热还是冷，只觉得焦渴得难以忍受。

史少平坐了一会，头脑渐渐清醒。后山的枪声还是那样的激烈，虽然他还搞不清真正的原因，但他相信绝不是自

己的队伍。因为他曾经计算过，当他们和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斗时，部队至少也走到十五里之外了。他也渐渐搞清了自己的处境——他躺在匪兵的尸体之中，看着敌人已转到后山去了。这时晨曦的微光投射在他沾满血迹的身上，他看见自己的军装已成了血洗过的碎片，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就从匪兵的尸体上脱下了一件稍微干净一点的军装，穿在自己身上，又在不远处拾起一支半新的汉阳兵工厂造的步枪。

这时山后的枪声停止了。匪兵们纷纷拥上山顶。他从敌人的吵嚷和怒骂中，知道了枪响的原因，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敌人就要打扫战场了，便不顾全身的疼痛，拖着步枪钻进茂密的丛林中去了。

史少平嚼了几口带着水珠的野菜，权且填一填饥饿的肠胃，又在石凹里掬饮了几口雨水，润一润焦渴的喉咙，洗净了满是泥土和血迹的脸。他四下搜索着，想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山洞，但是，他找了几块地方都不合意，只好倚在一块石崖上，喘息一会儿。这时他听到传来搜山的喊声。

“快出来吧，我看到你啦！”

“不出来我就开枪啦！”

喊声越来越近。史少平已经看见几把闪光的刺刀和几个晃动的脑袋了。

史少平屏住呼吸，紧贴在崖壁上一动不动。但只有几丛茅草遮掩着他，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他正要推上子弹，作好和敌人拚杀的准备。这时一个提匣枪的军官带着四五个

匪兵径直地向他走了过来。史少平自知已被发现了，便索性举起枪来，准备对准白匪军官射击。

但这时白匪军官却向他喊道：“他娘的，你还不快搜，在那里磨蹭什么？”

少平感到茫然了，但他立即醒悟到白匪军官认错了人，这才想起自己已经穿上了白匪的军装。他把举了一半的枪重又放下来，顺口答道：“我，我在解手！”

“赶快搜山！”

于是史少平便提起步枪跟在白匪后边，学着匪兵们的腔调，边搜边喊：“快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就开枪啦！”

他一边喊，一边机警地观察着，寻找一切机会脱逃。

白匪们的搜山，给峡谷中的几个山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到处是鸡飞、狗跳、抢劫、打骂和啼哭的声音。

在山村边的一所孤零零的茅屋里，住着母女两个人。她们从小小的窗口，看见几个匪兵向她们的茅屋走来。

母亲大约有四十五岁左右，她慌乱地对女儿说：“景妮，快到灶膛里抓把灰抹到脸上，这些野兽们没有心肝！”

女儿果然用战栗的手从灶膛里抓出两把灰，捂到脸上，又把头发扯了几把，搞得乱蓬蓬的，就胆战心惊地偎依在母亲身边，等待着即将来临的灾祸。

母亲担心地看看女儿涂黑的脸，忧愁地叹了口气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该把你早嫁出去，那就省心了。”

“不要说了！”女儿紧张地谛听着外面的动静。

“幸亏景元不在家，说不定又要抓丁呢！”母亲还是絮絮叨叨地讲着，仿佛这样会减少一些恐惧。“唉，老百姓可怎么过啊！这些死不完的国民党啊，老天爷为什么不打个霹雳把他们全都轰死啊！”

景妮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提心吊胆地倾听着门外渐渐逼近的吆喝声。

单薄的柴门，“吱嘎”地叫了一声就噗通倒下了。两个白匪踏过脚下的柴门，闯进屋里来，对着母女两个喊道：“藏着共产党没有？交出来！”刺刀在景妮眼前晃动了一下。

她们母女二人，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愤怒地瞪着两个恶棍，谁也没有说话。

“跑到你们家里来的红军呢？藏到哪里了？”其中一个匪兵，大概是个班长吧，他命令另一个腮上长着鸡蛋大肉瘤的匪兵说：“瘤子，给我搜！”

两个匪兵，瞪着饿狼似的眼睛向四周搜索了一遍，用刺刀向床下戳了几下。叫“瘤子”的匪兵一刺刀撬开了床头上的木箱：“班长！你看里边……”

然而班长贪婪的目光却落在景妮身上，忽然象发现了奇迹似地，跑过去抹了抹景妮的脸，淫邪地嘿嘿地笑着说：“好个漂亮的姑娘，你当脸上抹上灰我就看不出来？你那脖子还雪白呢！哈……哈……哈。”

的确，景妮在慌乱中没有把脖子抹黑，在黑脸的反衬下反而显得更白更嫩了。当匪兵一步步向她逼近，并把手伸到她脸上去的时候，她鼓起勇气，奋力把匪兵推了一把，然

后就扑到母亲的怀里去了。

愤恨使母亲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她猛然站起来，把女儿挡在自己背后。她全身在怒火的燃烧中颤抖着，随时准备扑过去和匪兵拚命！

“老总，你们不要造孽吧！”

“瘤子！别翻他妈的箱子啦，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拖开！”

“是，班长！”于是瘤子向怀里掖了几件衣服，就跳下床来，抓住母亲的一条胳膊往门外拖。

母女俩知道悲惨的横祸就要发生了，她们一面拚命地反抗着，一面高声喊叫着：

“救命啊！救命啊！”

“天啊！杀人了！”

二

史少平提着步枪跟在几个白匪后面，假装跌了一个跟斗，把脚脖子扭了，一瘸一拐地走着。到了村头，几个白匪只顾跑进村去抢劫，就远远地把他丢在后边。他向四下看了一眼，便决定先走进茅屋去躲一躲。

当他走近茅屋时，听到了女人的呼救声。不难想象，匪兵们正在残害老百姓，史少平不由地怒火中烧，想躲藏的念头突然消失了，他一阵旋风似地扑进茅屋里。

他一眼就看出将要发生的事情，便用枪指着两个匪兵愤怒地吼道：“住手！你们这两个混蛋！”

两个白匪正把母女两个拉开。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怔住了，他们猛然跳起来摸起自己的武器，以抵御这意外的袭击。他们见史少平只有一个人，便狞笑道：“你真他妈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老子寻开心，哪个管得着？！”

“瘤子”也凶狠起来：“就是你的姐姐妹妹，老子也不管！”

“这就是我的家！”连史少平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这样说，“看哪个再敢动我妈妈和妹妹一指头？！”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咋啦”一声推上了子弹，怒视着两个匪兵。

匪兵一听这真是他的家，先自软了三分，但是还嘴硬地说：“好小子，你真要动武啊！”

史少平一声不响地怒视着他们，这更使两个匪兵看出他要拚命的决心。母女俩也从惊愕中醒悟过来，顺手摸过了柴刀和铁锹，准备投入拚杀。

两个匪兵惶恐地踌躇着，不知是留还是走好。

这时外面响起了集合军号，不一会，就听到外面匪兵们奔跑的脚步声，并有人喊着：

“快集合！谷团长命令停止搜山！”

“快，我们要回谷家寨去了！”

两个匪兵听到集合号声，便互相丢了个眼色跑出去了！

母女俩望着素不相识的史少平，又惊诧又奇怪。母亲终于定了定神，深深感激地说：“老总，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想不到国民党兵里还有你这样的好人！”

史少平认为已经脱出险境，便不再隐瞒自己身份了。

他说：“我不是白匪，我是红军啊！”

“红军？”母女俩疑惑地重又打量着史少平，“你怎么和他们一齐搜山呢？还穿着……”当然，她们一下是很难弄清楚史少平的来历的。

当史少平简单地告诉她们自己战斗、脱险的经过后，老妈妈眼里充满泪水，把史少平拉到面前，亲切地说：“孩子啊，你真的是红军吗？”

“是的！我是红军。老妈妈，你听说过红军吗？”

“咳呀，那可真是一家人啦！”老妈妈深情地说，“我娘家的弟弟就是红军啊！听你的口音，好象是九里十八坪人，对吗？”母女俩全都笑吟吟地，好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老妈妈又说，“我娘家就是九里十八坪的黄家湾啊，我弟弟叫赵铁牛，听说他跟着郝大成……”

“哎呀！”史少平忍不住打断老妈妈的话，激动地说，“真是越说越近啦，我叫史少平啊，我年纪小你也许不认识，你认识史太昌吧？”

“认识，认识。”

“我就是他的儿子啊！”

“你可认识我兄弟？”

“怎么不认识？铁牛同志昨天晚上和大部队一齐冲出去啦！”

“谢天谢地，只要红军灭不了，咱穷人就有救啊！”

景妮听他们说，心被幸福的暖流灌满了，可是她终于想起来了，以责备的口吻对她妈妈说：“妈，看你一高兴就说

起来没个完。史同志一准还没有吃饭呢，还不快烧火！”

“对，你快把床底下的鸡蛋拿出来。史同志，你快洗洗脸，先坐下歇一歇。”

母女两个手忙脚乱地做起饭来。

史少平洗了洗脸，为今天的奇遇激动着。他看见墙上挂着一件蓝色的对襟上衣，不由地问道：“大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景妮抢在她妈妈前面回答说：“我还有个哥哥，叫林景元，他上山挖药材去啦。妈还说呢，若是红军到这边来，也要叫他当红军去！”

三

景妮母女俩，把仅有的一斤半面全都烙成了饼，把仅有的八个鸡蛋全都煮上，让史少平吃完后，把剩下的全都让他带着好在路上吃。不管史少平费多少唇舌推托，还是未能拗过满腔真情的母女俩。史少平最后还是带上了吃剩下的面饼、鸡蛋，脱掉了匪兵军装，换上了林景元的衣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景妮母女，沿着流沙河，向着北方去寻找自己的部队。

史少平的精力还没有恢复，被枪托子捣伤的腰部还在疼痛。他走的很慢，第二天拂晓，来到了一个荒山脚下，流沙河在这里绕过山角向南奔流。这座山形状十分奇特，象一个尖尖的馒头。山上古木参天，山下低矮的树丛茂密异

常。山路虽然相当陡峭，因为杂树丛生，却很容易攀登。正是满山春浓的时节，青松、绿竹、嫩草、红花散发着扑鼻的清香。

史少平因为带着一支步枪，白天不敢走大路，昨夜走了半宵，有些累了，想找个树丛，钻进去瞌睡一会儿再走。刚刚躺下就听见一个小伙子唱着山歌向山上走来。

.....

牛角山哟藏珍宝，
五倍子哟龙胆草，
土茯苓哟金鸡爪，
还有那，起死回生的灵芝草哟。

.....

史少平坐起来，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向他躺着的地方走过来，手里提着一把残缺而又明亮的铁镐，腰里还别着一把柴刀，背着一个竹篓子，东瞧瞧西看看地走上山来。他没有看见史少平，仍然欢乐自得地唱着自己编的山歌：

高山大岭我敢爬哟，
密林深谷我到处找哟。
药材店老板真蹊跷哟，
说我的药材是杂草哟。
我骂他眼瞎，
他气得胡子翘哟。.....

史少平听了他的山歌，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趣，便站起来向他招招手说：“来，过来，我们谈谈！”

小伙子猛然看见一个拿枪的人喊他，吃惊地站住了。他一下子拿不定主意是走过去还是拔腿逃跑。

“不要怕，我不是坏人！”

“你问路吗？”小伙子怯生生地问，仍然站得远远的。并仔细地打量着史少平身上穿的衣服，虽说同样颜色的衣服是有的，但袖子上那块补丁却使他断定这个人穿的衣服确实是他的。这就更增加了他的疑虑，心想：“我的衣服怎么穿在他的身上？哼，还不是抢的！准不是个好人。”

“来，坐下谈谈！”史少平拍拍身旁的一块石头，亲切地邀请着对方。

“不，我还要挖药材呢！”小伙子找了个借口想溜走。

“你不要怕嘛，坐下好说话！”

史少平的和蔼友好的态度使小伙子减少了疑惧，同时他也感觉到硬走也是走不掉的，便怀着好奇和戒备的心情，坐到史少平指给他的石头上，手里紧握着铁镐，随时防备着对方。心里一直在嘀咕着：“他为什么穿着我的衣服？该不是抢的吧？”

史少平见到小伙子的表情，心想：“这是个挺机灵的青年人。”待小伙子坐定之后，他问小伙子说：“你家住在哪里？”

“不很远，就在白马山的峡谷里！”

好象什么东西把史少平触动了一下，他想起了茅屋里

的景妮母女。仔细看看小伙子，脸相也和景妮很象，便贸然问道：“你叫林景元吧？”

小伙子全身震动了一下，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的？”由于好奇，他又向少平身边凑了凑。

“我还知道你的外公叫赵星海，你的舅舅叫赵铁牛呢！”

林景元更加惊愕地看着史少平说：“我不认识你啊！”

“我们这不就认识了吗！”

当史少平把峡谷中发生的一切，简单而明了地告诉他以后，林景元紧紧地拉住史少平的手说：“你就是我日里想夜里盼的红军啊！开头，我还把你当成坏人了，你不这样说明白，我还以为你抢了我的衣服呢。”

史少平这才想起身上穿的是小伙子的衣服，抱歉地笑笑说：“这真不知道以后怎么还给你。”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还说什么还不还呢。”

史少平也不再和他说客气话了，问道：“你可听说红军部队到哪里去了？”

林景元摇摇头说：“不知道。”然后他又问道，“你不想回九里十八坪吗？听说那里也有红军呢！”

“你知道九里十八坪的情况吗？快和我说一说。”史少平这时重又燃起了对于家乡的思念。

“这里传言可多呢。”林景元说，“谷敬文这个大坏蛋真是个人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啊。他说，‘九里十八坪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茅屋架火烧，石头也要砍三刀！’杀的人数也数不清啊。……”

“老百姓不会伸着脖子净等谷敬文杀的！”史少平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报仇的！”

“对！谷敬文杀的人越多，老百姓的心里就越恨，好多匪保长和保安团的匪兵也都叫老百姓偷偷杀死了。到处都有红军的传单，上面写着：‘乡亲们！我们绝不能让敌人的疯狂屠杀吓倒！要坚持斗争！红军就要回来啦！革命的红旗是砍不倒的！对敌人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听说这都是史太昌领导的游击队干的！”

史少平听到爸爸的名字，心头强烈地震动了一下。他多么想见到他的爸爸、妈妈和九里十八坪的乡亲们啊！

突然山下传来了几声枪响。

史少平习惯地摸起身边的步枪，林景元却吃惊地跳起来，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更不知如何办好。

“快伏下，不要暴露目标。”

史少平把林景元拉到自己身边，从树丛中向山下观察。开头他们看见有几个人头从山边上露出来，越来越多，接着就象山洞里爬出来的一条灰黄色的大蟒蛇，越拖越长。

“白匪！”林景元以药农特有的尖锐的眼睛首先认了出来，并脱口叫了一声。但他看见史少平十分镇静地观察着，心里也沉静些了，觉得打仗并不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景元，你快去找个山洞躲一躲！”史少平关照林景元说。

“你呢？”

“我？说不定要和他们干一下！”史少平把枪紧握在手

里，考虑着应该怎么行动。

“你一个人和他们干？”林景元疑惑地问。

“你知道吗？这些白匪也许是去追踪我们的大部队呢！我要拖住他们的腿！”

史少平向林景元解释着，象对自己的战友解释一样。

“能拖得住？”林景元十分敬佩地看着这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红军，虽然嘴里这样问，可是心里却想：“他说能拖住，准能拖得住！”

“就是拖他们一分钟也是好的！绝不能叫这些白狗子顺顺当当地去追踪咱们的部队！”

史少平决心已下，沉静地打开枪机，数着枪膛里的子弹，一共三颗，“三颗，可以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咔嚓一声顶上了子弹。把枪架在一块石头上，直瞪着山下蠕动着 的漫长的灰黄色的白匪队伍。

一匹青色的花马，在山口里出现了，马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蹶着向前跑。骑马的人挥动着马鞭子，向匪兵们威吓着，大概嫌他们走得太慢。

史少平的枪口，随着青马移动着。

“叭！”一声枪响，在山野里扩散开来。

骑马人摇晃了一下，马吃惊地蹦跳起来。骑马的白匪军官先是把手中的马鞭摔了出去，而后又四脚朝天地从马上倒撞下来。

行进的队形立刻纷乱了，就象被捣了一竿子的马蜂窝；闹哄哄地乱撞乱飞一阵。接着步枪响了，子弹呼啸着向山

上飞来。先头部队也都停了下来，卧到路边上胡乱地射击着，他们以为遇到了埋伏。乱了一会，白匪们慢慢镇静下来，经过一番整顿，就象一条灰黄色的带子向牛角山缠绕起来，一阵阵弹雨洒落在树林里，敌人开始搜山了。

四

山下的匪军是三十二旅刘玉龙团的一个先头营——第一营。一营营长见团参谋长被打下马来，吓得冷汗直冒。如果团参谋长不是在他营里被打死的，就是死上十个八个他也不会动心。可是现在，团长怪罪下来，那真是嗓子眼里塞把胡椒面——够呛的。他在心里暗暗骂道：“他娘的，你在哪里不好死啊，单单死在我营里，给我找麻烦！”

一营长在一阵混乱之后，慢慢冷静下来，恐慌变成了疯狂，命令三个连停止前进，立即搜山。他指着三个连长说：“今天抓不住红军游击队，你们三个人都给参谋长抵命！”

一连连长宋三，撇了撇嘴，冷笑道：“我们死了谁给抵命？”

一营长向他的部下瞪了瞪眼，却没敢发作，他不敢触怒这个别有来历的连长。

一营长压住满腔怒火，对宋三陪笑脸道：“宋连长，话不能这么说，参谋长的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为了抓住游击队，我们应当协力搜山。”

三个连队，对不太大的牛角山张开了罗网。虽然他们

没有听到任何还击的枪声，但是仍然是心惊胆战，甚至觉得这种奇怪的沉寂比密集的枪声更可怕，他们的教训是太多了。几乎所有军官和匪兵都怀有这种看法：“红军是早不打，晚不打，等你靠近了，迎头给你一顿手榴弹。……”

刘玉龙给一营长下了死命令：“如果抓不到打死参谋长的红军游击队，提头来见。”一营长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他爬上一块高大的岩石，挥动着手枪督战，怒骂着象蜗牛在爬一样的部队：“一连，二连！给我快冲！”

这位营长挺着胸膛，俨然是一个无畏的勇士，他仿佛要让全营都能看到他们的营长，好以他作为勇敢的榜样。但是他的部队并没有因为他的行动而受到什么鼓舞。这使他更加激怒：“抓到红军游击队有赏，抓不到，我要杀你们的……”他还没有把第二句话骂完，就随着一声枪响，翻滚下岩石，比他的参谋长翻身落马，表演得更为出色。

刘玉龙又增加了兵力，亲自指挥搜山。……

史少平打掉了匪营长，又把最后一颗子弹推上枪膛，对准了挥舞着短枪的宋三。一扣扳机，是一粒瞎火。

“没有子弹了？”林景元在他的身后问。

史少平好象才发现林景元还在他身边，有些着急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快找个地方躲一躲。”

“你呢？”

“我？”史少平并没有想到自己，林景元的提醒才使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我和他们拚了！”但他立即又改变了主

意，便问林景元道，“近处有山洞吗？”

“有，就是太浅了。”

“先藏进去再说，快！”

史少平和林景元在树丛的掩护下，向山洞跑去。史少平把枪插进一条石缝里，便和景元钻进了山洞。这山洞果然很浅，勉强能挤进两个人，林景元的竹篓子都挤瘪了。他们顺手把洞口外的几棵蓬蒿棵子拉过来，勉强遮住洞口，等待着严重时刻的到来。

对于史少平来说，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可怕，甚至他是用一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即将发生的一切。他十分清楚，只要把敌人拖住，这就是他的最大胜利，就可以给突围的部队争取更长的时间。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牺牲。死，并不可怕。在峡谷中的阻击，他已经经受过死的考验，但是，他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对于战斗的渴望，对于敌人的刻骨仇恨，对于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对于未来的美好的憧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地激动着他的心。但是，他觉得林景元有些紧张。

“景元，你害怕吗？”

“有点害怕。”没有经过战斗锻炼的林景元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着。

“不要紧，多打两次仗就好了！”

“你开头也怕过？”

“开头总是有些紧张。”

林景元稍微有些安心了，又担心地问：“若是叫他们搜

着怎么办？”

“我们就和他们拚！不能让他们抓活的！”仿佛表示自己的决心，史少平低声说，“你用铁镐，把柴刀给我！”

五

密集的枪声，使牛角山变得草木皆兵了。四面搜山的敌人，零乱地射击着，他们甚至把自己人的枪声也当成了“抵抗者”的枪声了。

史少平和林景元很快就听到了狂乱的喊叫声，这千篇一律的喊叫，史少平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我看见你啦！”

“再不出来我就开枪啦！”……

这时，一个提着短枪的白匪军官走近了洞口，他站得离洞口是那样的近，在洞里的史少平只要一探身子，就可以用柴刀劈到他。他们两个人的心就象拉紧了的弓弦，再有几秒钟就要绷断了。史少平用一只手擦着林景元，示意他：沉着。

但是这位白匪军官好似没有看见这个山洞，其实只要一扭头，他就会发现掩盖得不很严密的洞口，但他又好象故意同他们为难似的，老站在洞口不走。

“王排长！这里没有！”

“马贵！向山上搜！快，这里也没有！”站在洞口的排长向他的士兵们喊着，但他仍站在洞口不动。

“王排长，你的后边好象有个洞。”叫马贵的提醒说。

但是这位王排长好象没有听见，只是向士兵们喊着：“快，磨蹭什么？向山上搜！”

这可把洞里的林景元急坏了，心里恨恨地骂道：“这个该死的白匪，为什么看中了这块地方？”

“王排长！你站在那里干什么？还不赶快搜？”远处一个白匪军官粗暴地喊着。

“宋连长，我排的弟兄们掉了队，我在督促他们向山上冲呢！”王排长回答着，但他仍然不动。这时，从他身边走过了别排的一些士兵。

当搜山的匪兵从洞口走过之后，喧嚷声也慢慢沉寂下来，这时王排长才离开洞口，并意味深长地喊了一声：“不管你们躲得多么严密，我王求正早晚总会找到你们的！”说完便飞也似地向前边搜山的部队追去。

史少平和林景元都深深地舒了口气，紧缩的心立刻松弛下来。

“好险啊！”林景元吁了一口气说。

“我倒觉得有点奇怪。”史少平思考着自言自语地说。

“奇怪？”林景元不懂他的意思。

“这个军官好象有意站在这里，挡住我们的洞口。”

“有意？”林景元更觉奇怪了。

“是的，我觉得他是发现我们了，可是他有意地把搜山的匪兵们都支走了。你还记得他临走时说的什么话吗？”

“记得。”林景元说，“他说，‘不管你们躲得多么严密，我

王求正早晚总会找到你们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么说这个军官是个好人？”

“对！即使不是我们的人，他也是同情红军的。”史少平思忖着说，“在国共合作北伐的时候，北伐军里就有很多共产党员。国民党一叛变，抓的抓，杀的杀，死了多少革命者啊！”史少平慨叹着，“可是，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林景元问。

“我要找部队去！见到你舅舅的时候，我对他说什么呢？”

“我早就想找舅舅去了，就怕家里没人照顾。你见到我舅舅的时候，就说我一定会当红军的。”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我先到药材店老板那里，把他欠我的钱要出来，回家跟妈妈妹妹商量商量，安排安排。可是，我以后向哪里去找你们呢？”

“我现在到哪里还不一定。”史少平还不清楚部队的去向，只是说，“将来我们大干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那时你就来找我们吧。那支藏在石缝里的枪我不带了，没有子弹，还不如根本棒好使，你把它藏好，将来会有用处的。”

他们象亲密的战友一样，依依难舍地分别了。这时搜山的匪兵正在山下集合。他们抓了五个樵夫，三个采药的老头子，算作搜山的战果。

第六章 神秘的四岭山

一

部队又经过了一夜的艰苦行军，从白马山峡谷突围出来的第三天早晨，来到了一座耸入云霄的大山下面。这座山叫南屏山，悬崖陡壁，老林深草，形势很是险要。这座山的北面就是著名的四岭山区。因为郝大成听说四岭山区，有民团等反革命武装，政治军事情况复杂，不便贸然开进，便决定在反动势力薄弱的南屏山，暂且驻扎，争取一个较长的休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与上级党取得联系，然后再确定去向。

部队的到来，给沉静的荒山增添了生气。

郝大成让部队在临时的营地里埋锅造饭，他带着通讯员王尚青去查看周围的地形。他们沿着荒凉的山坡向上面走着，越往上，景色就越加荒凉。

到了山顶，郝大成向四周纵目望去，只见四处岗峦起伏，无边无际。几只山鹰煽动着博大有力的翅膀，在蓝天白云下盘旋翱翔，随时准备俯冲下来，向它的捕获物发出致命的攻击；远处的密林中，有几缕炊烟缭绕升起。几个小山

村，就掩映在墨绿色的松林里边。从南屏山向北望去，四岭山的峰峦更是巍峨雄伟。

在南屏山的西坡上，他们意外地看见一块平坦宽阔的林间空地，并有很多倒塌的房屋。他们走到近处一看，原是两座相连的庙宇：一处，从庙的规模来看，当年很是宏伟的，现在除了庙基之外，都已成了断壁残垣；而另一处，规模稍小一些，却还留存着一些建筑物。没有倒塌的大半边山门上，还能看出几个大字——静林庵。

郝大成和王尚青踏着丛草、瓦砾，走进正殿。大殿还算完好，只是神像都已经掉了脑袋，缺胳膊少腿，破烂不堪。在佛台两旁的漆柱上，还隐约地看出一幅在寺庙里常见的对联：“金炉不断千年火，银盏长明万岁灯。”面对着这火断灯灭的残破景象，这幅对联，却成了一个十分尖刻的讽刺。

郝大成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便决定把营地设在这里。按照他的命令，部队吃过饭后，就进驻了静林庵。

当部队挥锹抡镐伐木刈草，为设营而忙碌的时候，郝大成召开了支部会议。在战斗的环境里，一切会议都采取了简单的方式。

郝大成的工作作风，象军事行动一样，一向是明确干脆，从不拖泥带水。在支部会议上，郝大成首先说明了南屏山的情况和在南屏山驻扎的原因，他说：“根据上山前后的初步了解和查看地形的情况，我们决定在这里暂时驻扎。南屏山地形虽然险要，却是一座荒山，而不是由很多山连接成的大山区。打个比方说，它是一面墙而不是一座院，暂时

驻扎可以，长期扎根困难。本想继续向北开进，进入四岭山区，但那里政治军事情况复杂，我们情况不明，力量不足，没有充分准备是难以进去的！这里的优点是反动势力薄弱，我们可以在这里落脚，争取一个较长的休整时间。……”为了节省时间，他提出了部队急待解决的问题，并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应该立刻办好这样几件事：

“第一，派黄希才同志去和上级党取得联系，这次可以到豹子山一带去找。即使找不到县委，也要和史太昌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

“第二，派黄四楞同志到茅山冈去看望吴可征同志，如果伤势好转，就可以转移到南屏山来。

“第三，派陈大雷同志到白马山峡谷，去探听史少平他们三个同志的消息。

“第四，眼下部队当然很需要休整，可是最需要的还是深入山村，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我们的影响，壮大我们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调查研究，选择适合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方。

“第五，因为二中队队长史少平同志不在，我建议一、二中队合并，由罗雄同志负责，搞好部队的训练；部队的学习，宋少英同志也要抓紧；山上的全面工作，请黄国信同志负责。

“第六，我带第三中队下山，明天凌晨就走。……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黄国信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对郝大成的意见并没有认真思考。他只是按着自己的思路去考虑另外

一种方案。但由于思想紊乱，一时又理不出个头绪来，同时对郝大成的意见又找不出反驳的理由，所以他在会议上，完全采取了一种消极应付的态度。

几个月来，由于夜以继日的战斗和操劳，郝大成的变化不小：从外形来看，他那丰满的方形大脸消瘦了很多，颧骨突出，风尘仆仆的脸上，又增加了一些皱纹，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些，猛然看上去，总在三十岁开外。他本来就很健壮的体格，现在锻炼得更加坚强耐劳了。但是，变化最大的还是他的性格和思想。险恶的环境，艰巨的斗争，使他性格变得更加深沉、稳重、刚毅、果断和坚韧不拔。吴可征离开部队，一方面给他肩头增加了沉重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却使他那高尚的革命品质，在困难艰险的锤炼中，闪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郝大成，获得了战士们最大的信任、爱戴和敬重，只有黄国信对他的评价与众不同。他看着郝大成那张威风凛凛、生气勃勃、豪情横溢的脸，心想：“这个人啊，革命热情有余，革命理论不足，只知蛮干，就是碰得粉身碎骨，他也不知道回头；……”

“我同意这样的安排，”宋少英的发言打断了黄国信的沉思，“我希望黄国信同志把部队的思想工作抓紧。部队安定下来，思想问题可能增多，有的同志家乡观念有所抬头，有的同志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黄国信也颇有感触地说：“我同意老郝的意见。少英同

志谈的部队思想情况是很重要的，虽然是个别同志的反映，却很有代表性，我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把部队思想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郝大成等待着黄国信的下文，但黄国信却又象往常一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他的发言，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他要把部队思想引导到什么样的正确道路上去。

郝大成很清楚，黄国信对于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持消极和怀疑态度的，这种思想情绪必然给部队带来不良影响，吴可征又不在部队，这使他倍加不安。在下山之前，他又找到宋少英和罗雄，仔细交代了一些工作，提醒他们切实掌握好部队。

二

经半天一夜的休息，郝大成带领着恢复了精力的三中队十二名战士，下了南屏山。他们都换了山民的服装，扮成猎人、樵夫、药农、农民，分成小组到各山村活动，然后按规定的的时间和联络方法，到崖头沟集中搜集活动情况。

郝大成和王尚青扮成打短工的山民，向南屏山下最大的山村——崖头沟走去。他们虽然知道这里受到过大革命的影响，但不了解目前的情况。郝大成边走边思考着进村的方法。中午时分，他们到了南屏山脚下。

在去崖头沟的路口上，他们看见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站在路旁的一棵板栗树下，身子半倚着树身。当他看见

郝大成和王尚青向他走来，他就蹲下来唱起了讨饭歌。这歌声既不快活也不悲伤，好象纯粹是唱着玩的，一边唱一边用灵活的眼睛，打量着米人：

家中无米粮，
身上缺衣裳；
穷人家家饿断肠，
到处去逃荒。

东村到西村，
处处无人问；
财主恶狗比狼狠，
专门咬穷人。……

进村之前，先接近个别群众摸清村里的情况，这是最好的办法。郝大成走近了这个孩子，孩子的歌声停止了。他们互相打量着对方。这孩子穿着一条长裤撕去半截改成的裤衩，头发蓬乱，小脸又黑又瘦，但是十分灵活。脚边放着一条齿痕斑斑的木棍，棍边放着一只破碗，这是一个讨饭的孩子。他看看郝大成和王尚青，虽然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裳，行动神态却不象老百姓，便把头扭向一边，旁若无人地继续唱着他的歌：

头晕腰又疼，
肚饥腿打颤；

日落西山转回家，
走到二夏天。

推开破柴门，
无米又无柴；
天寒地冻无被盖，
和衣靠墙歪。……

“唱得不错，”孩子的歌声被郝大成亲昵的语音打断了。
“你是哪个村的啊？”郝大成和王尚青也在树下坐下来。

小孩子怀着戒备的心理，以不信任的目光重又打量着他们，反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打短工的！”郝大成笑笑说。

小孩子怀疑地摇摇头。

王尚青说：“你不信吗？我小时候也讨过饭呢，你唱的歌我也会唱。”

小孩子活跃起来，最初的敌意似乎消失了，好奇地说：“你唱给我听听。”

王尚青本来就是山歌能手，这种讨饭歌从小就是唱熟了的，便按照小孩子的曲调唱道：

穷人好伤心，
苦处说不尽；
世道黑暗不平等，
哪天得翻身？

这一节本来是歌词的终了，但王尚青却临时编了新词继续唱下去：

红军救穷人，
来把土地分；
打倒土豪和劣绅，
消灭白匪军。

天下受苦人，
齐心闹革命；
坚决跟着共产党，
革命定成功！

这段新词使小孩子大感兴趣，听到入迷处，忽然歌声停止了，他有些不满足地说：“你再向下唱啊！”

王尚青笑笑说：“唱到革命成功了嘛，还往哪儿唱啊？”

小孩子忽然眼睛一亮，似有所悟地说：“叔叔，你们是南屏山上下来的红军吧？”

“你怎么知道南屏山上有红军的？”郝大成很为他们来到南屏山的消息传得这样快感到惊异。

“我爷爷和纪松田叔叔……不，是我猜的。”小孩子感到说漏了嘴，涨红着脸急忙掩饰着。

郝大成亲切地说：“小家伙，还保密呢？你是崖头沟的吧？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就我爷爷……”

“噢，你爸爸妈妈呢？”

“叫大土豪周武逼死啦！”小孩子恨恨地说着，黑黑的小脸上呈现出成年人脸上才有的那种愤怒。

“你说的是哪个周武啊？”

“除了四岭山，哪里还有第二个周武！”

“四岭山”三个字引起了郝大成的注意：“那你是四岭山人了？怎么又到南屏山来了呢？”

“我爸爸造反，叫周武害死了。爷爷怕周武‘斩草除根不留苗’，就抱着我逃出了四岭山，在崖头沟落了户。”这些断断续续的话，显然是小孩子从大人嘴里听来的。

“抱着？”王尚青好奇地问。

“那时候我才一岁呢。”

“噢，以后呢？”郝大成问得很亲切，给好说话的孩子以很大的鼓励，小孩子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爷爷说，‘要记着这个冤仇，长大了向周武讨还血债！’还说，‘饿死也不给地主干活，上山打柴也能活命。’可是爷爷老了，我又小，打柴挣不出吃来，我就要了饭。”

“你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小孩子用成人那种自信的神气说道，“是打土豪的吧？爷爷和纪松田叔叔早就跟我说过了。”

“很对！”郝大成称赞地说，“红军一定把害死你爸爸妈妈的那个周武打倒，替你报仇。呃，你叫什么名字呢？”他喜爱地抚摸着小孩子的乱发。

“我叫铁柱！”

“好！这个名字好，铁柱子有多硬气啊！”

“原来我叫小丑子，可是爷爷说‘咱人穷志不穷，穷人骨头比铁硬’，就改成铁柱了。”

“我们找你爷爷去好吗？”郝大成微笑着说。

“我爷爷也正要找你们呢。今天我出来讨饭，爷爷就嘱咐我说，南屏山上来了红军了。你若是碰上红军啊，就领到咱家里来。刚才我看到你们，就猜到了八九分。……”

“那你为什么只顾唱讨饭歌，不理我们？”王尚青有意逗他说。

“这是爷爷教我的，他说红军都是受苦人，我唱个讨饭歌试试你们的心啊！要是土豪劣绅狗财主，他们才不会唱讨饭歌呢！”

“铁柱子真机灵，长大了到红军里来当个侦察员吧！”郝大成拍拍铁柱子的头，由衷地大笑起来。

铁柱子受到夸奖，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脸涨得红彤彤的，催促道：“咱们快走吧，嘿，爷爷见了你们准高兴！”

三

崖头沟大约有上百户人家，在大山区，这就算是比较大的村寨了。村寨周围有一道残缺不全的围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虽然对防止散兵、游勇、土匪、强盗的抢劫，并不起什么作用，但它却给人们心理上带来一种安慰——住在围子里总比围子外安全些。

铁柱家和许多穷佃户一样，住在围子外边。这样却给郝大成以很大方便，他可以在大白天走进铁柱的家，而不被别人注意。住在围子外的人家，几乎全都是“家无隔夜粮”的穷苦人家。当地有这样一段民歌：

没铺没盖，
缺穿无戴，
住在围子外。
白匪来抢劫，
日出翻到日头歪，
只找到半篮苦野菜，
还有一双破草鞋！

铁柱家住的草棚子，已经东倒西歪，棚顶上的稻草数年没换，久经风吹雨淋，早已变成黑色。怕山风把它整个掀掉，用横三竖四的草绳拢着，用破砖碎石压着。

棚子里没有几件家俱。破烂冰冷的锅灶，看来已经有好几天没动烟火了。一张用砖块垫着断腿的木床上，散堆着碎棉絮和破布片似的衣服。整个棚子里散发着浑浊的腐草气味。

铁柱爷爷郑万春坐在门口的阳光里编着草鞋。他刚满六十岁，却显得异常苍老，脸仿佛全是皱纹堆成的，在这数不清的皱纹里，深刻着数不清的苦难和仇恨。当看到铁柱带着郝大成和王尚青走近他的草棚的时候，他惊愕地站了起来，马上跑进屋里，用锅盖、破席、柴捆，迅速地掩盖好床

下的东西。当郝大成走进屋里时，他已经完全镇静下来。

“老伯伯，你好！”郝大成向老人点点头和蔼可亲地说。

“你们是从哪里来？先生。”老人疑惑地看着郝大成，猜测着他们的身分和来意。

铁柱急忙攀住老人的膀子，凑到他的耳边兴奋地说：“爷爷，他们就是南屏山上来的红军！”

“真的？”老人愕然地看着满脸红光的小铁柱。

“是真的！”铁柱仍扳着爷爷的膀子，悄悄地说：“他们还会唱讨饭歌呢。”

“那就请坐吧！”老人不冷不热地说着四下里去找座位，可是找了半天也不知让他们坐在哪里好。他给郝大成找了个木墩子，王尚青就坐在木床上，木床似乎承受不了过大的重量，吱吱嘎嘎地响起来。

这时老人猛然打了个踉跄，一脚把个猪食盆子踩翻了。发着酸味的猪食溅满了一地，溅到了老人腿上，也溅到了郝大成的身上。

郝大成急忙抢过去，扶住了将要跌倒的老人，关切地说：“老伯伯，你这是怎么了？”

“没有什么，人老了，腿脚就不利落，你看，”老人表示抱歉地说，“我把你的衣裳弄脏了！”

郝大成诚挚地笑笑说：“这哪里能叫脏，我在地主的牛栏里睡了两年哩！”

这时候，王尚青已经把地打扫干净了，并抽下包头的手巾去擦老人腿上的猪食。……

郝大成和王尚青很快就使老人相信他们的确是工农红军。深广的阅历，使老人具有识别好人坏人的眼力，刚才有意做出来的行动，便是一次巧妙的试探。他深信郝大成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语，每一种表情都是真诚的。这一切不管多么狡猾、多么善于伪装的人都是做作不出来的。他们的心一下就贴得很紧了。

老人先在铁柱耳边嘁喳了几句，铁柱欢快地跑出去了。然后老人向郝大成抱歉地笑笑说：“开头我还把你们当成外人了呢。不瞒你们说，刚才我向床下是藏了一袋子米和半碗盐，这都是穷兄弟们凑合起来的，正打算上南屏山给你们送呢！前天晚上，上山打柴的人就回来说，山上来了队伍，一讲穿戴的样子，纪松田就说：‘这准是红军。他们正在难处呢，我们不能让红军挨饿。’可是……”老人感情十分真挚地说，“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都缺米下锅，就凑了那么一点点，真是对不住你们啊！……”

郝大成被老人对红军的真挚感情所深深感动，他忍不住过去紧握住老人瘦骨嶙峋的双手，激动地说：“谢谢山区的穷苦乡亲们！粮食不必送上山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乡亲们更难。我们就是为了给山区穷苦老百姓解决困难才下山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纪松田是什么人啊！”

郑万春说：“说起来话长啦。一九二六年，咱们这里就有了共产党。在九里十八坪打土豪闹得正红火的时候，咱们这里也兴过秘密农会。咱们也想干，只是比九里十八坪晚了几个月，没等起事，国民党就叛变啦。这时我们党里出

了叛徒，党组织叫敌人给破坏了。因为没有公开起事，很多党员和秘密农会的骨干都保存下来了。我和纪松田，就是隐藏下来的共产党员。今天见到红军，真是见到亲人了。这里的组织是散了，可是人心没有散。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揭不开锅的人家可多啦。我们听说南屏山上来了红军，又高兴又着急，心里就象着了火。大伙说，快上山给红军送粮食，请红军下山来帮助咱们打土豪！……”

这时铁柱满头大汗地跑进来，带着没有完成任务的遗憾神情向爷爷说：“纪松田叔叔不在家，听说到汤家楼去了，说不定到晚上才能回来呢？”说完就扑到郝大成怀里去了。

“噢，”郑万春继续着刚才的话头说：“他是为打土豪的事到那里去了。”

“汤家楼在哪里？离这里远吗？那里有土豪？”王尚青心急地问道。

王尚青问的也正是郑万春要讲的。他说：“汤家楼离这里有十五里山路，就在白云山的西端。这汤家楼有个大土豪，名叫汤万田，这家伙长得象个肉墩子，走路摇摇晃晃，就象鸭子凫水。有一次他的帽子被风吹到地上，他胖得没法弯腰，只好先把两腿弓着蹲下身子，才算把帽子拾到手里，结果没有站稳，在地上象滚西瓜一样翻了三个滚。……”

小铁柱听到这里先咯咯地笑起来。

郝大成和王尚青想象着汤万田在地上翻滚的样子，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老人似乎发现说走了题，就赶忙回到正题上来：“这家伙真是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

凭着 he 大哥在北洋军阀里当团长，手下又有二十多条枪，真是无恶不作，横行乡里，催租逼债，如狼似虎。他和九里十八坪的谷敬文也是常来常往。从谷敬文那里学来一肚子鬼主意，对穷人可狠毒啦，一提起他，老百姓个个恨得咬牙。他排行第三，背后人们都叫他汤三碾子。死在他手下的穷人不二三十。有一段民谣这样唱道：

提起汤家楼，
穷人愁上愁；
租税交不上，
坐牢加砍头。

“这家伙，有三座谷仓，五家粮店，布匹咸盐也很多。若是打了他，真够汤家乡穷苦人家过几个荒年！”

“大队长，快把这个土豪打掉，给老百姓除去这个祸害！”王尚青磨拳擦掌地说。

在郑万春介绍时，郝大成已经下定了打掉汤三碾子的决心。真可以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打击对象。经过周密准备，汤三碾子的二十几条枪是不难解决的。这里的群众有大革命的影响，通过打汤三碾子，可以更加快速地发动群众，在政治上扩大红军的影响，在人力物力上壮大红军的力量。如果没有相当的力量，要建立根据地是困难的，即使建立了，也不容易站住脚。所以打掉汤三碾子，对于发动群众，壮大红军力量，为建立根据地作好人力物力的准备，有着重大的作用。于是郝大成肯定地说：

“对！我们应该打掉他！”接着他又对王尚青说，“待会儿，你到各村，通知各个小组，夜里到这里来集中。”

四

郑万春和小铁柱象招待最亲的亲人似的把所有存粮都拿出来，给郝大成和王尚青做了一餐净米饭。当郝大成竭力阻拦老人这样作的时候，老人生气了。他说：“你们来，这是山区穷苦人的大喜事，人们指望的就是你们啊。这顿白米饭虽说是我做给你们吃的，这可是全山区穷苦人的心意啊！你就让我们高兴高兴，就算庆祝打土豪，过一个新年吧！别担心我们就这一点粮食，穷人日子是苦惯了的，就是光靠葛根野菜也能活。再说，打了汤三碾子，穷兄弟们的日子就都好过了。……”

郝大成深知郑大伯的情谊，怕过分坚持反而违拗了老人的心意，只好随老人去安排了。

“这南屏山可是个荒山啊，你们长住在山上能行吗？”郑万春一边做饭一边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和殷切的期望，“要找块好地方扎下根啊。我听人说毛委员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是真的吧？”

“是真的！”郝大成肯定地说。

“这太好了！”郑万春说，“两个人打架，站不稳脚跟就会叫人摔倒，干革命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没有站脚的地方可不行啊。”

“郑大伯，你说得很好。我们正是要找个合适的地方扎下根，听铁柱说，你原来是四岭山人，你就说说四岭山吧。”

提到四岭山区，郑万春精神就振奋起来。他说：“这四岭山啊，可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好地方，说来话长啦，等吃了饭，我慢慢地跟你说。”

吃过午饭，王尚青带着小铁柱到各山村去，向各小组传达郝大成的通知。郝大成就静听郑万春介绍四岭山。老人是非常健谈的，而且四岭山区又具有神秘的传说色彩，以致使郝大成赞叹不已。

“我们祖祖辈辈住在四岭山区的白云山下，我们家住的那个寨子叫兰田岗。嗨，”老人觉得开头讲的不顺，稍稍沉思了一下，说道，“我还是先从四岭山说起吧。为什么叫四岭山呢？这个山区，南面是白云山，北面是黑蛇岭，东面是青龙山，西面是伏虎岭，加起来就叫四岭山区。这个山区的地势可真怪，周围的大山就象方圆几百里的寨墙把这个地区围着，中间都是低矮的山丘平畈，稻、麦、茶、麻全有，是个很富的地方。”老人停了一下，问道，“这样说行吗？”

“很好。”聚精会神地听老人讲述的郝大成连忙说，“就这样讲吧。”随着老人的讲述，通过自己的想象，在他面前展现了一幅群峰起伏的雄伟的图景。

“就说白云山吧，从东到西就有五十里长，中间有个大山谷，是进四岭山的南大门，就叫南山口。开头，你觉得这个山谷很宽敞，可是越往里走就越窄，慢慢就变成羊肠小道

了，一边是陡崖，一边是深涧，投下石子去，半天听不到响声。这里若是守上几个人，那就别想进山，真象古书上说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老人缓了一口气又继续说：“西面的伏虎岭就更险要了。登山一望，真象一条猛虎卧伏在那里。这条岭上也有一条通向山外的大山沟，暴雨一过，山洪暴发，这条山谷就象一条大河，流水又猛又急，磨盘大的石头冲得轱辘轱辘往下滚。山谷越冲越深，水声象打闷雷一样轰轰隆隆日夜不住。人们把这个山谷叫做洪雷谷。东面的青龙山，活象一条青龙横卧在那里，头接白云山东段，尾接黑蛇岭的蛇头。这座山是一座荒山，人口不多，杂树丛生，进去连条路也找不见。……”

“这四岭山区周围地势也很不寻常，西面有西屏山，南面有南屏山，北面有北荒山。为什么叫南屏山西屏山呢？这两座大山就是四岭山区的两面屏风嘛。向北，北荒山重重迭迭百多里，深山老林不见人烟。向东南方再远一些，就是豹子山和九里十八坪了。我把这四岭山区好有一比，周围的南屏山、西屏山和豹子山，就象绿叶，这四岭山区就是绿叶丛里的一朵花！红军若到四岭山区去扎根，真象是庄稼种在肥土上，准会旺盛起来。”郑万春讲到这里不由得喜笑颜开，他仿佛看到了他那久别的故乡已经成了劳苦人民的天下，以及穷苦的乡亲们庆祝翻身解放的欢腾景象。

郝大成聚精会神地听着，郑老头就象念一本读熟了的书一样，滔滔不绝地讲着。郝大成本来想劝老人休息一下，

但他被这神秘的四岭山区迷住了，便不去打断老人的思路，很有兴致地听着，只是不时地发出“嗯，嗯”的声音，以此鼓励老人倾谈的热情。

“四岭山中间，虽然没有高山，可也是丘陵连着丘陵，平阪接着平阪，大小村寨好几十个。”老人停下来，思忖着如何说下去。

“这四岭山区有哪些势力啊？听说周武的民团很坏很凶呢。”郝大成提示着，“还听说周威有一个齐心会，他们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

“不，民团和齐心会可是大不一样。我先说说齐心会吧，这得从根上说起。”老人的思路从四岭山的地势转向了四岭山的历史。“早年间，伏虎岭上有很多庙宇寺院，香火很盛。每逢二月初二大庙会，周围几十里以外也有很多人来进香，拜佛，看大戏。从那时候起，就年年添盖一些商号，饭店，酒馆，客寓，还有很多官宦人家盖了小洋楼，修了个寨子叫太平寨。……

“可是好景不长，大概在民国元年吧，这里来了一伙强盗，外号叫‘黑马’，强盗头子叫任炳元，把太平寨一占，就当起山大王来。到了民国六年，四岭山来了一个好汉，叫周威。他原来也是四岭山人，是个苦出身，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重感情，讲义气，当过义和团的小头目。他见太平寨的土匪害得老百姓日夜不安，就聚合了一些山民，成立了齐心会，跟土匪血战了半个月，把土匪打败了。他就领着齐心会住在太平寨。老百姓尊敬他，信服他。

“‘黑马’头子任炳元逃到了四岭山西面的西屏山，找到了他的堂兄任中元，这个任中元是西屏山的大土豪，他是任洪元的亲兄弟，有四百多人的民团。他们又纠集了一些土匪、流氓、逃兵，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从洪雷谷口摸进了四岭山，见人就杀，见好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口口声声要活捉周威报仇。

“当时，周威没有防备，叫任中元砍了一刀，幸亏正在太平寨打短工的田世杰把他救了！”

“什么？田世杰？”郝大成听到这个使他心灵感到震撼的名字，不胜惊愕，他清楚地记起，在十四岁那一年，爸爸在虎头崖上，曾对他说过那个多年失去音讯的田大叔。但他又恐怕不是，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他便忍不住打断郑万春的话头，急急地追问道，“他是四岭山人吗？”

“不，他是外乡人！”

“他是哪一年到四岭山的？”郝大成急切地盯视着郑万春，等待他的回答。

“噢，他来的那一年，”老人不理解郝大成为什么对田世杰这样关切，他回忆道，“对，那一年，铁柱他爸爸才两岁。算起来整整三十一年啦。”

“那一定是他！”郝大成自言自语地肯定着，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两眼闪出热情和喜悦的光芒。

“是谁？”老人惊奇地看着兴奋异常的郝大成，“你认识他？”

“不，不，”郝大成为了不打断老人的讲述，抱歉地笑笑，

“你还是先讲齐心会吧！等会儿，你再仔细地讲讲田世杰这个人。”

“好，”老人又回到他的原来的思路上，“从那以后，周威就和任中元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发誓不报那一刀之仇，死不瞑目。……周威还发誓，一定要报田世杰救命的大恩。周威的齐心会越办越大，打的旗号是：防匪保家。伏虎岭和黑蛇岭全是他的地盘。……”

“我再说说周武吧。”老人脸上表现出一种愤恨的表情，“他是四岭山大土豪周祖鸣的儿子，有一个三百多人的民团，真是无恶不作。周祖鸣死了之后，他继承了周家的产业，霸占着白云山和青龙山。我那儿子和儿媳就是死在这个坏蛋手里的。怎么死的呢？这我得从田世杰到四岭山落户说起。

“三十一年前，那时田世杰才二十四岁，从外地逃荒来到四岭山，就住在我那个破草棚子里。开头给财主家打短工、当雇工，开荒山、烧木炭、砍柴、打猎他全都干。不管谁有什么难处，他就是再苦再难也去帮助。他自己生活再苦再难，也不低头，不叹气，不皱眉，可是一看到穷人的苦难，他就受不了。你冷了，他能把身上的衣裳脱给你；你饿了，他能把自己嘴里的口粮掏给你，就是自己饿肚子，他心里也觉得痛快。他敢做敢为，是白云山穷兄弟们的主心骨，虽说在山区里，人们总是讲宗论祖，按家谱排辈分，可是人们都不把他当做外乡人。

“在民国三年，四岭山五个月不下雨，麦子没吐穗就全

干在地里了，稻田都干得裂了纹。周祖鸣那个老不死的一个劲的催租逼债，把老百姓逼反了。田世杰和我那孩子领头向周祖鸣借粮，硬是把周家的粮仓打开了。周祖鸣又疼、又恨、又气、又急，一头从门台上撞下来，就翘了小辫子。这个‘祸害’死了，周武比他老子还坏。他跑到九里十八坪的谷家寨，找到了他的大舅子谷敬文。谷敬文帮他出面勾来了军阀，又给他出主意成立了民团，立即抓了上千的老百姓，追查造反的领头人，若是不把领头人说出来，就要统统活埋。……

“田世杰正要站出去，我那孩子郑大年，却把他推到后面去了。他说，‘田大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不能连根叫周武给刨了。’接着他就站了出去，拍拍胸脯说：‘好汉做事好汉当，领头造反的就是我！’

“带头造反，祸灭九族，当场就把我那孩子和儿媳妇杀害了。接着又要杀害刚满周岁的小铁柱，他们向铡刀底下一放，正要开铡，这时从人群里猛虎般地扑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来，她就是我们兰田岗黄小六的老婆——黄六嫂。她骂那些团丁们说，‘你们这些遭雷打的，挨刀杀的，你们把孩子抱错啦，这孩子是我的！’她一把从铡刀口里抢出了小铁柱，冲出人群跑到了山里。以后她找到我说，‘大伯，快走吧，逃出四岭山这个虎狼窝，保住郑家这根独苗苗吧！’唉！”老人赞叹了一声继续说，“黄六嫂虽说是个女人，男子汉也比不上她，真是女中豪杰啊。……就在当天夜里，我抱着小铁柱，逃出了四岭山，到这崖头沟来安了家。”

郝大成和老人全都沉浸在当时悲壮的情景里去了。他们没有叹息，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只有愤怒的烈火在心中燃烧！

“可惜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共产党！”老人沉重地说。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不清楚了。在南屏山兴共产党的时候，我也听说四岭山有了共产党了。田世杰在党不在党我不知道，可是听说他叫周武抓起来，要杀害他，……”

“啊！”郝大成的心象被铁钩子抓了一下，一下子提到喉咙里，“他被周武杀害了？”

“没有。周威把他救出去了！”

“啊，是这样！”郝大成舒了一口气，心算落了地。

但是，周威怎么救的田世杰，田世杰后来又怎么样，郑万春就不清楚了。

“周威和周武是什么关系呢？你不说周威是石匠出身吗？听说他们是兄弟呢，对吗？”郝大成急切地问道。

“外人是这么说，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家。周威的爸爸周祖坤和周武的爸爸周祖鸣，还有周祖荫都是叔伯兄弟。据说在他们上一辈的时候，财产都是差不多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周祖鸣暴发起来了，周祖坤破落了，周祖荫虽说没有破落，却也是靠着周祖鸣过日子。到了周威周武这一辈，就更不一样了，周威当了石匠，周武却成了大土豪的继承人。周祖坤早年就死了，周威十八岁就背着一把锤头一把钹子走南闯北，后来当了义和团。……”

“周祖坤是怎么破落的？”

“这是周家的一个秘密，也许周家的一个老雇农王心诚知道一点，可是他哪里敢向外说啊！”

郑万春这样一说，使郝大成陷入了沉思。社会现象是复杂的，揭开它的秘密是需要时间、机会和一定的过程的。

“王心诚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苦大仇深的人。”老人又不满地说，“这王心诚为人太老实，胆子又小，当了一辈子雇工佃户，可是心里还是糊里糊涂，信鬼信神……听说他儿子王大发还在周武的民团里呢。”

因为王心诚知道周家家族的秘密，所以郝大成深深地记下了“王心诚”这个名字，然后又问道：“这个地区没有驻过军阀和国民党吗？”

“没有。齐心会占着两岭，民团霸着两山，他们都不让外人进去。”

“不让外人进去？”郝大成对这个地区民团和齐心会的力量感到奇怪了。

郑万春却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解释：“那里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地势又险，国民党要打也不好打。再说，国民党何必去打呢，周武和国民党还不都是一个窝子里的狼？听说民国八年，有一个军阀要从四岭山路过，齐心会卡住洪雷谷口不让进，打了一天，还是打不进去，后来只好讲了和。军阀拿出二十条枪，齐心会总算给他让了一条路。……”

“这么说，齐心会不光打土匪，连军阀也打了？”郝大成

一时摸不透齐心会的性质。

“他们什么人都打。另外，还有一件事，就在四年前，不，快五年了，”郑万春用手指掐算着，“有一伙从两广过来的惯匪，他们身上带满了金银财宝，人人身上都有两件家伙。他们路过四岭山，在南山口，叫周武民团拦住了。这伙惯匪很厉害，人人能爬山越岭，个个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不怕死，枪打的又准，在南山口打了半天，民团就死了好几十。……”

“这时，周武的大舅子谷敬文正在周武家里作客。这个老狐狸看看硬拚不行，替他想了一条计策——送信给惯匪的头目说，不让他们过路，是手下人干的，周武并不知情，是一场误会。周武本人还要和惯匪头目拜把子兄弟。

“惯匪头目信以为真，带着同伙进了沙河镇。周武大摆宴席热情招待。惯匪不知有诈，开怀畅饮，一个个醉得东倒西歪，然后被送到了住处，加上连日来跑路打仗，累得精疲力尽，一会儿就睡得人事不省了。

“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连不知害怕的惯匪们也惊呆了。他们的武器全都落在民团手里。惯匪头目大喊一声‘上当了，快跑！’可是，房门早已反锁了，窗口里伸进来无数枪口、长矛和大刀。这些赤手空拳的惯匪，有的拚死了，有的投了降！”

“这伙惯匪有多少人？”

“说法不一样，有的说三十，有的说二十。自打那个时候，周武的民团枪多了，人也多了，比以前更凶狠了！”

“啊，是这样的地方啊！”郝大成被这个复杂而又神秘的

四岭山区吸引了，不由地发出感叹声。

“是个好地方啊！”郑万春兴致勃勃地说，“是个进能攻，退能守的用兵之地啊！”

夜已经深了。各村的工作组已经陆续到来，纪松田也从汤家楼回来了。他和郝大成热烈地相见之后，便连夜研究打汤三礅子的方案。

一声鸡鸣，惊破了山区黎明前的暗夜，接着一抹曙光从南屏山放射出来。黎明降临到南屏山下的大小山村！

第七章 汤家楼的怒火

这是郝大成下南屏山后的第三个早晨。完全笼罩在浓重晨雾里的山路上，十八名民伕打扮的人向汤家楼迅速地走着。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夹在这伙年青力壮的青年人中间，显得很协调。这一老一小不是别人，正是郑万春和小铁柱。

走在最前面四十岁刚冒头的壮年人，是纪松田。他是木匠出身，是原来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在党的组织被破坏以后，他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但他凭着党性一天也没有停止工作。他又把没有暴露的党员串连起来，组成了支部，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战斗集体，一面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一面认真开展群众工作。他听说红军到了南屏山，立即发动群众，凑了粮食和盐，准备送上南屏山。在上南屏山前，他亲自到汤家楼去了解汤三碾子修寨墙的情况，想请红军协助打掉汤三碾子，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并且把工作开展起来，打出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

当他前天晚上和郝大成见面的时候，这位纯朴的木匠，

竟一头扑在红军大队长的怀里，象见到渴念已久的亲人一般啜泣起来。

郝大成紧紧握住木匠的粗糙有力的大手，这使他想起了那些火热的斗争，想起了新建的红军部队和革命群众情同骨肉、亲如鱼水的关系，想起了和战友们在火热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战斗友情。他深切地感到，在这偏僻的小小的山村里，在灾难深重的人们心里，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热情。他又不禁联想起，那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们，不管敌人多么残暴凶狠，不管环境多么艰险困难，他们以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永不停止地工作，永不停止地斗争。他们象红色的革命的种籽，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象熊熊的火炬，撕裂夜的黑暗，引导着群众奋勇向前！……

当天夜里，他们就在郑万春的草棚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了铲除汤三碾子的作战方案，研究了打掉汤三碾子后建立工农政权，分粮分田，扩大红军，组织赤卫队的各项工作。心急的战士们包括姚光明在内，都提议第二天拂晓就去袭击汤家楼。认为汤三碾子那二十条破枪，根本用不着认真对付。用姚光明的话说是“坛子里捉鳖——手到擒来”，容易得很。

郝大成却主张推迟一天，他说：“打仗慢了不行，会失掉战机，在白马山峡谷突围的时候，就是迟缓一分钟也不行。可是有些情况，操之过急也有害，锤头不打没烧红的铁，打仗也得看火候。哪怕是一次最小的战斗，我们也要认真对付，准备得越充分，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就能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胜利。……”

郝大成这种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和胆大心细，不骄不躁的战斗作风，使战士们深深感动。

在作了一天紧张而又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便开始了战斗行动。

郝大成一行十八人，迅速而机警地向汤家楼走着。他们都不讲话，怀着激动振奋的心情，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朝雾渐渐散开，山路两旁显露出密匝匝的树林。

山路随着山势，转了个陡弯。向汤家楼急行的“民伕”们，突然看见两匹白马迎面颠蹶而来，并且隐约地看出骑马者是两个军人。

“注意！”郝大成对行进着的队伍低声命令着，“看我的动作行事，不许开枪！”

马渐渐地近了，已经能听到“得得”的马蹄声。骑马者穿着保安团的军装，每人挎着一支驳壳枪。看来，路上行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把驳壳枪的木壳打开，随时可以操枪在手。

“抓活的！”郝大成判断着敌我双方的力量和处境，向部队暗示了自己的决心，并把手里的铁锹一提，走到队伍前边去。

队伍依然在山路上不急不慢大摇大摆地走着，但每个人的心情都象拉满了弦的弓。

“你们是干什么的？”

骑马的匪兵，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提着马鞭子，气势汹汹地叫着，对这些不早给他们让路的民伕很是恼火。

“我们是到汤家楼修围墙的！”郝大成回答着，然后向队伍使了一个眼色，“快给老总们让路！”

战士们做出躲路的样子，闪到了两匹马的两边。郝大成却仍然拦在马前。

“躲开！”匪兵对着郝大成吼叫着。

“老总，我看你们还是下马的好！”郝大成平静地说着，语调里显然含有一种威慑的力量。

“你说什么？”带头的匪兵掂了掂手里的鞭子，似乎就要对着郝大成劈下去。

“在前面，我们碰见了红军！”

“在哪里？”匪兵立即紧张起来。

“就在那里！”郝大成向旁边山林里一指。

趁匪兵伸长脖子向山林里张望时，王尚青在郝大成的暗示下，猛然扑上去抓住了马嚼子，战马大吃一惊，“哎——”一声长嘶，仰起了前蹄。

郝大成一个箭步跨到马边，扯着匪兵的皮带猛力一拽，由于力量过大，匪兵惨叫一声从马上倒栽下来，几个战士立即扑上去，象拖死狗般地把拖进了路边的密林。

另一个匪兵正要抽枪，却被姚光明一铁锹捣下马来，战士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把他拖进了山林。

经过短促的审问，弄清了匪兵的来历：原来谷敬文回到

九里十八坪后，就提升为三县“剿共”司令。这是送请帖给汤三礅子，请他去赴祝贺荣升的喜筵，已经完成使命，向回赶的两个信差。

郝大成留下两个战士在山林里看守俘虏和马匹，等候他们回来。他们一行十六人又踏上了去汤家楼的山路。

二

汤家楼是一个三百户人家的大山村，因为房屋全都散落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所以没有围墙，汤三礅子的宅院就座落在村子中间。围着他的院子有一圈垣墙，上面拦着铁蒺藜。不知为什么，汤万田总觉得还不够安全，便拆掉重修——增高加宽。来修垣墙的近百五十个民伕，大都是汤家的佃户，被逼迫来以工顶租，都对汤三礅子有着深仇大恨。只要有带头的干起来，这些民伕手里都有工具，汤三礅子的二十几个“看家狗”是不够敲打的。这就是纪松田所说的：“铲除汤三礅子的最好时机！”

当十六名假扮的民伕来到汤家楼的前一天，红军到达南屏山的消息，很快就在汤家楼传开了。汤三礅子刚刚起床，洗过脸后，正半躺在竹榻上吸大烟。他的账房慌乱地跑进来，极端神秘地压低声音说：“三爷，真他妈的糟糕，红军又到了南屏山啦！”

“红军？”汤三礅子吃了一惊，把大烟枪一丢，条件反射地滚了起来，“听谁说的？”

“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讲得有根有梢，有鼻子有眼，可是我一追问，他妈的一个个装聋作哑装傻卖呆，一句真话也掏不出来。”

“是哪里来的？”

“听说是九里十八坪一带的口音，我想就是前些日子报上登的那些流窜到白马山一带的散匪！”

汤三礅子一听，立即镇定下来，哈哈一笑说：“不必大惊小怪，这一定是当地那些没有抓净的共产党有意散布的谣言！你把刚到的《民国日报》拿过来看看。……”说完又躺下来，继续抽他的大烟。

账房从茶几上拿过报纸展开一看，报上有这样两条消息，一条是这样写的：“九里十八坪一带，共患已基本肃清，少数流窜白马山的共军残部，现已被追剿扑灭。……”

另一条是这样写的：“九里十八坪，原保安团团长谷敬文，剿共有方，功勋卓著，荣升三县剿共司令之职。……”

账房把报上所载消息默念了两遍，仍然忧心忡忡地说：“未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还是小心为妙！”

汤三礅子很赞许账房的忠心，特意装出称赞的口气说：“你说的也是，应该是有备无患。”大概是大烟的作用，忽然他的心情一转，变得兴致勃勃起来。

“你看，他娘的谷敬文倒抖起来啦！上了报，当了司令，真是乱世出英雄。我看红军来也没有什么可怕，咱也趁机扩大扩大势力，也弄个剿共司令当当！……”说完，用两只胖手摸弄着西瓜一般滚圆的肚皮，悠然自得，真象已经当了司

令一般。品味了一番当司令的味道之后，尽管他并不把红军放在眼里，可是“有备无患”这句格言，使他认为还是小心为妙。于是他对侍立在身旁的账房说：“你去把孙瞎子叫来，我有话问他！”

他说的孙瞎子并不全瞎，只是瞎了一只眼，是他那二十名保安队的队长。在账房的呼唤下，这位队长从刚摊开牌局的厢房里跑了出来，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汤三礅子面前轻声问道：“三爷，有什么吩咐？”

“垣墙什么时候能修好啊？”

“大概还得十天！”

“十天？！”汤三礅子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太慢了！”

“这些穷小子们净磨洋工，说是吃不饱没有劲干活。”孙瞎子哭丧着脸，好象有诉不完的苦衷一般，“来的民工净他妈的老弱残疾。我看这些穷小子们是有意和三爷捣蛋！”

“你们手里的鞭子是吃素的？穷鬼都是贱骨头，不用鞭子赶，别想叫他们给你卖力干活。要催的紧一些，限五天修完，弄不好砍他几个，也叫他们知道姓汤的厉害！”

“是，三爷！……”孙瞎子顾不上打牌，先跑到工地上去了。

就在这一天，汤三礅子接到了谷敬文派信差送来的请他赴宴的请帖。谷敬文并附短函一封。内容是说他在庆功宴后，即率兵西下，进剿流窜到南屏山一带的共军残部，并望汤万田加以配合，以竟全功。

汤三礅子把信看完，气哼哼地把信向茶几上一摔，骂

道：“他娘的谷敬文还没有上任，就对我下起命令来了！……”

骂过之后，他又无可奈何地叫账房给谷敬文复信，说是一切照办。并嘱咐账房招待信差安歇，第二天一早登程。

这一早登程的信差，却被郝大成带领的红军半路拦住了。

郝大成一行十六人，在八点钟左右，就来到了汤家楼。

孙瞎子看着这一伙身强力壮的民工，较为满意。他用皮鞭子指着他们说：“汤三爷发火了！你们要好好干。若是哪一个有意磨洋工，老子对你们不客气！快干活去！”

纪松田迎上去笑笑说：“孙队长，你放心好了，我们保证慢不了！”

孙瞎子把眼一斜，哼了一声，用皮鞭向民工们做了个威胁的动作，就走了。

郝大成迅速地观察了工地，了解了保安队的分布情况和活动规律以后，他认为必须立即动手，并作了如下部署：袭击四个监工的保安队员，由纪松田负责，采取三人盯一的办法，每组配上一个红军战士，听到信号一齐动手；汤三爷子由姚光明带两个战士负责，争取活捉；保安队的队部，由郝大成亲自负责。行动信号由他发出，要求动作快、准、狠，一个也不叫跑掉，来个一锅端。

孙瞎子急匆匆地来到工地，向四个监工的保安队员宣布了汤三爷子的命令：“三爷要在五天之内完工。哪个民伙

不下力干活，打死勿论！”

接着四个监工的便挥舞着鞭子奔向各个工段的民伕。工地上扬起一片“快干快干”的吆喝声。孙瞎子哼着下流的小调，又回到他的牌桌上去了。

纪松田对监工的说：“老总，天太热了，若是能有水喝，大伙干得就有劲了。”

“要水，自己到厨房里抬去！”监工的说。

郝大成和王尚青抬起水桶，穿过院子到了厨房，接着王尚青从厨房里伸出头来向工地上喊道：“伙房里没有木柴啦！来几个劈木柴的！”

姚光明按照预先约定的办法，立即带着两个战士到伙房里去了。

这时郝大成和王尚青抬着一桶开水从伙房里走了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水抬往工地，而是抬到东厢房，孙瞎子的大队部去了。

厢房的两边是两排通铺，十几个保安队员围在牌桌子四周，吆五喝六地正喊得起劲。另外几个则懒洋洋地躺在通铺上，枪支全挂在墙上。

郝大成把水桶一放，从腰里抽出驳壳枪，大喝一声，“举起手来！谁动打死谁！”

这一声霹雳似的喊声，把匪徒们都吓呆了。躺在通铺上的两个保安队员吓慌了神，懵头转向地蹦了起来。郝大成正好借此发出袭击的信号，“叭叭”两枪，这两个倒霉鬼从铺上翻跌下来。三个红军战士立即从后窗里跳进厢房，有

的向墙上摘枪，有的就给吓得象母猪筛糠般簌簌发抖的保安队员们加绑。战斗就这样干净、利落地结束了。

工地上听到枪响，立即沸腾起来，几个人几乎同时向监工的保安队员扑去。只有一点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那就是四个监工的并没有抓到活的，而是在上百的民伕们仇恨的喊声中，被铁锹、镢头、杠棒砸烂了！

姚光明和另外两个战士听到枪声，便从伙房里跳出来。这时账房先生从大厅里跑出来，正要对着迎面跑来的姚光明开枪，但是郝大成从东厢里向他开了一枪，他立即扑倒在台阶上。

枪声打断了汤三礅子当司令的好梦。他不知从哪里来的那股力气，不用人搀扶，竟然从太师椅上跳起来，没头没脑地向外奔逃。身子冲出门外，腿却没有跟上，一脚绊在门槛上，从台阶上轱辘轱辘地滚下来，一直滚到当院。姚光明扑上去把他按在地上，战士们象捆猪一样，用绳子绑他的时候，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不知是求饶还是呼救，由于喘得太厉害，只是在喉咙里咕噜了几声。

三

整个汤家楼都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幼都从家里涌出来，奔跑着、呼喊者：

“红军来啦！”

“把汤三礅子抓住啦！”

“快到粮仓去啊，红军要分粮啦！”

.....

周密的计划和严密的组织工作，充分显示了它的良好效果——守护粮仓米店的红军战士和纪松田指定的民伕，对奔来的群众喊着：“快到汤家大院前的场子上开会，公审汤三碗子以后再分粮！”

“地分不分啊！”群众兴奋地提问着。

“去看布告吧，布告上有！”

群众纷纷向汤家大院涌来，拥挤着看那两张并排贴着的布告：

布 告（一）

查大土豪汤万田，欺压群众，横行乡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杀害革命群众多人，血债累累，恶贯满盈。中国工农红军为民除害，就地予以正法，以伸正义，以平民愤。凡土豪劣绅，应引以为戒。

切切此布

中国工农红军大队长 郝大成

党代表 吴可征

×月×日

布 告（二）

查大土豪汤万田，所有财产，均系劳苦大众的血汗，理应全部分给劳苦大众。目前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决定立即开仓分粮。各村农会，代行村政权之职，经过自报公议，将困难户分为三等，一等户一百斤，二等户七十斤，三等户五十斤，以救燃眉之急。其余则待彻底清理后，合理分配。关

于土地分配，目前先采取权宜办法，谁种谁收，待麦收以后，再行分配。仰全体民众，一律遵守！

切切此布

汤家楼乡工农民主政府代主席 纪松田

代副主席 郑万春

×月×日

郝大成、纪松田、郑万春坐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

汤三碾子面对台下，站在地上，光秃的脑袋垂到胸前。汤家楼的群众，四乡的民伕和闻讯赶来的群众，人山人海，小场地挤不下了，就散坐在四面的山坡上，连大树枝丫上也都坐满了小孩子。

纪松田宣布了大会开始，然后宣布乡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现在乡工农民主政府正副主席由他和郑万春临时代理，等各村工农政权成立后，再正式选举。

接着他热情洋溢地说：“乡亲们，静一静！红军同志们帮助我们，把大土豪汤三碾子打倒了。今天我们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咱们穷人当家做主的日子到了。你们说，我们拿汤三碾子怎么办？”

“打死他！”

“枪毙他！”

“对，枪毙！”

千百个声音同时怒吼起来，这震撼大地的呐喊声，海潮般地滚过山野，吐出了祖祖辈辈积压在心中的仇恨。这是正义的呼声，是推翻不平社会的战斗的呼声。

这时一个披着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跑上了讲台，从怀里摸出一把剪刀，向汤三礅子扎去。两个红军战士拉住了她，说：“老妈妈，有话对大伙说，有苦向大伙诉！”

“我不亲口咬汤三礅子几块肉，难解我的心头恨啊！”老太太颤巍巍地挣扎着，用脚向汤三礅子身上乱踢。

郝大成走到老太太面前说：“老妈妈，你有什么冤仇就对着大伙诉说诉说吧。汤三礅子由我们来处置！”

老妈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大会哭诉着：

“……在南山坡上，我家有一块小山地，这是我那孩子一滴血一滴汗开荒山开出来的啊。……可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山地，还叫汤三礅子夺去了。就在去年除夕那一天，汤三礅子装得象个善人似的，派账房到我家来，叫我儿子到他家里吃饭，说是我儿子在他家帮了一年工，受了一年劳累，请他吃一顿饭表表财主的心意。我儿子去了，叫他们灌了一碗酒，就醉倒了。临回家时，汤三礅子给我儿子一个包袱，说：‘这是几件破衣服，拿回去可以改改穿。’我那老实孩子信以为真，就带着这个包袱回了家。回到家已是过半夜了，他把包袱往床上一丢，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谁知过了一会，就响起了咚咚的砸门声，我们全家人都惊醒了。

“孙瞎子带着一伙保安队，拿着长枪短棍闯进了屋里，口口声声说汤三礅子家里失了盗，丢掉很多绫罗绸缎金银财宝，要到我们家里来查赃。那还用费劲吗，一下就看见了床上的包袱。我儿子连忙说这是汤三礅子送他的几件破衣服。可是打开一看，哪里是破衣服啊，都是绸子缎子，还有

一副银手镯。这可把我们全家都吓呆了。这伙强盗把我家里抢了个净光，砸了个稀烂，硬说我儿子通土匪，还有很多金银财宝没找到，把我儿子打了个皮开肉绽。……

“真是惨啊……”老人泣不成声了，“我的儿子叫他们活活打死了！我那山地也叫他们夺去了！……乡亲们啊，你们看汤三碾子有多狠毒啊！抄了你的家，抢了你的地，杀了你的人，末了，还在你身上泼上一盆脏水——叫我们背上个通土匪的罪名啊……”

“枪毙汤三碾子！”

“替老妈妈报仇伸冤！”

会场上掀起暴风雨般的愤怒的吼声。

红军战士把老妈妈扶了下去。纪松田宣布说：“乡亲们，现在请红军大队长郝大成同志讲话！”

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大家还不习惯以鼓掌来表示欢迎，只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精神焕发、威风凛凛的红军大队长。

郝大成站起来，激动地说：“乡亲们，今天我们把大土豪汤三碾子打倒了。这个家伙，他祖祖辈辈都骑在咱们穷人头上，为什么今天能把他打倒了呢？”郝大成等待着会场上的回答。

“是因为有了红军！”有人说。

“对，这全靠红军啊！”有不少人附和着说。

会场活跃起来了，到处是噼噼啪啪的议论声。

“红军是哪里来的呢？”郝大成说，“红军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红军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拿起枪杆子的穷苦老百姓。乡亲们想一想，过去，我们为什么受土豪劣绅的欺压？那是我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今天，为什么汤三碾子跪在大家面前？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有了枪杆子。……枪杆子就是咱们穷人的脊梁骨，有了枪杆子我们就能挺起腰来，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就象汤三碾子这个样。……”郝大成有意停顿了一下，好让大家仔细思考一番这个革命的真理。

“红军走了我们怎么办？”会场上有人问。

“这个问题提的很要紧。”郝大成正好借着这个题目阐述他要讲的问题，“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枪来的老百姓。乡亲们，你们拿起枪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不也就是红军了吗？这一批红军走了，你们就是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拿起武器来跟敌人干！我们劳苦大众，有枪杆子才能当家做主，有枪杆子才能打江山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我想当红军，行不行啊？”

“没有枪怎么办？”

会场上掀起一片吵嚷声。

许多青年人纷纷站了起来，以热烈的目光望着郝大成，殷切地等待他说出办法来。

“乡亲们！静一静！”纪松田摇着手，请兴奋的人群安静下来。

郝大成看着兴奋的人群，他的心激动得颤抖了。他仿佛看到了一股奔腾咆哮的革命洪流。他决定抓紧这个时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为进入四岭山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准备力量。等群众稍稍安静之后，他继续说：“乡亲们要当红军，我们热烈欢迎。乡亲们哪，参加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吧！过去咱们穷苦人因为没有自己的队伍，才祖祖辈辈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和残害。今天，开天辟地第一回，咱们穷苦人有了自己的队伍啦！咱们不参加谁参加啊！穷苦人的天下靠穷苦人自己打，穷苦人的天下靠穷苦人自己保啊！年轻力壮的可以参加红军，不能参加红军的也可以参加赤卫队！说到武器，只要我们有了人，我们就有办法！大刀、长矛、猎枪、冲担，全都是武器。我们还可以向敌人手里去夺。你们看，今天我们就从保安队手里夺来了二十多支枪！各村那些财主家里，也有一些用来欺压群众的枪支，我们一定要他们交出来……”

“他们若是不交呢？”会场上有人问。

“那就强迫他们交出来！让那些财主老爷们，也尝尝咱们穷苦人的厉害吧！”

“对啊，得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郝大成以更昂扬的声音说：“你们听听毛委员是怎么讲的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咱们红军在战场上打仗就是这样：你不投降吗？我就消灭你！”

对于阶级敌人，我们不能手软，不能客气！”

会场上的群众，在郝大成热情洋溢的烈火般的语言的鼓动下，全身的热血都在沸腾着，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力量。郝大成也从群众的革命热情中更加深刻地感到了这一点，如果把他激动的心情用语言表达出来，那就是：“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是滔不干的大海，是推不倒的大山，是扑不灭的火焰！”

行动迅速果决的郝大成，深知打铁必须趁热。他在群众情绪热烈沸腾的时刻，当机立断地说：“要参加红军的，现在就可以报名！”

“我！”

“还有我！”

.....

会场上纷纷举着拳头。

“那就都站到前边来吧！要参加红军的，都站到前边来吧！”郝大成带头鼓起掌来。

当场就有四十多个年青力壮的庄稼人站了起来，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主席台前，排成了长长的一队。在一分钟之前，他们还是肩挑贫穷的重担，背负苦难的大山的奴隶，现在却成了革命的战士。他们肩靠肩膀靠膀地站在那里。

郝大成心里充满着胜利的欢乐。他看到的似乎不是一排挂满汗珠的黧黑的脸，不是一排坚强有力的青铜色的臂膀，不是一排高挺着的宽阔的胸膛，而是一排劈向敌人的钢刀，这钢刀无坚不摧，永不卷刃；他看到的是一堵钢铁凝成

的墙，这道铁墙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它摧毁。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昂扬有力了。他代表红军大队向乡亲们的支援表示感谢，对这四十名新参军的战士表示热烈欢迎。……

纪松田代表乡工农民主政府宣布：判决汤三礅子死刑，立即执行！

“枪毙汤三礅子！”

“为穷苦人伸冤报仇！”

会场上掀起海潮般的怒吼声。

“拉下去！”纪松田高声宣布着。

几个红军战士和群众把已经瘫软了的汤三礅子，象拖死猪一样拉了下去。人群也跟着行刑队向山沟里涌去。

一声枪响，宣告了汤家楼乡的解放！群众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热烈的欢呼声在山野里久久地回荡……

第八章 毒 害

南屏山的营地之夜。

部队在极端的紧张、战斗、不安、忙碌以后，突然安定、沉静下来，人们的思绪就象活跃的山泉，沿着各自的方向奔流，有的回想过去，有的展望未来。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这样安静的休息，没有追击的枪声，没有拼杀的怒吼。在柔和温暖散发着清香味的茅草铺上，体力很快恢复了。然而，有个别同志由于对家乡的思念，由于对革命前途感觉渺茫，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这些祖祖辈辈从来没有远离过家乡的农民出身的战士，思乡心切。他们总是把沿途所闻所见的国民党残害人民的罪行，和自己家庭的命运联系起来，并通过自己的想象，构出了许多比实际更加悲惨的情景，然后就确认自己的亲人遭了残害，越想就越思念家乡，就越想找自己的仇人复仇！

本来这些思想问题，通过不断的教育，是会得到解决的。但是由于黄国信自身的悲观情绪和错误主张，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思想，反而使这些思想得到了诱发和加

深。俗话说“毛毛雨可以湿人衣”，黄国信的那些错误论调，潜移默化地毒害着一些战士们的思想。

根据井冈山的经验，找一块适合扎根的地方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在郝大成、吴可征和大多数同志来说，是十分明确的。但是，这毕竟是新鲜事物，在部队中，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要使大家都清楚，还需要经过较长期的教育，甚至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一条正确路线的贯彻，绝不是一帆风顺的。黄国信身为特派员，他的怀疑和反对，更增加了某些同志的疑惑：“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呢？”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铺垫着干茅草的睡铺上已经扬起了战士们如雷的鼾声，但有的人却还没有入眠，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王光磊是个没家没业的孤儿，他有着无忧无虑的性格，大家都叫他“不知愁”。他无牵无挂，部队好，他就好，部队就是他唯一的家。他耐不住这种沉闷，便对另一个战士搭讪道：“老姜，你若是不把二胡丢掉，现在拉一拉多好！”

“是啊，在峡谷里那一仗，不带它也够累的了，真是不用的时候嫌多，到用的时候嫌少啊！”老姜十分惋惜地说。

“可惜是可惜，可是别心痛，到革命成功以后，我到大城市里给你买个好的。那弦轴上啊说不定还镶着闪闪发光的红宝石哩！”王光磊的滑稽腔调把几个人引笑了。

“干么等那么久，土豪家里有的是，说不定郝大队长回来就能给带一把来。”

罗雄粗声粗气地插进来说：“你们对二胡怎么那么上

紧？二胡能吃啊还是能打敌人？还是多动点脑筋，多搞点枪支才是正经事！闹革命嘛……”

于是话题又转到革命这个题目上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赵铁牛心事重重地说：“革命嘛，看怎么革法。黄特派员比咱们知道的多，他说：‘咱不能这么干下去了。在九里十八坪干了没有？干了；在白马山干了没有？干了；可是到头来还是跑。现在来到这南屏山，可是家里的人呢，却丢给谷敬文去残害！……’”

赵铁牛的话刚完，王永祥就附和说：“黄特派员说，照咱们这样再拖下去非垮台不可，我看也不是没有道理。部队刚从九里十八坪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啊，足足二百多，可现在……”

罗雄生气了，他大声说：“你们胡说什么？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咱们跟土豪劣绅就是争着一条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黄特派员的话呀……”罗雄琢磨了一下措词，气愤地说，“少听一点！”

“你们争论得好热闹啊，”这时黄国信从大殿外面走进来，显然，战士们的争论他已经听到了一部分。他感到自己的主张已经得到一些战士的支持，本来郁闷烦乱的心情顿觉舒畅了好多。

赵铁牛嘟囔着说：“也不知听哪个的才是。”

黄国信就在大殿门里边的草铺边上坐下来，带着挑衅的口吻说：“罗雄同志，你说不要听我的，我倒要听听你的！”

“哼！”罗雄哼了一声没有讲话。

黄国信做出心平气和的样子催促道：“你可讲啊！”

“对，你讲啊！”几个战士也催促着。他们想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争论，会变得明确些。

“我坚决不同意你那些分散隐蔽、流动游击的主张。”罗雄火辣辣地说，“我看你的分散就是散伙思想！你的隐蔽就是悲观失望！按你这种‘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的办法，哪里象革命噢！”

黄国信微微地冷笑了一声说：“发脾气，耍态度，不是讨论问题。哼，我看你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来，我可以摆出事实给你看。就说我们九里十八坪吧，开头力量有多大啊，谁想到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跑到这个兔子不屙屎，山鸡不垒窝的荒山来安营扎寨。敌人太强大了，不分散隐蔽，连革命的老本都保不住！……”他长吁了一口气说，“这是血的教训啊，——真叫人痛心！”

“那你说怎么办呢？”

“现在敌人力量太强，我们整个大队在一起活动目标太大，这就是我们没法摆脱敌人‘追剿’的原因。现在不是大张旗鼓的时候，应该分散活动，缩小目标，保存力量，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黄国信的话没有讲完，罗雄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话头打断了：“想要我们放下枪杆子吗？万万办不到！”他气愤已极，连嗓音也都变了。

黄国信嘿嘿地冷笑了一阵说：“我并没有说放下枪杆子，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曲解还是直解，你那个‘分散隐蔽’啊，也和放下枪杆子差不多。”

“你知道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成功的吗？”黄国信轻蔑地问。

“这……”罗雄一时答不出来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那一套我是不懂！”罗雄气哼哼地说，“我就是懂得不能放下枪杆子！我就是懂得跟地主豪绅斗！我就是懂得要按照毛委员指引的路走，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郝大队长说，这杆革命红旗绝不能叫敌人砍倒！你可好，这红旗敌人砍不倒，你倒想拔了！”

“你啊，罗雄同志。”黄国信也激动起来了，“你是个又固执又倔犟的人，碰到南墙也是不回头的。我倒要看看，照这样干下去，还能坚持多久！……”

罗雄见黄国信还要继续呱呱下去，就大发脾气地说：“黄特派员同志，有话请等郝大队长回来再说，现在，我命令睡觉！”自己先咕咚一声倒了下去！

“真是牛脾气！”黄国信无可奈何地说，“同志们好好睡吧。等郝大队长回来，我们就开大会，彻底解决解决，这是革命的大问题啊！”他开始舒畅的心情，忽而又变得沉重起来。他感到，在这支部队里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黄国信走后，战士们开始沉静下来，有的在思考，有的却扬起了鼾声。

二

黄国信从战士们的宿营地走出来，在静林庵前面的草坪上独自徘徊。现在他的心境乱得厉害，脑子里就象塞进了一团乱麻，理不出一点头绪。

残月把树林的影子投印到他的脚下，这些支离破碎、乱七八糟、摇曳不定的阴影，也恰象他此时此地的心境。他张目远望，前面是一片渺渺茫茫，阴暗模糊，黑影憧憧，也恰象他在展望着自己的前程。黄国信在残月下徘徊着，在他看不清前程时，又回头细数着走过来的脚印。

黄国信是黄汉臣的独生儿子，在中学毕业后，黄汉臣就叫他在家学习管理家业。在他父亲同谷敬文竞选諮议局长的时候，他把希望寄托在老子身上，抱有和谷敬文一决雌雄的野心。但他老子在竞选和贩烟土上接连栽了两个跟斗，落了个倾家荡产、断送了性命的下场，黄国信的希望也幻灭了。他从自己祖居的深宅大院里搬了出来（他的宅院已经变成谷敬文的产业了），借了亲戚家半间草屋住着，七十二行选了个遍，最后他摸起扁担，当了私盐贩子。

黄国信毕竟跟他的老子不同，他有文化，有胆量，有谋略，“小算盘”打得比他老子更精明。他深知靠贩私盐发家致富以同谷敬文争雄，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死心，他把贩私盐当成是“卧薪尝胆”，时刻窥视着东山再起的时机。

那时谷敬文到处设着缉捕私盐贩子的盐卡。黄国信被

这些盐卡抓到不止一次，丢了盐担子，挨了皮鞭子，黄国信对谷敬文恨入骨髓！

在一九二五年，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夜，黄国信又被盐卡卡住了。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黄国信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他对盐卡说：“你把我的盐没收了，你能得到多少好处呢？我们一无仇二无恨，你不如把我放了，我给你三块大洋，岂不两便？”盐卡听他讲的也有道理，同意在接受贿赂后放行。

黄国信从怀里向外掏着叮叮当当响的大洋钱时，就象割他的肉一般心疼——这是他的血汗钱啊！于是他灵机一动，故意把银元撒落在地上，趁盐卡把头拱到地上去摸银元的时候，他把牙一咬，抡起挑盐的扁担打死了盐卡。他把盐卡的尸首丢进了山沟，把盐卡的步枪藏进了山洞。谷敬文得知此事以后，就派团丁搜捕他，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黄国信只好东藏西躲，亡命在外。在这个期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各地农民运动正风起云涌，北伐在即。他对自己前程的利弊得失，前后左右仔仔细细做了多次的权衡，他认为再走他父亲的老路，发家致富，已经不可能了。对无家无业的他来说，参加革命才是他飞黄腾达的良好时机。他怀着一个赌徒押宝的心情，到了处在北伐前夕的广州。

在革命大发展的洪流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他投机参加了共产党，梦想在北伐成功之后，做一个开国的功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黄国信脱去军装，回到了九里十八坪，在豹子山上找到了县委，同时也认识了吴可征和郝大成。由于

他对谷敬文有着旧恨新仇，在一九二七年九里十八坪的冬季暴动中，他斗争非常积极、宣传非常卖力。在追捕谷敬文的时候，他一枪打中了谷中一的脚踝骨；在暴动成功，打下谷家寨的那些日子里，他整天东奔西跑，到处指手划脚、夸夸其谈。再加上他那较多的社会阅历，贩私盐时学会的那套善于伪装，长于钻营，见风使舵的本领，他当上了县委的宣传委员。在起义胜利初期，他是“城市中心速胜论”的热烈的拥护者和积极的宣传者。大革命失败后，低沉下来的“革命”热情，又一度有了回升。他认为革命有可能很快取得胜利，那他仍然还是一个“开国的功臣”。凭他的聪明才智，比起那些黑泥脚杆子来不知强上多少倍。他仍然相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万古不破的“真理”。有时他暗自庆幸地想：“在人生道路上，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父亲不是因为贩卖烟土倾家荡产，现在不是象谷敬文一样变成革命的对象了吗？”暴动成功，报了私仇，又当了县委委员。学习刻苦，工作卖力，斗争猛烈……全都成了他向着个人目标攀登的阶梯。然而，谁又能想到，革命道路却是这样的曲折艰难，变得成败难料了！

在九里十八坪突围时，他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部队里来。他自恃是上级党的代表，又参加过北伐战争，自以为很懂军事，便坚持部队四处流窜，他以为这样，既可以躲避敌人，壮大自己，又可以走州过府，大吃大喝。没有想到事与愿违，人越打越少，处境越来越难。

自打吴可征从井冈山回来以后，郝大成和绝大多数的

红军战士，便认准了井冈山的这条路，信心百倍地要找一块适合扎根的地方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可是黄国信却认为这是一种空想，根本不可能成功。他有些悲观失望了，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对革命能否胜利产生了怀疑。可是自己既然已经成了共产党了，除了革命外，又有什么别的前途呢？如果他再落在谷敬文手里，谷敬文不把他剥成八块才怪哩。有时候他这样想道：“这真是，骑上猛虎难下地，不是虎死是人亡；也只好，深山沟里放木排，难以回头顺水淌了！”在他看来，革命也罢，不革命也罢，反革命也罢，全都是为了个人的前途。穷人为什么革命呢？还不是为了不受剥削不受压迫？谷敬文为什么反革命呢？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权势财产？全都是为了自己，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这就是他的“真理”。

黄国信按照自己的处世哲学，在革命的严重关头，最艰难的时刻，打着这样的算盘：是革命好？还是脱离革命好？如果脱离了革命，万一革命成功了呢？那自己不仅得不到革命的利益，而且变成了革命的罪人！可是又一转念，如果不脱离革命，革命果真失败了呢？那自己不就成了革命的殉葬品了吗？我既不能同谷敬文一样，他除了反革命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也不能象郝大成一样，他除了革命到底之外，也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第三条道路有没有呢？应该是有的，如果是脚踏两条船，那不是可以左右逢源了吗？

黄国信在草坪上徘徊着，清理着自己的思绪，考虑着当

前的处境，想找出一条道路来。“城市中心速胜论”早已经被事实粉碎了，他也不可能设想带着几十个人去攻打什么大城市。到处流窜看来也真不行。吴可征和郝大成要走井冈山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那是空想，绝不会取得成功。黄国信对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他认为农民自私、落后、散漫、愚昧，农村经济文化落后，怎么能战胜城市呢？他轻视农民，鄙视农村。他绝不会跟着吴可征和郝大成傻干。

于是黄国信除了攻占城市、到处流窜之外，又找到了一条路，那就是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他认为这是保存革命力量，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最好方法。这样既不是取消革命，又不遭受被歼灭的危险，是一笔不蚀本的买卖，是一个万全之计。可是多么奇怪啊，吴可征和郝大成却偏偏不同意这样干。他想一跺脚自己离开部队一走了之，让你吴、郝带着部队去闯吧。失败了和我黄国信有什么关系？即使上级追查下来，也没有我黄国信的责任，谁让你们一意孤行不听我的话呢？想到这里，似乎又觉得不妥，如果这支部队被消灭了，我是有责任的，我是特派员啊！如果只有我一人回到县委，他们问我：“部队在哪里？”那不成了临阵脱逃了吗？我应当把这支部队带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于是，他又坚定了同郝大成斗争的决心。并且他预计到这场斗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说服了郝大成，自己变成了胜利者，这当然很好；一种结果是和郝大成闹僵了，那也没有关系，自己可以离开部队，不是我要走，是你们逼我走的，自己既脱

离了艰苦危险的斗争，又是一个受委屈遭迫害的人，这也不坏。不管出现什么结果自己都不吃亏，都立于不败之地。当他找到这个左右逢源稳操胜券的前途之后，就象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怀着一种奇异的情绪，回到大队部，安然地躺下了。

在他睡熟之前，他脑海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巧妙的比喻：他把郝大成比成了执拗无比的指北针，不管时局如何演变，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它只认准一个方向，坚定不移；而他自己好比是一个风向计，以个人得失作为轴心，哪个方向对他有利他就转向哪里。接着：“生意要兴隆，学会看行情”这些投机商人的生意经，在他脑海里接连不断地蹦了出来，心境变得恬然舒畅。他不知不觉地安安然然地睡熟了。……

三

罗雄在战士们睡熟之后，去查了一圈岗哨，回来坐在大殿门口吸烟，烟火一明一灭地闪动着。已经是过半夜了，月亮落到了西山头，山林渐渐黯淡起来。黄国信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烦恼着他的心。

罗雄，二十四年前，降生在白马山区一个贫穷的佃户家里。当他睁开眼睛看着这个不平的社会时，他的母亲却闭上两眼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在父亲的抚养下长大，给地主放过牛，也给财主喂过马。他体格魁梧，性烈如火，力壮如牛，胆大如虎，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在他二十岁的那一

年，他父亲串连山民抗租抗税，当地大土豪魏天宝给他加上“聚众滋事，图谋造反”的罪名，送进了监牢。

这魏天宝有钱有势，独霸一方，无恶不作。他常拍着胸脯子在人前大叫大嚷：“县府里没有杀我的刀，州府里没有斩我的剑，我是铁脖子魏爷！”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以不容你怀疑的声调说，“魏爷叫你三更死，阎王不敢留你到五更。”

罗雄为了救父亲，纠合了几个伙伴准备进城去劫狱，结果收回来的是父亲的尸体。罗雄没有落泪，没有叹息，只是血红的眼睛里喷射着令人生畏的怒火，牙齿咬破的嘴唇滴着鲜血。在埋葬了父亲以后，半个多月，他一句话也没有和人说。有人说他气疯了，有人说他急傻了，那铁脖子魏天宝却认为他是屈服了，高枕无忧地睡着安稳觉。也有人猜测着，在这极度的沉默里，会有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雷爆发。

在一个狂风怒吼的深夜里，魏天宝看见他的马棚里突然起了大火，连忙披上衣裳从卧室里闯出来。一道闪电——罗雄的柴刀劈断了他的“铁脖子”，魏天宝连哼一声也没有来得及，就翻滚到台阶下。就在这一夜，罗雄进了深山。……

郝大成的大队开进白马山的时候，他参加了红军。在经历了几次战斗之后，他跨进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罗雄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有着突出的长处，又有着他的弱点；他正直无私，忠心耿耿，但又直来直去，脑子不易

转弯；打起仗来，硬杀死拚，奋不顾身，却又不大讲究战术，只会猛冲猛打，不善于巧干；他思想通了，服从得最坚决，思想不通时，倔犟得厉害；他对你热情起来犹如烈火，他对你严格起来毫不讲情面，不大讲求方式；他心地纯正，不存半点杂念，但又过分天真简单；他勇敢里含着鲁莽，他果断里含着轻率，……在他的优点后面往往又伴随着一个缺点，这就是罗雄的性格特征，要改变这种状况，绝非一日之功。

罗雄对黄国信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他的行动看起来不顺眼，对他的言论听起来不对味。到底为什么，他一时也很难说得清楚。……

赵铁牛惊叫了一声，从一场恶梦中醒过来，看见大殿门口坐着个黑影，便轻声问道：“谁在那儿！”

“我！”罗雄简单地回答着，然后又问道：“你怎么还不睡呢？今夜没有你的岗！”

“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很恶的梦！”赵铁牛仿佛心有余悸地说，并用手去抹额头上的冷汗。

“做个梦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从来就不做梦，每天让你跑上百儿八十的，看你还做梦不做梦！”

赵铁牛闷声不响了，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罗雄猛然回头不高兴地对他说：“郝大队长说过，叹气的人骨头软，我也不喜欢叹气的人，红军战士嘛！”

“中队长，你别瞧不起人！”赵铁牛被罗雄的话激怒了，反驳了一句。

“哟，要什么牛脾气啊，”罗雄见赵铁牛生了气，他的火头倒没了，“好，说说你的梦吧！”

赵铁牛从草铺上爬起来，蹲到罗雄旁边，一边回想一边讲述着他的梦境。他说：“我梦见我那年老的爸爸和女儿小芬，还有小芬她娘，全都叫谷敬文五花大绑地抓了去啦！谷敬文对他们说：‘你还指望铁牛回来救你们吗？赵铁牛早叫我打死在白马山的峡谷里啦！’一枪就把我爸爸打倒了！小芬一下子扑到爷爷身上哭嚎着说：‘爸爸，快回来替我们报仇啊！’我正想向谷敬文猛扑过去，可是眼前有一条河隔着。我扑的太猛，一下跌到河水里，觉得全身都湿透了。我醒来一摸，原来是出了一身冷汗！……”

“你别胡思乱想了，”罗雄本想找几句话安慰他，但想来想去想不出，只是说，“梦这个玩艺嘛，哪里能当真呢？快睡觉吧，我也要睡了，明天郝大队长回来就好啦，我们不但能得到好武器，而且也有粮食了。”

“大队长能让我们回九里十八坪吗？”赵铁牛胆怯地试探着问，自知不可能，但是，他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你说什么疯话？回九里十八坪？你也不想想这是什么时候！难道你忘了吗？我们要找合适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啊！”罗雄斥责道。

“可是黄特派员说，要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他的话你少听一点为妙。”

在白马山峡谷突围之前，黄国信在赵铁牛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上级派来的人，并不享有什么威信。但是，他提出

的分散隐蔽、流动游击却符合了赵铁牛的愿望。赵铁牛一直盼望能打回自己的家乡，活和自己亲人一起活，死和自己亲人一起死，革命也要和自己亲人一起革。现在听黄国信这么一讲，反正革命根据地也很难建立起来，那么，回到家乡和自己的仇敌拚杀一场，拚死一个够本，拚死两个赚一个，这也就算革命到底了！至于这样，能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并没有去考虑，他想得没有那么深，看得也没有那么远。

赵铁牛闷头蹲在那里，一言不发。险恶的梦境紧揪着他的心。

“我看你是中毒了，你这些话若是叫大队长知道啊，哼，有你好看的，你好好想想吧！”罗雄说完就钻进大殿里睡觉去了。

赵铁牛这个离家还不到半年的农民，要成为一个坚强的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战士，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对于赵铁牛来说，刚才的那场梦真是太可怕了。他一直呆呆地坐在那里，瞅着满天繁星，想念着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的家乡。

他想：“郝大队长回来后，是准不会同意分散隐蔽、流动游击的，我应该趁他没有回来的时候就走。回到九里十八坪，我就先找史太昌游击队，如果家里人真的被谷敬文害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就是谷敬文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他想到这里，把心一横，站起来往山下走了几步，但他又犹豫了。这时他才体验到，要离开部队——自己生

活过的战斗集体是多么使他心疼不安啊。他处在极端矛盾中。他来回地慢慢踱着，这时他耳边又响起小芬的呼声，他又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回家乡去替亲人报仇有什么错吗？没有。在南屏山算革命，回到九里十八坪，不也是一样革命吗？那里离谷敬文更近！离仇人更近，那才叫革命哩！对，我得回到家乡去，亲人们在等着我呢！”

赵铁牛犹豫了几次，最后还是回九里十八坪的想法占了上风，于是他慢吞吞地向山下走去。但他的脚步是沉重的，那路边的树枝也好象在阻拦他，不让他去干这种丢脸的事。他走着，好象走得理由挺充分，走得很正大光明似的，但是，他回头看看，离开营地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越发沉重起来，不由地沉痛地嘟念着：“难道就这样走了吗？如果人人都象我一样，这支部队不就散了吗？若是郝大队长和党代表知道了，心里该有多么难过啊！”他拖着沉重的腿又走了几步。他的心疼得象刀绞一般，“不，我不能走，我不能离开同志们，不能离开郝大队长和党代表，我不能离开部队这个家啊！”他噗通一声，坐在路边，抽抽嗒嗒地啜泣起来。

四

高山苦寒，破晓的凉风吹进缺门少窗千疮百孔的大殿，罗雄被冻醒了。他在朦胧中向身边一摸，草铺是空的，他坐了一会，头脑清醒了些，心想：“赵铁牛上岗去了？为什么枪

还在？”赵铁牛和他关于恶梦的谈话使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莫不是中了黄国信的毒，真的走了？”

这时天已经透亮了。罗雄对谁也没说一声，就怒气冲冲地向山下奔去。他满怀愤怒向山下一望，见前面不远的路边坐着一个人。他跑到跟前一看，正是赵铁牛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罗雄走到他的跟前，赵铁牛连头也没有抬，他的心正沉浸在痛苦之中。

罗雄怒火中烧，一把抓住赵铁牛的前襟，把他拉了起来，大声地质问道：“你这个没出息的，你想开小差啊！”

但是赵铁牛并不分辩，也不言语，他的心在痛苦折磨中变得有些麻木了。

罗雄把铁牛这种表现当成了抗拒，变得更加气恼了。他猛力把赵铁牛一推，赵铁牛没有防备，向后踉跄了几步，绊在一块树根上，差一点跌下去！

赵铁牛的牛性子也上来了，握起拳头凑到罗雄面前，怒冲冲地说：“你为什么推我？”

“走，到队部去！”罗雄命令道。

“我偏不走，看你有多厉害！”

罗雄见赵铁牛不动，就去拉他，赵铁牛猛力把他摔开，于是两个人虎视眈眈地怒视着，眼看一场殴斗就要发生了。

这时王光磊几个战士从山上跑下来，惊异地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问问他！”罗雄生气地说。

“我根本就没有走！”赵铁牛也怒气冲冲地分辩着。

“你没走？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罗雄向王光磊和其他几个战士命令说：“把他拉回大队部去！”

“不用你们拉，我自己会走！”赵铁牛推了王光磊一把，头也不回地向驻地走去。

赵铁牛回到驻地，战士们议论纷纷。宋少英知道了这件事，焦急万分。她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不及时处理是不行的，它将会对部队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她首先找到了黄国信，激动地说：“黄特派员，郝大队长不在山上，把管理教育部队的重担托付给你。部队出了事，你到底负的什么责任呢？这支部队从成立那一天起，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叫人痛心的事呢。”

黄国信却沉静地说：“不要急躁嘛，你先不要追查责任，应该先找找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

“那你说是是什么原因呢？”宋少英紧盯着黄国信问。

“很简单，大家感到这样干下去没有前途！”

“我不同意，首先不是大家，而是个别的同志。个别的同志是一时的糊涂，看不清、想不开，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有责任教育他们，用正确思想引导他们。老实说，如果党代表或是郝大队长在上山，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宋少英越说越激动起来，她忘记了、并且也不愿意克制自己激愤的情绪。

“你的意思是这次离队事件的责任，应该由我黄国信来负了？”黄国信也火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照现在这样干法，不用说离队，就是逃亡也可能发生。我负不了这个责！”

“照你看，应该怎么干法呢？”

“还是那句话，只有一个办法，改变斗争方式！”黄国信怕更加触怒宋少英，而没有明确说出来，只是转弯抹角闪烁其词地说，“如果硬要这样干下去，只能把部队引上绝路。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很久，鉴于已往血的教训，我们应该暂时把红旗收一收，分散隐蔽、流动游击，象种籽一样埋在地下，等待时机……”

“够了！”宋少英忍不住打断了黄国信滔滔不绝的话头，一针见血地说，“黄国信同志，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的不是别人，首先是你。这次事故，不只是你应负责，更确切地说，是你这种思想毒害了战士，事故就是你造成的！……”

“不要血口喷人！”黄国信几乎暴跳起来，但他忍住了，做出宽仁大度的样子，“宋少英同志，我理解你的冲动，我原谅你的幼稚。同志，你还年轻，又是女同志。革命嘛，不能单凭热情，不能盲目乱干，要等时机，要讲方法。要……”

“不要不着边际地说些空洞的名词了。”宋少英不耐烦地说，“我问你，你打算怎么样把种籽埋在地下，又怎么样生根发芽呢？”

“应当这样，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只有分散隐蔽才能缩小目标，只有缩小目标，才能保存力量；在一块地方扎根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流动游击，这样才能扩大和积蓄力量，等到敌人力量削弱的时候，再实行起义。”黄国信滔滔不

绝地说着，“宋少英同志，关于革命的理论，你还懂得太少呢。”

“你那一套理论我确实不懂，我不理解，你把革命武装分散了，怎么能壮大自己力量，又怎么能削弱敌人呢？那不正好叫敌人个个击破吗？你是把部队向错误的道路上领！”

“宋少英同志！”黄国信暴跳起来，“我现在还是县委的特派员，你应该对我有起码的尊重！”

“我是个共产党员！”宋少英毫不退缩地说，“我应该尊重党！应该尊重党支部的决议！应该尊重革命的利益！”

正当宋少英和黄国信激烈争辩的时候，罗雄怒冲冲地走来，拉了宋少英一把说：“别和他争了，你看赵铁牛的事应该怎么办？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不及时处理是不行的！”

“特派员在这里，”宋少英说，“我们研究一下吧！”

“你是中队长！”黄国信对罗雄说，“你认为怎么处理好？”

“开大会！”罗雄余怒未息，不假思索地说，“要严肃处理！”

“开大会？”宋少英楞了一下，“是不是急了些？”

“急？房子失了火还能迈方步吗？”罗雄焦躁地跺了跺脚，“要马上开！”

黄国信扫了罗雄和宋少英一眼，心里暗自想道：吴可征、郝大成不在，罗雄鲁莽，宋少英简单，会议是开不好的，到头来，还不是由我来引导吗？我应当抓住这个机会来阐明我的主张，要部队跟着我走。于是他做出深思熟虑的样

子说：“我看开个大会也好嘛，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的想法，象铁牛这样的事情，应该开个大会来解决！”

五

大会是在静林庵前面一块平坦的草坪上进行的。中队的全体战士排成方块坐在草地上。主席台既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只是有几级原来铺设的进入山门的台阶。宋少英、罗雄和黄国信都坐在台阶上。

会场的空气是沉闷的，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对赵铁牛行为的看法也不一致。

赵铁牛坐在队伍中间，把头垂向草地。他的内心是极端痛苦的。

黄国信也心事重重地吸着烟，仔细地观察着战士们的表情，听着战士们嘁嘁喳喳地议论。

罗雄向会场巡视了一会，突然用粗犷的声调说：“我们部队出了丢脸的事，赵铁牛离开我们的部队，他要走！悲观了，动摇了，真可耻！我们的党代表和郝大队长，带着我们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艰难啊。风里雨里，东战西杀，忍饥挨饿，出生入死，为了保住这支部队，党代表受了重伤，郝大队长日夜操劳，同志们英勇战斗，总算把这支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郝大队长连口气都没有来得及喘，就带着三中队下了山。现在赵铁牛趁郝大队长不在的时候，倒要离开部队……”罗雄声音呜咽了，没有讲下去。

王光磊带头喊起了口号：

“谁要离开部队就是脱离革命！”

“坚决革命到底！”

“坚持武装斗争！绝不放下革命武器！”

战士们忍不住喊起口号来。他们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气愤地看着赵铁牛。他在人们的盯视下，羞愧地低垂着头。

罗雄待大家稍稍安静一些的时候继续说：“赵铁牛，你向大家坦白坦白你的可耻的思想，检讨检讨你的错误行为吧！”

赵铁牛满眼噙着泪花，抬头看了一下会场，痛苦地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处罚我吧！”说完又把头低了下去。

罗雄说：“你不检讨，好吧，大家说说看，应该怎么处理他！”

“我提议开除他！”一个战士猛然站起来，“他丢了我们革命部队的脸！”说完又猛然蹲了下去！

“开除，正合他的心意！应当重重地处罚他！”一个战士激烈地说。

这时宋少英站了起来，她心平气和地说：“同志们，一个革命同志一时想不开，犯了错误，走错了路，比方说，他走到了悬崖边上，我们到底是拉他一把好呢？还是推他一把好呢？”宋少英故意把话停下来，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并思忖着下面的话应该怎么说。

“应该拉他一把！”

“他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王光磊说。

宋少英提的问题,和她的倾向性,获得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她接着王光磊的话说:“对!他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应当团结他,帮助他。他是有错误,但我们有责任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赵铁牛同志,你谈谈你对自己错误的看法吧!”

赵铁牛摇晃了一下站稳了,他感激地看着宋少英,然后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只想到自己亲人自己的家,忘了革命。……可是后来我又不想走了……”

“不要光讲好听的了!”有的战士叫了一声。

罗雄说:“不要乱插,让铁牛同志讲完。”他觉得宋少英的意见是很对的。他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变得不那么冲动了。

“我夜里做了个恶梦,梦见谷敬文那些狗杂种们在折磨亲人,我觉得心里闷,可是谁来和我讲讲道理呢?我和罗中队长说了,他让我睡觉去!若是党代表在这里,他开导开导我,我心里就会亮堂些。黄特派员说:‘革命不能照这个样子干下去了,要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了。’我想,既然这样干法不行,还不如回家看看亲人,把仇人杀他几个!就是和土豪劣绅拚死,也算革命到底了!”

赵铁牛这些出自心坎的话,引起了一些战士的同情。

“我再说几句,”王光磊站了起来,脸涨得红红的,反映出他心情的激动,“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帮助同志,赵铁牛是有家乡观念和单纯的复仇思想,这是不对的,正象郝大队长说的,是看得近,想得浅。可是他为什么早不想走晚不想

走，偏偏在这个时候想走？依我看，这个根还是在黄特派员身上，我们要从这根上刨一刨！”

“对！王光磊说得对！”

“我也有这样看法！”

接着战士们都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会场顿时沉默下来。

宋少英看到会议气氛有了好转，便又站起来发言，她说：“铁牛同志有错没有？有！王光磊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是要从两下的根上刨一刨。赵铁牛同志自己身上有弱点，就象一个身子虚弱的人一样，抵抗力差了，病菌就容易侵入，他就容易生病，我看赵铁牛的病根就在这里。铁牛同志刚才说的全是心里话，因为他有些糊涂观念——思念家乡，单纯的复仇思想，才上了错误主张的当，中了错误言论的毒！要想不生病，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加强自身的抵抗力——这就是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一个是消灭病菌，防止毒害——这就是批判错误言论。”说到这里，宋少英感情激动起来，“……什么分散隐蔽，什么流动游击，全都是鬼话。我们一定要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黄国信坐不住了，真想给宋少英一个迎头痛击，但又觉得还不到火候，一忍再忍，只是扭动了几下身子，却没有跳起来。这时黄国信的心情是复杂的；当罗雄要立即开会时，他马上就同意了。他估计这个会议，对贯彻他的主张是有利的，在“乱打一锅粥”的情况下，只有由他来收拾，他就可

以把战士引到自己这边来。在会场上出现骚动和纷乱的情况时，他内心里隐隐地有一种快感，他倒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感到部队思想越乱，越能说明他的主张正确。对于他的主张能否在这支部队里顺利推行，他并不盲目乐观。他深知郝大成、宋少英、罗雄这些“死硬派”会拚命抵制。但是，他只要把战士们抓到手里，就是你郝大成比钢还硬，又有什么咒念？他预计到，今后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会有一场大辩论。吴可征短期是回不来的，郝大成孤军作战，那就更好对付。郝大成能打仗，黄国信从内心里佩服，可是讲到动脑筋搬理论，就是三个郝大成捆在一块儿也不行。我黄国信这十几年的寒窗之苦，绝不会是白费的！赵铁牛的检讨，把他挂了一下子，这并没有引起他多大震动；王光磊提出来刨根，使他有点吃惊，他没有想到，一个放下锄头把子不到几个月、连个大字也不识的泥脚杆子，会提出这样的看法，但他并不在乎。刨根就刨吧，他相信自己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宋少英的发言，才真正刺疼了他。他已经做好了回击的准备，只是考虑着回击的方式和时机。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听着宋少英的继续发言。

“我完全相信赵铁牛同志，他一定会认清错误，也一定能改正错误。我们热烈欢迎铁牛同志走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铁牛同志仍然是我们的好同志！”

会议的气氛改变了，战士们的脸上出现了轻松的笑容。赵铁牛感动地望着宋少英那热情、严肃的脸，觉得全身轻松。这并不是因为少英帮他开脱了什么，而是从她的亲切

的话语里，得到了鼓舞，得到了同志式的友谊和信任。

罗雄等少英坐下以后，他站起来说：“本来我是要狠狠处罚赵铁牛的，可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咱得来个说服教育，只要赵铁牛认真检讨，知错改错，这就好嘛……”会场上响起了掌声，可是罗雄摆了摆手让大家把掌声停下来，他继续说，“要处罚的应该是我，赵铁牛同志把他的恶梦都和我讲了，可是我没有对他做思想工作，我叫他‘睡觉去’。我是个中队长，我有责任。……”罗雄亲切地看了赵铁牛一眼说，“铁牛哇，没有什么值得垂头丧气耷拉脑袋的！你这个错误，顶少也得掰一半给我！”

罗雄的声音是激动的，感情是诚挚的。战士们亲切地望着他，等待他继续讲下去。

罗雄向黄国信望了一眼，忿忿地说：“照我说，黄国信同志应该检讨！毒根在他身上！”

宋少英首先带头为他鼓起掌来，她觉得罗雄说得很实在。尤其使她痛快的是他在大会上点了黄国信的名，这对罗雄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长。从战士们的情绪和会场上的气氛来看，会议的效果显然是很不错的。战士们的糊涂想法和认识上的偏向，虽然谈不上彻底解决，却基本上被扭转了。她认为黄国信有可能在会上做一点皮毛的检查，等郝大队长回来，那时对歪风邪气和糊涂思想要来一个大清扫。

黄国信本来是要讲话的，但他听到罗雄指名要他在大会上检讨，就觉得是受了极大的侮辱。他的脸由白转红，又

由红转白，觉得胸口里窝着一股气，憋得难受。如果让他检讨的话是出自宋少英之口，她是女同志，尚且可以原谅。可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既粗鲁又莽撞的中队长，竟敢当众点他这个特派员的名，他真有些受不了。但他还是硬把怒火压在心里，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从容地站了起来。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手段以争取更多的群众，所以他的发言颇费了一番心机，他拖着长腔慢吞吞地说：“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不过我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成是‘离队’。我说啊，这不叫离队！……”

黄国信发现会场上全都以惊异的目光瞪着他，感到他的妙论产生了可喜的效果：“什么叫离队？那就是开小差！那就是脱离革命，那就是背叛我们的伟大的事业！可是我知道赵铁牛同志是个好战士，他苦大仇深，是自觉自愿参加革命的，他在战斗中也是勇敢顽强的。如果说他是想脱离革命，那就是天大的冤枉！他今天的行动绝不是什么‘离队’，而是改变斗争方式！……”

宋少英听出了黄国信发言的不良用意，便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今天发生的离队事件，如果不叫离队，可以叫作‘中毒’！就是中了你的毒！”

黄国信气哼哼地瞪了宋少英一眼，忿忿地说：“请不要打断别人的话，有你说话的时候！”接着他又对着会场继续发言：“铁牛同志这次行动有错误没有呢？有！他不应该自由行动，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部队要分散，分散到什么地方，同志们当然可以提意见，领导上是会考虑大家的意

见的，民主嘛！但是，最后还是要由领导上来决定！有的同志想回到家乡去，因为家乡人地两熟，既便于隐蔽，也便于斗争……”黄国信说到这里，他感到需要利用战士们的思乡情绪，达到推行自己主张的目的，便索性讲得更明确些，“同志们的这些想法，是值得重视的。我们是可以把部队按地区分小些，也可以回到当地去坚持斗争！同志们，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时候了，我们干革命，就要认准方向，绝不能碰到南墙不回头啊。碰上暗礁要转舵，遇上暴风要收篷。蛮干瞎闯是不行的！……现在，先不要武断地下结论，大家可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一种认为我们应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必须改变斗争方式，那就是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一种是在这荒山沟里打转转，空想什么建立根据地。哪一种有前途？革命方法是不是只能集中不能分散？分散部队，缩小目标，在敌人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是不是保存革命力量的最好方法？回到自己家乡同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残杀我们的阶级敌人战斗，是不是就算离队？流动游击，是打击敌人的最好办法还是悲观失望？……”

黄国信想用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问题，把战士们完全推到云雾山中，就象无数根柴棒，在刚要澄清的河水里，猛搅乱捣一阵，把水搅混。混水里面好摸鱼。

黄国信果然把一些战士的思想搅乱了，会议的情绪又出现了逆转。那些一时糊涂而开始清醒的战士，又被卷入这阵黑旋风里去了。

王永祥猛然站起来说：“黄特派员说的是个办法，我同意！”说完又猛然蹲了下去。

“我也同意！”肖应良接着喊了一声，但他并没有站起来。

“我不同意！”王光磊跳了起来。

“我也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几十个喉咙同时喊着，会场纷乱起来。

罗雄面对着这个局面，感到又惊讶，又意外，又气愤。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完全不是他原先想象的那个样子。他知道黄国信讲的这些全是歪理。他想反驳，可是一时又得不到要领，抓不住要害，就象一个砍柴的人面对着一丛枝丫交错的荆棘棵子，不知从何处下手好了。他扭头看看黄国信的得意洋洋的脸，心头不由地升腾起一股子怒火，他暴跳起来，把插在腰里的枪一拍，指着黄国信大声喊道：“黄国信！你放毒！”

黄国信也跳了起来，气势凌人地对着罗雄说：“罗雄！你的组织纪律观念哪里去啦？！你就是这样对待上级吗？同志，扣帽子耍野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是特派员，阐明我的主张，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力！……”

宋少英对这场斗争也是缺少经验的，但是她的思路却很明确。在吴可征离队养伤之前，召开的那次支部会议武装了她的头脑，吴可征提出的“走井冈山道路坚定不移”的思想，在她心中扎了根。她感到黄国信的言论，是有欺骗性

的，给部队带来的毒害也将是很严重的！她一边听，一边思考着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才能击中黄国信的要害。宋少英也预感到郝大队长回来后，将要有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但她想到党支部，想到广大的指战员，想到党代表和郝大队长，她增强了斗争的胜利信心和力量。

黄国信的话越说越快，宋少英根本没有插嘴的机会，同时宋少英也不想马上插嘴。她在这场斗争中，变得比较沉着了，她的激动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镇定地静听着黄国信的发言。

黄国信对罗雄耍了一顿威风之后，又对着会场继续发言：“同志们，改变斗争方法的时候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就要出现在我们面前！分散隐蔽、流动游击，这是正确而完善的斗争方法！……”黄国信还要继续讲下去，就在这时候，会场上有人喊了声：

“快看啊！郝大队长回来啦！”

这喊声就象一声不可抗拒的命令一般，战士们呼啦一声全都站了起来：

“大队长回来啦！”

“来了这么多人啊！”

“快迎接他们去！”

“散会！”罗雄喊了一声。他象没娘孩子望到了亲人一样，和战士们一道向山下涌去！

第九章 南屏山之夜

史少平完成白马山峡谷和牛角山的两次阻击，同林景元告别以后，就急速北上，按照郝大成指给他的大致方向，去追赶红军大队。林景妮母女给他的面饼，加上沿途清澈的山泉，保证了他一路的饮食。这一天的傍晚，他来到了南屏山下的崖头沟附近，天快黑了，他不打算上山，想在山村里先打听一下红军的消息。

这时，他看见山路上来了一队人马，就机警地躲在路旁的密林里，观察着这一队奇怪的行人。他首先看到的是两匹白马，但马上并没有坐人，而是驮着东西。几十个人不成队列地前呼后拥地走在山路上，不象是军队，可是，他看见了枪支、刺刀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幽光。他认真地观察着。这支队伍渐渐近了，他看见有人在指手划脚的大声谈笑。……忽然，他的眼睛一亮，全身一震，他认出来了，在队伍中间，走着郝大成，接着又认出了姚光明和王尚青。

“郝大队长！”

史少平失声地大叫一声，从树丛中猛扑出来，向着路上

的队伍狂奔。

郝大成从动作从声音，一下就认出迎面跑来的史少平，也抢到队伍前面，急急地向史少平迎去。

史少平的突然出现，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三中队的同志们在一阵惊奇之后，大家怀着狂喜的心情，互相探询着，欢笑着，把奇迹般出现的史少平团团围住，好象不认识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他。无数的问题，连珠炮似地向他倾泻着。

郝大成这个从小就历尽艰辛的人，多少撕心扯肠的痛苦都没有流过眼泪，这桩意外的喜事却使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是不大流露太细腻的感情，这一次却紧紧地拉着少平的手说：“哎呀呀！你快给我站好，叫我好好地看看！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王尚青、姚光明，他们都撞进人群，拖过史少平，连拉带抱，连蹦带跳，连说带笑，简直把史少平给抖搂散了，他们不知高兴得怎么办好。这种意外重逢的喜悦感情的爆发，简直闹腾得连山林泉水都哗哗大笑了。

队伍沿着山路向崖头沟继续前进着。史少平一边走，一边向郝大成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阻击的情况。……然后他说：“周枫林同志首先负了伤，这我是知道的，后来，都是各自为战分散抵抗敌人，到底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从一切情况判断，”郝大成心情沉重地说，“枫林和继五同志很可能是牺牲了！他们战斗得勇敢，牺牲得光荣啊！”他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从对同志的悼念中挣脱出来，

“我已经派陈大雷同志去找了，他会带来确实的消息的。……你从峡谷出来以后呢？”

“以后又在牛角山上打了一仗。”史少平又把如何遇到林景元，如何在山洞里躲避讲了一番。

一个白匪军官对他们的掩护引起了郝大成的注意，他问史少平：“你听清楚了？他是刘玉龙团一连的吗？叫王求正？”

“听清楚了！士兵们喊他二排长！”史少平肯定地说。

“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我估计这个人是北伐军里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在清党的时候，虽然发狠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过一人，可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光的！……”

部队进了崖头沟。全村的贫苦山民簇拥在队伍周围，小铁柱及战士们都极其生动地向群众讲述打汤三碾子的情形。整个山村都沉浸在欢乐和振奋中。

郝大成和纪松田、郑万春，研究了当前的工作，准备等参加红军的新战士安排好家务，来崖头沟集中以后，就回南屏山。

夜已深了，郝大成把一切安排就绪，在摇颤的灯光下，和史少平进行着一次详细的谈话。他说：“少平，现在有一个紧急的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大队长说吧！”史少平兴奋地回答。

“因为时间紧迫，虽然你很累，”郝大成盯视着史少平的疲劳而憔悴的脸说，“想来想去还是你去合适！”

史少平坚定地说：“再困难的任务，我也要坚决完成。”

“你先看看这个！”郝大成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尺长五寸宽的大信封来，“这是从汤三礅子那里得到的。”

史少平把信纸抽出来一看，原来是谷敬文给汤三礅子的一个请柬，并附有短信一封。

请柬是印好的，只有“汤万田先生台照”是笔添的。

径启者：兹定于夏历×月×日吉日良辰，宣誓就任，聊备薄酒恭候

大驾

光临

汤万田先生台照

愚弟 谷敬文 顿首

其中附有短函一封：

万田兄大鉴：

据侦悉，郝、吴残余共军已潜至南屏山一带活动，望兄倍加提防。谷某庆功宴后，当即率师西向，消灭此残余共军，以绝后患。兄亦应早日秣马厉兵，全力配合，以竟全功。进剿计划，宴席间面商。

谷敬文

×月×日

“这是怎么回事？”史少平还不完全清楚。

“谷敬文升了三县剿共司令，”郝大成晒笑道，“也不知谷敬文功从何来。他还想大大庆贺一番呢。”

“不能安安生生地叫他庆贺！”史少平用拳头擂了一下

膝盖说。

“对！我们不能叫他安安生生地庆贺，”郝大成说，“更重要的是谷敬文在‘庆功’宴后想来进攻我们，这是一个大的麻烦，因为我们很需要一个较长的休整时间。所以必须打掉‘庆功’宴，拖住谷敬文！九里十八坪的红军游击队肯定是会知道谷敬文的‘庆功’宴的，但对谷敬文进攻南屏山的计划是不是清楚呢？所以你要尽快赶到那里，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你想想还有什么困难吗？”

“给我一支枪吧！”史少平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是不怕任何困难的。

“不行，你不能带枪。”郝大成叮嘱说，“现在九里十八坪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谷敬文回去之后，恐怕就更严重了。那里到处都设着明哨暗卡，沿路随时都可能受到盘查。现在穿着单衣，枪带在身上是很显眼的，还是带一把柴刀好些。……必要的时候可以夺取武器。”

“对！我可以去夺！”史少平想起了暴动之前，郝大成带着他，在谷家寨的闹市上去夺保安队的枪。那次准备得很好，一个暗号，几十个人猛扑上去，就缴了巡逻队的十二支枪，因此他很有信心。

“应该首先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郝大成计算了一下说，“现在离‘庆功’宴还有五天的时间，最好在三四天之内能找到游击队，再大闹‘庆功’宴。万一时间不允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先闹后找。夺枪我们是有经验的，要紧的是沉着、冷静、胆大、心细。”

“我什么时候动身呢？”

“今夜你要好好休息一下，衣裳、柴刀、吃的，请纪松田同志帮你准备。明天一早，我们从这里回南屏山，你就从这里去九里十八坪！……还有，我已经派黄希才同志去找县委取联系了，能不能找到县委还很难说。如果你找到了游击队，也要通过游击队和上级党去取联系，这样两个人找会比一个人找更有把握些。”接着郝大成详细地交待了向县委汇报和请示的内容。

“我一定完成任务！”史少平坚定地说。

等史少平睡下之后，郝大成又走了出去。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临睡前，不去看看睡眠的战士、不去查查岗哨，他是难以入睡的。

史少平虽然十分疲劳，但是，新的任务使他极度的兴奋，久久地难以入梦。他想到了九里十八坪的历次斗争，想到了爸爸妈妈和乡亲们，想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谷敬文，也想到了这次任务的艰巨和困难。

提到“困难”，史少平总是忍不住一种渴求和激动！对于那些害怕艰难，畏惧危险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情的。史少平并不是没有想到他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但他却不在乎这些。他在设想克服困难战胜危险的办法。

生活中正是这样：有人喜欢在平坦的道路上漫步，这里没有峭壁悬崖，没有崎岖坎坷的险路，走来不费力气，没有危险，却是平淡无奇；有人却喜欢攀登陡峭的山峰，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不怕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尝到登上奇峰的

快乐，享受到绚丽无比的风光；有人喜欢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轻舟荡漾，喜欢那平静的庭院中的鸟语花香；有人却喜欢暴风雨的怒号，喜欢波澜壮阔的海洋，让那惊涛骇浪激起他战斗的豪情壮志。

那些为革命而奔赴前线的人，不知道炮火连天的战场是危险的吗？是知道的，但他们不怕流血和牺牲。只有革命战士才能体验到战斗的欢乐，只有为革命而战斗过的人才能享受到胜利的幸福！

艰巨的任务，出生入死的斗争，更激起了史少平革命的壮志豪情，他不能入睡，直到郝大成查哨回来，他们又交谈了一些事情之后，史少平才慢慢地睡去。

二

打掉汤三碾子之后的第二天早晨，郝大成对奔赴九里十八坪的史少平又叮嘱了一番，然后带着三中队和四十多名刚报名参军的新战士，抬着大批的粮食、布匹以及其他可供军用的物资，怀着胜利的喜悦，兴高采烈地向南屏山进发。傍午时分，到达了营地附近，正在开会的战士们，欢呼着向他们迎来。郝大成还不知道部队发生的事情，更没有想到一场严重的斗争在等待着他。

上山的战士们和下山来迎接的战士们汇集到一起了。他们打闹着，问讯着，为了扛东西而争夺着。……在一阵欢乐的纷乱中，人们似乎忘记了因为离队事件而产生的不愉

快的心情。

郝大成的心情本来是欢乐而振奋的，但他发现宋少英和罗雄笑得很勉强。他从他们带有苦涩味道的笑脸上，仿佛看到了罩在他们心头上沉痛的暗影，心头不由地一沉，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急急地问道：“怎么？山上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大事，”宋少英不愿意甚至不忍心破坏大队长欢愉的心情，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回头慢慢地说吧。”

可是罗雄沉不住气，在这阵欢乐的气氛中，内心的痛苦反而加重了几分。

“大队长！部队出事了！我没有完成任务，”他痛心地说，“赵铁牛要离队，给红军脸上抹了黑。”罗雄这个铁打钢铸的黑脸大汉说到这里，心里就象刀剜。他惭愧，他伤心，又似乎有些委屈，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了。

“不要激动，你慢慢说。”郝大成冷静地听着，感到部队发生了严重的事情。

“更气人的是黄特派员要分散部队！”罗雄根本不注意宋少英制止他的眼神，把发生的事情一古脑儿全倒给了郝大成，引起了郝大成的不安。

“黄特派员呢？”郝大成问。

“哪，来啦。”宋少英说着。

黄国信已经来到了郝大成面前，因为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奔跑，所以落在后边。他热切地和郝大成握手：“老郝，辛苦，辛苦！”

“老黄，听同志们说，部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算不了什么严重，”黄国信轻松地说，“部队情绪正常，至于有些人想走，这不能算是坏事，也不是什么乱子。我认为这是向我们提出了问题。”

“你说什么？”郝大成惊奇地看着黄国信平静坦然的脸，“向我们提出什么问题？”他觉得黄国信的神情里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

“老郝，先休息吧，这些我们以后再谈吧！”

“也好！我们先把部队安顿好了再谈。”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部队已经在姚光明的带领下上了山。

打汤三碗子的胜利和郝大成的回山，象一阵温暖的春风，吹淡了因为离队事件而罩在战士们心头上的暗影。史少平完成阻击任务归来，又带着艰巨任务奔赴九里十八坪的消息，更丰富了战士们交谈的内容。新老战友们在一起，一边忙着扩展营地，安排食宿，一边亲切地断断续续忽东忽西地交谈着。谈论着打汤三碗子的经过，谈论着山区人民高度的革命热情，谈论着亲如鱼水的军民关系……整个营地又呈现出一片忙碌欢腾的景象。

郝大成命令部队在食宿方面大体安排就绪之后，下山的三中队全部休息，其他工作如战利品的分配储存等由一中队负责完成。吃过午饭，郝大成对如何进一步安排营地和其他工作向罗雄、姚光明、宋少英作了交待，才回到大队部里。

大队部是在离大殿不远，一个稍稍完整的厢房里。在靠里面的半间，铺着半尺厚的山茅草，散发出清徐徐的香味，这就是战士们最理想的床铺。在靠墙的另一面，是锯开的圆木片，固定在埋进土中的木桩上，这就是不能移动但极稳固的桌子。水桶般的圆木墩子，散布在床头桌边，一只风雨灯放在粗糙的桌面上，墙上整齐地挂着挎包和武器。这就是大队部全部的简陋的摆设。

王尚青一头扑到草铺上，不到十秒钟就已经睡着了，跪着腿，弯着腰，连鞋子也没有脱，这几天可真是把他累“熊”了。他鼻子里鼾鼾地响着，红扑扑的孩子气的脸上挂着甜蜜蜜的微笑，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睡得十分香甜。

郝大成把驳壳枪挂在墙壁上，回头看了王尚青一眼，见他睡得那样熟那样香，不由地露出一个爱怜的微笑。他过去给他脱下草鞋，又把他睡觉的姿势摆正，把压在身下的挎包抽出来，给他垫在头下，然后又把军毯给他盖好，就象一个细心的母亲照看孩子一般。郝大成一点也不担心把他弄醒，他知道，如果现在悄悄地把他抬下山去，他也是不会醒的。王尚青哼哼着，任凭郝大成搬动，郝大成自言自语地说：“看你睡得多死！”

郝大成把王尚青安置好了以后，便背靠着卷起来的铺盖卷，半躺在草铺上，双手垫在脑后，闭目沉思。他很需要休息了，但他却不能入睡，脑子就象在风暴中的江海，波浪翻腾。

在吃饭前，他听了宋少英和罗雄的汇报，感到事情的严

重性，事情虽然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但是俗话说“落一叶而知秋”，他深知这不是个别战士的事情，赵铁牛想离队的行为，王永祥和肖应良同意黄国信的错误主张，说明在部队中有一种错误思想在发展着、散布着。黄国信在大会上提出的分散隐蔽、流动游击的错误主张和那一连串似是而非的歪理，把水搅混了，把战士的思想弄乱了。病菌最容易侵入不健康的肌体，在某些战士身上残存的农民意识、家乡观念、复仇思想，再加上对革命前途看不清楚，最容易接受错误思想的影响。

郝大成估量着形势发展趋势，一场严重的政治思想斗争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面前，因为这场斗争不仅仅是解决个别同志的糊涂思想，也不是解决一般思想作风上的缺点，更不是个性上的矛盾冲突和个人之间的恩怨，这将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一场革命将沿着什么路走下去的斗争，是关系到这支部队前途和成败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革命红旗能不能打下去的斗争。这场斗争将是很艰巨的，这不仅是因为黄国信所处的地位重要，而是他的错误思想所带来危害的严重性。这种错误思想是不能用强制来纠正的，不是用行政命令就可以消除的，更不是象消灭敌人那样一阵枪炮，一阵拚杀就可以解决的。病菌必须消灭，毒素必须清除。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吴可征同志不在，如何打好这一仗呢？白马山峡谷的重围，都没有使他这样不安。

打仗，需要知己知彼，需要调兵遣将，需要选准进攻方

向，需要充分的准备，需要周密的部署。郝大成一动不动地半躺在草铺上，微闭着眼睛，象一个大战前夕的指挥员一样深深地思索着，思索着。……

这时候，黄国信那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神情重又出现在郝大成的面前。打掉汤三碗子，红军得到了扩大，物资得到了补充，这是一个令人振奋鼓舞的胜利，但黄国信却对此非常冷漠，缺少起码的热情。部队发生了事故，他又表现得特别安闲冷静，甚至还流露出几分兴奋的神态。这是什么情绪呢？似乎这一些问题不仅不是他的责任，而且成了证明他正确的根据。这是什么道理呢？“有些人想走，这不能算是坏事，也不是什么乱子，……这是向我们提出了问题。”黄国信这些奇谈怪论，是什么意思？这只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麼药呢？他向部队公开提出了他的主张——分散隐蔽、流动游击，这个主张显然是错误的！它却迎合了某些战士浓厚的家乡观念和单纯的复仇思想！它有很大的欺骗性。黄国信错误主张的实质是什么呢？

郝大成前前后后地想了想，他明白了：黄国信不相信井冈山的道路会取得胜利，不相信武装斗争还能够继续坚持。悲观失望，逃避斗争，这就是他的思想实质。郝大成看准了对方的要害，也看出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

郝大成又想了想王永祥、肖应良和赵铁牛，他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也相信他们！这些苦大仇深的战士离开革命，还能有什么出路呢？一时看不清方向，这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这场斗争，一定要把他们拉回到正路上来，他们是

一定会回到正路上来的！郝大成仿佛看到那些高大的战士在擦亮眼睛之后，更加精神百倍、斗志昂扬地站在他的面前。他想：在同黄国信决战之前，我要和赵铁牛同志深切地谈谈。

这时候，西斜的阳光从门窗里照进了厢房。郝大成象完成了一次战斗部署后的指挥员一样，怀着战斗的豪情，怀着胜利的信心，进入了美好的梦境。

三

时令虽然已经接近谷雨，但是山区的夜晚仍颇有凉意。空气是那样清新，随着阵阵夜风，飘散着沁人肺腑的野花香，那树叶的飒飒和流泉的潺潺，更衬托出山野的寂静。举目仰望，幽蓝色的缀满繁星的天空，覆盖着起伏的山岭。远山重迭，迷迷蒙蒙，象无数顶天立地的巨人在凝神沉思。

郝大成和赵铁牛坐在白天开大会的那块草坪上，在倾心地低谈。

看不见赵铁牛的面容，只听见他的愧悔交加的声音：“……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真是对不住革命，对不住党代表，也对不住你啊！都怪我一时思想糊涂。……”

郝大成亲切的声音：“铁牛同志，你说的这一些思想情况，我是很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我要向你说明清楚，这不是一时的思想糊涂，这是一个阶级觉悟问题。从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要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中间

要走很长的一段路。……”郝大成边说边沉思着，好象也在回想着他自己走过的路程。

他继续说：“革命思想，高贵品质，勇敢精神，这些都不是天生的，更不是随着军装和枪支一齐发给的。有些人以为一穿上军装一扛上枪杆，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军战士了，不，世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铁不锤炼难成钢，何况是人啊。一个战士的成长要靠党的教育培养，要靠在艰苦斗争中磨炼，要好好学习！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人生观。……”郝大成不胜感慨地讲着，他好象不是向赵铁牛一个人讲，而是向所有的战士们讲，这中间也包括他自己。

“……说到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党代表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我一直记在心间。党代表说：‘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面临着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对敌人，一条是对自己。’是啊，对敌人作战要勇敢无畏，当然很不容易，可是对自己思想上的缺点作战要勇敢无畏有时就更难。因为对敌人作战是在战场上，战线非常分明，你对敌人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你不杀他，他就杀你，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对敌人会毫不留情。

“可是对自己的缺点呢，就不同了。我们都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人，身上总沾染着很多脏东西。对这些东西已经习惯了，一碰到就会怕痒怕疼。要改造自己，需要有比在战场上更大的勇气！

“铁牛同志，你以为回家去找敌人报仇，也是革命，不，这不是一个革命者的行动，这是单纯的复仇思想。难道我

们只是报了个人的仇就算革命到底了吗？我也为别人打过抱不平。我也为了报那一拳之仇，把张彪打得鼻青脸肿，当时我也认为这很革命。不，从我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时候起，从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毛委员教诲的时候起，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和做法。我们应该把个人的仇恨上升到整个阶级的仇恨。我们报仇，不是靠一个人，要靠整个阶级的力量；我们也不是为个人报仇，而是为整个阶级报仇！一个革命者眼要看得远，心要想得宽。我们求解放，谋幸福也不是为个人，是为全中国全世界所有受苦的人！

“你还记得吧，铁牛同志？那一天，你把小芬卖给了人贩子，可就是在那一天，那黄家湾，那九里十八坪，整个山区，整个中国，又有多少人家被逼得投井上吊跳崖，又有多少人家象你一样卖儿卖女？……”

郝大成这些话，使赵铁牛深深感动着，他低声说：“大队长，我记得！”

夜深了。他们两人，全都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之中。

赵铁牛的家是九里十八坪的黄家湾。全村七十多户人家，在九里十八坪，除了谷家寨和史家坪外，算是比较大的村子了。赵铁牛家的茅屋，坐落在村南头一段陡坡下，除了夏天早晚，长年不见阳光。坐南朝北两间茅屋，住着他全家五口人——他爸爸赵星海，住在外间，铁牛夫妇和两个女儿——小芬、小蕙住在里间。

这一天，铁牛嫂正在择一堆刚刚挖来的野菜、葛根。三

岁的小蕙坐在床上哭叫着：“妈，我肚子饿！”

铁牛嫂顺手洗了一块葛根丢给小蕙。尽管葛根有浓重的土腥味道，小蕙两只小手抢起葛根就放在嘴里啃着，好象吃着脆甜的山梨一般。

傍晚时分，第一餐饭——野菜煮葛根，算是做出来了。铁牛给本村保正黄老四帮工回来，肚子饿的咕咕叫，便向蹲在门口劈柴的赵星海喊了一声：“爸爸，快吃饭吧！”

“等等小芬吧，她也该回来了。”

“不要等啦，她回来再热一热就行了！”铁牛嫂说。

于是赵星海、铁牛夫妇围着三条腿的矮桌子坐下来。铁牛嫂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自己把小蕙抱在怀里，给她挑拣好吃的菜叶子吃。他们一家人，都低着头，默默地吃着，除还不懂事的小蕙外，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突然，小芬背着竹筐慌慌张张地跑进门喊道：“村东头的七爷爷和七奶奶全都吊死啦！”

“啊，我的天！”铁牛嫂不禁喊了一声。全家人的筷子全都一动不动地凝定在手里，脸上都罩上一层恐怖的惨白色。

在这荒年里吊死人，并算不了什么意外，可是它给这一家人却带来特有的恐怖。他们仿佛从吊死者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悲惨的前景。

夜里，孩子们只要填饱了肚子就忘了忧愁，很快就睡熟了，这一家的三个大人却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

赵星海回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饥饿逼得他铤而走险，参加了红绺会，握起钢刀去同地主抗争。但是结果怎样呢？

人们成百成千地被杀了，他总算从死亡里逃出来。看来这条路走不通，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路呢？他似乎站在漆黑的深渊边上，既看不到一条出路，也看不到一线光明。

赵铁牛夫妇想了一夜，仍旧是满腹忧愁。第二天东方还没有透亮，铁牛就背起竹筐，拎着镢头，到山上去挖葛根——这是他想了一夜，唯一自救的办法。

因为满山都是挖野菜、葛根的人，几乎把整个山野都翻了个个儿。挖到中午，铁牛才挖了半筐。有人就饿死在回家的路上。铁牛本想多挖一点，但他觉得肚里无食，头脑有些晕眩。他怕跌个跟斗昏倒在路上，若是他有个三长两短，这五口之家，就象抽了梁柱的房屋一样，立刻就会倒塌下来。所以他背起竹筐赶早往家走，并且想把一个重要的打算去同爸爸商量。

半筐葛根又够全家吃两天的了，除了小蕙照旧喊饿外，老少四口一齐挤在筐边择葛根。铁牛嫂已经有了对付小蕙的经验，急忙洗了一块山芋般的葛根丢到床上，“蕙蕙，给你甜梨梨。”

于是蕙蕙就扑捉还在床上蹦跳翻滚的“梨梨”，抓着就使劲地啃起来。

“爸爸，眼下葛根也不好挖啦，”铁牛择着葛根说，“人们见到葛根都没命地抢。我看除了出门逃荒，没有别的办法了！”

铁牛象做文章一样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并以询问的目光瞪着赵星海。

“逃荒？”赵星海用不赞成的目光扫了几下儿子和媳妇，
“你们打算把我这把老骨头丢到外边去啊！”

“爸爸，在家里挨饿，也不是办法啊！”铁牛嫂说。

“你们要往哪里逃呢？象这样荒年真是赤地千里啊。”
这个问题确实打中了小两口的要害。他们实在不知道往哪里去好。赵星海见自己的理由产生了效果，便又进一步说，
“出去老老小小，举目无亲，死了也无处理啊！再说，你出去把地交给谁侍弄？地里不打粮食，租还缴不缴？”

“可是，有的人家已经走了。我看，除了逃荒，别无办法。”铁牛不服气地回了一句。

赵星海正要提高嗓音，这时门外一个声音代替了他：
“好啊，你们这些混账东西，有的上了吊，有的要逃荒，我的债向谁去讨啊？”

一听到这杀气腾腾的声音，全家都连忙站了起来。

“啊，是谷局长。快请坐，请坐！”

赵星海说着从屋里走了出来，忐忑不安地打量着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独眼老狼。

跟着一齐来的大账房谷中一，腋下夹着灰色的账本和光亮的楠木算盘，耳朵翘上挟着一枝笔。他阴冷狡猾的脸上有一个尖尖的鹰钩鼻，看上去在他的狡猾之中又加上凶狠。当他对你笑的时候，你也觉得他是在对你呲牙，不禁毛骨悚然。

他们两个身后，是背着驳壳枪的保镖——张彪。

赵星海吩咐铁牛给谷敬文拿座儿。

“就坐在外边坐一会吧！”谷敬文说。

铁牛搬了个木墩子，在手里掂量了一下觉得不合适，又去拿了个小杌儿，结果又放下了，最后才选中了一把有靠背的、吱嘎吱嘎叫的竹椅子。

与此同时，赵星海也给谷中一搬了个小杌儿。

全家人小心翼翼地站在谷敬文面前，脸上挂着惨淡的苦笑。

谷敬文看了看满是灰尘的竹椅，厌恶地无可奈何地坐下去。

竹椅“吱嘎”地大叫了一声，被养得脑满肠肥、五大三粗的谷敬文压了个粉身碎骨。谷局长哼了一声，四脚朝天地倒下去。

“咯……咯……咯，咯……咯……”从屋里扬起一串银铃般的清脆的笑声。原来小芬和小蕙看到谷敬文跌下去的样子，真是好玩极了，她们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

星海和铁牛忙跑过去把谷敬文架起来。嘴里嘟噜着谁也听不清楚的道歉的话。

小芬和小蕙依旧咯咯地笑着，直到赵星海对她们狠狠地瞪了一眼，她们才住了笑声，知道这是万万笑不得的。

一阵不愉快的忙乱之后，谷敬文重又坐到一个木墩子上，用他特有的充满杀气的声调说道：“赵老头，把前些日子的债了一了吧。拖了不少时候啦！”并示意谷中一算一算。

“局长，这荒年……”赵星海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小的几

乎听不出来，——因为有一股怒气梗塞在他的喉头。

“荒年，我这当谘议局长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当初借钱给你们这些穷光蛋，算我瞎了眼。东沟寨的二光棍，昨天把门一关逃荒去了。他娘的，叫我向哪里去跟他要账去啊！这些黑心肠的！就说你们黄家湾吧，黄七子两口子上了吊，这是存心和我谷敬文作对，拿死来赖我的账啊！这鬼东西，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只丢下两条上吊的麻绳给我！”

“局长……我赵星海不是赖账的人，等到好年景……”

“你当我没有听到吗？你们想逃荒，要是账清不了，哼！你们逃不了也死不成！”

“局长，账算好了，连本带利，一共二十七元零三串五十文。”谷中一故意把算盘拨得乒乓响，其实他早就算好了。

“啊，哪有这样多？”铁牛不由得惊呼道。他的头立即胀大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

“你娘死了几年了？”谷中一瞪着眼问铁牛道。

“七年了。”

“这钱是你娘的棺材钱，十三元，加上油漆费十二串，利加利，累起来，你算算给我看！”谷中一把账本和算盘一齐伸向铁牛。

赵星海不由地向后退了几步。谷中一恶意地吐了口唾沫，挑衅似地说：“呸！姓谷的当了二十年账房还没错过一文钱哩，你想赖账是不是？”

“谷师爷，这孩子不懂事，请你包涵吧。”

赵星海压抑着满肚子的怒气，向谷中一道着歉意。可

是铁牛不能忍受了，他暴叫道：“爸爸！不要求他们了。他们这是追命来了，要钱没有，要命大小整五条！”

“好小子，你要造反吗？”谷敬文也暴怒起来，“张彪，把他带上，不让他尝尝镣铐的味道，他还不知道镣铐是铁打的！”

张彪从腰里抽出一根麻绳，和铁牛扭成一团。饥饿疲劳的赵铁牛挣扎了一会，架不住张彪和谷中一两人的围攻，终于被绑起来了。

赵星海猛然醒悟过来，想起应该去请救兵，便对儿媳妇说：“小芬娘，快去请董二先生和黄保正去！”

铁牛嫂站起来，一阵风似地向村里跑去。

当铁牛嫂跑远的时候，赵星海才猛然想起他还欠黄保正三石六斗租子，若是去找他来说情，不正巧多请来一个催命鬼吗？便连忙跑出去追上几步，喊道：“只请二先生，只请二先生！”在赵星海的记忆里，他从来不曾欠过董老二的债啊！

铁牛嫂在半路上碰到了董老二，象请救命菩萨一般请了上来。董老二首先向谷敬文鞠躬致敬，然后凑在谷敬文耳朵上喊喳了一阵，谷敬文微笑着点了点头，说是看二先生的情面，叫张彪给铁牛解了绑。一场风波，就算是暂时平息了下去。

日头已经从南山头上向西斜去，星海全家还没来得及吃一口东西。过大的不幸会使人把小的不幸忘掉，面对着重重难关，他们忘记了饥饿。

董老二以中人的身份，决定这天夜里，让赵星海父子和

谷中一到他的书斋去议事。临了，他装着安慰赵星海说：“老赵咧，别着急哇，‘车到山前终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只要你听董某的话，保险没有度不过的难关。放心吃饭去吧，晚上到我家里来吧，我给你出个好主意。”

然后二古董便和谷敬文离开了赵星海的家。在路上二古董又附在谷敬文耳朵上喊喳了一阵，谷敬文满意地眯了眯狡猾的眼睛，不禁嘿嘿嘿地大笑起来。

四

日头刚刚落下西山，赵星海父子便抱着希望和不安的心情，急不可耐地来到了二古董的书斋。

这书斋，实际上是一个客厅，和二古董的卧室紧紧相连，中间隔着一个雕花的隔扇。正面有一幅中堂，是一幅粗俗的山水画。两边的对联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尽管这幅对联是从《陋室铭》上抄来的，他却视为自己的佳作，并经常给人解释其中深奥的含义。

赵星海父子进来的时候，屋里除了谷中一、二古董之外，还有一个镶金牙的胖子。这人身穿藏青色的长袍，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很象铺子里的掌柜的。他们正在喝酒。

经二古董介绍，知道这是从省城来招收女工的陈先生，他却是个本地口音的人。

“星海，铁牛，你们的难处我清楚，”二古董等他们局促

地坐定之后，拉长声调一字一吟地扳着手指头说：“第一件就是你欠了谷局长七年的债……的确是该清理一下咧。”

谷中一和那位陈先生都点点头，表示赞同。二古董继续说下去：“就是谷局长讲情面……长久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这‘大加一’的利息……”

二古董故意把充满同情的话打住，向赵星海父子看了一眼。赵星海的脸象死人一样惨白，而赵铁牛却好象无动于衷，木然地冷漠地坐在那里，毫无表情。

“第二，是黄四爷的三石六斗租子，”二古董把第二个指头扳倒，用同样的声调说，“四爷碍着本村本院的情面没有当面向你提，可是他对我说过多少遍了，欠租可以等到秋后还，利息当然要照借一还二算。他还准备明年把地抽回去自己种……”

“啊，地可不能抽啊！”赵星海象给宣判了死刑一般，不由得高叫了一声。

“……是啊，我知道地一抽，你一家五口就没法活啦。”二古董故作怜悯地叹了口气，“唉，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费了半天口舌，才把这一头给挡回去了。”

“二先生，你真是大好人啊！”

“庄里乡亲嘛，哪能不互相照看咧。你的第三个难处就是你家这五张嘴。就算老天马上降下雨来，地里长粮食还要一个多月哩，今天我看到你家在吃葛根……”

赵星海愁苦地说：“二先生，我家已经四天没见粮食粒了。”

“噢，日子长着哩，可不能光靠葛根过日子。”

“往后挖葛根，比挖人参还难啦。”

赵星海的心已被奇重的困难压碎了。可是二古董又扳倒了第四个手指头。

“第四个难处就是捐税，让我给你数数看：灶头税、人口税、壮丁税、团练费……象你这样人家，就得出三元多。听说，你家替黄四爷养的两头小猪也死了？”

“是的。”赵星海无精打采地说。

“原来你们是怎么议定劈份子的呢？”

“四六分。”

“这样，每头猪就按一百五十斤算吧，两头是三百斤。嗯，三六一十八，你们该给黄四爷家一百八十斤猪肉。……”

“可是猪并没有养活！”星海争辩说。

“这就不关四爷的事了。”

“天啊！”星海绝望地叫道。

但二古董又扳倒了第五个指头。

“第五个难处，比起前面几个来，是一个小难处，这个嘛……说来也有些难开口，可是人情归人情，公道归公道，看来我不提，你们好象忘了这么回事似的。你们还欠我七元零两串钱。虽说没有借据，我相信你们不会赖账。”

二古董提出的这个小难处，比前面四个大难处加起来，还要使赵家父子震惊。

“二先生，你大概记错了吧？我从来不曾向二先生借过钱呀！”

赵星海两眼直勾勾地瞪着二古董。

但是，二古董不慌不忙从盖满灰尘的《论语》下面，抽出了一个账本。他边翻账本边用辛辣的口吻说：“怪不得人说，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哇，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起来吗？民国七年，腊月十二，你们租黄四爷的地时，是请谁写的契约啊！”

“当然是二先生啊。”星海不明白二古董的意思。

“这就对了，请承耕字、写契约，是需要五串钱的吧？”二古董提醒道。

“啊呀，天哪！”赵星海想起来了。

那时铁牛的娘还没有去世。当星海把五串钱提在手里要给二古董送的时候，铁牛娘说：“铁牛他爹，这么几串钱，咱们穷人拿着当钱，可是二先生哪能放在眼里？专为这点钱给二先生送去，显得多么小气。人家二先生是读书知礼的人，反而弄得怪难为情的。弄不好，二先生也许会因此说咱看不起他。依我说，不如到谷家寨割上二斤肉，打上两瓶酒，当礼物给二先生送去，谢谢他的操劳，就算了结这份人情吧。”

星海当时一想也对，最后按五串钱买来的礼物似乎少了一点，就顺手把家里的一只老母鸡提上，这样差不多合六串多钱了。给二古董送去后，二古董推让了几句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赵星海总以为这件事就这么体面而完满的了结了。……

“二先生……可是那礼物……”赵星海由于气愤，嘴唇

抖动得很厉害，没有把话说清楚。甚至连不太了解真情的赵铁牛也没有听明白。可是，二古董是非常明白的。

“礼物是不能顶账的呀，若是能顶账的话，我何必用你去买？我自己不会买我要买的东西吗？再说，当时你也应该说明一下咧。”二古董把脸挂了下来。就象晴朗的天空骤然遮满了乌云，这满口仁义道德的孔家门徒，把伪善的面罩一摘，露出一副吃人的凶神恶煞的面孔。

“那时年成好，二先生要是提一提，五串钱我会及早还的。可是谁想到拖到今天，驴打滚，滚成了这么多。又是荒年，……唉！叫我怎么还法？”

“哟，欠了账，自己不想还，还怪别人不提醒你，真是岂有此理。我看在乡亲面上，没有象别人一样催逼你，倒成了我的错了。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小人哉，小人哉……”

“你叫我怎么办呢？二先生，你不是答应帮我们想法度过……这些难处吗？”

赵星海从来没有想到眼前还有这么多不可逾越的难关。他仿佛觉得这个世界象一个其大无比的怪物，向他全家张开了血盆大口。二古董历数的五大难处，就象这血盆大口里五颗巨大尖利的牙齿，足以把他咬得粉碎。

“你不要着急嘛，我早替你打好谱了，你听我说，不要插嘴。”二古董呷了一口酒说。

“你说吧，我听着！”一直在沉默着的赵铁牛恶狠狠地说。他已经开始看透了二古董的真正嘴脸了。他眼睛里冒

着火光，愤怒和痛苦燃烧着他的心，这时候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怕了。

“刚才我讲的这五个难处，想你们是听明白了。你们进来之前，我跟这位陈先生商量了很久，这事总算有些眉目了。”二古董又喝了一口酒，琢磨着如何说下去。“我董某的为人你们也知道，不会让你们吃亏的。陈先生是省城缝纫厂的二掌柜的，他们想招几个女工。你家小芬今年九岁了吧？虽说年纪小了些，可是看着你家正在难处，陈先生也就迁就了。这样你家里就少一张吃饭的嘴，多一个赚钱的人，难关也就度过去了。”

“当女工，一个月能挣几个钱？”铁牛问道。

“是这样的，”陈胖子接过来，说，“是我家大掌柜的想要个女儿。这样小芬去了，一半是女工，一半是小姐，福是有得享了。再说价钱也是顶了天的，这全是看在董先生的份上，而且你们也实在可怜。”

“啊，这是让我卖孩子啊！不，我不能。”赵星海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又跌下去，昏过去了。

铁牛急忙把他扶起来，给他灌了一杯冷茶，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爸爸，……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卖一口救全家，比全家都死了强。”铁牛忽然铁了心肠，“二先生，你说吧，这事我作主了！”

“不，让全家饿死也不能卖亲骨肉啊！”赵星海挣扎着说。

“酒，酒！”陈胖子向二古董递了个狡猾的眼色。

二古董马上倒了一碗烈酒，给了赵星海，使这位老人立刻昏沉沉地醉倒了。他们把他放在竹躺椅上，便又进行他们的交易。

二古董把他们早已计议好了的主意，宣布了出来：

“铁牛，你是明白人，今年小芬九岁，每岁就算六元钱，这是顶高的价码咧。六九五十四元。谷局长的钱就算二十七元吧，黄四爷的租子也可以折成现款，还他十五元，以明天的粮价作准。剩下的再偿还我那一小笔账，就算八元吧。其他的以后再说。自己爷们的事总好办。这样二十七加十五再加八，一共是五十元，你手里还剩四元。明天到谷家寨集上你可以买几升糙米。你看，这真是个万全之策咧。人人满意，皆大欢喜。哈哈……”

“你写契约吧！”

赵铁牛知道争执是没用的，况且他也不想争执，因为一提到钱就扯着心般的疼痛。

“契约早已写好了。”二古董把《论语》翻开，抽出一张毛边纸。他瞥了赵铁牛一眼，扯起长腔念道：

“立——卖——契——人——赵——铁——牛——，因——无——钱——使——用——，将——自——己——亲——生——女……”

“不要念啦！我画押吧！”赵铁牛悲痛地说。

“好，在这里打手模！”

铁牛的手颤抖起来，慢慢捺了下去，两点泪珠滴落在契

约上。

“明天一早，就把小芬领来！”

赵铁牛似乎没有听到二古董说的话。他两眼死死地盯在红色的手模上。这红色的手模慢慢幻化开了，变成了一滩红色的血。这时他仿佛听到了女儿的惨叫声：“爸爸，你好狠心啊！”

铁牛猛地扑在桌子上，象小孩子似地呜呜放声大哭起来。与此同时，谷中一、二古董、陈胖子却在坐地分赃，白花花的银元在他们手里发出敲击的叮当声。

五

夜已经深了，铁牛扶着醉沉沉的父亲，回到了漆黑的小茅屋。

赵铁牛虽然没有喝一口酒，却仿佛醉得很厉害。他的头脑有些麻木了，象石头般地沉重而又空虚。他什么也不能想，什么话也讲不出，甚至连走路也是下意识的，本能地踉跄着前进。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忧愁、悲哀、愤怒、仇恨全都搅混在一起。他直觉得心口闷塞绞痛，好象又觉得根本没有心似的。他就这样昏昏沉沉，跌跌撞撞，穿过死寂不平的街道，搀扶着醉醺醺的父亲回到了家。

铁牛嫂听到脚步声慌忙从屋里跑出来。

赵铁牛定了定神，才发觉回到了家。他打起精神来和妻子一同把爸爸安顿好，才双双回到了西间里。

“孩子们都睡了吧？”赵铁牛的声音是微弱颤抖而温柔的，充满着深情和激动。

“嗯，那债……”铁牛嫂欲问又止。她希望知道有什么结果，但又害怕知道。

赵铁牛在这瞬间，决定了他的对策，至于他怎么想出来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由地和妻子并肩坐在床沿上，仿佛这样，便可以减轻内心的痛苦，增加抵抗不幸的力量。他极力克制着内心的痛苦，平静地说：“全凭二先生的说合，债算是清了。”

“什么？”铁牛嫂被这种神话般的奇迹吓了一跳，“是不是把地给抽走了？”

“不，”铁牛觉得刚才说走了嘴，便改口道，“我刚才是说快了，债嘛，等到好年景的时候再清。”

“真的？”铁牛嫂不相信世上有这般好事。

“可不真的！他们还借给我四元钱去买粮食呢。”铁牛从衣袋里掏出叮当响的四元钱。但他的泪水再也受不住意志的约束，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滴在妻子颤抖的手上。

“你这是怎么啦？”妻子吃惊地瞪着丈夫，但她立即明白了，突然一把揪住铁牛的胳膊，颤声地问：“你，……你是把小芬卖了吧？你……你好狠心啊！”接着就泣不成声了。

铁牛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他又能说什么呢？在这人吃人的社会里，他有冤向谁伸，有苦向谁诉呢？

惨淡的月光从小窗口和墙壁的裂隙中照射进小屋，落在小芬和小蕙的脸上。

她们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她们也许正做着美梦吧？在梦里，也许她们又看到了谷敬文坐碎了竹椅，四脚朝天地跌倒在地上的那种可笑的样子了吧？

这天真烂漫的笑容，使赵铁牛想起了小芬九年来所走过的短短的路程。

小芬这可怜的孩子，自从降生那一天起，可说是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她是在苦水里长起来的一棵苦苗苗。小芬自从七岁懂事以来，就非常体谅大人的处境。别人家孩子有好东西吃，她整天吃糠咽菜，和大人一同受苦受累；逢年过节，别人家孩子有新衣裳穿，而她却穿着大人的破衣改成的补钉擦补钉的旧衣衫，她也心满意足；她从没有浪费一粒米，也没有花过半文钱；自从八岁起，就跟在大人身后，割草、挖野菜、砍柴、放牛；在家时，帮妈妈烧火做饭，帮爷爷倒水拿烟；用她那天真欢乐的笑声逗引小妹妹；她还给黄老四家放鸭，直到眼前灾荒重了，黄老四把鸭卖了，才把她赶回了家。她又拖着艰难的脚步，摇晃着幼小的身躯到山上去刨葛根挖野菜……

铁牛想到这里，两手紧扯着胸口，仿佛要把痛苦的心抓了出来。

他仿佛听到小芬在质问他：“爸爸，我到底哪一点不好？你为什么把我卖了？爸爸，要是我哪一点不好，你就狠狠地打我一顿吧。爸爸，千万别把女儿卖了啊！爸爸，你好狠

心啊！”

铁牛叹了口气，他为自己辩护道：“小芬，难道爸爸愿意卖你吗？爸爸有什么罪？爸爸这是叫狗财主们逼的啊！……”在这一瞬间，他心里的一切痛苦内疚顿时化作了一团怒火，使他每根毛发都倒竖起来：

“是谁逼我卖儿卖女的呢？是谷敬文，是黄老四，是二古董——这些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对了，原来是他们和人贩子串通一气，来趁火打劫坐地分赃啊。小芬，不要责怪爸爸吧，罪人应当是他们！”

铁牛想到这里，便狠狠地骂自己道：“我为什么这么无能呢？我真是个废物，若是郝大成碰到这样的事会怎么样呢？”铁牛想起了郝大成打张彪的事。“对，他一定不会象我一样去哀求他们，一定会把谷敬文的大肚子踢破，一定会把谷中一的算盘摔碎……他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我要学他！”

但是，这个念头并没有存留多久。他又想：“我和大成不同啊。他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是一家五口有老有小的，我一人有事要拖累全家啊！”

铁牛的思想混乱了，千思万虑，愁肠百折，……千万条主意不知道哪一条对。他的思绪就象一个乱麻团，费了一夜工夫，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最后他又回到了董老二给他指出的老路上。

六

从黄家湾通往谷家寨的大路上走着两个人。他们一边走一边讲话：

“舅舅，你怎么从来没到我家来过？”小芬天真地问道。

“你爸爸没和你讲吗？我外出七八年了，我见你的时候，你还不会讲话哩！”陈胖子骗女孩子说。

“妈怎么一回也没有说起过你呢？”

“嗯……”陈胖子一时回答不出来。好在小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缝衣裳是用针呢还是用洋机呢？”

“当然用洋机罗。”

“洋机才好玩哩，我在谷家寨集上见过。老高老高的，我要是够不着洋机怎么办？”孩子为她的美好的职业抱着多大的好奇和兴趣啊。

“难道你不会长高吗？……唉，你看，前面来人了，你认识他们吗？”

小芬看了一眼，忽然高兴地叫起来：“认识，认识，是郝叔叔和史少平叔叔呢，他们打铁回来了。”

陈胖子听说郝铁匠，就象偷吃的狗看见举起的棍棒一般，慌忙把小芬拉到了路边的树丛里，把她掩在背后，自己假装点烟。

郝大成和吴可征分手后，吴可征的那些话一直震撼着

他。他深思着，并没有注意他们，挑着担子走了过去。转过一个山坡却碰上了垂头丧气的赵铁牛。

“啊，大成，少平，你们回来啦，从谷家寨来吧？”铁牛首先认出了他们。

郝大成猛然放下了担子：“喂，是铁牛哥，你病了还是怎么的？脸色这么难看。我竟没有立刻把你认出来。”

史少平也放下了担子。他们便亲热地搭讪起来。“乡亲们都还好吧？”大成热切地问。

赵铁牛本想漫应几句搪塞过去，但他实在忍不住了，眼泪簌簌地落下来，悲叹道：“一言难尽啊！”

“出了什么事了？”郝大成急急地追问道。

“不瞒兄弟，我……我把小芬卖啦……”赵铁牛哽咽着说。

“孩子呢？卖到哪里了？”

“就在前边哩。”

“刚才我们碰到的那两个人就是了，”史少平猛然醒悟道，“怪不得他们躲到路边上呢。”

“你们在这里……”郝大成说了半句话，便车转身子追去。赵铁牛也随后跟着跑起来。

“先生，这孩子你不能领走！”郝大成拦住了陈胖子和小芬的路，声音尽量放得平和些。

“郝叔叔，他是我舅舅。”小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吃惊地瞪着两只大眼睛。

“他不是你舅舅，他是人贩子！”

小芬立刻明白受了骗，便挣脱了陈胖子的手，扑到郝大成的怀中哀求地喊道：“郝叔叔，我要回家！”

这个陈胖子并不是什么省城来的二掌柜的，他是河西会的大流氓，名叫陈三元，平时以聚赌为业，荒年便贩卖人口。他虽然不认识郝大成，却也听说过他的名声。

“先生，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陈三元故作镇静地说。其实他并不是真不懂郝大成的意思，而是想争取一个时间来考虑他的策略——是硬的还是软的。最后他决定采取软的，便假惺惺地笑着说，“你大概弄错了吧，我并不是拐带，也不是人贩子，是想雇一个女工，是……是学徒。”

“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孩子不能领走！”郝大成坚决地说。

“可是已经立了契约了！”

“可以毁掉！”郝大成斩钉截铁地说。

“我是花钱买的，又不是抢的偷的！你讲不讲理？”陈三元也变得生硬起来。

“钱，可以还你！”

“哼，就怕赵铁牛还不出来！”陈三元冷笑道。

这时赵铁牛正巧从后面赶上来。

郝大成说：“铁牛哥，把钱还给他！”

铁牛结结巴巴地说：

“我身上只有四块钱，别的都还了谷敬文、黄老四和二古董的债了。”

“把四块钱给我！”郝大成接过铁牛手里的钱，交给了陈

胖子。“把契约拿出来！”

“可是这只有四元，”这个流氓比谷福生滑头得多，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懂得郝大成这样的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既知道郝大成拳头的分量，也知道郝大成的脾性。便继续说道，“郝师傅，我很佩服你的为人，不过，我只是二掌柜的，也是端人碗受人管的人，你该不会让我赔上老本替赵铁牛还债吧？还足足差着五十元哩！”

“你要怎么办？”郝大成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他打铁打了一年，现在还剩下三元钱了。他拿了出来，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把钱交给了赵铁牛：

“铁牛哥，你把这钱拿去，快到集上粜粮去，粮食一眨眼一个价。小芬的事交给我办好了。”

“大成兄弟，这可万万使不得啊……”赵铁牛眼泪汪汪地看着这三元钱。

“铁牛哥，”郝大成向他瞪起了眼睛。“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快走吧！”

赵铁牛感激涕零地拿着钱走了。虽然他还不懂得什么叫阶级友爱，但他心中却注进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把他的心灵溢满了，他感到了温暖，感到了幸福，感到了力量。

陈胖子盘算了一下，找到了一条出路。他说：“谷敬文的账房先生还在黄家湾催债，我的钱就落在他的腰包里，你给我讨回来，我甘愿跟你再跑一趟。”

“那也好。”郝大成点点头，拉着小芬的手，便和陈胖子

向黄家湾走去。

傍午时分，上集的人早已过去，下集的人还没有回来，路上是静悄悄的。再说这是荒年，也不象往常一样了。穷人虽然急需上集杂些糊口的粮食，却又没有钱，更没有可卖的东西。大成他们走了一段路并没有碰到什么人。快到黄家湾的时候，便碰上催完债回谷家寨的谷中一。他肩上的钱褡子沉甸甸的，不知装满了多少贫苦人家的血泪和性命！

“这真是巧上加巧啦。”郝大成辛辣地向谷中一笑笑，“好久没见啦，谷师爷，你可是财运亨通啊！”

“嘻，嘻，嘻……托福，托福。你……打铁生意好哇，嘻……嘻。”狡猾的谷中一向小芬、陈胖子看了一眼，明白了发生的事情。

“别客气。”郝大成放下了担子，带几分讽刺地说，“我正有事‘求’师爷呢。”

“唉，还讲什么求不求呢，有什么事就只管说吧，只要我这个小管账的办得到，无不从命，嘻嘻……”谷中一向郝大成躬了躬腰。

“借五十元钱给我！”

“这……这我可作不了主啊。”谷中一畏缩地说。“你是知道谷局长的脾气的。”

“你是怕我还不起？”郝大成声调里带着几分威胁。

“不是，绝没有那个意思。”

“凭什么不借给我？我知道谷散文的债务是由你一手包办的。”郝大成的火气慢慢升起来了。

“这利息可怎么说？”谷中一害怕自己吃苦头，便改口说，“要是低了我回去没法向局长交待！”

“利息随你定！”

“别人是三分，就算你二分半吧！”谷中一讨好地说。

“干脆对我讲情面？给我也是三分吧！要不四分也行。利息越高越知道借债的味道。”

谈判成功了，谷中一记了账，郝大成画了押，把借来的钱转交给陈胖子，然后把小芬的卖身契讨了过来，几把撕得粉碎。一阵爆风把纸片旋卷起来，吹散在路边荒草里去了。

郝大成和陈胖子等人分道扬镳时，他听见背后传来恶狠狠的怒骂声：“哼！看你逞强到几时！”

郝大成冷笑了一下：“那咱们就走着瞧吧，看到底谁能强过谁！”

七

这样一段过长的往事，在郝大成和赵铁牛的记忆中，很快就闪过去了。

“铁牛同志，”郝大成说，“我们革命绝不只是为了报个人的仇，也不是为了一家人过好日子。那样，个人的仇是报不了的，自己一辈子也不会过上好日子，就算个人的仇报了，自己也过上好日子吧，我们能只顾个人吗？我们能丢下穷苦兄弟们不管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样自私的人算不上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郝大成这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有严格批评，又有关怀体贴的话，使赵铁牛深深地感动了。

“大队长！你把我从梦中唤醒了。”赵铁牛悔恨地绞着两手说，“自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我就天天计算着日子，老是想着自己的家。大队长，你说得对，革命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家，也不能按日子算，革命要想着大家伙，革命就要革一辈子啊！从今以后你看吧，革命要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革命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赵铁牛是说话算话的人啊！”

赵铁牛说着，从子弹袋里掏出了那把日夜数着的干柴棒来，狠狠地掼到荒草丛里去了。

郝大成紧紧地握着赵铁牛的手，深情地说：“铁牛同志，我相信你！”

郝大成有力的手和深情的话，使赵铁牛感到一股力量流遍了全身。使他感到了满腔热血在奔流，激动的心在狂跳！沉痛、苦恼、惭愧的情绪没有了。振奋、幸福和渴望战斗的激情在冲击着他的心！

“大队长！你去睡吧，你太累了！”赵铁牛用颤抖的声音说，这声音里包含着关切和恳求。

“你先去睡吧，我不困，我到哨上去看看。……”

郝大成和赵铁牛从草坪上站起来。郝大成向哨位走去。赵铁牛看着郝大成在月色里显得更加高大的身影，听着他那坚定有力震动着山野的脚步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大队长，你的担子有多重啊！”他的鼻子忽然一酸，两眼涌满

了泪水。

在哨位上，郝大成碰见了查哨的罗雄。

“大队长，你放心地睡去吧，你太累了。”罗雄不善于表达细腻的感情，用平淡的话说出他对大队长的深沉敬爱和关切。“本来我想去找你，怕你累……”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唉！”罗雄叹了一口气，这在性子比铁石还硬的黑汉子来说是少有的，“我不会做工作，叫大队长多操多少心啊。”

郝大成笑笑说：“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啊，有话你就直说嘛。”

“铁牛的错误我有责任！”罗雄直直地说。

“哟？”郝大成不由一阵欣喜。他感觉到这个不太善于动脑筋的中队长，在这次事件中成长了。“来，找个地方，我们好好谈谈。”

他们俩坐在离岗哨三十步远的地方。月光透过树林的枝叶，象银花一般洒落在他们的身上，随着树枝的晃动，这些花般的亮光跳动着。那淙淙的流泉，沙沙的松涛，仿佛是给这和谐的倾谈配上的音乐。

“你说，你的责任在哪里？”

“我又犯了粗暴简单的毛病啦。唉，我这个鬼脾气，明知不对，可就是改不掉。如果它是个疮，我能一刀把它挖了，是个瘤，我能一刀把它割了，可这脾气，……”罗雄自责地用拳头捶着膝盖。

“看，你又要犯简单急躁的病了，用刀挖用刀割的。”郝大成笑笑说，“铁牛嘛来得个慢，你呢来得个急，套在一辆车上哪有不抵角的？听说你们差点干起来。”

“可不，”罗雄忍不住笑笑，心情变得轻松些了，“差一点抡了皮槌，全怪我不会做思想工作。铁牛说他做了个恶梦，可我命令他睡觉去！他的错就出在我这个简单粗暴上。”

“你应该好好地和他谈谈，讲讲道理给他听。他要离队，你我都有责任，铁牛也有错误，这可要分清楚。他有家乡观念，有单纯的复仇思想，对革命的前途看不清楚，还没有完全搞清个人和阶级的关系，所以他很容易受黄国信的错误主张毒害。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是一个党员，是一个指挥员，你应该帮助他解释清楚。”

“我苦恼就苦恼在这里，叫我抡枪杆子行，叫我讲革命道理可就难了。”罗雄说，“这回叫我看守营地，遭憋子可不轻，对黄国信那一套，我是很气愤的，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驳倒他！对那些受了黄国信毒害的战士，只是发脾气动肝火，不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一下我可领教了，思想工作是不能松啊。”

“你说是遭憋子吗？我说这是个大好事。我看你开始学会动脑筋了，这是个锻炼，是个大进步啊！让人背着走，一辈子也学不会走路啊。”

“这回可好，你大撒手了，若不是少英扶着我，非跌个大跟斗不可！”

“吃一堑长一智，跌个跟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郝大成

宽慰地说，“爬起来再走，那就走得更扎实了。”

“我觉得学习挺难的，比抡枪杆子难多了。”罗雄很想和大队长谈心。

“学习理论，学习文化，当然很难，学会抡枪杆子也不容易。不管政治、军事、文化都要好好学习，要文武双全嘛。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难吗？罗雄同志，你当我不难吗？我也难啊！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经验少，能力差，挑这么重的革命担子，哪有不吃力的呢。可是，党和革命需要我们挑重担，就是担子再重，我们也要挑啊，而且一定要挑好。……”郝大成本来想找肖应良和王永祥谈一谈的，说到这里，他忽然想到，应该叫罗雄去和他们谈谈，是应该给他肩上加载的时候了。于是他说：“罗雄同志，你应该找肖应良和王永祥谈谈。”

“行，就怕谈不好。”

“我说能谈好，总不至于再抡了皮槌吧？”

罗雄嘿嘿地笑了，在这寂静的夜里，这笑声显得格外的欢快，格外的爽朗。

郝大成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罗雄听了心里觉得分外亲切温暖，仿佛骤然增长了几岁，他说：“大队长，你就拿出打铁的劲来，狠狠地敲打我吧！越狠越痛快啊！”

“罗雄同志，你说的‘敲打’很有意思，我们不光善于敲打别人，也要敢于敲打自己。我们不能等别人来敲打，还要经常自己敲打！一个革命者，是不怕敲打的！让一切艰苦困难来敲打我们吧，只会把我们敲打得更坚强！”

第十章 这也是战斗

一

吴可征睡在一张带有蚊帐支架的木床上。他感到唇干舌燥、浑身痠痛无力，呼吸窒闷，好象有熊熊烈火在他身边烧烤。他除了感到难忍的闷热之外，一切都是恍恍惚惚。过去发生的事情，时断时续地在他头脑中闪现着。他想到白马山峡谷，想到突围后的部队，想到郝大成……他还没有把这些片片断断的回忆连贯起来，虚弱、疲乏和连日高烧又把他拖进昏昏沉沉的梦境里去了。

模模糊糊的梦境：他仿佛又回到了炮火连天、烟雾弥漫的战场，他和郝大成带领着战士们冲杀。山草树林全都着了火，……

突然间，那些熊熊的烈火，化成了漫山遍野的红旗……红旗飘舞着，象红色海洋的万顷波涛。在这万千红旗之上，他看到一座高入云霄的山峰。在那山峰之上，有一面分外鲜艳的红旗，这红旗其大无比，放射着红色的光辉，象明丽的朝霞映红了碧蓝的天空。……吴可征感到全身突然间充满了神奇的力量。他的心在猛烈跳动，他的血在胸中沸腾，

眼望着那面红旗，向那座高山跑去。……不禁大喊了一声：“啊！井冈山！”

“吴同志醒了，快端过来。”

吴可征的耳畔响起了欢悦的声音，这是一个陌生的妇女的声音。他用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睛，强烈的阳光，使他眼睛受到刺激，重又闭了起来。当他再次慢慢睁开蒙眬的眼睛时，他看见几个模糊的身影，围拢在他的床前。接着又慢慢地清晰起来，首先看清楚的是——一头白发的布满皱纹的老妈妈的脸。这脸面是那样的慈祥，神态是那样的亲切。吴可征忽而感到这张脸并不陌生，这就是他妈妈的脸。这时，老妈妈正从一个青年手里接过一碗散发着浓香味的金黄色鸡汤。

“孩子，你快喝吧，一直煨在火里，还不凉。”

“大妈！谢谢你老人家！”吴可征想坐起来，用力挣扎了一下，一股钻心的疼痛，使他重又躺下了；脸上滚下了豆粒般的汗珠。

“别动，别动！”老妈妈着急地说，“彭医生嘱咐了，叫你别动，我喂你！”

老妈妈用粗瓷羹匙在碗里舀了一匙漂着一层黄油的鸡汤，送到吴可征枯涩干裂的唇边。……

吴可征一匙一匙地吃着鲜美喷香的鸡汤，他没有推辞，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一碗汤很快就吃完了。老妈妈脸上露出难以抑制的欢乐笑容，她对吴可征的胃口感到很满意。

吴可征望着大妈那亲切的脸，心头翻起一阵热浪，一句饱含着无限感激的话不由地冲口而出：“大妈，真是麻烦你老人家了。”

“唉呀，孩子啊，”老人还不习惯用同志这个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就是盼咱们红军兴旺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那咱们穷人可就有好日子过了。”

“红军一定会兴旺起来的！”吴可征说，“我怎么没见彭医生呢？”

“他给二虎看病去了。这孩子为了向财东家讨工钱，叫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们打伤了，打得皮开肉绽的，看了真叫人心疼哟。”老人眼圈有些红了！

“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吴可征说，话语里充满着力量。

“哎呀！你可醒过来了！”彭志超匆匆忙忙地一步跨进来，听见吴可征在说话，他高兴得想在地上跳上几跳。

“老彭，咱们什么时候回部队啊，”吴可征说，“我觉得精神很好了！”

“什么？”彭医生把眼珠子瞪得圆圆的，“你开什么玩笑？半个月以后再说吧。”

“半个月？”老妈妈插进来说，“没有一个月别想出我们这个穷山村。”老人玩笑地说，“你不帮我们打几担柴挑几担水，我可不放你走啊！”

吴可征感激地向老人笑笑说：“好啊，我听大妈的话，不走了，在这里安家啦！”

老妈妈满意地笑笑：“我巴不得把你们留下。你不好利落就走，那你可要伤我老婆子的心了。你好好歇着，我去看看二虎去，这孩子好了，准得跟你们当红军去。”

“那真是感谢乡亲们，我们一定带他一起走！”

吴可征等老妈妈走出去之后，严肃地对彭医生说：

“老彭，我觉得好多了，伤口也不太疼了，我们得赶快回部队去！”

“你当我不急吗？”彭志超带几分委屈地说，“你那伤口里，有指甲那么大的一块弹片，要开刀取出来，不然伤口难以愈合。光急就能把弹片急出来了么？”

“那就快开刀吧！”

“开？开刀可不是挑根刺，就那么容易吗？不具备三个条件我不能给你开！”彭志超坚决地说。

“三个条件？”

“第一要把身体养好，第二要完全退烧，第三要把麻药买来。”

“什么？还要买麻药？”吴可征真是急起来了，“在药品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用麻药开刀，又不是稀奇的事，为什么别人无麻药能开，我就不行？”

“你连伤带病，又发高烧，身体太虚弱了。”彭医生坚决地说，“非用麻药不可！”

吴可征问：“到哪里去买？”

“夜里我已经托人去了，进省城去买。在药店里学徒时，我有个师兄在药房里做事，他也许能买到。”

“省城？我的天！来回就得十几天！”

“正好，那时你的烧就会退了，身子骨也会硬了。……”

“不行！”吴可征看着彭志超那从容不迫的样子，真是急得心里直冒火星子：“难道不用麻药，你就不能把那块弹片剜出来吗？”

“看你说的多么轻巧，”彭医生不满意地说，“你那身子不是肉长的？刀子进去搅半天，你能受得了？”

“老彭同志，我不是任性的孩子。部队急需我们回去，这种时候，在床上多躺一分钟，我都难以忍受。你不要忘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受得住，这是革命的需要，你给我开！”

“不，这是科学，我要对革命同志负责！我不能开！”

“彭医生，我们都是在战场上拚杀过的人，就是敌人的刺刀戳进胸膛，我们都不会叫一声。你那把小小的手术刀扎到身上，还不是象蚊子叮一口？”

“不，你受不住！”

“现在弹片就是最凶恶的敌人，你要帮我把这个敌人打倒才对。志超同志，大敌当前，你要拿出勇气来，这也是战斗啊！”

“不，你受不住的！你忘了，你现在是发着高烧啊，三十九度九，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彭医生举了举体温登记表，好象要用它来证明一下开刀的严重性。

吴可征苦口婆心地说不动医生。他对这位固执的医生

已经失去了忍耐性：“志超同志，我是党代表吧？”

“是啊！”彭志超奇怪地看着吴可征那火红的脸，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我以党代表的名义命令你……”

“可征同志，”彭志超感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从凳子上跳起来，“你是伤病员！我以医生的名义……”一阵难言的委屈，涌上心头。

其实双方的心情互相都是了解的。对于吴可征来说，他十分理解彭志超的慎重，在没有麻药，没有其他应有设备的最简陋的条件下，给一个身体虚弱，发着高烧的病人开刀，这是可以轻易下决心的吗？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

对于彭志超来说，他又何尝不理解党代表的焦急？部队处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处在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这种时刻他离开了部队，这将使他何等难以忍受，就象一个战士在激战方酣的时候，他突然离开了战场，看着战友们在和凶恶的敌人搏斗，那将是何等焦急？不！就是他身负重伤，他也不会走下火线，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拚杀，就要冲锋，就不会放下武器退出战斗。一个战士，在革命最需要他战斗的时候，他就是死也决不会离开战场。

想到这里，委屈的情绪消失了，而变成一种激动而又崇敬的感情：“党代表！”彭志超长叹了一声，“这很危险，在你身上，我，我不能冒险啊。”

“不，这不叫冒险，一个战士，面对着敌人的炮火向前冲

锋的时候，谁能说他是冒险呢？这是勇敢！在党需要我们冲锋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再猛也要冲锋啊，更何况你的麻药不一定能买到。……弹片不取出来，伤口不能愈合，烧也许退不了……”

吴可征这些郑重而恳切的话，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彭志超站在床前，盯视着吴可征那因高烧而红晕的脸，楞怔了好一阵子，党代表那沉静刚毅的神情，那充满自信热情的目光，使他产生了信心和力量。开还是不开呢？他的思想在经历着一场复杂而剧烈的斗争。

在他这种徘徊莫决，犹豫不定的时刻，吴可征又进一步给他鼓舞和力量：“志超同志，你应该相信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你还记得咱们转战在白马山的时候，在暴风雪的夜晚，大家又饿又冷，郝大成同志说的那句话吗？他说，‘就是再困难我们也能坚持住！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身体是肉的，可是精神却是钢的！’……”

彭志超为难地说：“党代表，你讲的是革命的需要，是精神的力量，可是，这里面还有个科学问题啊。”

“好吧，”吴可征说，“你既然这样重视科学，我就拿科学来考考你吧，你说一个战士，他的脚被子弹打穿了，应该怎么办？”

“那就应该立即包扎，上担架。”

“如果在激烈的战斗中，既不允许他包扎，更没有担架，而且还需要他跑路呢？”

“那是不可能的。救护人员应该救护他！”

“恰恰相反，不是别人救护他，而是需要他去救护别人，同时还要战斗，还要翻山越岭，……”

“这是不可能的！”

“用你的科学观点看来，似乎是不可能，但这却是事实，我可以给你找出证人来。”

“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除非他是铁打的钢铸的！”

“这个人离你并不远。”

“谁？”

“郝大队长！”

彭志超不能不相信了：“我怎么第一次听说？”

“因为你到部队里来的晚。”吴可征兴奋地说，“那是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在一个乌云翻滚的夜晚，县委正在开区乡党的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国民党的一个连突然包围了县委住的大院。县委立即组织抵抗，因为这个大院是一家土豪的房子，有比较牢固的院墙，敌人一时冲不进来。可惜我们的武装人员太少，只有十几个农民自卫队在警卫，其余的人员，都是短枪，一直抵抗到拂晓。就在这一夜，各村寨都在响枪，国民党预谋的大搜捕大屠杀全面展开了，各区乡党的机关都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我们的子弹都快打光了，同志们已经伤亡过半，县委书记也负了重伤。可想而知，如果在县委开会的干部全部牺牲，那给党的工作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敌人忽然乱了阵脚，惊慌得纷纷向两旁闪开。郝大成同志带着一支五十多人的自卫队，

沿路打退敌人的数次拦截，从五十多里外赶来救援县委，他们把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了一道口子，把被围人员接了出去。郝大成同志在冲进大院的时候，他的左脚被子弹打穿了。但他命令自卫队员抢救伤员，而自己背上县委书记，和被围的人员一道，又在重新围拢来的敌群中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敌人在后面尾追着，郝大成同志背负着伤员，边打边撤，终于摆脱了敌人，到了豹子山上。由于失血过多，他昏倒在一棵大橡树下。……

“在深山老林里，根本谈不上医疗条件，不用说麻药，就是连一把手术刀也没有。他的伤口化了脓，只能用布条蘸着盐水洗，可是伤口里面的烂肉刮不出来，伤口难以愈合。战斗和工作等待着他，于是他建议用布条拧成捻子，穿进伤口，把烂肉拉出来。看护的同志把用盐水泡过的捻子穿进了伤口，可是她怕郝大成同志受不了，不敢拉。

“郝大成同志急了，猛然坐起来说，‘怕什么？脚是肉的，可精神是钢的！’便自己揪住捻子的两头，在伤口里拉锯般地拉了三个来回，然后猛力一拉，把捻子拽了出来，鲜血随着拉出来的烂肉向外涌，……半个月，伤口就愈合了！……”

“天啊！”彭志超惊叹道，“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

吴可征继续说：“志超同志，部队急需我回去，也急需要你回去。同志们在等着我们！战斗在等着我们啊！”

“好吧，”彭志超把牙一咬，下了决心，“五天之后我给你开！”

“不，最迟也不能超过明天！”

黄四楞的到来，暂时打断了医生和病人的争执。吴可征没有让黄四楞喘口气，就急切地询问着部队的情况。由于黄四楞不善于描述细节，吴可征不得不一句一句地追问：

“四楞，你说大队长带着三中队，第二天就下了山？”

“是的，我和他一块下山的，到了山下，我们就分开了，他们向西到崖头沟去，我就向南到这里来了。”

“史少平他们有消息吗？”

“大队长派陈大雷找他们去了。”

“摆脱了敌人，大家情绪怎么样？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事有些什么进展？”

“大家情绪很高！”黄四楞忽然神态一变，他想起了荒山野营之夜，他和黄国信的争辩。琢磨着说，“有的也不高，赵铁牛就想回九里十八坪去。”

“黄特派员怎么说？”

“他呀，”黄四楞忿忿地说，“我看他的情绪就不高，他现在又主张什么分散隐蔽，流动游击啦。”

“什么？分散隐蔽？”吴可征忘记了伤口的疼痛，焦急地猛然坐了起来。“你再想想，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说，部队分散目标小，容易隐蔽，是保存力量的好办法。”黄四楞极力思索着当时的情景，“宋少英、罗中队长都不听他那一套，可是有人听，还说他讲得有道理呢。”

“大队长呢？”

“他指挥部队设营、吃饭，又安排岗哨、检查武器，又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什么事都得他管，忙得连口气也来不及喘。”黄四楞脸色一沉，难过地说，“大队长难啊，他瘦了！”

“瘦了！”这两个字锥子般地刺进了吴可征的心里，眼前升起一阵潮雾，忽而用不可抗拒的口吻说：“彭医生，不是明天，今天你就得给我开！”

二

木板床因为有支架妨碍不能做手术，吴可征躺在门板搭成的“手术台”上。他仍然发烧，但两天来的休息、滋养和细心的照料，使他的体力恢复了不少。此时，他的心情就象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怀着战斗的豪情，抱着必胜的决心，抖擞起全部精神，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

可以想象得出，肉体的痛苦将会怎样地折磨着他，但他此刻却没有想到这些。黄四楞的到来，完全把他的心引到南屏山去了。他十分担心黄国信的错误思想，加上他所处的特殊地位，将会给部队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这样严重的关头，他恨不能立刻飞回部队去。他想到了郝大成、宋少英、罗雄那些亲密的战友；想到了和他一齐出生入死的那些战士们；想到了坚强的党支部。他相信一定能够排除各种阻挠和干扰，沿着井冈山的道路前进。

吴可征通过自己的想象，他仿佛看到了那紧张、艰苦而

又充满欢乐的战斗生活，他仿佛看到了同志们那亲切、振奋、乐观的面影；他想象着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到这个战斗集体中去了，内心里充满着战斗的渴求和喜悦。

山村的茅屋里，弥漫着碘酒的气味。彭医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气氛严肃而又紧张，很象是激战前的沉寂。

黄四楞扶着党代表的身躯。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手术还没有开始，他的额上已经滚动着明晃晃的汗珠子了，好象开刀的不是党代表，而是他自己。

彭医生握起在沸水里煮过的手术刀和镊子。他说：“党代表，我教你个减少疼痛的办法，你若是受不住了，就把毛巾咬在嘴里，……”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想出各种办法减少病员痛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吴可征来说，那是绝对不需要的。

吴可征不由地微微笑道：“你就放心吧。”

“扶好！”彭医生用眼睛对黄四楞说。

一阵剧烈的疼痛，随着尖刀的刺入，从创口传到了肺腑，扩散到全身！吴可征咬紧牙关，握紧双拳，全身一阵颤抖、痉挛，不知是冰冷还是火热，他收紧了全身。

彭医生向吴可征的脸看了一眼：“疼吗？”

“……”吴可征紧咬着牙关没有回答，那挂满汗珠子的脸上，露出一个微笑，意思是说：“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

“多么坚强的人啊！”彭医生心头涌起一股钦佩的热浪，但他立即制止了这种冲动的感情。

黄四楞的汗珠子向下滚动着，这个粗壮的黑大汉，有些受不住了，他的扶着党代表的手在颤抖着。

“嗯，四楞……你可要沉住气啊……”吴可征断断续续地安慰着他。

又一阵剧烈的疼痛……

吴可征全身一震，眼前一阵昏黑，飞溅出无数金星般的火花。

“好了！”

吴可征在昏晕中听到彭医生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说，“这真是一场战斗啊！”这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微弱而又模糊。

“老彭，我们把敌人打败啦！”吴可征的声音只是在喉咙里喃喃了一下，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在这场同“疼痛”这个敌人的恶战中，他耗尽了全部精力，安然地睡了。

黄四楞提在喉咙里的心，才算落了地，用胳膊肘子抹了抹脸上的汗。……

彭医生用镊子夹着黑色的弹片，举在手里看了看这个被征服了的“仇敌”。他觉得一阵晕眩，便赶紧靠在床上，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在这场激烈的搏斗中，他也耗尽了全部的力气。他活了四十年，今天才彻底地认识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有些事情初看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有坚强的意志，有坚韧的毅力，就会产生出惊人的力量，就会创造出人间奇迹！

三

山村的夜晚，寂静而又神秘，群山沐浴在银灰色的月光里。

粗糙的自制的方桌上，亮着一盏桐油灯，红豆般的火舌在跳动。整个小屋里散射着微弱的光亮。彭医生、黄四楞坐在方桌边，吴可征背后垫着被卷，半躺着，弹片取出来之后，他已经能转动了。

“老彭啊，我们后天就可以走了吧？四楞可以等我们两天，咱们一道回南屏山。”

“不行！”彭志超作出毫不让步的架势说，“这不能象开刀那样，那是越快越好，你无论如何得疗养一段时间，伤不合口，我们不能走！这是我当医生的权利。”

吴可征看看彭医生是那樣的坚决，也觉得他讲的有些道理，不想再跟他争下去，便无可奈何地说：“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呢？”

“党代表，你就安心养伤吧。”不善于表达感情的黄四楞说，“我回去向大队长报告一下，叫大家放心，过十天半个月我们再来接你。”

“不要派人接了。”彭医生说，“你回去对大队长说，这里乡亲们很好，有好几个青年小伙子提出来，要送党代表回部队，二虎就是头一名，然后他们就留下当红军。大队长工作忙，担子重，这里都很好，不用叫大队长挂心。就是……”

“就是什么？”吴可征笑笑说，“你是不是想告我一状啊！”

“对，”彭志超故作严肃地绷着脸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安心休养。”

“那好吧，我认错了。”吴可征说，“那你把灯端过来，我给支部写封信，明天一早，就叫四楞同志回去。”

“不，你不能转动！”彭志超关怀地说，但他看了看吴可征为难的神色，然后说，“你说吧，我给你代笔！”

“这不好，大队长和同志们以为我连信都不能写，会不放心的！”

“四楞同志回去还说不清楚吗？”彭志超打开了药包，从里面抽出了几页毛边纸，仔细地铺在灯下，又从口袋里摸出了三四指长的一截铅笔，“你说吧。”

吴可征口述着：

党支部并大成、国信同志：

我的病情已经明显好转，弹片已于昨天取出，身体已能转动自如。由于彭医生的坚持，只好请他代笔。……

写到这里，彭医生把笔停下说：“你可真会争取主动，倒先告了我一状。”

吴可征也笑笑说：“这叫‘木匠戴枷，自作自受’，赶快接着写吧。”

……很想念大家，不久就可以归队和你们并肩战斗了。

这几天，彭医生借给群众治病的机会，做了很多社会调查……

“还写这个做什么？”彭医生又停下了笔。

“为什么不写？这叫赏罚分明嘛。”吴可征又继续口授。

……我也想了很多很多。我们按照井冈山的道路，找一个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地方扎根，我们这个决心是对的。

……根据我们在这里了解，四岭山区是个扎根的理想地区，那里有受大革命影响的群众，有党的活动，这就是我们扎根的基础。同时，新的军阀混战，使敌人无暇顾及这样的地区。但那里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一定要作好调查研究，作好充分准备，创造进入这个地区的有利条件。

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和兴旺，充分证明了井冈山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井冈山的道路……

“党代表，你说到这里，我对黄特派员还有个意见。”四楞忿忿地说。

“有什么意见，你说说。”吴可征很喜爱地看着这个憨厚耿直敢于向领导提意见的同志。

“那天行军的夜里，围着火堆，大队长叫我们大家谈革命理想，说得我们可开窍啦。可是黄特派员总是对建立根据地抱怀疑态度，还说我们别说扎不下根，扎下根也脱不了叫敌人连根拔！……”

“噢？还说些什么？”吴可征深感事态的严重。

“别的我记不清了。一句话，我看他是看不起穷山沟，看不起我们这些黑泥脚杆子。……”

“四楞同志，你说的很好，以后要学会动脑筋，是对是错

都要好好想一想。这种怀疑态度不只是看不起穷山沟，更主要的是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吴可征同志分析着这些情况，心里很是不安，伤口在隐隐作疼。忽然他脑子里蹦出一个念头：“黄国信啊，你可不要成为嵌在这支部队身上的弹片啊！”吴可征对执笔待书的彭志超说，“你继续往下写吧。”于是他那斗争的决心，必胜的信念，全都顺着彭志超的笔尖闪耀在纸上：

不愿意过艰难困苦的生活，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那就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那些“左”倾盲动主义者，在事实面前遭到惨败后，又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看不见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我们一定要同悲观失望情绪展开斗争；一定要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斗争。同志们啊，我们在革命最困难的关头，要坚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透过浓密的硝烟，我们将看到革命胜利的壮丽远景！
祝同志们工作顺利！

吴可征把信重复地看了几遍后，签了名。

第十一章 较 量

黄四楞带着吴可征的信回到南屏山时，支委会议正在激烈地进行。

宋少英列举着黄国信的错误言行，还没有说完，黄国信就从木墩子上跳了起来。他认为打头阵的是宋少英，指挥作战的却是郝大成，火气不由地增加了三分。他把桌子一拍忿忿地说：

“我觉得这不是研究问题，这是借题发挥，借故整人！少英同志，你说分散隐蔽、流动游击是错误的，你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革命力量。集中，集中有什么好？如果白马山峡谷突围不成功，还不是让敌人全部消灭掉？……”

“我不同意！”宋少英也激动地站起来，但郝大成用手势制止了她：

“都坐下，先让黄国信同志把话说完。”

黄国信怒冲冲地坐下来，扫视了在座的支部委员一眼：“你说我错，我就错啦？我是县委派来的，我是坚决执行上

级的指示的！”

“你这些主张，都是上级的指示？”郝大成平静地说，“自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我们就和县委失去了联系。你怎么能以个人的意见代替上级的指示？”

“即使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不能武断地说成是错误的！你们说我悲观失望，这更是无中生有，这是污蔑！我参加革命并不比你们晚，论贡献也不比你们少！在北伐时，我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在九里十八坪暴动时，我四乡奔走，发动群众，把喉咙都喊哑了；在追捕谷敬文的时候，我把谷中一打成了拐子腿；在开仓分粮的时候，我三天三夜上眼皮没沾下眼皮；自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在万松山区、铁路沿线和白马山区的转战中，苦，我没有少吃一口，罪，我没有少受一天，我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的主张，全都是为了保存这支部队，为革命利益着想的！……”

黄国信的这段话是很讲策略的：他在申诉自己的委屈中，历数了自己以往的功劳，把自己的错误主张说成是坚持斗争保存力量的方法。即使万一错了，也是个方法问题，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方法不对。他估计上级党会支持他的主张，所以他表面上虽然激动委屈，内心里却非常自信。

“黄国信同志，”姚光明反驳说，“你那些主张的动机是好是坏，可以先不追究，咱们单从实际来说，效果是很不好的，你把部队的思想弄乱了。”

黄国信不耐烦地听着，做出不值得一驳的神气。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的责任，更不认为这是不好的现象，他觉得自

己的主张有人赞同，有人拥护，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他以为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一定不少，于是他变得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姚光明同志说我的主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我认为恰恰相反。部队思想的波动，正是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改变斗争方式；正是说明他们不愿意再这样傻干下去，是战士们用实际行动来抗议我们了！”黄国信讲到这里，一想起在军人大会上，王永祥和肖应良公开地同意他的主张，而没有讲出来的也许还有不少。他说，“我提议，不要只是我们少数人争来争去，我们应该多听听战士的意见，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要讲民主嘛。”

宋少英听了，觉得很不是味，正要讲话，罗雄忍不住了，气呼呼地说：“开大会就开大会，我倒要看看有几个人同意你的主张！”

“罗雄同志的意见很好，”黄国信立即赞成说，“这些问题应该放在大会上解决，真理越辩越明嘛！”他不由地向郝大成扫了一眼，他估计喜欢快刀斩乱麻的郝大成一定会同意。他预计到这样一个大会对他是很有利的。凭着他的能言善辩，即使不能把战士全都拉到自己一边，最低限度也会把思想搅乱，形成一场互相拼杀对射的混战，争论得一塌糊涂。就象一个撕扯乱了的烂麻团，扯不开，理不清，看你喜欢快刀斩乱麻的郝大成，这一刀你怎么砍。在越砍越乱的情况下，必然搞得不可收拾，那时候可以由我黄国信按着自己的意愿来收场。那时你郝大成就是急疯了，恨病了，气炸

了，也没有咒念……他想到这里，便听到了郝大成平静而坚定的声音：

“全队的大会可以开，也应该开。……”

黄国信听到这里心中一乐。可是他又听到了郝大成的下文：

“但是现在不能开。黄国信同志的错误主张和某些战士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能混在一起去解决，我们应该在支部会上理出个头绪来。……”

听到这里，黄国信的心不由地又往下一沉。

这时郝大成也正象黄国信一样，对召开大会的后果思考了一番。他觉得政治斗争也和在职场上一样，不光需要冷静沉着，而且也需要智勇。他对黄国信的心理做出了应有的判断，心想：“不能让他把问题弄乱，不能让他把水搅混，政治斗争也象打仗一样，要选择主攻方向，要打中要害。什么时候强攻，什么时候迂回，什么时候投入全部兵力，都是需要慎重思考的。”郝大成看了看宋少英和姚光明，他们好象已经领会了他的意思，又看了看黄国信那张由高兴到扫兴、由希望到失望的脸，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黄国信同志，我想我们应该从根子上来清理清理我们的根本分歧在哪里。第一，你怀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你认为井冈山的道路走不通；……”

“对了。”黄国信激动地说，“我认为那是空想，……可是我问，在没有上级党指示的情况下，谁来证明我们的是非呢？……”

“报告！”满脸大汗的黄四楞闯进了大队部，会议中断了，同志们都关切地问起吴可征的伤情。黄四楞三言两语就说完了。

宋少英着急地说：“四楞，你不会说详细一点吗？”

“怎么个详细法？”四楞感到为难，但他想到了一个脱身的办法，就说，“那里的情况，全都写在信上啦！”

郝大成把信打开，先浏览了一遍，认为没有什么急事需要问了，就对黄四楞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先到伙房里吃饭去吧，回头我再找你。”

四楞走后，郝大成接着说：“吴可征同志这封信来得很及时，对咱们的争论很有帮助。大家先看一看吧。不，少英你念一念吧，这样节省时间。”

宋少英用饱含激情的声音，把吴可征的信接连念了两遍。待大家仔细思考了一番之后，郝大成感慨地说：“吴可征同志的信说得很好，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井冈山道路的决心。……”

“对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认为根据地不一定建立得起来；第二，我认为照那样干法，红军也保存不住，到头来，落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我认为吴可征同志的信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宋少英激动地说。

“我认为并不清楚。”黄国信激烈地坚持说，“我那些主张正是根据目前部队处在危急的关头提出来的。你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能使革命力量发展，我说不能；你说分散隐

蔽、流动游击不行，我说这正是保存革命力量的最好方法。这就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不，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道路也只有一条。”郝大成激动地说，“正象吴可征同志说的，我们按照井冈山的道路，找一个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地方扎根，我们这个决心是对的。我们一定要同悲观失望情绪展开斗争，一定要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斗争。”

“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黄国信愤怒地抗议着，并轻蔑地说，“这是些很高深的革命理论问题，我跟你争论不清楚。”

“不！你所说的革命理论我可能懂得很少，可是，一定可以争论得清楚的。”

“好吧，”黄国信无可奈何地说，“我来听听你这个讲得清楚的！”

“我们的根本分歧在哪里呢？”郝大成整理着因为激动而零乱了的思绪。“在万松山区、铁路沿线和白马山一带，我们转战了三四个月，力量削弱了，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支部和大多数同志的结论是什么呢？坚持武装斗争，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如何坚持武装斗争呢？你那时主张到处流窜，说什么只有流窜才能摆脱敌人，才能发动群众，才能筹粮筹款。事实证明你的主张错了。到底怎么才对呢？这个问题，开头我们没有解决。

“为这个问题，我们苦恼，我们摸索，我们付出血的代

价，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受到挫折，不灰心不丧气；我们碰到困难，不低头不弯腰。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创造，我们坚持着斗争。吴可征同志说得对，哪有天生下来就会革命的？哪有不跌跤就学会走路的？毛委员上了井冈山，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道路。就象我参加革命之前一样，东碰西撞，摸索不到正确的道路，是党和毛委员给我指明了方向。为了寻找正确的道路，吴可征同志上井冈山去请教毛委员，给我们带来了井冈山的经验。……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就是革命的方向。有了根据地才能根深叶茂，本固枝荣，才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才能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扩大红军力量，才能坚持武装斗争！……”

“这不过是幻想……”

“不对！这绝不是幻想！你是怎么样想的呢？你认为敌人太强大了，除了分散隐蔽缩小目标之外，就没法坚持斗争了，就没法保存红军力量了，所以……”

“是这样，”黄国信打断郝大成的话激动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嘛。”

“那么，咱们就把你的主张一层一层地剥开来看吧，”郝大成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你在到处流窜失败之后，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变得更加悲观了，因此你在到处流窜的主张之上，又加了个分散隐蔽。你把部队分散了，力量就更小了，就更容易被敌人个个击破。你强调说为了不被敌人消灭，就只能隐蔽起来，所以你的‘分散隐蔽’

的实质，就是悲观失望、逃避斗争。你的那个‘流动游击’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

黄国信听到这里受不住了，郝大成的分析，象一把犀利的尖刀戳到了他的要害处。他猛然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喊道：“你说我悲观失望，你说我逃避斗争，这简直是粗暴的污辱，我实在受不了！让上级党来证明谁是谁非吧，让历史来证明谁对谁错吧。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相信战士们的眼睛是亮的，谁对谁错也能分得出来。”黄国信说到这里，未免有些心虚。

“罗雄，”郝大成吩咐说，“黄国信同志不是要我们听听战士们的意见吗？你去把赵铁牛、王永祥和肖应良找来。咱们听听他们的想法。”

这一天战士们没有出去操练，全都分散在大殿周围学习，他们三个人很快都到了。郝大成让他们谈一谈思想，谈一谈对建立根据地还是分散隐蔽、流动游击的看法。

黄国信看到几个战士一时还不知从哪里说好，就鼓励他们说：“有什么就说什么，放开胆子说嘛。那天开大会，大队长没有参加，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在理。”

肖应良说：“提起要求分散的事，我心里有些难过。开头是有些糊涂，后来宋少英同志一说，好象有些明白了，可是黄国信同志提出了那么多问题，我的思想又迷糊了。昨天夜里少英同志和罗雄同志又和我们谈了好多道理，我现在有些通了。若是我们分散了，可怎么个斗争法啊？就象

孩子离开娘，瓜儿离开了秧，能活得了吗？就说罗中队长吧，他也把地主房子烧了，把地主砍了，到头来还得藏到深山里。革命嘛，翻天覆地的大事，还是大队长说的，要想得远一点，看得大一点。”

黄国信听着听着有些不对头，怎么越讲离自己的想法越远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觉得自己脚下踩的那块地面在往下陷，他认为这不是肖应良的真实思想。啊！黄国信忽然明白了：“原来你们是背后做了工作，是有意挖我的墙脚，拆我的台啊。好一个不打乱仗！郝大成啊，你这是按你计划好了的一步一步地和我摊牌啊。好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招数。”他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赵铁牛身上。

王永祥说：“我没有什么说的了，我想的和小肖说的是一样。”

黄国信反感地看了王永祥一眼：“我早就知道你们想的是一样啦，布置好的嘛。”

赵铁牛这时是一肚子的气，只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他说：“这几天我就象做了一个梦，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昨天夜里大队长和我讲了半宿，我才真正从梦里醒了过来，才琢磨透了这个道理：革命嘛，就不能只想着个人，要想着天下受苦受难的人，要受苦不受难，就得推翻旧社会；要推翻旧社会，就得靠天下受苦受难的人团结斗争。我那个想回家乡的思想，就是自私，是想报个人的仇，是眼光短浅，只看到自己家里人在受苦受难，把整个革命给忘了。正是因为我眼光短浅，我才上了当，中了毒！”

赵铁牛是个不急不躁慢吞吞的脾性的人，说到这里竟然冲动起来了。他用拳头揉着膝盖忿忿地说：“学习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好。谁想拉我铁牛走歪路，哼！”他在膝盖上狠狠捶了一下，“我不顶他几个滚儿才怪呢！”

黄国信已经看清了形势，他对那个全体大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心头不由地升起一股强烈的愤怒：我黄国信也是个有地位，有威望，有能力，有雄心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今天竟然叫这个挑铁匠担子的家伙逼得走投无路。嫉恨、委屈、羞惭、痛苦、懊恼一齐咬噬着他的心。此时，黄国信的心境是十分复杂的。打退堂鼓吧？实在不甘心失败；继续进攻吧？又感到没有后盾。他隐隐地觉得坐在对面的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的错处，是轻视了这个人，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个被动的局面。他怎么改变这个局面呢？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际：我这是何苦呢？建立根据地那条路你走通也罢，走不通也罢，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对我有利我就呆，对我不利我就走，哪个树林不歇鸟？哪个池塘不养鱼？你们要向死胡同里拱，要向牛角尖里钻，随你们拱去钻去。于是他表现出十分厌倦地说：“我们还是不要争论了吧，将来事实会证明我们谁是谁非，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我在这里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和信任，这说明你们对待上级特派员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不对，这不是事实！”郝大成寸步不让地说，“你的意见我和老吴一向都是认真考虑的。不错，我们有争论，你不能

要求我们对你的什么意见都听。对的，我们听；错的，我们就不能听。尊重领导和盲目服从是两码事。一个指挥员在战场上指挥战士们冲锋陷阵，战士应当服从；如果这个指挥员命令战士们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战士们不仅不应该服从，而且应该打死他！……”

黄国信气呼呼地坐在木墩子上，摆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好象不屑于和郝大成辩论。

“至于信任，”郝大成继续说，“你说的更不是事实，吴可征同志在的时候，我们把你当成上级党的特派员，吴可征同志受伤以后，我们还是把你当成上级党的特派员，我带三中队下山，部队的工作全托付给你，这是大家不信任你呢？还是你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呢？”

黄国信不能不承认郝大成说的都是事实，具有不可反驳的力量。他被郝大成驳得哑口无言，狼狈不堪，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便虚晃一枪，说：“难道我对部队情况的估计不对吗？我们的力量是比以前削弱了，连吴可征的信里也说明了这一点！”

郝大成说：“不错，你看到了部队的困难处境，吴可征同志看到了，大家也都看到了。问题不在看到部队严重困难这个事实，而是在对这个事实所作出的结论上。一座高山，崖陡路险，这个事实谁都看得很清楚，但对于能否攀登的结论却大大不同：有人不怕困难向上攀登，艰险的道路更鼓起了他攀登的勇气和战斗的豪情壮志，他终于登上了顶峰。可是也有人望而生畏，想找个平坦的路走，平坦的路是登不

上高山的，到终了，他还是放弃了登山的目标。

“不错，我们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错误，如果你正确地指出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你的意见却往往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性的。你看到农民的庄稼长的不旺，如果你提醒他赶快浇水，赶快施肥或是赶快除虫，他会感谢你，听你的意见。如果你对他说：‘把苗拔掉’，这个农民还会听你的吗？……”

黄国信并没有认真听取和思考郝大成的话，他也在寻找郝大成为什么不同意分散隐蔽的原因。他在按着他的为人处事的哲学在分析这一场斗争。郝大成为什么这样坚决反对分散隐蔽，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难道真是一心一意为革命吗？难道就没有一点私心吗？有！这是明摆着的事，如果队伍一分散，他这大队长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所以他坚决反对；如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成功，那他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对，为什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郝大成啊，这就是你的实质。所以把我黄国信当成了妨碍你实现野心的绊脚石。你要把我搬走，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恩怨。好吧，我暂且把路给你让开，让你去碰个头破血流吧！于是他心里好象开了一条缝，顿觉轻松了不少。他插断郝大成的话说：

“郝大成同志，你不要说了。你们对我尊重信任也罢，轻视排挤也罢，我不计较。从老吴的信上看，他很快就要回来了，我应该回到县委去，我会如实地汇报我们之间的分歧。在走之前，我要奉劝你一句，古诗云：‘一将功成万骨

枯’，你可不要为了个人成名，坚持错误到底啊！”

恶毒的诽谤象一声霹雷打在会场上，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除了黄国信以外，几乎全都吃惊地跳了起来。

即使是一把刺刀戳进郝大成的胸膛，他也不会感到这么惊骇和疼痛。一腔怒火烧沸了全身热血，他的脸一下变得火红，全身象发高烧一般簌簌地颤抖着，他那宽阔的胸膛仿佛盛不下这样巨大的愤怒，一起一伏地鼓胀着。他真想扑上去，挥起铁拳，砸扁这个恶毒地污辱他的人。他爸爸一拳，打瞎了谷敬文的眼睛；他一拳打塌了张彪的鼻梁。而这一拳打下去，也许分量比那两拳加起来还要重！

会场上沉默着，沉默得有些怕人。

其实黄国信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从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来对待一切的，是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人生观来分析和观察人与人的关系的！同时这种人身攻击正是他打击同志，转移斗争方向，防卫自己的一种伎俩。

“黄国信！”宋少英怒不可遏地一步跨到黄国信的面前，“你为什么血口喷人！”

黄国信也站了起来。他首先看见了罗雄那对血红的眼晴和威风逼人的气势。

“姓黄的！”罗雄大声喊叫着，“你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

这时许多战士也都拥在门外，不知大队部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营地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气氛。

那种愤怒、冲动……在郝大成的心中足足地搅动了一分钟。他以坚强的毅力，才把胸中的怒火压了下去，强制着自己冷静下来。他首先坐了下来，心平气和地说：“坐！坐！大家都坐下。”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可以想象出他是用了多么大的抑制力才压下了这不可遏止的怒火。“这是党的会议，什么话都可以说。黄国信同志，你有什么话继续说吧！”

郝大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恶毒的污蔑，到会的人都替大队长抱屈。全大队的人没有一个不尊重、爱戴和敬佩他们的大队长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大队长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英雄，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今天竟有人这样污辱他。哪一个不义愤填膺？

宋少英更是感到内心的剧痛，污辱大队长的是什么人啊！是黄国信这样一个上级派下来的人，所以她的痛苦、恼怒、愤恨更增加了几倍。

“我的话讲完了！”黄国信象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松软无力地喃喃地说着。他似乎又隐约地觉得这一刀砍过去，碰在过硬的岩石上，反跳回来伤害了自己。

“不！你完了，我没有完。”宋少英冲动地说，“我提议现在就开全体大会，请你在大会上讲讲清楚！”

“对，开大会，我赞成。”罗雄的眼里仍然冒着火。

“你的意见呢？”郝大成有意地问黄国信。

如果处在半个小时之前，黄国信还是赞成的，现在，一种悲观、胆怯、孤独、懊丧相混杂的情绪，占据了他的心。他

似乎发现了自己的软弱无力，发现了自己的可怜渺小，虽然整个营地是阳光灿烂，可是他觉得眼前是天昏地暗。他象一个虚脱了的病人一样，不仅失去了进攻的能力，而且连防卫能力也没有了。他的脸象蜡一般枯黄，他烦躁，他头晕，象喝了过多的酒一样，又干渴又恶心，肚子象填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觉得胀疼。又好象被挖了五脏一样，满肚子空虚。这种气氛再延续半个小时，他就会真的病倒了。

“要开你们就开吧！我头疼得厉害，我不参加了。”黄国信强打起精神说，“你们说我错也罢，说我对也罢，这是大家的自由，反正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听从也罢，反对也罢，这也是你们的自由。”

郝大成紧盯着黄国信那由枯黄变得苍白的脸，不由地从内心深处泛滥起一股忿懑的感情。他的言词变得激烈起来：“黄国信同志，我们的争论，不是为了个人的意气，也不是非原则的斗争。‘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支箭虽然狠毒，可是他射不中为革命而献身的人。希望你能认识错误，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黄国信承认第一个回合是失败了，但他并不服输，他认为将来的事实会证明他是正确的，于是，他的精神又振作起来，想出了一条退兵之策：“我可以服从多数。但我保留我的意见！你们一定要往错路上走，我有什么办法？好吧，让我们等待着历史的结论吧！”

“结论一定会有，”郝大成充满胜利信心地说，“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

二

会议结束之后，郝大成独自坐在大队部里，沉思了很久很久。他的心情好象沉重，又好象轻松，好象难过，又好象振奋。发生的这一场斗争好象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又好象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正象波浪翻滚的激流，渐渐沉静下来，又慢慢澄清了一般，郝大成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进行的，它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而又舒畅。他又把吴可征的信展开，仔细地看了一遍。

王尚青走来告诉郝大成，全体战士已经在草坪上集合好了。郝大成把信珍重地折叠起来，向王尚青说：“走吧，我们开大会去！”

部队的活动一切照常，紧张热烈而有秩序地进行着。

宋少英正在全体大会上教唱她自己编的歌：

红旗飘飘好威风，
工农红军最英雄；
打土豪，分田地，
浴血苦战为工农。

吃野菜，住山洞，
顶暴雨，拔狂风；

越是困难越向前，
越是艰苦越光荣！……

郝大成来到草坪后，立即宣布开会，会议是简短的，情绪是热烈的，气氛是欢乐的。部队扩大到九十多人，在草坪上坐了一大片，欢闹声，嘻笑声……反映出部队生气蓬勃的兴旺景象。

环绕着营地周围的景色是十分壮观的，奇峰峥嵘，犹如乱石崩天，林涛呼啸，恰似海潮澎湃。张目远望，更是峰峦起伏，无边无际。山泉轻流，瀑布猛泻。看不尽的花草，数不尽的禽兽。这山这水，它美得豪放，美得粗犷。它有着荒山野岭所特有的磅礴气势和壮丽的色彩，比那人工雕琢的小桥、流水、亭台、楼榭、曲栏、花苑要美上千百倍。那营地的茅草棚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那营地的炊烟和白云，一齐在山林间缭绕。红军战士们胸怀革命的豪情壮志，头顶万里蓝天，脚踏千丈峰峦，休息时那雄壮的歌声，操练时那闪电般的刀光剑影，和这山林美景交织在一起，这岂不是一首最美妙的诗？这岂不是一幅最壮丽的画？

大会首先由老战士的代表讲话，对新参加红军的战士表示热烈欢迎。接着是新战士的代表表示革命的决心，他们虽然讲得很短，但是一句句都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言词炽烈，感情真挚。接着就是郝大成讲话。

他满脸焕发着刚毅、明朗和振奋的光彩，精神抖擞地站在山门前面的石磴上，热情亲切的目光环视着坐在草坪上

的部队。左手掬腰，右手整了整军帽，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说：“同志们，从白马山峡谷突围出来之后，我们又打了三个胜仗！”郝大成的声音象沉雷般，滚过队伍的上空。“第一，在当地革命群众的配合下，我们打了汤三礮子，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这个仗是跟敌人打的；第二，我们的党代表吴可征同志很快就要回来了，伤口里的弹片取出来了，这个仗是跟疾病和伤疼打的；第三个仗那就是和错误路线打的，是和某些同志头脑里那些糊涂观念打的！这是个政治仗，是个思想仗。这三个仗我们都打胜了。”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另外，我还要说一说有些同志已经知道了的消息。史少平、周枫林、杨继五三个同志，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史少平同志已经回来了，和下山的三中队 的同志们见了面。现在他到九里十八坪执行新的任务去了。周枫林、杨继五他们现在下落不明，等陈大雷同志回来就清楚了。……”

“我们抓了谷敬文两个信差，掌握了谷敬文的一些活动情况。同志们，你们说，任洪元为什么没有跟着我们追上来啊，他的两个团被调走了。新军阀混战，是咱们大大发展革命力量的好时机啊！谷敬文为什么也没有追上来呢？是九里十八坪的红军游击队拖住了他的腿，这就说明，九里十八坪的多亲们没有被谷敬文的屠刀所吓倒，他们还在积极地坚持斗争！他们的斗争支援了我们，我们也要积极开展斗争，迅速扩大力量，这对九里十八坪的斗争也是很大的支援啊！谷敬文现在升了三县‘剿共’司令，给汤三礮子发来了

请帖，他太得意忘形了。我相信他那‘庆功’宴是不会安生的！同志们！早晚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谷敬文的老窝给他掏掉！……总有一天，象那首山歌里所唱的：沿着井冈山的道路走，千山万山都红遍。我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红色的江山来！”

“我们相信有这一天！”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战士们高呼着，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等掌声平息以后，郝大成继续说：“吴可征同志给支部来了一封信，现在我念给大家听。”在热烈的掌声中，郝大成念完了吴可征的信。

他接着说：“黄国信同志提出的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为什么是错误的呢？他不相信井冈山的道路会取得胜利，不相信革命武装斗争能够坚持！是悲观失望、逃避斗争的表现！那样做，只有敌人高兴，只有谷敬文高兴，可是我们绝对不办让敌人高兴的事。我们的同志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很长，我们的担子很重，但我们有必胜的信心，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郝大成的火焰般炽烈的革命热情，传达给了每一个战士；而从战士们的心头涌流出来的壮志豪情，又强烈地冲激着郝大成的火热的心，大队长和战士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了。郝大成又踏上了更高的一层石磴，以震撼山岳的气势，以更加昂扬的声音，庄严地说道：“同志们，让我用吴可征同

志信上的几句话，结束这个大会吧：在革命最困难的关头，要坚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透过浓密的硝烟，我们将看到革命胜利的壮丽远景！”

“坚决走井冈山的道路！”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反对悲观失望！”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会场上的口号声，彼伏此起，在千山万壑中回荡。

三

宋少英给战士们上完课，唱着自己编的歌，端了一盆衣服向山泉走去。她穿着一身青色裤褂，腰里扎着一条二指宽的皮带。山风吹动着她那齐肩的黑发，几天的休息，使她的两颊恢复了原有的红晕。微瘦的椭圆形的脸，因为下巴稍尖，她的前额显得特别宽阔。在她那细长微挑的眉毛下，闪动着两只深邃严峻的大眼，闪射着沉思和热情的光芒。她走路，总是大步地向前跨着，显得顽强而又坚定。她乐观、豪放、聪敏。在艰苦战斗的环境里，她有着一一种男子汉的气质，但是在另一种比较平静的环境里，她又不免流露出少女的特征。

她端着一个跌扁了的搪瓷盆，这是在白马山打土豪的胜利品。在征途上，烧水、煮饭、洗衣、洗脸全用它。盆被摔得斑斑点点、坑坑洼洼，记载着这位女战士的艰苦行程。

宋少英走在鲜花嫩草之中，远远听见山泉淙淙的声响。不知名的美丽的山雀，在枝叶间唧唧喳喳地叫着。在这深山密林里，大概连猎人的枪声也很少惊扰它们吧！

宋少英走下生满苔藓的斜坡，泉水喷射着珍珠般的水花。她把衣服放在一块青石板上，先撩起清流洗了洗脸。她身边的一丛鲜艳的映山红，香气四溢，柔韧的枝条在山风里婆娑起舞。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她时常到山溪边洗脸，把溪水当成镜子，采几朵映山红插到鬓边。那时，她曾经稚气地幻想过：将来有一种花，永不枯萎，遍地都是，不用钱买，叫所有爱花的姑娘都有花戴。

她从小生长在山村里，父亲出外教书去了，她和母亲在家里劳动。九岁时，她母亲因操劳过度，病故了，她才跟着爸爸住在学校里，一边帮爸爸做些家务，一边勤奋地学习。一九二五年宋少英跟着爸爸来到了九里十八坪。她清楚地记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时候，爸爸望着洒满烈士血迹的山野，义愤填膺，吟出了悲壮的诗句：

工农暴动起雷霆，
岂怕屠刀溅血腥！
青山永在旗不倒，
前仆后继如潮涌。

千万英烈洒碧血，

化作鲜花万山红；
革命就要革到底，
高唱战歌猛冲锋！

在突围的时候，宋少英随部队走了。她爸爸仍在原地坚持斗争，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斗争是十分艰苦的。宋少英手在慢慢揉洗着衣服，心却飞到九里十八坪去了。那待她比亲妈妈还要亲的史大妈、黄大妈，那待她比亲姐妹还要亲的铁牛嫂和朱惠芳，还有那又活泼又伶俐整天在她身边转，缠着让她教歌的赵小芬，……她们怎么样了？她们在坚持斗争中有没有碰上不幸？她还清楚地记得，九里十八坪的妇女们，冲向谷家寨时的勇猛的样子；控诉谷敬文罪行时跺脚捶胸的悲愤的样子；第一次登台讲话那害羞的样子；大声唱歌的激动、振奋的样子；到黑板上学字的为难的样子；在灯下做军鞋的认真的样子；学演“文明”戏时那欢乐的样子；打菩萨时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泼辣的样子；……她们的一切音容笑貌全都呈现在宋少英面前。在这一切音容笑貌之中，最清晰的是朱惠芳。她们是同年生的姐妹，宋少英比朱惠芳大三个月，真是形影不离的两个战友。

她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二六年，她和朱惠芳到各山村去组织秘密农会，她们歇息在虎头崖下。正值深秋，西风劲吹，落叶纷飞，满山枫林如火，桐叶金黄，经霜的松柏更加苍郁，绿得有些发黑。天高气爽，白云团团。重阳时节，映山红重开，在这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山色里，显得更加娇艳。

蜜蜂嗡嗡，彩蝶翩翩。……她们谈到了人生，当时她半开玩笑地对朱惠芳说：

“惠芳，你看，那蝴蝶多好看啊！你听，那蜜蜂叫得多好听啊！可是你喜欢蝴蝶还是喜欢蜜蜂？”

“我喜欢蜜蜂！”朱惠芳说，“你看那蝴蝶穿得花花绿绿，游手好闲，象地主家里的小姐；你看那蜜蜂，一天到晚忙来忙去，采花粉做蜂蜜，对人有好处，这才有意思呢。……”

“蜜蜂可是会螫人啊！”

“你不惹它，它会螫你吗？不会。若是谁侵犯它，它就是宁愿自己死了，也要螫你一针！这才叫志气呢。”朱惠芳认真地赞美着那小小的昆虫，并且联想到人生。她严肃地说：“少英姐，前几年，你要是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准会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还不是为了吃好穿好吗？你问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也会说，是吃好穿好。革命了，才知道这是不对的，是没出息，应该是：‘人生在世，革命二字’，一个人活着，光顾自己不管别人，那还真不如个小小的蜜蜂呢。……”

“惠芳，你说得对。人活着，就应该革命，就应该做对劳苦人民有好处的事情。对那些反革命的坏蛋们，就是不要命也要砍他们一刀！……”

“少英！少英！”山坡上传来陈大雷的呼声，打断了宋少英的遐思。

四

宋少英看见陈大雷从白马山峡谷回来了，急忙丢下手里的衣服，跑了几步迎上前去，怀着喜悦的和惊恐的极端矛盾的心情，急切而胆怯地问道：“快告诉我，周枫林和杨继五有消息吗？”

就是连最不会察颜观色的陈大雷，也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期望和疑惧的两种神情。

“你为什么单问他们两个？”陈大雷奇怪地瞪着宋少英，不知她为什么不问史少平。

“少平已经回来了！”

“在哪里？真的吗？”陈大雷惊喜地说。

“大队长派他到九里十八坪执行新任务去了。你快说说他们两个吧！”

“史少平没有说他们两个的情况吗？”

“当时史少平只知道周枫林负了伤。以后他们就被敌人冲散了，他和杨继五压根就不在一起，他怎么会知道呢？又是在夜里！”

“这啊，可是个军事秘密。”陈大雷装得轻松而又顽皮地说，“向大队长报告了以后，我再告诉你。”

不管陈大雷装得多象，他那沉重的心情，是瞒不过宋少英的。一片悲惨的阴云立即罩在宋少英的脸上，她喃喃地说：“难道他们两个回不来了吗？”

“看你想的，谁也没有这么讲啊！”陈大雷急忙地否认着，“老实说，我没有打听到他们的真实消息。”

“那你是没有完成任务了？”

“可不是嘛！”陈大雷不否认也不承认。忽然大声地说：“少英，快，你的衣服冲跑啦！”

趁少英去抓被泉水冲走的衣服，陈大雷便向山上跑了。

陈大雷的态度使宋少英非常失望，她再也无心洗衣服了，便端着未洗净的衣服走回大队部来。这时陈大雷正向郝大成报告他了解的情况：

“……老百姓说，咱们离开峡谷以后，枪声一直响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才慢慢地停了下来。”

郝大成说：“这些史少平也都说过了，你还是说一说周枫林和杨继五同志的情况吧！”

陈大雷接着说：“第二天早晨，白狗子们逼着老百姓上山给他们埋尸首，埋了八十多个。听说有两个象是红军的，偷偷地抬到另外一个地方埋了。……”

郝大成沉默着，然后又问：“你没有找到他们遗留下的什么东西？”

“有，”陈大雷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是一顶带血的军帽，“这是我在草棵子里找到的！”

这时宋少英急忙走过去说：“我看看这是谁的？”

宋少英把军帽拿在手里，眼里闪动着泪花说：“大队长，这帽子是周枫林的。这帽檐还是我给他缝的呢！”为了不让别人看见她的泪水，她立即扭过脸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在史少平回来的时候，郝大成对周枫林和杨继五同志的牺牲是有思想准备的，但那时毕竟没有最后证实，现在看来，已经完全可以肯定了，郝大成的悲痛是可以想象的。他们一同浴血苦战，出生入死，阶级的友爱，战斗的友谊，革命的情感是极其深厚的。

郝大成让陈大雷去吃饭休息，而自己木然地坐在那里，目光定定地平视着，室外是一片翠绿的山林和灿烂的阳光。此时他看到的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周枫林和杨继五他们所走过的坚实的脚印！是他们冲锋陷阵时的英姿！“难道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吗？”想到这里，郝大成的心不由地一阵绞痛。那白马山峡谷的风雷，那战火的硝烟，杨继五临别时的有力的握手，周枫林临别时那郑重的誓言，又一一涌现在他的眼前。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给了敌人多么大的打击啊！他们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牺牲得光荣，他们是红军的骄傲！

“少英！你去通知同志们，晚饭后，开个支部会议，我们应该追认周枫林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好吧！”宋少英克制住悲痛的感情，把周枫林同志带血的帽子放在挎包里，走出去了。

郝大成怀着豪壮和沉痛两种思绪，默默地踱出室外。满山高大苍劲的林木在阳光下，更显得葱翠欲滴。山风劲吹，松涛呼啸。郝大成敞开衣襟，在峭崖边站立了很久，很久。他好象在注视着未来，注视着那些革命战士们用热血和生命，创造出来的伟大的永垂不朽的英雄业绩！

第十二章 在白色恐怖中

一

史少平带着郝大成的指示，怀着兴奋的心情，扮作樵夫的模样，从南屏山下崖头沟出发，向着东南方向，走了一天一夜，便到了九里十八坪附近。

这里的一切都使他感到熟悉：亲切的乡音，亲切的穿着，亲切的泥土气息，甚至那起伏的麦浪、碧绿的秧苗……都给他带来一种亲切的感情。他真想把这一切抱在怀里亲一亲。虽然只离开了几个月，他却觉得象分离了十年那样的久远。

但是，他越走，就越觉得生疏，这种生疏使他忍不住心头的战栗——这里到处是经过残酷“清剿”的痕迹。树木虽然又顽强地重新长出嫩绿的枝条，但仍然掩盖不住被大火烧过的创伤。

村庄变得不敢相认了，到处是断壁残垣，被烟火熏黑的墙壁和窗口，好象是向人们控诉着敌人的暴行。几乎所有村头都安上了碉堡、岗楼。

艳丽的红旗看不到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歌声听不到了，

人们枯黄和浮肿的脸上，忧愁和愤恨代替了往日欢乐的笑容。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老伯伯，你知道哪里有红军吗？”

史少平和气而又亲切地问一个正在麦田里锄草的老头。老头身边还跟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岁。

老头子用仇视和阴冷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仍旧低下头去干活。

史少平以为老人耳朵背，又用更大的声音问：“老伯伯，你知道哪里有红军吗？”

老头连头也没有抬，只是厌恶地说：“不知道，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史少平感到非常失望。他又轻轻地去问那个小孩子：“你不要害怕，我不是坏人，你知道红军……”

可是没等少平说完，孩子就畏惧地躲到老人背后去了。

史少平这样问了三次，都遭到了同样的回答。他一时还弄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他痛苦地山野里蹒跚着，不知往哪里走好。他不禁回想起几个月以前的情景。

那时，九里十八坪是一派多么振奋人心的革命情景啊！到处是飘扬的革命红旗，到处是充满战斗激情的欢乐的歌声，到处是喧天的锣鼓，到处是自卫队挥动大刀梭标练武的杀声！如果你要找红军或者找工农民主政府，老百姓就象亲人一样接待你，把你当成客人，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陈年老酒招待你；你饿了，他们捧出糯米糍粑给你吃；你冷了，他们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袍脱给你；你要睡，他们把最整洁的房子

腾出来，拿出准备办喜事用的花被给你盖。然后就亲亲热热地帮你提着东西，拉起你的手，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

可是现在，情况却大不一样了。

一天的所见所闻，使史少平谨慎起来，他知道，如果不找到地下联络点，要想打听到红军游击队是很困难的。他又得知谷家寨和史家坪都有国民党重兵驻守，不便贸然进去。他想来想去，决定到朱家畎去找朱惠松，这朱家畎是九里十八坪中最小的村子，只有三十几户人家，就是这样小的山村，也修上了岗楼。史少平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来到了村外的小树林中。

村里村外冷落萧索，几缕炊烟，几声狗吠，更加衬托出山村的凄凉沉寂。天黑定了，繁星满天，史少平从树林里走出来，摸进村里。家家户户都紧闭着门窗，没有一点灯光，显得特别阴沉。

史少平还记得当时的联络信号，但这有什么用呢？当他走近朱惠松的房子时，不禁吃了一惊，房子没有了，只剩下一堆废墟。他仍不死心，摸进一间还没有完全倒塌的房子里，里面散发着焦臭和腐草气味。他已经不希望在这里找到什么，但他还是下意识地向屋里摸去。到底要进去干什么，他是不明确的。他想起了朱惠松欢乐的一家，他那性格果断坚强的妻子朱大嫂，他那活泼、开朗的妹妹朱惠芳，他那年老慈祥的母亲，都在哪里？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史少平又想起他到这里来作客的那些欢乐的日子，到了这里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但是现在这些废墟埋葬了多少欢乐

的日月，同时又埋藏着多少血泪和仇恨啊！

史少平刚迈进门槛，一只正在屋角里扒东西吃的黑狗呜——呜——地叫了几声向他猛扑过来，他急忙闪到一边，向扑过来的恶狗踢了一脚。恶狗并不怕人，狂吠了几声又向少平扑了过来，少平伸手摸到一条木棒，猛然给了它一下，这只恶狗嗷嗷地哀嚎着逃走了。

这时巡夜打更的民团听到了动静，发出了警号，木梆子和报警锣阴惨惨地响了起来，不久就响起了脚步声和喊叫声。

史少平手里提着那条打狗棒子，迅速地从破屋里跳出来，想从废墟上跑到后山去。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两个黑影正踏着废墟向他走来。他赶紧把身子贴在墙上，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他听见巡夜民团的对话声：

“你没有听错吧？狗是在这里叫的吗？”

“错不了！”

“你先到破屋里看看，也许是游击队的人来找朱惠松。”

“还是到岗楼上叫人去吧。”

“那谁在这里看着呢？等把人叫来，游击队不早就跑啦！”

他们既不敢走进屋里，又不愿离开（因为抓到一个游击队员，赏五十元大洋），只是一个劲地更紧更急地敲着木梆子和报警锣，并大声喊着：“快来人啊！红军游击队进了村啦！”

史少平知道不能呆下去了，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便猛然从墙角里跳出来，一棒子把敲木梆子的打倒了。敲报警锣的惊叫一声，把铜锣一丢，撒腿就跑。

史少平也不追他，翻过断墙向后山跑去。

“嘭！嘭！”岗楼上响了两枪，子弹呼啸着飞过他的头顶。……

二

史少平又在深山里转了一个昼夜，幸好，蚕豆和早熟的大麦都可以充饥了。麦粒刚刚长成，含着一包甜滋滋的浆水，这比野菜好多了。他又设法去找了几个联络地点，都被敌人破坏了，并且被敌人的便衣特务严密地监视着。但是，他还是不断地找下去。今天晚上，史少平来到了东沟寨，他要找黄希才的母亲黄大妈，因为他家住在村头，史少平看看没人，就闪进了大门洞。

他轻轻地推了推门，门没有关闭，这使他更加警惕。仔细听了听，里边没有动静，便从门缝里侧身进去，轻手轻脚地走到窗下，但屋里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他轻轻地敲了敲房门。

“谁？”

少平听出这是黄大妈的声音，心里一阵高兴，但他还没有答话，就听屋里送来一连串充满仇恨和反抗的怒骂声，“你们白天搜，晚上查，干脆把我这老婆子一绳子勒死算啦！把这房子放一把火烧了不更利索！”

“黄大妈，是我！”史少平轻声地说。

黄大妈没有听出他的声音，她认为这种时候红军游击队是不会来敲她的门的，仍然气愤地说：“你们就发发‘善心’，叫我老婆子睡一夜安稳觉吧！”

史少平听出黄大妈躺在床上没有动，便又凑到窗口上说：“大妈，我是史少平啊！”

“是谁？”语气温和了。

“是史少平啊！”

“哎呀，我的天！”房门开了，一个年老的佝偻着背的身影出现在少平面前。老人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少平的脸，当她认出确是少平时，便扑到他的肩上泣不成声了：

“孩子，这不是在梦里吧？我当今辈子见不到你们了呢。”老人死死地拉住少平的手，生怕他象梦一样忽然消逝了似的。

“大妈，你们受苦了！”少平哽咽着说。

“差一点没叫那些狗杂种们折磨死！可是，我不想死，我是等你们回来报仇啊！我不亲眼看见谷敬文咽气，我是死不甘心啊！”

“大妈，白狗子们常到这里来搜查吗？”史少平和大妈摸黑坐在床头上，记起大妈刚才的怒骂。

“你来时，刚搜过了一会儿，你没看见，大门都敞着吗？幸好你没有碰上，有时白天也来查。这些该死的民团，老天为什么不打个霹雷轰死他们！”

“大妈，你怎么一个人在家？希才嫂呢？”

“跟着你爸爸上山打游击去啦！”说到这里，老妈妈显得兴奋而又骄傲，“民团本想把我这房子烧掉，把我老婆子抓去坐牢。……”

“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这啊，这又是谷敬文的一计，说是‘设下软索套猛虎，抛下香饵钓鳌鱼’。他们整天盯着我，整天围着我的房子打转，想抓住到我家来的游击队！”说到这里，大妈忽然拉住少平的手说，“孩子，你这是从哪里来啊？”

史少平简单地告诉了他寻找部队的经过。

“真的？”黄大妈激动得声音都发颤了，“真的，郝大成和吴可征都在？”

“都在！”史少平肯定地说，“我们在汤家楼打了个大胜仗，把汤三篋子的保安队全都消灭了。人员多了，武器也好了。”

“这就好了。前些日子谷敬文从白马山回来，升了三县‘剿共’司令，这里就出了一股谣言，说，‘郝大成和吴可征的队伍没有了，全叫谷敬文消灭在白马山的峡谷里了。’听了这些传言，九里十八坪的穷苦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接连三天都断了烟火，你想，谁还有心绪吃饭啊！这就好了，大成还在，咱们的红军还在！终究有一天会回来报仇的！”黄大妈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眼里闪射出希望的光芒。

“人们见了我都是冷眼相看，变得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史少平苦恼而又疑惑地问。

“孩子，人心没有变，人们的心变得和红军更贴近了。

你刚来几天，还没有摸透九里十八坪的底细。谷敬文的法子又是又狠又毒啊。你们一走，这里就编了保甲，那些地主豪绅地痞流氓全都变成了保甲长和民团。家家户户都登记了人口。半夜三更的，民团就象一群恶狗一样，到处伸着鼻子找红军游击队，不管是谁家的大门，一脚踢开，若是找出一个生人，全家都跟着送命。

“有的法子就更毒了，那些民团们打扮成红军游击队的样子，见了人，也学着红军的样子，一口一个老伯伯老大妈地叫，跟你装得亲亲热热的，向你要吃的，要到你家里来借宿，向你打听红军游击队的消息。……起初，老百姓有的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给他们吃，给他们住，向他们诉说心里的话，告诉他们红军游击队在哪里。可是，第二天就来把你全家捉了去，轻的坐牢，重的吊死。在吊死的人的胸脯上，挂个木牌子，写着‘这就是通共产党的下场’！……

“孩子啊，人们就这样叫白狗子们逼得连‘红军’两个字也不敢说出口啊。人们只有在梦里才见见红军的面，才喊喊亲人的名字啊。”大妈说着，泪水扑簌簌地落下来。

“大妈，我再问你一件事，郝大队长派希才哥来和上级党取联系，他没有到家里来吗？”

“没有啊，”黄大妈不由地担心起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的！”史少平安慰着大妈，自己心里也在嘀咕，“他到哪里去了呢？”

黄大妈忽然想起少平大概饿了很久了，连忙站起来说：

“看我老糊涂了，你还没有吃东西吧？”她把盛饭的盆子端了过来。

史少平把掺菜的黑面饼子接到手里，大口大口地吃着。他实在饿极了，觉得菜饼子从来没有这样香甜。

“大妈，你说我去找谁联系才好呢？我得马上找到游击队才行。”

“我也不知道啊！”黄大妈遗憾地说，“自打下谷家寨以后，一阵高兴，大部分联络站都公开了。自你们一走，就都叫白狗子给破坏啦，剩下一个半个的，也都断了线。谷家寨和史家坪不能去，全都住满了国民党、保安团啦。你还是到黄家湾去找一找赵星海，他也许知道一点，……呃，”大妈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前两天，这里来了一个老头子，也是来打听红军的。后来听说谷敬文出告示捉拿他。……谷敬文大后天要庆他娘的功，这几天村里的保甲长和民团都象疯狗一样查防游击队呢，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这个找红军的老人，并没有引起史少平很大的注意，只是当做一般的情况听听而已。

“大妈，那我就去找找赵大伯。我要走了。”史少平留恋地说，“以后我再来看你。”

“孩子！”大妈焦急不安地说，“我实在舍不得你走啊。可是，你得快些走，说不定过一会，民团还要来查的。”大妈猛然俯在少平的肩上说：“孩子啊，见到游击队的时候，嘱咐他们好好地干，狠狠地打那些白狗子，给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报仇啊！”

三

史少平到达黄家湾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不敢贸然进村，便绕路向豹子山上走去，准备在山林里隐蔽一天，等到晚上再去找赵星海。

山坡上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庙，在庙的山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他走近仔细一看：

布 告

查共产党员田世杰，原系早年红绺会之漏网余党，史家坪人，逃亡在外三十余年，今又潜回九里十八坪一带。现年五十五岁，身高六尺，方脸长须，头发斑白，着破旧青布夹袄、黑裤、草鞋，背一猪皮包裹，形同乞丐。希各村民众，一体周知。凡藏匿此人者，以通共论罪，严惩不贷，凡逮捕扭送者，立赏大洋千元。

切切此布

三县剿共司令 谷敬文

×月×日

史少平看完布告，不禁惊喜交集。关于田世杰，他早已从父亲那里，从郝大成那里听过许多次了，这次突然出现在九里十八坪，他是何等地高兴啊！可是，在这白色恐怖中，老人安全吗？不由地又担心起来。他在哪里呢？如果他能和相别三十多年的老战友——自己的父亲相见，那该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喜事啊！

史少平怀着见到田世杰的期望，信步走向离黄家湾五里山路的郝家屋子。孟老伯在三年前已经去世了，屋子无人居住，受尽了风雨的摧残，房顶已经有一半坍塌了。那荆条编织的柴门，扑倒在地上，屋里屋外，全都长满了山茅、蒿草、野艾。从被踏倒的荒草判断，显然有人来过，但他无意去追究来的是什么人，然后信步向虎头崖走去。这山路，这树林，这满山红花都引起他无限怀想。

不管敌人的白色恐怖多么严重，那红绫会员们的坟墓上，映山红还是照旧开放，在娇艳之中更增添了一种庄重矜矜的色彩。史少平沿着郝大成给他爷爷上坟的那条山路，向虎头崖走着，突然他怔住了：在那映山红的花团中，在红绫会烈士们的坟墓前，坐着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同时老人也正在用戒备的目光打量着他。在这瞬间的互相张望中，史少平立即判断出他就是布告上通缉的田世杰。他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老人那双饱经世故的眼睛警惕地瞪着来人，手已经摸着放在身边七尺长的杯口粗的栎木棒，准备着对付意外的袭击。

“老伯伯，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史少平急切而深情地问。

“我喜欢这里！”老人虽然由于奔波辛劳，显得更加苍老，但他的眼睛却仍然尖锐而明亮。他看到史少平的言行举止不象是坏人，但他仍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反问道：“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也喜欢这里，”史少平从容不迫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我喜欢这里的映山红，因为这些花是我们给红绺会烈士们上坟时亲手栽的！”

老人的眼睛里象闪电般闪出一道喜悦的光芒，但这道喜悦的光芒瞬息间就熄灭了。他没有放松警惕，便进一步试探小伙子说这段话的用意：“红绺会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你是红绺会的小首领啊！”

“就算是吧！”老人猛然站了起来，把木棒拎在手里，“你想到谷敬文那里领赏吗？”

“田大伯！”史少平激动地喊了一声，就不顾一切地扑到田世杰怀里了，“我是史太昌的儿子啊！”

当史少平喊出“田大伯”的时候，老人楞怔了一下，就在这时，史少平扑到他的怀里，他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就听到了史太昌的名字。他把木棒一丢，把少平紧紧地搂在胸前。一阵狂喜过后，两人眼里都闪动着欢乐的泪花，多少往事在这两代人的心中翻腾啊！

“快说，你是做什么来的？是来找我的吗？”田世杰急切地问。

“不，我是从南屏山来，到这里来找游击队的！”

“南屏山？你也是来找游击队？”

“是的，是郝大队长派我来的。”

“郝大队长是哪个？”

“是郝永兴的儿子郝大成啊！”

“啊，郝永兴！”老人听到战友的名字，不禁感叹了一声，

“他现在在哪里？”

“为了一张虎皮，叫谷敬文害死了。谷敬文那只狗眼，就是被永兴大伯打瞎的啊！”史少平指着映山红的深处说，“他的坟就在那里。”

老人望着那摇曳的红花中，那块微微隆起的高地，深深地悼念着他的战友。那映山红含着骄矜的笑容，也仿佛在向 he 传达战友的问候。往昔的充满火与血的斗争岁月又回到了他的眼前。

“郝大成现在在南屏山吗？”

“是的，大队长常说起你来，他多么想见到你啊！”接着史少平就从九里十八坪暴动起，直到郝大成派他到这里来执行任务止，前前后后简单明了地讲了一遍。

“好！好！”老人一边听一边点着头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沿着井冈山的道路走，革命是一定会兴旺起来的！你是说，你们要找块适合扎根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吗？”

“是的！党代表吴可征同志从井冈山回来之后就确定了。”

“最好到四岭山区去，我就是从四岭山来的！也是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事来找红军的啊！”

“田大伯，你这三十多年，是在哪里啊？是在四岭山吗？怎么现在才回到九里十八坪来？”

“自从红绶会失败，我从这里逃出去之后，就在四岭山里落了户。以前是因为谷敬文当权，回不来。在大革命中间知道谷敬文被打倒了，可不是不是一个县，又加隔山隔水，

来去很不方便，所以就一直没有回来过。”老人简要地介绍了他这三十多年的经历，而后说：“四岭山也和九里十八坪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农民运动。就在九里十八坪举行起义之后，四岭山也组织了起义，可是由于准备的不足，又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周武的民团把送信人抓到了，党组织受到了破坏，起义失败了，党的领导同志也牺牲了。我听说毛委员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想了很久，觉得四岭山区也是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啊。我这才到九里十八坪来找党，找红军，建议红军开到四岭山区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那里就象铺满干柴的大山，只要有一把火，就可以呼呼啦啦地烧起来。刚才听你说，郝大成带着部队找适合扎根的地方，这个四岭山区可是个合适的地方啊！……”

“我们若是能快些找到上级党，那就好办了！”史少平不由地急躁起来；不安地说，“田大伯，谷敬文出布告捉拿你，你可要小心啊！”

“这也有好处，”田世杰泰然自若地说，“谷敬文出布告，正好告诉了我们党，我在活动，我来取联系了。我想，我们党一定会派人找我的！”

“那些坏蛋是怎么认出你来的？”

“说来也巧，我以为我出去的时候，和你一般大，现在回来，已经满头白发了，还有谁能认识我呢？谁想到那个老不死的二古董认出了我。他向黄鼠狼子报告了，黄鼠狼子又报告了谷敬文，我这才躲到这虎头崖上来。……”

“你千万不要在村子里露面了，”史少平担心地说，“谷敬文在布告上把你的模样说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我自然会小心的，”老人泰然地微笑着说，“狗杂种们要抓我，狗爪子还嫌短了点。革命嘛，就得不怕风险。我们来商量一下，怎么找游击队吧！”

“村子里的联络点，全叫敌人给破坏了，”史少平说，“我们还是到深山里去找吧！”

“这么大的荒山，找起来那是大海里捞针啊，”田世杰说，“谷敬文向山里派了很多探子，游击队防的就更严了。若是不知道联络暗号，就是对面过去也不认识啊。”

“那我们怎么办？”

“依我想，村里的游击队员不会很少，他们不会长期躲在山里的。”

“谷敬文为了保障‘庆功’宴的安全，给各村保甲长下了死命令，要严防游击队的活动，这些日子村里的民团查得特别严，找游击队不是很容易的，再说，后天谷敬文的‘庆功’宴就开始了，那时我们还找不到游击队可怎么办？那只好单独行动了。”

“办法有两个，”老人胸有成竹地说，“一个是先找后闹，一个是先闹后找。反正我们要打烂他的‘庆功’宴！谷敬文不是下令叫各村男女老少全去给他‘庆功’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游击队是不会让谷敬文安生的！”

“对啊！我们来他一个边闹边找！”史少平兴奋起来，跃

跃欲试地说，“非狠狠地闹他一下不可！把谷家寨闹个天翻地覆！”

“得想办法搞到武器才行！”

“这一点郝大队长已经和我详细交待过了，夺武器我还是有经验的！”史少平信心十足地说。

“是的，那一天寨门一定查得很严，有武器也不容易带进去！夺武器是个好办法，……”老人抚弄着胡须感慨地说，“三十多年没有进谷家寨啦，我倒要看看变成什么样子啦！”

“田大伯！你可千万不能去啊！”史少平关切地说。

“为什么？”老人哈哈地笑着说，“谷敬文祖祖辈辈和咱们是老对头了。他要‘庆功’，我不到场还行？”老人变得严肃起来，并举起了青筋毕露的大拳头，“我们要打他个灵魂出窍，叫他流着血泪‘庆功’！你到赵星海那里去时给我带一身衣裳和一把剃头刀来。”

四

史少平和田世杰计议着进谷家寨大闹谷敬文的“庆功”宴，以及如何找党找红军游击队的方法，直到傍晚才分手。田世杰仍回郝家屋子，史少平去找赵星海。

天色黑定之后，史少平进了黄家湾，在村南头的陡坡下面，他找到了赵星海的茅屋。他从透出灯光的破墙缝中向屋里望去，只见背着灯光坐着两个人。从背影看，一个是老人——这无疑是赵星海，还有一个是青年人。他们正在喊

噉噉地讲话，只听见老人以埋怨的口吻说：

“唉，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啊，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还到处乱闯，说不定要闯出祸来，把你妈妈妹妹丢在家里，谁照看她们啊！”

“是妈叫我来的嘛，”青年人辩白着，“我在家里没法呆了，不出来也得去坐牢！”

“为什么？你闯下什么祸了？”

“这我以后再和你说，我听到我舅舅的消息啦！”

“真的？”老人激动地凑了过去，“快说，他们现在在哪里？你见到他了吗？”

“我没有见到，是一个红军告诉我的，他叫史少平，你认识他吗？”

“史少平？”老人回忆着这个熟悉的名字，他记起来了，“认识，他不是史太昌的儿子吗？”

“对，就是他。”

“他到哪里去了呢？”老人急切地问。

这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谁啊？”赵星海一边问，一边把一条木棒抓在手里。

“我是史少平啊！”

“对，就是他。”林景元兴奋地开了门。

三个人不胜惊诧地对看着，互相询问着，回答着一些不连贯的话。史少平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在急促的询问中，知道铁牛嫂跟着游击队上了山，只有小芬和爷爷在家，小蕙在起义之前，就让饥饿夺去了她那小小的生命。现在赵星

海也和游击队没有联系了。

沉静下来之后，赵星海又问史少平说：“这么说，你来之前没有见到铁牛了！”

“没有，他们是在南屏山上，我没有上山就到这里来了。”

“铁牛这孩子我知道，吃苦受累他不怕，我就是担心他挂家。”

“现在我们还顾不上，等力量壮大了，我们会打回来的！”史少平安慰着老人，转而又问林景元：“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啊？你妈和你妹妹都好吗？”

“说起来真是话长啦！”林景元兴奋地说，“自从和你分开后，我就去找药材店老板要药材钱，可是药材店老板硬是不给，我就跟他吵起来。他当着满屋子的人骂我野种，打了我两个耳光，把我打得鼻子嘴里都是血！”林景元由于气愤而高声地说起来。

“轻些！”少平提醒他说。

“我当时想回敬他几下，可是我一想不行，他店里伙计那么多，我不是自找苦头吃吗？我就忍着这口气躲出来，瞅着没人，藏到院子里的一堆药材后面。等到夜里，我拿着柴刀，从窗口跳进了老板的房子。老板正醉得象滩泥一样呼噜呼噜地睡在那里。我点上灯，就把老板叫醒了。

“我说：‘我是明人不做暗事，我讨药材钱来了！’老板一见我拿着柴刀的那股架势，吓得冷汗直流，象老母猪筛糠一样，全身抖索着打开了抽屉，银元铜板随我拿。原来我只想拿足我的药材钱就算了，可是一想，这个老板平时太可恶

了，仗着土豪劣绅的势力，可把药农坑苦了。他的钱全都是药农的血汗啊。我们村有个挖药材的李老伯，爬崖跌伤了腿，没钱治，向老板去讨药材钱。老板说‘到了该死的岁数啦，治好了有什么用？’我想：应该把李老伯治腿的钱也拿着。

“我拿足了钱，正要走，扭头看见老板凶狠地瞪着我，牙齿咬得格蹦蹦地响。我的怒火也升起来了，我说：‘老板，你不要发狠，咱们的账还没有算完呢！’他已经不那么害怕了，恶狠狠地说：‘你还要什么？’我说：‘那两个耳光你不能白打！’

“老板一看我要揍他，就嘶声赖气地喊起来，‘快来人啊！救命啊！’这时住在隔壁的伙计们都醒来了，只听到咚咚咚咚地起床声……

“我也有些慌了，来不及多想，就用柴刀背在老板的秃脑壳上狠狠地敲了一下。他闷声不响地倒了下去，腿、手乱蹬乱抓了一阵，也不知是死还是活。我跳出窗口就跑。他们灯笼火把地追了我半夜，没有追上我。我一口气跑到李老伯家里，才想起我的柴刀还丢在老板身边。

“我给了李老伯一些钱，连夜跑回家去，可把妈妈妹妹吓慌了，不知怎么办好。我说：‘反正我在家里不能呆了，我到九里十八坪找红军去。’我把钱往床上一丢，怀里揣上几块菜饼子，就跑到这里来了！”林景元越说越兴奋。

“你妈和景妮她们怎么办呢？”史少平关切地问。

“当时没有顾上细想，到了这里才想到……”林景元自

宽自慰地说，“没有事便罢，若是有事她们也会往这里跑的。……真没有想到刚到这里就找到你了！”

“这可真是巧遇啊！”

两个人不由地嘿嘿地笑了起来。这时史少平才想起最要紧但又一时没有空提的事，他说：“大伯，你有多余的衣裳吗？”

“要衣裳做什么？我那些破衣裳你们哪里能穿？”

“不是我穿。”史少平把碰见田世杰的事向赵星海和林景元说了一遍。

“我也听说他回来了。你怎么不和他一齐来呢？”老人关切地问。

“他出村进村都不方便啊，谷敬文的告示贴在那里，哪个不认识他？还要找一把剃头刀子，他得把那长胡子刮掉。”

“我这就找。”老人立即掀开床头上那用了几辈子的破木箱子，把他过年过节穿的半新半旧的衣裳拿出来。然后又找了一把生了锈的剃刀，在灯光下看了看，说：“我给他磨一磨，还能将就着用。”

“这么说，你们俩真要去闹谷敬文的‘庆功’宴了？”

“本想先找到游击队再干的，可是来不及了。大伯你就放心吧，不会光是我们俩。”史少平说，“游击队饶不了谷敬文的！”

“能带我去吗？”林景元热切地问。

“那得先问你怕不怕！”

“我不怕！”林景元又想起了牛角山战斗的情景，他又补充说，“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不怕！”

“那好，咱们就一齐去！”

“可惜藏在牛角山的那支枪没有带来！”

“带来也没法用，没有子弹，又是大枪，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要到谷家寨去搞枪，最好搞到短枪和手榴弹。”

“好搞吗？”林景元觉得有点玄。

“只要有老虎口里敢拔牙的勇气，总有办法的。大伯，你说说这里的情况吧，我们要跟谷敬文干一家伙！”

赵星海也被青年人的战斗热情鼓舞起来，他说：“红军游击队都在豹子山上，还有很多红军家属也都上了山，只留下一些老人小孩在家里。他们经常下山来撒传单，筹粮筹盐，把顶坏的伪保长和民团也杀了不少，还把谷家寨的粮库给烧了。可是谷敬文带着保安团从白马山回来以后，象疯狗一样乱扑乱咬了一阵子，游击队又不大露面了。”

几个人同时沉默着，似乎在考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和对付这种局面的方法。

“谷敬文这狗娘养的，手段就是毒啊，”赵星海打破沉默继续说，“现在麦子还没有变黄，谷敬文就派保安团匪兵整天替他逼捐逼税逼租，交不上的就拿青苗顶。唉，麦子还没有上场，就都变成谷敬文的了。”

“这个老百姓的死对头，非除掉这个祸害不可！”史少平忿忿地说。

“是啊，这样一来，就把人们逼到死路上去了。其实谷

敬文是另有毒计，他对人们说，你们不愿意交青苗吗？交红苗也行！”

“什么是红苗？”林景元问。

“就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啊。他们还标出了价码，交一个共产党员顶三十担谷，交一个红军游击队员顶二十担谷，交一个赤卫队员顶十担谷。……”老人叹了口气说，“这是逼着人们拿刀子剜自己的心啊！闹得可凶啦，近几天又松一些了，可是为了‘庆功’宴的事，这又紧起来啦。”

“是啊，对敌人就是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史少平这时满腔热血都沸腾起来，恨不能化作一团烈火把谷家寨烧光，恨不能化作一把利剑刺向谷敬文的心脏！

五

“轰隆隆隆隆……”

一声霹雳般的爆炸，打断了他们的倾谈。茅屋被气浪震得跳动了一下，他们三个人不禁同时站了起来。睡在隔间里的小芬也被震醒了。她睡眼蒙眬地看着屋里的两个陌生人，呆了一会，马上就认出了史少平，叫了一声叔叔，就扑到少平怀里了。

她还不认识她的表哥林景元呢，但是，大家没有顾上和小芬多讲，就一齐跑到屋外张望。这时离天亮已经不远了，他们看见西北方向的史家坪，升腾起一团团火光。

“什么爆炸了？”林景元问赵星海。

“这是史家坪，准是三十二旅的弹药仓库。炸得好！炸死这些强盗们！”老人高兴地捋着胡须，不断地欢呼似地说，“炸得好，炸得好！”

小芬高兴地跳跳脚，拍着小巴掌欢乐地叫着：“太好了，太好了！”

“这就是送给谷敬文‘庆功’宴上的第一件礼物！游击队的同志们干得真好！”史少平微笑着说，并暗自下着决心——要给谷敬文的“庆功”宴再送一份“重礼”！

随着“轰轰隆隆”和“噼噼啪啪”的持续的爆炸声，火苗升起来了，映红了黎明前的夜空。

“是怎么炸的？”他们四个连小芬在内，几乎同时在猜测着这个谜。

黎明已经徐徐降临了，他们仍然站在山坡上向史家坪张望着，想看出个究竟，多享受一会儿胜利的欢乐。

山村的人们都出来了，谈论着拥向村头。史少平他们不便公开露面，四个人便沿着山坡上了山，躲进了树林里，但仍然注意着史家坪方向的动静。

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忽然传来“砰！砰！”的枪声。随着枪声，他们看见史家坪东南方向的山头上，拥出几十个灰黄色的人影。枪声不断地响着，显然，这是保安团在追捕爆炸弹药库的人。

越来越近，就越加看得真切了。敌人约有两个排的兵力把一个山头布满了，却看不见被追赶的人。史少平正在纳闷，忽然从树丛里跳出一个人来，他穿着青色的裤子，浅

蓝色的上衣，是当地农民通常穿的服装。高高的个子，在朦胧的晨雾中，看不清他的相貌和年龄。他一出现，枪声反而稀了。匪兵们都纷纷地向他围拢上去，但听不清他们喊叫些什么。

“要捉活的！”少平想着，并紧张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他们都心焦火燎地注视着。史少平在想着如何援助这个处在危险中的游击队员。

“轰！”一颗手榴弹在敌群里爆炸了，一团蓝色的烟雾罩住了敌人。

被追赶的人矫健极了，他象一只又凶猛又敏捷的豹子，在敌人丛中窜来窜去，忽而躲进树丛里不见了，忽而又从岩石后面跳出来。但是，六十多个敌人却在收缩着包围圈，越聚越紧，越聚越密。从当前的情景来看，他想脱出包围已是万难了。同时也可以判断出，这位游击队员手上已经没有任何武器了，刚才爆炸的很可能是他最后的一颗手榴弹。现在他的唯一武器就是他的机智和勇敢了。

“坏了，他就要被俘了！”林景元痛苦地说。

“若是有支枪，就可以把敌人吸引过来。”史少平焦急地绞着双手。

他们都屏住呼吸，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心脏似乎就要停止跳动。

这时，只见那个游击队员拐了一个弯，直对着他们这个方向跑来，快得都没有看清他是怎样从敌人包围中冲出来的！

赵星海急了，猛然向前跑了几步，似乎要向前把突围的人挡住。他痛苦地喊道：“坏了，跑到悬崖上去了，这是条绝路！”

就在这瞬间，被追赶的人站上悬崖，腾地纵身一跃而下，象山鹰展翅，消逝在崖下的杂树丛里。他们四个同时惊叫道：“啊，跳崖了！”

匪兵们一齐拥到悬崖上，乱糟糟地闹哄了一阵，没有办法下去，便向崖下乱打了一阵枪，然后回史家坪去了。

当天下午，史少平和林景元，怀着沉痛和崇敬的心情，绕道来到了悬崖下。他们想找到那个跳崖的游击队员，但他们几乎找遍了整个山谷，也没有找到这位英雄。这位神秘的游击队员确实是从这里跳崖的，但这里只有被踏倒的山草，被子弹打断的树枝和被手榴弹炸开的新土，却没有一滴血迹。

“这位游击队员还活着。”史少平首先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一切情况判断，他地形很熟，很顺利地离开了山谷。”

这位英雄的游击队员是谁呢？他现在又在哪里呢？这真是一个谜。

“我们将来能见到他吗？”林景元说。

“我们会见到他的！”史少平充满信心地说。

史少平这几天来，不仅看到了敌人对人民群众的残酷镇压，而且更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手持武器坚持斗争。

第十三章 “庆功”宴上的丧钟

一

谷敬文从白马山峡谷赶回他的老巢之后，就接到了升任三县“剿共”司令的消息。并且得知特派专员陈鲁夫将亲自带着委任令来为伧祝贺。

谷敬文要大大地庆祝一番，立即向四岭山区的周武，南屏山区的汤三碓子等发了请柬。他一面疯狂地对游击队进行“清剿”，一面加紧庆功的准备。

经过一番修整的谷家寨已和过去大不相同。高墙重垒，碉堡林立，壕沟纵横，铁丝网一圈圈地围绕着，阴森狰狞。在四个用铁皮包裹着的寨门上，八个青铜大字：“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擦拭得闪闪发亮。

谷敬文的府第，经过几天的忙碌之后，粉刷一新。这个灰色大院，一共分为三进。第一进正面是个穿厅，东西两排厢房，住着佣人和家丁。沿着石铺甬道，通过穿厅，便走入第二进，这第二进是谷府的核心，正面就是谷敬文的议事大厅，大厅两边的耳房是谷敬文的卧室和书房。左右两排厢房是家人和客人的住房。正厅前的甬道两边，有两座奇形

怪状的假山，假山四周是小小的花苑。此时，紫丁香、夹竹桃、月季、蔷薇、玫瑰……正在开放，给即将举行的庆功宴增加了色彩。第三进是后院，另有后门出入，库房、马厩、厨房和长工的住所都在那里。每逢一进，都有影壁一面，四角有四只蝙蝠作为装饰，中写一个比方桌面还要大的“福”字，以取“福、禄、寿、康、宁”五福之吉兆。

这时的谷敬文已经不是过去的谷敬文了。他脱去了绸缎长衫、马褂，穿上了米黄色的斜纹哗叽军装；他脱去了绣着云朵的缎鞋，换上了发着幽光的黑色皮靴。此时此地的谷敬文完全陶醉在沾沾自喜、称心如意之中了。他不由地倒背起带着雪白手套的手，昂着头一步一耸地在他的议事大厅里来回踱步。不知是由于自鸣得意还是由于刚穿上皮靴不习惯，走路活象一只大公鸡，脚下的方砖咯噔咯噔地响着。他环视着挂满禧幛贺联的墙壁，欣赏着上面的书法和颂辞。他尤其喜爱“盛名扬四海，威力震群山”那一幅贺幛，足足地品味了半个小时，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把傲视一切的目光，投向大厅正中的一幅猛虎中堂。

这幅中堂是当局特派专员陈鲁夫送的，上画一只猛虎穿林而出，虎视眈眈，贪婪地望着前面，露出要吞噬一切的神情。这种精神状态，正和当前的谷敬文相似。更有意思的是那幅隶书的对联：

叱咤风云三尺剑
运筹帷幄五车书

这幅对联也正是他那野心勃勃，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狂妄心情的写照！

满面含笑的谷敬文又向紫檀木的雕花茶几上投了一瞥。上面放着一张十天之前的《民国日报》。报上刊有“共患基本肃清”和他“荣升三县剿共司令”的消息。此时谷敬文的心情，恰象是灌了一肚子老酒，深深地陶醉在甜蜜之中，有些昏昏然、飘飘然了。

谷敬文的“荣升”并非偶然，这位“司令”确非一般地主豪绅可比，他名曰“敬文”，其实“尚武”。他平时自诩諳熟兵法，满腹韬略，有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才能；他为人虚伪奸诈，处事惯使阴谋权术，他把集反动之大成的刽子手曾国藩当作祖师爷，并把曾国藩的文集奉为圣典。他目空一切，象任洪元之流，根本不放在眼里。

谷敬文踌躇满志地在大厅里来回踱着方步，展望着飞黄腾达的未来，间或也回想着他那引以自豪的过去。

九里十八坪一带的政权机构，从前清以来就是因袭旧制，从未更动过。尽管经过多次改朝换代和辛亥革命前后的动乱，县以下的机构都依然如故。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朝代、派别和集团，都需要这些机构来横征暴敛。这些地方政权机构也绝不反对当局，不管是前清的道台、制台，也不管是民国的省长、主席，他们是谁当家孝敬谁。只要上司不妨碍他们鱼肉乡民就心满意足了。

政权的系统是县——区——会——保——甲。但当时

虽有区的划分，却无区级政权机构的设置，县和会（比乡大，比区小）直接发生关系。自从民国以来，挂上“革命”的招牌，稍有变动，这就是增设了一个所谓的民意机关——諮议局。

諮议局局长，名义上是民主选举，实际上是省里钦定。本县諮议局长不是别人，正是大土豪谷敬文。各会会长以至保正、村正也都是地主豪绅。他们专门从事征粮敛税，包揽诉讼，从中勒索。在他们内部也都是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当时有不得势的文人送他们这样一幅对联：

上联：一伙假名公，猪公、狗公、阉鸡公，公不言公，公道何存？公心何在？如此借公图势利。

下联：四门成立局，茶局、酒局、諮议局，局中斗局，局内者生，局外者死，何时了局待清乎？

这副对联算不上高明，更算不上革命，却道出了地主豪绅们的卑鄙行径和諮议局的虚伪面目。

九里十八坪，分为东西两会。一九二五年秋，县諮议局大选，能同谷敬文竞争的就是史家坪的大地主黄汉臣。

黄汉臣，是个暴发户，是九里十八坪的最大的高利贷者。他虽然土地不多，却是银满箱，金满柜。黄汉臣深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可以把局长的位子买到手。他一心做着“半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好梦，却忽视了他的对手。

在选举之前，谷敬文瞒着黄汉臣和他的亲信，召开了一

个极其秘密的地主豪绅会。他在会上说：“我能否当选谘议局长，就我本人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但是，我想让诸位在选举中发一笔大财。”谷敬文用阴险诡诈的目光扫视了与会者一眼，继续说，“我知道黄汉臣要贿赂各位。……”

“谷局长，我们绝不会受黄汉臣的贿赂，我们拥护你连选连任。”几个乡绅急忙阿谀奉承地表白着，他们并没有猜透谷敬文的真意。

谷敬文生怕他的狐群狗党摸不透他的心计，所以说得特别露骨。他故作谦和地说：“我衷心地感谢诸位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绝不愿意为了我当选局长，而使诸位失去一个发财的机会。所以我再次提醒各位，为了让黄汉臣出更大的价钱，你们必须积极为我宣传，表示坚决拥护我当选。我必须说明：这绝不是为了我，因为我已经向诸位申明过，谷某当不当谘议局长，是无所谓的。所有这些为我宣传的作法，只不过是為了抬高黄汉臣竞选活动经费的价码。这个吝啬鬼，平时虽然一毛不拔，为了当谘议局长，他是不惜血本的！”

“啊，谷局长真是舍己为人，公正无私。”乡绅们称颂着，“我们终生忘不了局长的大德。”

“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不是谷某夸口，对于黄汉臣的家底，我比诸位清楚得多。若是诸位信得过我，请你们把他活动经费的数目如实告诉我，我可以向诸位提出建议——是点头接受呢，还是让他继续加码。”

在大选揭晓的前一分钟，黄汉臣还做着走马上任的黄

梁美梦，但一声霹雳，把他从梦中的谏议局长的宝座上震跌下来。谷敬文突然当众公布了他贿赂的丑行，受贿人的姓名、数目，桩桩俱在，铁证如山，这使贿赂者和受贿者都惊得目瞪口呆。

受贿人为了开脱自己，都纷纷揭发黄汉臣的恶劣手段，甚至发起了连名控告，把一切丑恶肮脏，象污水一般全都泼到黄汉臣身上。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他们都纷纷倒向谷敬文，拿黄汉臣作了牺牲品。

这位高利贷者，偷鸡不着蚀把米，花了几千元大洋，弄了个声名狼藉，一败涂地。他气得一病在床，三月不起，差一点断了气。谷敬文却得到了成功，不仅在本县，而且在省里也大大地扬了名。

黄汉臣从病床上挣扎起来，灰心丧气之余，凭着所剩资产，仍图东山再起。奸诈的谷敬文果然“雪中送炭”，派谷中一给他送来了发家致富的锦囊妙计。谷中一对黄汉臣说：“为了竞选谏议局长，让黄先生蒙受过多损失，谷局长是不得已而为之，故心甚不安，特命中一代为深深致歉。……”

“哼，”黄汉臣满怀忿懑地说，“多谢谷局长的好心，当我这个穷光蛋提着打狗棍子登门讨饭的时候，请谷局长赐给一碗饭吃！”

“黄先生大概误会了我的来意。”谷中一装出一脸委屈而又诚恳的表情说：“谷局长是让我来向黄先生献发家之策的。常言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发家致富是

有捷径的。”

俗话说：“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黄汉臣果然发生了兴趣，伸长了脖子问：“你说这捷径是什么意思？”

“眼前贩卖烟土是一本万利，谷局长可以帮忙，保你三年之内，重振家业。”

“这我也知道，犯法的事我可不敢。”

谷中一鄙视地说：“要想吃鱼就不能怕腥臊，要发家不冒三分险是不行的！谷局长答应竭力相助，定然化险为夷啊！”

黄汉臣听了谷中一登门献策之后，陷入了沉思。按一般常理推论，黄汉臣上过谷敬文一次大当，深知谷敬文手段的毒辣，这次该不再上当了吧？不！社会上的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在地主阶级内部，充满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有时他们可以互相联合，互相利用；有时他们又可以互相排挤，互相倾轧。所谓一打一拉就是他们互相之间惯用的手段。黄汉臣手段虽然没有谷敬文“高超”，但他却十分明白，他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建立在利害关系上的。“谷敬文为什么打击我？”黄汉臣这样想，“那是因为我和他竞选谘议局长，是对手；可是在贩烟土这样事上我发了财，对谷敬文并没有害处，所以他拉拢我。但是谷敬文一生专干损人利己的事，没有好处他是不干的。”于是他问谷中一道：

“谷局长的美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明白，他身为谘议局长，为什么怂恿我干这犯法的事？”

谷中一哑然而笑，说：“什么叫犯法？抓赌的人就是聚

赌的人，官场里的事哪一件不是睁一眼闭一眼啊？！谷局长为什么请你干呢？就是因为他有公职在身，有碍声望，所以想和你合股经营，按股分利。……”

黄汉臣感到有了可靠的后盾，便接受了谷敬文的“劝告”，贩起烟土来。

但是，狡猾透顶、毒辣无情的谷敬文，这次却施展了一打再打的手段。等黄汉臣第一批烟土刚刚到手，谷敬文就告发了他（谷敬文和任洪元事先串通好了，一个要浮财，一个要地产）。当天夜里，任洪元就派兵抄了黄汉臣的家，烟土充了公，黄汉臣坐了牢，浮财归任洪元所有，地产宅基为谷敬文所占。那时黄汉臣的儿子黄国信正在省城里读书，由地主少爷一下子降到了一无所有的破落户了，他只好自寻生路，当了私盐贩子。

当黄汉臣在监牢里死去的时候，谷敬文不禁抚掌大笑：“哈，哈，哈，黄汉臣啊黄汉臣，在我谷敬文面前你还是三岁的小孩子哪。竟敢同我斗法哩。我这手只是翻了两翻……哼，莫怪我谷敬文手下无情，常言说，‘无毒不丈夫’啊！哈，哈，哈……”

二

九里十八坪起义的时候，谷敬文的保安团被打垮了，他逃到了省城。半个月后，他就跟着任洪元的三十二旅杀了回来，重又整顿和扩大了保安团。

当谷敬文接到他受任洪元节制的指令时，他就确定了他和任洪元关系的性质——狼与狼的关系。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他很清楚，当局对他这样重视，一是因为他大儿子谷福春在总司令部供职，后台硬，根子粗。二是因为他剿共坚决，而且有一个同共产党作战的保安团。这个队伍的扩大和缩小，他的身价也随之提高或降低，因此，实现他野心的第一步是扩大队伍，队伍就是势力。实现他野心的第二步就是占领四岭山区，割据一方，以作为他建立霸业的根基。

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盘算过：一定要把任洪元搞掉，把他的三个团拿到自己的手里。一般地方势力，只要保住自己不被国民党正规部队吃掉，就算不错了，谷敬文却要倒过来，想吃掉正规部队，这就是谷敬文不同一般之处。为了实现他的野心，他是敢于铤而走险的。他和参谋长谷中一日夜策划，要火并他的对手，由于力量的悬殊还无法做到，但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达到目的的稳妥道路——取得当局的最大信任，而中伤任洪元就是取得信任的主要手段。

谷敬文可真是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啊！新的升任，对实现他的野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he 可以和任洪元分庭抗礼了。他一直垂涎欲滴的四岭山区正在他的“三县”范围之内，霸占四岭山区是可以名正言顺了！眼看霸业将成，焉能不喜？

谷敬文想到这里，喊人请参谋长来，问一下庆功宴的准备是否已经就绪。参谋长谷中一奉命来到。他的左腿微

跛，象一只被打伤的瘦猴子，手里提着手杖，披了一身黄皮，两只毒蛇般的眼睛闪着冷光。

“司令，奉你的命令，两个大戏班子都已请到；后天用的二十桌酒席也已经置办齐备；本寨的防务重新作了调整，又调了一营加强本寨的防卫力量。”谷中一象往日报他的流水账似地向谷敬文报告了一通。谷敬文满意地听着，停止了踱步，洋洋得意地坐在披着虎皮的太师椅里，继续听取谷中一的报告。

“我从各保抽了二百名民团，特务连也都换了便衣，准备在祝贺的那一天，都混到老百姓里去。共产党不来便罢，如果来，哼……”谷中一恶狠狠地用力一攥拳头，代替了他那没有说出来的意思。

“好，好，我想共产党总是要借机来捣乱的，那就不用我们满山遍野地去找他们了，很好，这叫自投罗网。把他们一网打尽，叫他有来无回。”他赞许地看了参谋长一眼，“其他事我就不必讲了，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你是从来不叫我失望的！”

谷中一怀着受宠若惊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向外走去。刚刚跨出门槛，谷敬文又喊住了他。

“近来，郝大成和史太昌的活动，有什么新情况吗？”谷敬文的脸上浮上了一片乌云。并示意转回来的谷中一坐在他的对面，显然是要和他细谈。

“郝大成现在驻扎在南屏山，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虽说袭击了汤家楼，占了点小便宜，但不会有多大作为了，顶

多是个占山为王的草寇。史太昌在豹子山被我们击溃之后，下落不明。……”

“不不不，”谷敬文连连摇头，不同意参谋长的判断，“要知道，郝大成并不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而是一只被我们打伤了的猛虎。他一旦把伤养好，就会向你扑过来，这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们在汤家楼暴动，打死了汤三礻子，这对我们进剿南屏山的计划有很大不利。……至于史太昌也不可轻视，史家坪凌晨的爆炸说明他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行动更加诡秘。”谷敬文说到这里情绪忽而一转，幸灾乐祸地说，“哼，多炸他几下也好，教训教训任洪元这个老鬼！”

谷中一没有讲话，他猜度着谷敬文此时此地的心境。

得意忘形，气焰嚣张，趾高气扬，正是谷敬文新官上任时的特征。他仿佛感到有些疲倦，为了提神，“嚓”地一声划着了火柴，又点上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感慨地说：“中一，后天的庆功宴上，没有郝大成、史太昌的头颅来助酒兴，真是莫大的憾事。”

“司令放心，这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也对，”谷敬文有点无可奈何地自我安慰道，“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我相信总有这么一天。”谷敬文一转念，又变得兴致勃勃起来。他“嚓”地一声，又划着了火柴，但没有点烟，“中一，要知道，要有更高的地位，要有更大的权势，就要用穷小子们的尸骨堆成台阶！”火柴烧尽了，烧疼了他的手，他把火柴棒甩到地上，摇晃着烧疼的指头。

电话铃急急地响起来。

电话就在谷敬文的手边。但他没有立即去接，他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这是谷敬文的私人电话机，这个电话从来不给他传来不愉快的消息。

纵然有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他的部下谁也不会直接和谷敬文讲的，而是经过各级斟酌修改后才向谷敬文报告。可是，如果真提到了红军游击队员，哪怕是一个伤员，或是得到一把大刀，就可以直接给谷敬文打电话了。他曾经命令他的卫兵，即使是在半夜三更也要叫他起来。

这次电话铃声，又给他送来什么“胜利”消息呢？是谁在这庆功宴的前夕，给他送来一份“厚礼”让他夸耀一番呢？他怀着愉快的心情拿起听筒，习惯地问道：“喂，哪里？”

但他的笑容立即消失了：“是任旅长吗？有何见教？”

“你知道史家坪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电话里传来任洪元嘶哑的声音。

“旅长，”谷敬文厌恶而带讽刺地回答对方，“爆炸我是听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弹药库叫红军游击队给爆炸了，炸死炸伤两个排！”

谷敬文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但他故作关切地问：“游击队抓到了没有？”

“没有抓到活的，跳了崖，摔得粉身碎骨啦！”

谷敬文刚要放下电话，听筒里却又传来嘶哑的声音：“我要到豹子山进行一次清剿，请你派一个营配合我的行动！”

“要多少人？”谷敬文恼怒地说，虽然他已经听清了对方要的数目。

“一个营，最少一个营。”

“遵命！”谷敬文把听筒一摔骂道：“这只老狗！”然后他对谷中一说，“给他派一个连去，这只老狗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谷中一胸有成竹地说：“正象司令说的，‘你想高飞吗？我先拔掉你的翎毛’。”

谷敬文激动地摘下眼镜，用手绢擦了擦他的血红的眼睛，显得更加凶狠疯狂：“哼，看谁拔掉谁的翎毛，看谁折断谁的翅膀！”

“司令，你该休息了吧？”谷中一股勤地说。

“不用，”谷敬文越加精神抖擞起来，“我还要坐一会。中一，后天的集市要搞得热闹一些，把街道打扫干净，家家户户要张灯结彩。下令各保、甲长，把各村的老百姓，都给我赶来。让陈特派员看看，让那些名声显赫的将军们看看，在他们所谓的‘共产党最猖獗的地区’，在他们听起来就毛发倒竖的地区，我谷敬文是怎样建立起秩序来的！”

他说到兴奋处，自己倒了一杯酒，一仰头直灌下去。谷中一出神地看着他的司令，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谷敬文这样得意忘形。

“司令，人参汤都凉啦，还不进去喝？”随着娇滴滴的声音，走进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妖艳的女人来。

谷中一向这个女人瞥了一眼说：“三姨太，把司令扶进

去吧，该休息啦！”

当三姨太把肥胖白嫩的手，搭在谷敬文的膀子上时，谷敬文才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他的思想仍集中在飞黄腾达的欲望上。

他在三姨太的搀扶下，一步步走下台阶时，扭头对三姨太说：“你懂吗？乱世出君王啊！”

三姨太吃了一惊，似懂非懂地笑笑说：“我可不懂你整天想些什么，我只盼着享个平安福。”

“你啊！真是妇孺之辈！”谷敬文昂首向天，哈哈大笑起来。

三

一向死气沉沉、阴风惨惨的谷家寨，今天突然人为地沸腾起来。九里十八坪的居民，按照各保、甲长的命令，络绎不绝地向谷家寨走去。

人们的心上虽然积压着仇恨和悲痛，但是，在通往谷家寨的路上，还是间或有说笑声和山歌声。当然人们并不是来给谷敬文庆功的，有的人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到谷家寨来应付应付；有的人却怀着好奇心，想亲眼看一看谷家寨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在传说中，谷家寨比魔鬼的窟穴还要可怖。

史少平、林景元、赵星海和小芬，也都杂在赶往谷家寨的人群中。

小芬看看前后没有外人，便忍不住唱起了山歌：

地主狠似狼呀，
豪绅毒似蛇呀，
勾结那白匪和军阀，
杀我亲人烧我的家。
烧了我的家……

“不要唱啦小姑娘，听了叫人怪伤心的。”一个和他们同行的老妈妈抽抽嗒嗒地哭起来，“我那孩子就是让白狗子们丢到火里烧死的！”

“让她唱吧，苦水吐出来总比闷在肚子里好！”另外几个同路的乡亲们说。

小芬继续唱着：

不怕他们烧呀，
不怕他们杀呀，
起来跟他们拼到底，
革命要开出幸福花。
开出幸福花……

“小芬，你看，”赵星海指着高耸的谷家寨的围墙说，“我们快到谷家寨啦！”

“这回，还不知谷敬文安的什么心呢？”刚才那个啼哭的老妈妈看着围墙，忧虑地说。

“咱们都是黄土埋到脖子梗的人啦，怕什么？”另外一个

老头说。

“就算是来给谷敬文吊丧吧，唉，我这两条腿都跑废啦！”

“我本想不来，可是有什么办法？我哪来的一斗粮食啊！”

人们纷纷议论着。

“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事，不来给他庆功，就罚一斗粮，他妈的，天下还有说理处没有？”一个中年人忿忿地说，“我又不是你谷敬文的佃户！”

“嘿，管你是他的什么？谷敬文可抖起来啦！当了三县司令，哪有老百姓的好果子吃！”

“你别看他娘的谷敬文得意，我看他也过不安生，”谈话的人突然放低声音说，“今天‘庆功’宴准得出点事。”

“你怎么知道？”

“郝大成派人回来啦！”

“真的？郝大成在哪里？”

“听说在南屏山！”

“为什么不到九里十八坪来？”

“那是不到时候啊！……田世杰也回来了，我看，九里十八坪非要大闹一场不可！”

人们悄悄议论着，大声吵嚷着，经过寨门岗哨的严格检查，然后进了谷家寨。

今天的谷家寨可不比往常，在皮鞭的威逼下，人们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刺刀的恫吓下，各家门口挂上了过节

的灯笼。空场子上两座戏台的飞檐老远就能看见。花花绿绿的标语贴满了大街。谷敬文决心用他的权势制造出一个节日的气氛，来陪衬他的隆重盛宴。

刚吃过早饭不久，戏台上的锣鼓已经“铿铿锵锵”地敲打起来。饭馆子、小商贩的叫卖声和人们的吵闹声混杂在一起。谷敬文的保安团的匪兵一队接一队地、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穿过人群，在大街上巡逻。……

史少平、林景元进了谷家寨，就和赵星海分手了，他们装做逛大街看热闹的样子，四处走动，并时常和巡逻队擦肩而过，准备寻找一切机会夺取武器。至于要冒多大的危险，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们考虑的是寻找游击队，夺取武器，打烂谷敬文的“庆功”宴！

四

在举行庆功宴的这一天上午，客人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谷敬文在他的厢房里同提前到达的妹夫周武密谈：

“……愚兄有一言相告，吴可征、郝大成非一般军人可比，千万不可轻视。汤万田落此可悲下场，皆因大意所致。你来之前，四岭山可有安排？”

“大哥，你放心好了，我周武不是汤三碗子，四岭山区也不是汤家楼，不用说郝大成进不去，就是进去，也是自投罗网。再说，家有二叔（他指的是周祖荫）照料，可保万无一失。”

“郝大成是四岭山的外患；你所说的共产党不是被消灭了，而是潜伏起来了，这是四岭山的内忧。还有，齐心会也是个麻烦，四岭山两分天下有其一，不把齐心会搞掉，你是难以统一四岭山的。……”

“我那位族兄（他指的是周威）和我不对头，可是他也不敢反对我。按照你的主意，二叔时常到太平寨去开导他。这是个高招，他还是听老头子的话的。”

“这要看什么事，”谷敬文不以为然地说，“你不是把田世杰抓到了吗？为什么让周威把他要走了？”

“真没有办法，”周武无可奈何地说，“田世杰是他的救命恩人嘛！”

“可见他并不完全听祖荫老头子的话。现在田世杰跑到九里十八坪来了。董二先生和黄老四向我报告了，这两只老狗，眼看着让他走了也不敢动手，真是脓包。”

“由此可见四岭山的共产党已无立锥之地了！”周武得意地说。

“你想错了。”谷敬文象老师教训学生似地说，“你以为田世杰是逃到九里十八坪来的吗？不，若是逃，荒山野岭到处有，他绝不会逃到这刀斧丛里来。我估计他是来找史太昌的，他不会在这里呆很久。共产党的脾气我知道，四岭山他们有根基，他们不会放弃这块地盘。九里十八坪就是证明，即使重兵压境，史太昌的游击队不是还在猖狂活动吗？你回去告诉民团和各村保正保丁，田世杰不回四岭山便罢，若是回去，一定要把他抓住。要舍得花赏钱，这回抓住，不

要叫周武知道，立即杀掉，以除后患！”

周武听谷敬文一说，倒觉得四岭山并不象他想的那样安全平静了。不禁低头默然而思。谷敬文看透了周武的心境，便进一步说：“愚兄早给你想好了个万全之策，等陈特派专员一到，我给你请个委任，把你的民团改编成我的保安第二团，那时你可就是国军了，有饷有枪有子弹，力量一大，先把齐心会吃掉，四岭山的太上皇就是你了。”

周武听了之后不知是喜还是忧，狐疑地问：“不会把我的队伍拉走吧？”

“不会！保安团是地方部队。此外，还可以再成立民团，那你的势力就会更加扩大……”

谷敬文看看时间不早，给他的妹夫一颗定心丸之后，便连忙来到布置得辉煌异常的大厅里接待客人。

最先来到的是特派专员陈鲁夫。他是一个干瘦的中年人，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头上戴一顶盔式凉帽，身穿银灰色哔叽西装，脚下牛皮鞋闪着幽光，坐在宽大的太师椅里，更显得身材矮小。

“陈特派专员大驾光临，使寒舍蓬荜生辉，谷某真是三生有幸啊！”

“岂敢，岂敢，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

谷敬文和陈鲁夫寒暄了一番，各自嘻笑了一阵。这时丫头献上茶来，陈鲁夫接杯在手，呷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在彩色的盘碟里，斯斯文文，感慨地说：“现在九里十八坪一带，总算太平无事，老百姓得以歌舞升平，全赖谷司令之鼎

力啊！”

“哪里，哪里，这全凭陈特派专员的指教，更托蒋总司令的洪福。”谷敬文客气地笑笑。“谷某无德无能，承蒙陈特派专员大力提携，得任三县剿共司令之职，某当终生难忘，但所辖地区，所统兵力均和原保安团无异，空有其名，并无其实。”

“谷司令，有什么你就直说吧！”陈鲁夫猜度着谷敬文的心思说。

“请上峰明令将四岭山区、南屏山区……”

陈鲁夫打断谷敬文的话说：“这很清楚，你既是三县司令，这些地区自然全归你管辖。”

“可是卑职力量有限，除九里十八坪外，其他地区鞭长莫及，尚请陈特派专员呈报上峰，将四岭山周武之民团改编为保安第二团，把西屏山任中元的保安团改编为第三团。……”

陈鲁夫深感谷敬文胃口太大，摇摇头说：“任中元另有上属，又加是任旅长的兄弟，恐不好办。你可以把周威搞掉，把齐心会改编成第三团。”

“齐心会绝非民团可比，都是些黑泥脚杆子，一来不服改编，二来改编之后，恐怕也不可靠。”

“这就看你的手段了。”陈鲁夫忽然把话题一转说，“现在蒋总司令正在联合桂、冯、阎，对张作霖作战，不久即可攻占北平、天津，无暇顾及南方各地，共产党一定会乘机大肆活动。你对四岭山区应当特别注意，必要时你要亲自出马，

确保四岭山区的安全。……至于各保安团的委任令，那很好办，不久即可下达。……”

这时谷中一进来，先向陈鲁夫行了礼，然后向谷敬文报告：各会长保长都已到齐。

“先请他们西厢房用茶，”谷敬文吩咐说，“我和陈特派专员还有要事相商。”他用手绢擦擦汗，然后叫丫头拿两把扇子来。

陈鲁夫接过绢扇，在手里玩弄着，由于太瘦的缘故，他并不觉热。他瞅着绢扇上的喜鹊登枝的画面，试探地说：“任旅长今天亲临前线，进兵豹子山，这次恐不能来为谷司令祝贺了。”

谷敬文两颊一阵红晕。他很清楚，任洪元今天的行为是一箭双雕：一，有意借口不来祝贺；二，做出积极剿共的样子给当局看。但谷敬文不摸陈鲁夫派系的底细，不敢说出对任洪元的不满，也试探地说：“旅长重任在身，军务繁忙，谷某何德何能，敢劳他旅长大驾亲贺！”

谷敬文很不自然地苦笑了一下。陈鲁夫正狡猾地窥伺着谷敬文的面部表情，猜测着他的心事。

“哪里，哪里，”陈鲁夫故作不平地说，“谷司令智勇兼备，可谓一世之将才。想从前，谷司令带一团之众，东征西战，所到之处，共军望风披靡，现在却受这个老朽节制，弟实为兄惋惜。”

陈鲁夫这些挑逗怂恿的话，就象烈性烧酒一样，使谷敬文因受刺激而变得急躁、疯狂。他想把他对任洪元的怨恨

发泄出来，他想把他的野心披露出来，但他忽而一转念，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想：“也许他是故意来试探我呢！”老奸巨猾的谷敬文对谁都存着戒心。他很清楚，在国民党的官场中，派系斗争非常激烈，都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在他没有摸准这个特务的真实态度之前，他决定把自己的野心和不满，深深埋藏起来。他说：“陈特派专员，谷某为国为民，生命亦在所不惜，哪里会计较这些权势名位呢！”

陈鲁夫对谷敬文的回答甚感意外。他没想到这个素怀野心的家伙竟说出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来。他便装出追悔的样子说：“小弟量小，为司令之处境深感不平，想不到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不当之处，请司令海涵。”

陈鲁夫这一讲，倒真把谷敬文弄糊涂了。心想：“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如果他是反对任洪元的，这将是一个取得帮助和支持的好机会！假如他是任洪元的后台，是用圈套来骗我的呢？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他真是左右为难了。只好仍旧继续他的试探：“不知当局对任旅长如何看法？……”

陈鲁夫对这个问题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正好谷中一进来了，他报告说：“刘玉龙团长到了，还带来了任旅长的贺信。”

“先请到东厢房里坐。”谷敬文说完以后，便以目探询当局的代表，到底是谈下去，还是以后再说。

陈鲁夫熄灭了吸了半截的烟，说：“贵客均已到齐，我们

还是酒后再谈吧，不要怠慢了客人。”

谷敬文从大厅里走出来，先到东厢房接见了刘玉龙，他知道刘玉龙是任洪元的亲信，有意拉拢。

“谷某何德何能，敢劳刘团长亲临庆贺。”谷敬文装出一副诚恳谦恭的样子。

“谷司令真是太客气了。久仰司令英才，指挥精明，领导有方，战果赫赫，众口皆碑。”刘玉龙说完，把任洪元的贺信呈上。

这时客人都已到齐。爆竹声突然劈劈啪啪地响起，吹鼓手也噼噼哒哒地吹打起来。人群熙来攘往，整个谷府一片喧嚣，散发着酒味、菜味和爆竹的火药味。

谷敬文、谷中一和三姨太忙得团团乱转，不可开交。他们和客人们施礼、问候、寒暄……吃过茶点之后，酒菜已经备齐，盛宴随即开始。

在宴席上，陈鲁夫正式宣读了对谷敬文的委任令。刘玉龙高声朗读了任洪元的贺信。

宴席上响起噼哩啪啦的掌声和叫好声。各会、保长也都相继离席祝贺，无非是大大恭维一番。接着，哈哈的狂笑声，叮叮当当的碰杯声，吆五喝六的猜拳行令声，响成一片。

谷敬文的脸，被酒灌成了猪肝色。他已经有七分醉意了。他摇晃着站起来，斟满的酒，从杯子里往外洒。谷中一宣布司令要讲话，宴席间好久才安静下来。谷敬文用低哑的嗓门说：“谷某才疏学浅，无德无能，有负众望，承蒙诸位

过奖，实感惭愧。”他停顿了一下，音调陡然提高起来，“某当不遗余力，誓灭共军，为国为民，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郝大成、吴可征、史太昌，至今仍逍遥法外，谷某誓当剿灭他们以报党国。为了我们的剿共大业，大家放量干杯！”

由于过分激动，谷敬文的酒杯举得太高太猛，碰落了自己的眼镜。他慌忙去接，恰好同几个扑过来接眼镜的人碰了头，引起了一阵骚乱和窃笑声。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尖厉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谷府的上空掠过。

“出了什么事？”

宴席上的人都吃惊地互相瞪着眼睛，就象一锅翻滚着的沸汤突然浇进了一瓢冷水，立即静止下来了。

这枪声使谷敬文心头一震，但他立即镇静下来，沉着地戴好眼镜，端起酒杯：“诸位莫慌，今天是大喜大庆之日，也是红军游击队自投罗网之时，今天本来有捕捉游击队的布置，怪我事先没有关照，致使各位受惊。我想不一会，就可以抓几个游击队员来，以助各位的酒兴，各位请酒！……”

谷敬文的声音未落，枪声却突然变得密集起来。他那举杯的手不由地在半空里僵了一瞬，他迅速地向席上扫了一眼，发现贵宾脸上都流露着张惶的神色，他感到自己也是惴惴不安的。红军游击队来捣乱他的庆功宴，谷敬文本来是有预料的，但他很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它会破坏庆功宴的气氛。即使能抓到一两个游击队员，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枪声仍在街上响着，嘈杂的人声也隐隐传到宴

席上来。客人们虽然也随着谷司令举起了酒杯，但举得十分犹豫，十分勉强，脸上那强做出来的微笑，很是难看。

“谷司令说得是，今天应该抓几个共党以助酒兴。”陈鲁夫为谷敬文帮腔说，“我久居城市，没见过红军游击队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也开开眼界。哈……哈……”

这时院子里却跑进几个慌慌张张的人来。谷中一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怕影响贵宾们的雅兴，赶忙离席，走出大厅，迎了上去，低声问道：“什么事？”

“谷二少爷，他……”

“他……他什么？”

“死了……”

这声音虽然微如细丝，谷中一听来，却是一声沉雷。他失去了应有的镇定，心慌意乱，失神地叫了一声：“这不可能！不可能！”

大厅里变得死一般沉寂。客人们各怀鬼胎，眼睛一直望着院子里那几个带来噩耗的人，虽不知道具体内容，却知道发生了十分严重的事情。

谷敬文极力克制住内心的惶恐，从大厅里走出来。他不断地警告着自己：“镇定，镇定。”但他觉得有点天旋地转，全身血液都涌到头上，好象在梦里一般：“中一，出了什么事？”

“司令，真是不幸！”谷中一脸色蜡黄，怯生生地喃喃说，“二少爷……”

“啊！”谷敬文失魂落魄地呆了片刻，摇晃了一下，谷中

一赶快扶住了他。接着，张彪和几个卫士跑了过来，架住了司令的摇摇欲倒的身体。

“司令，……”

谷敬文突然从别人的搀扶下挣扎出来，嘶哑地吼叫着：“你们这些酒囊饭桶！”谷敬文毕竟是谷敬文，他似乎又恢复了他的镇静，“还围在这里干什么？快，快关寨门。一定给我把凶手抓到，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就在这时候，在谷家寨的上空，升起了两股浓烟。

“火！”

“好几处呢！天啊！”

客人们惊叫着拥到院子里。

枪声阵阵，烟火腾腾。

谷府里笼罩着惊慌、沮丧的气氛。有一个人却例外，他默默地观察着谷府出现的混乱，心头有一种快感，这个人就是刘玉龙。

第十四章 谷家寨的枪声

一

史少平和林景元在谷家寨的大街小巷里走来串去。他们东张张西望望，时间已近正午时分，还找不到可以夺取武器的机会，他们真是有些焦急了。

林景元看着一队接一队大街上来回巡逻的保安团匪兵，恨恨地嘟囔着说：“这怎么下手啊？”

“别发急，集会还有三天呢，这才是头一天。”史少平安慰着林景元，其实他心里也同样焦急。

他们在戏台前后转了一圈，仍然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又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十字街口上，看见街口旁边的小空地上围着一伙人，凑过去一看，原来是说道情唱小戏的。一个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男子，一个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都简单地化了装，脸上抹着淡淡的油彩，穿着简单的演出服装，看模样很象是兄妹二人。男的坐在一块很旧的木制的箱子上，弹着桐木三弦琴。女的打着竹板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唱着。等唱完一段后，男的就手托茶盘，向围成圆圈的听众要钱，大小铜板就叮叮当当地落在茶盘里。

史少平和林景元一听是唱颠倒歌的。所谓颠倒歌，都是一些荒诞不经的比较粗俗的小唱，在山区却很流行。他们一心想着武器，无心听这种小唱，正要离去。史少平突然看见换上了赵星海的衣裳刮去了胡须的田世杰站在人群里，在向他招手，同时还指了指卖唱的人。史少平猜出了田世杰招手的用意——不是让他们听唱，而是要他们注意弹唱的人。

史少平开始觉得弹唱的人有些面熟，因为化了装，一时没有认出是谁来。但他定睛一看，认出来了，原来是朱惠松兄妹。史少平回忆起那天晚上去找朱惠松的情景。他肯定朱惠松和游击队有联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游击队，心中一阵惊喜。他要等着一个机会，好和他们打招呼。这时节目又重新开始了，朱惠芳手打竹板，在桐木琴的伴奏下唱道：

如今社会古怪多，
听我唱个颠倒歌。
腊月里热得直淌汗，
三伏天冻得打哆嗦。

人群里发出了一阵笑声。

林景元扯了少平一把说：“不听这个，实在没有意思。”

史少平低声说：“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朱惠芳继续唱着：

东西大街南北走，
村头碰见人咬狗；
拾起狗来打砖头，
砖头咬了狗的手。
菩萨手执杀人刀，
马儿骑着官儿走。

人们开始越聚越多。说唱的人，边唱边观察着四周。

人吃糠秕狗吃肉，
人住荒山狼住楼；
不种田的谷满仓，
不织布的穿丝绸。……

史少平掏出几个铜板，准备在朱惠松收钱时和他联系，没想到这时候却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一个歪戴着白色凉帽，身挎张开大机头的驳壳枪的家伙闯进了人群。史少平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谷敬文的二儿子谷福生。这家伙喝得快醉了，走路已经站立不稳，他身后象尾巴一样跟着一个大个子护兵。

史少平看准了这个绝妙的机会，把林景元的手用力一拉，低声说：“准备！”

谷福生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朱惠芳，然后一拧脖子，对跟在身后的护兵说：“黄狗！”——这是他的护兵的绰号，“把这个姑娘给我拉走！”

这个“黄狗”，听到主人的命令，真象一只狗一样向朱惠芳扑过去。

朱惠松猛然从木箱子上跳了起来，倒提着桐木琴准备抵抗。人群纷纷四散，但又不愿远去，都想看看事情的发展。形势是千钧一发，紧张万分。

就在这瞬间，史少平对林景元说了一声：“快！”立即一个箭步向谷福生扑了过去，一只手卡住他的脖梗儿，一只手从木壳里抽出了张开大机头的驳壳枪。

林景元从背后把“黄狗”扑倒在地上，带刺刀的大枪在朱惠松的木箱上划了一下，就和它的主人一齐倒下去了。“黄狗”死死地抱住枪不放，林景元用脚躁他的胸膛，但枪仍夺不过来。“黄狗”象被捅了一刀的猪，嚎叫着，翻滚着。

在这混乱紧急的时候，从街口的拐弯处，突然冒出了一队巡逻兵。谷福生象见了救星一样，拚命从史少平手里挣脱，狂呼着“救命啊！”向巡逻队跑去。少平一见事急，便对准谷福生打了两枪，谷福生象被木槌子绊了一跤似地扑到地上。

林景元还和“黄狗”在地上扭打着。这个力大如牛的护兵，虽然受到了突然打击，却没有伤到要害。史少平又向他开了一枪，对林景元说：“快跑！”

朱惠松兄妹在这使人眼花缭乱的突然袭击中，竟没有认出史少平来。他们趁着混乱，机智地向惊恐的人们喊道：“快跑啊，保安团抓人了！”

被这景象吓楞了的人们，从震惊中猛醒过来，纷纷四逃，恨不能插上翅膀，立即飞离这块是非地。人们象洪水一

般，撞倒了小摊的案板，踢翻了筐篓货担。蔬菜、水果、杂货……满街乱滚，混乱的人们象洪水决堤，越流越大，越冲越远。

“出了什么事？”有人惊慌地问。

“保安团抓人了！”有人惊慌地回答。

保安团的巡逻队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向人们头上开了一排子枪，这使本来已经混乱的集市，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各处都掀起了惊呼的浪潮。

朱惠松和朱惠芳趁混乱的时候，打开箱子，取出了两捆红红绿绿的传单，在人群中边跑边撒，边撒边喊：“谷敬文抓人了，快跑啊！”

“拿起冲担和白狗子们拚啊！”

一把把彩色的传单在人群头上飞舞着。

奔跑的人们象雨后山洪，在乱石间东冲西撞，然后汇成几股洪流，沿着狭窄的街道，向四个寨门翻滚。

就在这时，谷敬文的新粮仓起火了；保安团骑兵连的马厩也起火了。几十匹马挣断缰绳从烟火里钻出来，满街乱跑，大街上一片混乱，闹得“人仰马翻”！

枪声不断地响着，谁也没法分清是保安团打的，还是游击队打的。

朱惠松散发着传单，向北门奔跑着。他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扭头一看，是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竟忍不住惊喜地叫道：“田大伯！”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啊！”老人心中充满了喜悦。

“快，跟我走！史队长派我们来找你！”朱惠松立即紧紧地抓住老人的手，生怕他们再被人群冲散，就象儿子拉着父亲一般，随着人流向寨门卷去。

守门的哨兵，刚刚关起一扇寨门，就被恐惧和激怒的人流冲倒在地。人流踏着匪兵的身体向寨门外倾泻。

史少平和林景元早被冲散，他在人群里找了一会，找不见林景元，也见不到田大伯，身不由己地被人流卷到北门外，焦急地等待着田大伯和林景元冲出来。过了一会，出寨的人越来越少了，仍不见他们俩的影子。

已经到手的游击队的线索又断了，但史少平并不懊丧，既然游击队的行动十分活跃，他相信很快就会找到游击队的！大闹“庆功”宴的任务完成了，这使他感到欣慰。

谷敬文的保安团终于把寨门把守起来了，史少平怕田大伯被人认出来，又怕林景元没有战斗经验会出危险，但又不得不赶快离去。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手里有一张已经握皱了的传单，展开一看，上面写道：

亲爱的工友们，农友们：

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拿起武器，运用各种手段，坚决打击敌人。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丁的五抗斗争！积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壮大革命力量！革命的红旗永远飘扬！

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军游击队宣

史少平把传单折迭起来，沉思了一会，向黄家湾走去。他认为田大伯和林景元出寨后，会到黄家湾去找他的。

二

谷敬文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他变得暴怒异常，谷府的上下人等，连谷中一在内，个个脸上都笼罩着阴沉沉的愁云。这并不是因为谷家寨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而悲痛，而是对谷敬文震怒的恐惧，他们都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行事，生怕有什么错处触怒了谷敬文，连平时最受宠爱的三姨太也因为一件小事而挨了耳光。

谷福生的被打死，粮仓和马厩的被烧，巡逻队的被袭击……这一记接一记的耳光，简直把谷敬文打昏了。他气急败坏地想：“当局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正当我庆祝赫赫战功的时候，正当我宣布九里十八坪共患已基本肃清的时候，正当我要兴师西指，荡平南屏山郝、吴残余的时候，正当我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地奔赴霸业目标的时候，我自己却变得自身难保了！”他紧皱眉头向茶几上的一张红色传单看了一眼，心想：“现在穷小子们就更不安分守己了！”

“叫张彪来！”谷敬文坐在太师椅里吼叫了一声。

“听司令吩咐！”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张彪象从地里蹦出来一般，应声而出，木桩一样竖立在谷敬文面前。

“抓到了没有？”

“抓了，一共抓了三十多个！”张彪胆怯地回答。

“哼！”谷敬文只是哼了一声。他很明白，他的爪牙们抓了些什么人来。

“我问你，打死福生的那几个游击队抓到了没有？是谁烧的粮仓和马厩？那些散发传单的抓到了没有？”谷敬文把传单猛然握在手里揉成一团，暴怒地失态地向张彪打过去！

“唔……”张彪一动不动地站着，不敢回答。

连坐在一旁的谷中一都不敢上来为张彪说情，上上下下都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听天由命地任凭事态发展。

“若是不给我查出来，我就枪毙……”

没想到在这后果难料的时刻，任洪元到了。他清剿豹子山刚回到他的旅部，就听到了谷家寨发生的一切。他捻着稀疏的山羊胡子，幸灾乐祸地笑笑，心想：“好啊，这几盆冷水可以消消这位司令的气焰了！”

谷敬文哭丧着脸，站起来迎接这位不速之客。

“听说发生了不幸，二公子……唉，以后多加防范才是。”任洪元装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叹了口气。

谷敬文不愿意在任洪元面前表露自己的懊丧悲哀的心情。他知道任洪元表面上表示同情，内心里感到高兴。他不能用自己的创伤，去满足任洪元那幸灾乐祸的心。

“多谢旅长的慰问。这虽然是家庭之不幸，但对剿共大业来说，并无多大损害。想旅长这次进剿，定是战果辉煌。”

“哪里，哪里，由于任某剿共无方，效果甚微。……”任洪元吸着烟，欣赏着谷敬文的神态，猜度着他的心思。他想在谷敬文的伤口上再撒一点盐，给他的痛处再戳上一刀，便慢

条斯理地说：“我回到旅部，就收到上峰来电，指令我们派兵进剿南屏山。这也正合谷司令的心意。”

“我现在没有兵派！”不等任洪元说完，谷敬文就烦躁地打断了他，“原来我也是想进兵南屏山的，可是现在看来时机不到，我不能顾此失彼。”

“那怎么回复当局？”

“事情很明显，”谷敬文停止了踱步，“史家坪弹药库被炸，谷家寨的被袭，都说明共患在九里十八坪，而不是在南屏山！”

“汤家楼一带又闹起来了，汤三碗子被打死，当局自然重视那里。我们向当局报告说：九里十八坪一带共患已经肃清。现在又说共患仍在九里十八坪，出尔反尔，怎么好向上峰回禀？……”任洪元冷嘲热讽地讲了这些话，又为难地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说，“总不能叫上峰收回成命吧？”

“我谷敬文自身尚且难保，进剿南屏山之事还是请旅长独担重任吧！”谷敬文无可奈何地说，然后又用手做了个坚决的表示，“我不能丢掉九里十八坪！”

“那么谷司令是不想派兵了？那上峰的交道还是请谷司令去打了！”

“旅长，这个交道我不能打，指令是给你的，我并没有收到什么指令。”

“这是什么话？！”任洪元猛然站了起来。他被谷敬文的傲慢无理激怒了，忿忿地说：“我必须提醒司令阁下，你是归我节制的！”

谷敬文也停止了踱步，这个僵局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和任洪元都横眉竖目，相对而视了好几秒钟。谷敬文拿不定主意下一着棋怎么落法。决裂？他还不忍；屈服？他更不愿。

这时谷中一从门外从容地走进了大厅，他笑嘻嘻地打圆场说：“旅长，请坐！”接着殷勤地划着火柴给任洪元点上了烟。“司令这几天，心情不大好，有什么不周，我想旅长也不会计较，老交情嘛！”他又看了看谷敬文，而后狡猾地说，“关于进剿南屏山之事，我倒有个愚见。”

谷敬文和任洪元都开始平静下来，他们对谷中一打破这一僵局感到满意。

“坐下讲，坐下讲，”任洪元指着椅子客气地说，“我知道参谋长是满腹韬略的人。”

谷中一坐在任洪元的斜对面，又用眼睛探询了一下谷敬文，看是不是讲下去。

“你讲吧！”谷敬文仍然踱起方步来。

“进剿南屏山之事，原来谷司令就有此意的，南屏山既然在三县所辖之内，谷司令自然万分重视。无奈九里十八坪接连发生不幸，谷司令出兵确有困难。依我之见，南屏山只要派一个营去张张声势就够了。郝大成充其量也不过五十多个人，他们的党代表受了重伤，一个营守在山下，足以使郝大成不敢轻举妄动。……”

谷敬文突然从中插进来说：“中一这个虚张声势说得好。郝大成是决不敢南犯的，但他绝不甘于久困荒山，势必

北上，向四岭山区扩展。四岭山的南大门是白云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白云山是兄弟的妹夫周武的辖区，我可以函请他竭力协助。郝大成南下不能，北上不得，困守荒山，岂能久乎？”他顿了一下，观察着任洪元的反应。

任洪元说：“计策倒是好计策，不知派哪一营去？”

“当然是请任旅长拨出一个营了，其实刘玉龙团就离南屏山不远。”

谷中一看出任洪元怏怏不乐，便打帮腔说：“和周武打交道的事，就包在司令身上。这样当局的指令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又不致消耗过多的兵力。”

“对，这是条万全之策。”谷敬文和谷中一一唱一和地说，“这样既可以避免顾此失彼，又可以借助周武之力对郝大成进行夹攻。……”

任洪元猛吸了几口烟，两条淡淡的眉毛耸动了几下，慢吞吞地说：“我再提醒谷司令一句，我们剿共不仅限于九里十八坪，谷司令也非一县之司令。”

“旅长说得对，”谷敬文反唇相讥道，“谷某进剿万松山、大岩山和白马山，转战数月，已经大大超出了谷某所辖范围。如果旅长嫌去一营太少，刘玉龙全团开去亦未尝不可。既为反共大业，何必计较你我得失。”

任洪元苦笑道：“我出精兵一营，你出书信一封，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哈哈！”谷敬文晒笑道：“任旅长和我比较起来了。倘若我有旅长的三团之众，莫说出兵一营，就是出三个营五

个营我也毫不犹豫。现在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时候，我的一封书信的效用，并不下于一营人马，况且周武的人马也就是我的人马。他的民团将要改编为我的保安第二团，委令颁布在即。……”谷敬文说到这里赶忙收住了口，他发现自己说得有些过头了。

任洪元感到他让谷敬文耍弄了，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充分反映出内心的极端忿懑和嫉恨：“谷司令，我的两个团已经北调你是知道的！我现在手边只有一个团了！”

谷敬文为了补救自己的失言，便换了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说：“南屏山之事，我敢说，我比旅长还要焦急得多。如果让郝大成在那里逍遥自在，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尤其使我焦虑的是郝大成很可能进入四岭山区，这就等于虎进深山，龙入沧海。……”

任洪元静听着，仍不置可否地等待他的下文。

谷敬文继续沿着他的思路说下去：“现在郝大成正是休养生息之时，创伤未愈，羽毛未丰，还不会有大的作为。吴可征受了重伤，气息奄奄，且不保夕，更加内部分歧，久必生变。只要不让郝大成进入四岭山，他的面前摆着的就只有一条路——土崩瓦解。我们一定要促使郝大成走这一条路。”

任洪元说：“不知谷司令的判断，根据何来。”

“因为共军一向是注重政治领导的，吴可征受伤后，这个政治领导的大权必然落在县委特派员黄国信手里。”

“黄国信？就是贩大烟土的黄汉臣的儿子吗？”任洪元

记起来了，他从黄汉臣那件案子里，得到了七千块大洋的外快。

“正是他。黄国信这个人，别看他对我们有仇有恨，可是和那些黑泥脚杆子是两码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从内部来瓦解郝大成的部队。……”

任洪元不禁点头赞许地说：“这倒也是个好办法。”

“所以旅长派部队去南屏山越快越好，这可以加速郝大成部队的瓦解。我明天即派人送信给周武，提醒他百倍小心，并相机配合，绝不能让郝大成窜进四岭山区。……”

谷敬文自以为得计，并等待任洪元表示他的看法。

任洪元被一个突然袭来的念头所触动，他不露声色地问道：“谷司令再三提到四岭山区的重要，我倒要请教它重要在哪里？”

“四岭山区向为龙蟠虎踞之地。在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年代，其他地区都很容易易手，今天是北军的，明天就是南军的，今天这个地区姓王，明天说不定又要姓李。可是四岭山区是个例外，它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地势险要，物产丰富。”谷敬文说到这里忽然变得十分愤慨起来，“周威算个什么东西？是个碌碌无为而又冥顽不化的家伙，可是他那齐心会竟独占半个四岭山区十几年！……”

谷敬文从得意忘形中清醒过来，就连忙收住了口。他后悔说出了心里话，便装出嘲笑自己的口吻说：“当然，我是有些夸大其词了。”

欲盖弥彰，谷敬文的掩饰，反而更加暴露了他的野心。

任洪元只是微笑了一下，无动于衷地淡漠地说：“这种地方，大概就是常说的那种三不管的穷乡僻壤吧！我并不喜欢这种闭塞的地方。……好吧，对付郝大成的办法就算说定了。”

任洪元站起来告辞，把手伸给谷敬文，并对他报以善意的微笑。这个善意当然是假的，而谷敬文也并没有把它当成真的。

三

送走任洪元后，谷敬文回到他的大厅，习惯地踱起方步，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地想道：“这个老贼猜透我的心思了吧？”

“司令，你该休息了！”谷中一说。

“是啊，我的精神不太好，”谷敬文颓然地坐进太师椅里，点上了一支烟，“中一，南屏山的事情，现在可以放一下，先由任洪元和周武去对付。我们九里十八坪的事情得采取断然措施，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司令，刚才特务连向我报告，已经初步有些眉目了，找到了一条线索。”

“找到线索了？”谷敬文精神为之一振，又从太师椅里站起来。

“这些事和南小街的刘老婆子有关，她那个侄女很可疑。撒传单、打死二少爷全和她有关。……她叫朱惠芳。”

“你们把她逮捕了？”

“没有，只是监视她！”

“对，先不要惊动她，以免打草惊蛇，要派得力的人监视……”谷敬文吸了一口烟，把烟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摞了摞，“我想她不久就会和外面的游击队联系的，也许山上游击队会下山来找她，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第二条线，第三条线……你知道，线索多了，是可以结成网的，”谷敬文得意地把拳头一握，作了一个坚决的表示，“到那时，我们就来个一网打尽！”

“司令说的是！”

“还有烧粮仓、马厩的呢？”谷敬文又追问道。

“这还没有查清楚，我估计是游击队化装成送粮草的人干的！”谷中一啜嚅地说。

“也要从内部查一查，当心孙猴子钻到牛魔王肚子里来，”谷敬文忧虑地说，“我们的人也不都是可靠的！”

谷中一答应了一声“是”，刚要退出去，张彪一脚闯了进来，报告说，派到豹子山的侦缉队，抓到了一个找游击队的人。

“他是哪里人？叫什么？是不是共产党？”谷敬文一听兴奋起来。

“他娘的，硬得象块石头，不管怎么揍，他什么也不说，”张彪说，“可是特务连里有人认识他，他是东沟寨人，叫黄希才！”

“黄希才？”谷中一半追问半回想地说，“是不是跟着郝大成走了的那个村自卫队长？”

“是他！”张彪也想起来了，“就是我要去抓的那个黄老太婆的儿子，司令没叫抓，说是放长线钓大鱼！”

谷敬文自得地说：“鱼果然上钩了，”可是接着他又疑惑了，“他为什么不回家？上豹子山找游击队做什么？是郝大成派他来的吧？”

“很可能是郝大成派他来和史太昌取联系的！”谷中一判断说。

“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谷敬文气势汹汹地说，“要好好审问他，一定要他把知道的一切供出来！”

“是！”张彪答应了一声就退出去了。

任洪元骑上他的白马，率领着他的副官和卫队，出南门离开了谷家寨，向史家坪徐徐走去，大路上扬起一片烟尘。任洪元坐在马背上，好象处在半睡眠的状态中，其实他并不想睡，而是聚精会神地思索着和谷敬文会见的情景，揣摸着谷敬文的言行。当他自己认为确实看透了谷敬文的野心时，他脸上显出了阴冷的微笑。他勒住马，等后面的冯副官走到他的身边，然后神秘地说：“明天你到西屏山去一趟！”

“西屏山？”冯副官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到西屏山做什么？”

“去找保安团任团长，要说服他进占四岭山！”

“这有什么意义？”冯副官更是莫名其妙了。

“你听我告诉你，谷敬文这只野心勃勃的老狼，对四岭山区已经馋涎欲滴了，他想做整个山区的土皇帝。”

“这家伙胃口真不小。”冯副官附和着，作出忿忿不平的样子。

“自信！”任洪元以表示亲切的口气叫着他那副官的名字说，“我们不能叫他达到目的！”

“旅座的意思是叫任团长来一个捷足先登。”

“对！这正是一个好时机，我旅派一营去南屏山，一是不让郝大成南犯，二是牵制白云山周武的民团。……”

“我们在南屏山怎么能牵制住白云山？”冯副官一时没搞清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

“走路不能只看一步路，下棋不能只看一步棋。”任洪元狡猾地一笑，“我们把郝大成南犯的路堵住，郝大成必然北上，让周武和郝大成去厮杀……”

“高！高！”冯副官把这个关系弄明白了，“如果我们进攻郝大成，不仅自己损耗兵力，而且还给周武解了围……”

“所以我们不能干这种为别人火中取栗的傻事。”任洪元接过来说。“我们这个营到那里去，只许驻守，不准进攻，虚张一下声势就行了。”

“这叫借刀杀人。”冯副官顺口打了个比较露骨的比喻。

“不，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旅座，争夺四岭山有什么意义呢？象现在这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一会儿联合，一会儿分裂，说不定哪一天就象我们那两个团一样，突然来个命令，调到千里以外去。……”

“自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成语云：‘狡兔三窟’，

在这新军混战之时，宦海沉浮不定之日，不留后路是不行的！”

任洪元的内心秘密，说到这里算是说到家了。老于世故的任洪元，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感到自己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进，一条是退。进，就是用一切手段向高处爬，向深处钻，豁出老本不怕危险地干。这样也许能爬上去，但也有可能摔下来，有可能成为暴发户，也有可能输光了老本。这个“进”在他看来很难。退，就是保住老本，必要的时候，激流勇退，抛弃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回到家乡，用掠夺来的民脂民膏，克扣来的军饷兵血，过一个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晚年。他本来并不看重四岭山的，经谷敬文一说，倒引起了他的浓烈的兴趣，他也需要有一块地盘，做为将来退守的最后阵地。但他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并不象保安团一样久居一地。却象水上浮萍，随浪飘荡，随风东西，行动全按上峰的命令，自己没有多大自由。就说进兵南屏山吧，有了命令不能不去，没有命令，要去也不行，真是“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啊！对于四岭山这块地盘的开辟，他把希望寄托在弟弟任中元身上。

“什么时候出发？”

“事不宜迟，明天就去。到那里你和中元团长讲，就说郝大成驻兵南屏山，周武民团无暇北顾，只有周威的齐心会，势孤力单，正是进兵四岭山消灭齐心会的大好时机。一来可以报仇雪恨，二来可以重占四岭山区。自信，你跟随我久历疆场，屡经战阵，颇有军事经验，你可以在那里多多协

助中元，舍弟虽身为保安团长，对军事却是外行……”

冯副官见旅长如此夸奖，并付于如此之重任，受宠若惊，连忙说：“旅座只管放心吧，我一定尽心竭力，绝不辜负旅座的重托！”

“自信，”任洪元对他的亲信的忠忱深表赞赏，“我相信你一定会办得很好，”然后又推心置腹地说，“要知道，你还年轻，往后为人处事要学得乖巧些。我们对共产党，固然要消灭他们，这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对谷敬文、周武这种地方势力，我们也要一齐吃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天经地义的，否则，你是胖不起来的！”

说到这里，任洪元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向史家坪疾驰而去。

第十五章 ~~在游击队~~的营地

一

当史少平离开谷家寨回到黄家湾的时候，赵星海、林景元、小芬已经回来了，正在焦急不安地打听他和田世杰的消息。史少平的安全回来，使他们高兴异常。他们简单地讲述了分手后的经过，虽然还在为田世杰的安全而担心，但斗争的胜利仍使他们欢欣鼓舞。

史少平估计到，谷敬文在九里十八坪，必然要进行疯狂的反扑，以图报复。游击队员们很可能进入深山，在村寨里和游击队取联络就会更加困难了，原来没进豹子山去找，一个主要原因是“庆功”宴时间紧迫，又不知游击队联络暗号，怕进山一时找不到游击队，反而耽误了袭击谷家寨。现在完成了大闹“庆功”宴的任务，就可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山去找游击队了。于是他和林景元决定立即进山。

赵星海也赞成，只是反复叮嘱他们说：“谷敬文在山上设了很多明岗暗哨，还有化装成游击队的侦缉队，你们又不知道游击队的联络暗号，千万要小心啊！”

史少平说：“大伯放心吧，我们小心就是了。”

第二天拂晓，史少平和林景元便带着新缴的武器和干粮，背上采药用的竹篓，上了豹子山。

豹子山是：林老山荒茅草密，上山下山三十里。史少平和林景元不走山路，穿林进山。当太阳染红了林梢的时候，他们已经翻过了两座小山梁。这时寂静的山林，突然传来叮叮的响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樵夫正在挥斧砍柴。

史少平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并判断着他的身份。显然这个樵夫不是真正的打柴人，因为附近没有山村，樵柴不是打猎采药，不需要进入深山，荒山到处可以打柴，为了打一担柴翻两道山梁这不是傻瓜吗？那么这是个什么人呢？是游击队员呢，还是保安团的暗卡呢？想到这里，史少平便加倍警惕起来，并且立即想好了对策。因为对方身份不明，不便直接向他打听游击队的消息，便随口问道：“老乡，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樵柴人直起身来。显然，他早已发现了史少平和林景元。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史少平和林景元一番，反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

史少平正思忖着如何回答，不料樵柴人忽然变得十分热情起来，带着一种神秘的神气说：“你们是在找游击队的吧？”

“对啊，”林景元心想，我以为游击队多么难找呢，看，这有多便当啊，一下子就碰上了，便急切地问，“你知道游击队在哪里吗？你能带我们去找吗？”

樵柴人似乎发现了他们两人身上带着武器，犹豫了一会儿说：“我不能带你们去。”

“为什么？”史少平仔细观察着对方问。

“因为这是游击队的规矩，说不定你们是保安团的密探呢！”

“那怎么办？”林景元问。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回去报告，游击队就会派人来接你们！”樵夫又反复叮咛说：“你们就等在这里别动，省得找不到你们。再说，保安团的暗卡很多，你们到处乱闯也很危险。”

打柴人把柴刀往腰里一插，转身要走。史少平一想：“不对！如果他是保安团的暗卡，去报告侦缉队呢？”于是他猛然抽出枪来，把脸一沉，声色俱厉地说：“你站住！举起手来，跟我们走！”

樵柴人脸色陡然变了，惊讶地问：“向哪里去？”但他并没有把手举起来。

“举起手来！”史少平更严厉地命令着，然后向林景元使了个眼色说：“看他身上有没有枪！”

林景元领会了史少平的用意，从樵夫腰里果然摸出一支短枪来。

“你们是什么人？”樵柴人茫然不知所措地说，“你们不是要找游击队吗？”

“老子找的就是你！”史少平命令似地说，“跟我们走！”然后又向林景元说：“咱哥儿俩今天算是有运气，发财了！”

“弟兄们，别误会。”樵夫似乎明白过来了，变得坦然起来。

“什么误会？”史少平看到樵夫神情的变化，更进一步威胁说：“快跟我们走！”

“走？向哪里走？”打柴人惶惑地问。

“史家坪！”史少平把崭新的二十响驳壳枪向山下一摆，“告诉你，老子是三十二旅侦察连的！”

“那真是个大误会啊！”樵柴人居然把举着的手放了下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我是保安团侦缉队的！”说着咧开嘴向史少平笑了起来。

“唔？你真是侦缉队的吗？”史少平装出半信半疑的样子和一种因为误会而遗憾的神情，“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往游击队手里送？”

“我把你们当成找游击队的人了！怕一人抓你们两个，不好对付，正想去报告侦缉队！嘿嘿嘿，没想到是一场误会。”

“你们侦缉队住在哪里？”

“就住在山洼的竹棚子里。”

“你不会骗我们吧？你有什么证据？”

樵柴人解开衣服扣子，在对襟里面露出保安团侦缉队的符号。

“那你真的是谷司令的人了？”

“那还有错？”这个扮作樵夫的侦缉队员表现出友好而热情的样子，邀请说，“到我们侦缉队去喝茶吧！不远！”

“你们这样能抓到游击队吗？”

“怎么不能？昨天我们还抓到一个找游击队的人呢！”

“吹牛！不会是假的吧？”

“我们侦缉队有人认识他！他叫黄希才！”

史少平一听，十分震惊，不由地怒火中烧，一把揪住这个侦缉队员的领口，枪口紧抵在他的胸口上开了一枪，由于距离太近，只是沉闷地“吓”地响了一声，侦缉队员一声嚎叫就跌在茅草丛里了！

“好险啊！”林景元说，“差点上了他的当！”

“以后我们得多加小心才行！”

二

史少平和林景元更加警惕地向山里走着，一直爬到日头偏西，才到达豹子山的主峰茅草尖。据他们分析，任洪元刚刚进行了“清剿”，只有在这深山里，才比较容易找到红军游击队。

他们在齐腰深的茅草丛中仔细地搜寻着红军的痕迹——脚踪、营地、篝火的灰烬……但都没有结果。

林景元在失望之余，忽然指着不远的山腰惊喜地叫了起来：“看！那里有人家！”

史少平顺着他手指的地方望去，除了浓密的树林以外，并没有看到什么房屋，也没有炊烟，便疑惑地说：“你是看花了眼吧，我怎么没有看见？”

“看，向着我指的地方看，那发黄色的不是屋顶吗？”林景元仍然指着远处，更加肯定地说。

这一次，史少平看清楚了。在树丛的浓荫里，微微露出一一点黄色的东西，如果不仔细看，是很难认出这是房屋的。他称赞说：“你的眼力真不错！”

林景元说：“这是采药练出来的功夫。俗话说，‘猎狗的鼻子药农的眼’。不是夸口，相隔半里地，我就能认出什么花什么草。没有这点本事，你就别想采到好药材！”

史少平笑笑说：“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走，我们到那里看看去！”

他们沿着荒山的斜坡，扯着藤萝和小树，来到了小屋附近。这时他们才看出在密林深处，还有一些小茅屋。他们没有贸然进屋，而是躲在树后，仔细地打量着茅屋周围的情景。

屋前有一片小菜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那里劈柴。他劈一会就停下来向四周望望，然后又低下头去劈柴。

当史少平和林景元从树后突然走出来的时候，老人发现了他们，便立即抱一抱柴，猛力地抛到小屋的窗下。木柴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他警告屋里的人：“有人来了！”然后，老人又回到原地拾起柴刀，一心一意地劈起柴来。

史少平走到老人身边，和蔼地说：“老伯伯，请给我们一碗水喝。”

林景元也热情地说：“我帮你劈柴！”

老人疑惑地端详了他们一会儿，便指指几个木墩子说：

“你们坐吧！”

他自己回到茅屋里，端出一瓢清水来，抱歉地说：“对不起，没有热水。”

史少平接过水瓢，先让给林景元喝。林景元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便帮助老人劈起柴来。

“就是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史少平端着水瓢问。

“唔！”老人支吾了一声，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你们这里常有人来吗？”史少平又问。

“没有！”老人简短的回答，使史少平感到老人不想回答他任何问题。

“这里有红军游击队吗？”林景元贸然地大声问道。

老人更加警觉起来了，摇摇手说：“我老了，耳聋眼花的，什么也不知道！”

“举起手来！”

史少平和林景元被这突然的严厉的声音吓了一跳，象压缩的弹簧一样，突然从木墩子上蹦了起来，转身一看，一支驳壳枪正对准着他们。他们已经没有时间掏枪了。

史少平马上镇静下来了。在他面前站着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紫黑色的脸膛，瘦高的个子。他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直瞪着他们两人，对老人说：

“爸爸，拿条绳子来！”

史少平和这个小伙子互相对视着，估量着对方的身份。这两双眼睛里都没有丝毫的恐惧。

在这瞬间，林景元顺手操起了一条木柴棒，直向小伙

子劈下去。他并没有想到对准他们的枪口会给以致命的一击。

但是，黑脸小伙子并没有开枪，他很敏捷地向旁边一跳，林景元的木柴棒打空了。他立即蹿上一步，一脚踢到林景元的胯骨上，林景元象被抛出去的粮食袋似的跌到一丈开外去。

史少平就在这瞬间，不失时机地从腰里抽出枪来。他虽然知道在这豹子山的主峰上，这个黑脸汉子很可能是游击队员，但也可能是保安团的侦缉队呀，他不能不防万一，也对准黑脸小伙子大声喊道：“把枪放下！”

小伙子并没有把枪放下，他仍然用枪对准史少平。他镇定自若，好象没有看见少平手里的枪似的。他们互相对峙着，如果谁先开枪，并不能取得先发制人的优势。因为他们离得那样的近，如果有一方开枪，对方也会开枪，在这同一瞬间，两个人会一同倒下，他们眼睛对着眼睛，枪口对着枪口，这是精神和意志力的决斗。显然，他们都等待着对方在精神上解除武装而屈服，同时，在他们尚未弄清对方的真实身份时，并不想鲁莽地乱干。

林景元已经从地下爬起来，抽出了自己的枪。

老人也提着绳子从屋里跑出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张时刻，都不知转瞬间会出现什么危险的局面。这时屋后的山路上传来了喊声：“大家都住手，是自己人！”

朱惠松从山路上跑下来。

史少平认出了他，首先把枪放下来，也不顾黑脸汉子，就向朱惠松跑过去：“唉呀！可叫我们找得好苦！”

“我们也在找你啊！”朱惠松紧紧地拉住史少平兴奋地说，“当时那个乱腾劲，我还没有认清你是谁，就叫人们冲散了！可是真巧，快出北门的时候我碰见了田大伯。”

“田世杰？”

“是他！”朱惠松说，“就是他告诉我你到了谷家寨的。”

“他来了？”史少平急急地问。

“到县委去了。他还说，‘在赵星海那里可以打听你们’，刚要派人去找你们，你们倒先找来了。”

“田大伯是怎样找到你们的啊？”

“田大伯真是个有办法的人啊。”朱惠松赞叹着，“他听了我们一段颠倒歌，是新词，就想到我们不是真正唱颠倒歌的人。在唱完第一遍，我托着茶盘子向他要钱的时候，他向我递了一个眼色说，‘我没有带钱，等我找到老熟人的时候再给你。’我一听他要找老熟人，就猜出了他这个暗语里的意思。他的相貌，队长对我说的很仔细，他左眼角上有一道伤疤，这是谷敬文的告示上没有的，虽然他的胡须刮掉了，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我就说，‘大伯，谁还要你老人家的钱！咱们是老熟人了，等会儿我和你一块喝茶去。……’过了一会儿，谷福生就来了，好家伙，你们干得可真干脆！”

“这可好了！”史少平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一颗提到喉头的心总算放下了。

黑脸小伙子，瞅了个空子问朱惠松道：“他们是谁？为

什么不懂联络暗号？差一点把他们当成谷敬文的探子……真悬乎……”

“什么暗号？”林景元好奇地问。

朱惠松笑笑说：“游击队活动没有暗号还行？你若是知道暗号啊，找我们就好找啦，到处有我们的耳朵和眼睛。”

黑脸小伙子接着说：“象你们那个问法啊，‘这里有红军游击队吗？’嘿，不光没人告诉你，弄不好，还把你当成保安团的探子干掉。”

史少平接着把上午碰上保安团暗卡的事情简单地讲了一下，大家又议论了一番。

朱惠松兴高采烈地拉着史少平的手说：“快，到屋里坐下慢慢谈！史队长离这里不远，过一会儿我带你们见他去！”

“爸爸！”史少平忍不住深情地叫了起来，他就在近处吗？他万没有想到这样快就见到爸爸了！他的心被喜悦的浪涛冲激着。……

“对，他就在游击队的营地里！”

三

经过互相介绍，他们很快就成了熟人，亲密无间地坐在火塘边，促膝倾谈着。黑脸小伙子名叫高飞，他自幼生活在这荒山野林里，当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听惯了豺狼的嚎叫和虎豹的吼声，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能单独狩猎。严峻的高山，锻炼了他矫健的体魄，陶冶了他顽强勇敢的性格。他

枪法极准，登山如飞。他和朱惠松一样，是一个经常出没在九里十八坪一带，给敌人带来巨大威胁的红军游击队员。

他们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战斗的历程，一天半日是难以谈完的。吊壶里的水开了，老伯伯拿出了自己种的高山茶招待他们，并且高兴地说：“今天我这个小茅屋，成了群英聚会的地方了！”

老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虽然很想和这些小伙子们在一起说个痛快，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责任——到屋子外面去放哨。确切地说，这个茅屋就是游击队的隐蔽得很好的哨所。老伯伯就是一个永远坚守岗位的哨兵。

人们的谈话，开头来不及谈细节，只是急不可耐地三言两语介绍一个大的轮廓，而后又返回来片片断断地谈细节，再由听话的人从这些不连贯的片断中，自己连结起来，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茅屋里的人们的谈话就是这样地进行着的。

大闹谷敬文的“庆功”宴，游击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烧粮仓，烧马厩，夺武器，散传单，取联络，把谷家寨捣个乱七八糟，都做了仔细的布置，并且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打死谷福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谷敬文的打击最重，真是使谷敬文以办喜事开始，而以办丧事告终了。

大家说一阵笑一阵，全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我们什么时候到营地去？”史少平问。

朱惠松说：“我们吃完这碗茶就走！早点让史队长和同志们高兴高兴。”

“走？我这里刚把老母鸡杀了，那我烧给谁吃啊！”老人提着一只褪光了毛的鸡走进屋里来。“飞儿，你去帮我放放哨，我把鸡炖上再换你！”

一阵暖流从少平心上流过，他激动地站起来说：“你这是怎么了？老伯伯，我们又不是客人……”

“今天我老头子心里高兴，”老人哈哈笑着说，“为大家相见庆贺庆贺。”然后用特意做出来的严肃声调说，“哪个不吃十成饱，就别想从我这小屋里走出去！”

朱惠松说：“老伯伯，你就放心好啦，我们拿出打谷敬文的劲头来，保证吃得连根骨头也不剩。”

他那逗趣的话引得大家放声笑起来。老人把鸡炖上，把饭煮上。

不一会，整个茅屋里就弥漫着老母鸡的诱人的香味。……

当史少平、朱惠松、高飞、林景元到达红军游击队营地的时候，已是上灯时分了。在深山里，灯油是缺乏的，但油松却到处皆是，松明颤动的火光把茅屋照得通亮。

史少平的到来，不难想象在游击队里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和喜悦。他的不平凡的经历，通过朱惠松、高飞的传播和大家的奔走相告，象轻风般迅速地传遍了整个营地。人们团团地把他和林景元围住，向他们提出成串的问题，弄得他们不知回答哪一个是好。

史太昌在县委开会时见到了田世杰，并从田世杰嘴里

知道少平来到九里十八坪的消息。但他还不知道一件大喜事在等待着他：史少平，他那半年没有见面的儿子已经到游击队的营地来了。在回营地的路上，才有人告诉了他这个意外的喜讯。他快步走来，看见少平正在和大家兴奋地倾谈着，史太昌没有立即叫他，而是激动和幸福地站在门边仔细地端详着他的久别的儿子。

“史队长回来了！”一个游击队员先看见了史太昌。

“爸爸！”少平看见了变得苍老了的爸爸的亲切的脸，激动地向史太昌扑过去。他向前跨了几步，本想扑到爸爸的怀里去，但他立刻觉得这未免太孩子气了，当即止住了脚步，站在爸爸面前。

“少平，快说说你是怎么来的！”史太昌爱抚地让少平坐在他的面前说，“党代表和大成他们都好吗？”

史少平不知先从哪里说起才好，便自九里十八坪分别起，直到吴可征同志上井冈山、白马山峡谷突围、南屏山接受任务、袭击谷敬文的“庆功”宴、找到游击队为止，前前后后，系统简略地讲了一遍。

“黄希才同志可能是被捕了，”史太昌听完史少平的叙述后心情沉重地说，“他比你早来了好几天，可是他并没有到县委来。”

史少平在证实了战友确实被捕之后，也心情沉重地默然坐着。

“这样吧，”史太昌说，“我们马上就到县委去！县委急需和你们联系。”

“我们几次找县委都没有找到。”史少平说。

“县委被敌人破坏得很厉害，刚组建不久。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

于是史少平又跟着爸爸踏上了去县委的路程。……

四

史少平按照郝大成的指示，向县委做了详细的汇报，县委进行了研究，写了一封给吴可征、郝大成和黄国信的指示信。史少平和史太昌带着县委的指示信回到游击队营地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

“爸爸，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很困难吧？”

“困难当然很多，可是斗争一定要坚持。”史太昌以老年人教育青年人的口吻说，“干革命，心里头可要有个全局啊。县委讨论了郝大成同志的意见，根据你田大伯提供的情况，同意你们到四岭山区去开辟革命根据地。那里的条件比这里有利。这里虽说群众的条件很好，可就是村寨太集中，敌人驻上重兵，我们就只得到这山里来。可是豹子山是一长条，既不好守，也不易攻，又很荒凉，不容易发展。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里斗争也很重要，可以搞游击队，把谷敬文的后腿拖住，大成同志看得远，只要我们这里斗争加强了，谷敬文是不敢远离他的老窝的。这对你们进入四岭山去建立根据地也是个支援。……”

史少平点点头，表示完全领悟了史太昌的意思。

史太昌又继续说：“等你们把四岭山根据地建立起来，对这里的斗争也是个支援啊！你们还可以支援南屏山区和西屏山区。革命嘛，不管哪个地区，都是互相支援的，根据地有大块小块，也有中心和边缘嘛。就象下棋一样，车虽说很厉害，没有马炮的配合不行，只有马炮的配合，没有小卒、士相也不行。大成同志在南屏山能想到打烂谷敬文的‘庆功’宴，看得远啊！谷敬文不是想在‘庆功’宴后进剿南屏山嘛？去不成的！我们一定要拖住他的后腿！少平，你还年轻，光冲冲打打还不行，要好好地学习啊！”

史少平不断地点着头，听着爸爸的叮咛，觉得分外亲切。然后他问道：“妈妈离这里不太远吧？我能去看看她吗？”

“离这里有十几里路呢。她很壮实，和游击队家属住在一起。你不要挂念她，县委的信很急，你也要好好休息一下，这一回就不去看她了吧。”

“林景元呢？是把他留下还是和我一起走？”

“他可以留在这里，路上人越多越不好走！……”

“什么时候走呢？”

“当然是越快越好。大成他们一定很需要县委的指示，也很需要知道九里十八坪的斗争情况。”史太昌没有忍心说出让他明天就走。分别了将近半年，而且是什么样的半年啊，天天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半年。来营地还不到半天，连妈妈的面也没有见，就让他的独生儿子，重又踏上危险四伏的征途。他思忖着该怎么说。

在短短的沉默中，史少平竟想了很多。他日想夜盼的爸爸刚刚见面就要分手了。和红军家属在一起的母亲还没有见到，就要马上离开了。他还有多少话要向亲人说啊！他心上曾冒出一个想多留一天的念头，脸上出现了踌躇的神色，但这种踌躇神色只在脸上停留了一瞬，马上就被坚毅刚强的神色掩盖了。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压倒了一切感情。他深深懂得：他这次南屏山之行的紧急和重要。同时，他是多么急于回到郝大成和吴可征以及战友们身边啊！于是他毅然地说：“爸爸，天一亮我就走！”

“好！”史太昌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光采。从少平的神态和坚定的回答里，他看出了儿子的成长。他本想继续对少平嘱咐几句，但很多史少平熟悉的游击队员们相继来到了营地。父子二人的谈话被打断了。游击队员们怀着惊喜和钦敬的心情听完了少平来历的简要介绍后，便向史太昌报告了谷敬文在九里十八坪大规模逮捕群众的消息，已经有五十多名群众被关进了谷家寨。

史太昌立即吩咐把各游击小组的组长找来。

各小组长很快就到齐了，史太昌严肃地说：“大家都坐下，我们好好研究研究。谷敬文这一手很歹毒，我们得认真对付才行。大家说说吧，看怎么办好！”

“还有什么好说的？打进谷家寨，把人救出来！”高飞紧握着拳头，仿佛就要动手似的。

史太昌皱了皱眉头，没有讲话。

“对，我们得想法把人救出来。这次我们要多去些人，不怕救不出来！”黄昌友也表示赞成。

“惠松，你说呢？”史太昌问。

“我看得另想别的办法，进谷家寨是冒险！”朱惠松慢吞吞地说。

“别的还有什么办法？”高飞性急起来，他万没有想到单身深入虎穴，炸掉敌人弹药库的朱惠松，竟然害怕冒险。“我们不能瞪着眼看着群众受折磨，他们盼着我们去救他们，可是我们却在这里说‘这是冒险’……少平，你来说说，你该不怕冒险吧！”

“少平，你快说！”黄昌友催促着，他相信史少平会赞成他的主张。

“我认为现在进谷家寨不合适。”史少平深思熟虑地说，“现在和惠松进史家坪炸弹药库不同，现在，我们刚刚打了他的‘庆功’宴，再进去是很危险的。谷敬文抓这么多人，是因为被我们打疼了，所以他想进行报复，除此之外，很可能还别有阴谋。”

“对，我看这是谷敬文的诡计，”朱惠松赞成说，“他正引咱们上钩呢！”

高飞对这种冷静的态度觉得不能容忍。他认为这是对群众的冷漠，他仿佛看到群众正在忍受谷敬文的鞭打，他仿佛听到群众向他呼救。甚至在他的想象中，他已经带头冲进了谷家寨，打开了谷敬文的牢门。……他的黧黑的脸，变成灰青色，气愤而又焦躁地说：“你们躲在深山里好了，我自

己去！”

“高飞同志！”史太昌见高飞发起脾气来，便十分严肃地说：“你这是什么样子？别人不是胆小鬼，对群众更不是漠不关心。”

“那就应该赶快行动！”高飞仍然气咻咻地说。

“你急于要救群众，这不能说不好，”史太昌见高飞仍然不服气，就变得更加严厉了，“可是你这种态度是很错误的！按照你这种办法就能把群众救出来吗？在战场上不知道隐蔽自己，光知道挺着胸膛向前冲的人，不能算是勇敢，只能叫莽撞！……”

史太昌看看游击队员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他的意思：“我们不能忘了，我们为什么住在深山里，那就是因为敌强我弱。任洪元刚对我们进行了‘清剿’，谷敬文缓过气来，也会对我们进行‘清剿’的。在这种情况下，要防止两种情绪：一种是叫敌人疯狂的‘清剿’和暂时的困难吓倒，不敢坚持斗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途。这种右倾情绪我们坚决要防止；但是，另一种是，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同敌人死打硬拚，这样不但得不到胜利，反而把老本都拚光，这种轻敌冒险一拚了之的急躁情绪，也是很有害的。……”

高飞被说服了，他茫然地看着史太昌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史太昌说：“我们必须弄清谷敬文逮捕群众的目的。我想不外这么几种，一是被我们打疼了，对我们进行报复；二

是打击群众的斗争情绪；三是引我们上钩，趁我们搭救群众的机会，把我们连根拔掉。我们呢？也应该和他来个针锋相对。”史太昌边说边思索着慢慢形成的行动计划：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党的指示，一刻也不能忘记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今天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谷敬文的逮捕只能说明他的日子很不安稳；第二，要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目前首要的是除奸，想法把谷敬文的狗爪狗牙打掉，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给群众撑腰；第三，要积极组织群众进行‘五抗’斗争，要软抗硬顶，及时总结斗争经验；第四，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敌人抓得越凶，我们闹得越狠。我们同敌人是誓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绝不能指望敌人发善心；第五，更要紧的是培育斗争骨干，扩大我们的游击队，加强斗争，把谷敬文拖住。支援红军大队进入四岭山，支援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

史太昌短短的讲话，给游击队员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斗争图景，大家听了十分振奋。

“史队长，你快些分配任务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高飞已经耐不住地要行动起来！

“对，快些分配任务吧，心里明确了，干起来劲头就更大了，信心也更足了！”朱惠松热烈地说。

“详细的行动计划，各组先回去开个会，研究出个方案来，然后经过县委批准，就开始行动。关于搭救被捕群众的事，是当务之急，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高飞、朱惠松你们两

个组，首先把朱家畈和黄家湾的两个保长除掉，这是两个最坏的家伙，特别是黄家湾的黄老四和二古董，我们已经有三个革命同志葬送在他们手里了。除掉最坏的，别的保长就会老实些。然后以红军游击队的名义给各保甲长送一封信，叫他们对被捕群众的后果负责，否则，朱家畈、黄家湾两个保长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散会后，已是深夜时分，屋子里只剩下史太昌和少平二人。松明的火光闪动着，在墙上映出了父子二人高大的身影，史太昌说：“这次回南屏山的任务很重，路上要千万小心，不要看到敌人手就发痒。眼前把信送到，比杀几个敌人重要得多。革命是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绝不是一冲一拼就行的！”

“这我知道。”

“天不早了，”史太昌深情地看着儿子说，“你明天还要走路，早些歇着吧！就在我的床上睡吧。”史太昌把少平带到茅棚的里面去。

少平看见两条木板架起的床，根本睡不开两个人，便疑惑地问道：“爸爸，你呢？”

“我还要到另外的几个游击组里去看看。”

“这么晚你还要走吗？”史少平亲切地看着父亲的苍老了的脸，激动而温存地说，“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啊。这半年你可是老多了！”

“没关系，”史太昌哈哈地笑了，“革命者不怕脸上皱纹多，只要心不老就行。这半年我倒觉得比过去变年青了！等

革命胜利了，那我就变得更年青了！你睡吧！”

少平睡到床上，他听着爸爸那坚强有力的脚步声穿过营地，渐渐消逝在山风呼啸的深山之中。

第十六章 决 策

—

当史少平带着县委的信件，十分谨慎地向南屏山进发的时候，吴可征在彭医生和当地群众的护送下，到达了南屏山。他的伤口虽然还没有愈合，但是，他那旺盛的革命斗志却使他容光焕发、精力充沛。他的回队，使整个部队欢欣鼓舞。许多新战士虽没有和他见过面，但从郝大成的介绍中，从老同志们的议论中，他们已经熟悉自己的党代表了。

郝大成得知吴可征回来了，奔跑着向吴可征迎了过去。

这两个战友虽然只有十几天没有见面，却象分离了许多年的亲人一般，一见面，就不顾通常的习惯，毫不约束奔放的感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老吴！”

“老郝！”

他们同时叫了对方一声，再也说不出什么更能够表达深厚感情的字眼了。他们的血在欣喜、振奋中沸腾，他们的心在激动、幸福中狂跳。他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沉静，他们需要在沉静中仔细地体验一下相见的甜蜜滋味。他们拥抱

着，全身在激动中微微地颤抖着，不知用什么方式更能表示他们的喜悦。

他们同时打了招呼，虽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包含着多么亲切的深情啊；包含着多少久别后的思念、牵挂、体贴啊；包含着多少重逢后的喜悦和幸福啊！

在缓了一口气之后，他们松开了对方，互相打量着。

“老吴，你的伤口还疼吧！”

可是吴可征没有回答郝大成的提问，他看着郝大成那瘦削的脸，心里一阵难受。他的嘴唇张了许久才说：“老郝，你瘦多了！把你累成这样，……”

“哪里能说到累？没有你在，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总怕这副担子挑不好，总觉得肩膀还不太硬！……快，到大队部去休息一会，咱们再谈。……”

他们向大队部走着，吴可征还不能走过远的路。郝大成要搀扶着他，但吴可征却拒绝了：“老郝，我能走，你扶着我，叫同志们看了不好。黄国信同志怎么样？怎么没见他呢？”

“他这几天身体不好，也许他还不知道你回来呢。”郝大成说，“我们狠狠地斗了一场！”

少英、四楞和战士们全都跑来迎接党代表，吴可征和郝大成的谈话被打断了！彭医生对迎面奔跑来的人群嘻笑着说：“你们这些横冲直撞的莽家伙，不要和党代表握手了，党代表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碰坏了我找你们算账！”

但是欢腾的人们，谁也没有听他的。

吴可征看到部队的扩大和朝气蓬勃的景象，激动而又兴奋地说：“噢，噢，这么多不认识的新同志啊！”

王尚青已经把党代表的住处和饭菜安排好了。他冲进人群，大声地嚷着：“大家有话以后再说，现在我要把党代表抢走了。”接着他拉着吴可征说：“党代表，快去吃饭吧，然后好好地睡一觉，我给你站着岗。”

“你是要关我的禁闭啊！”吴可征笑笑说，“我怎么没见罗雄他们呢？”

“他带着一个分队下山搞枪去啦！”王尚青扶着他拨开人群，想让党代表早一点去享受一下他安排的“舒适的环境”……

这时黄国信披着衣服向吴可征走来，远远地说：“老吴！回来了！没有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

他和吴可征握着手，问了几句伤情，然后说：“你伤好了，我倒又病了。”

“你好好休息吧！”吴可征关切地说。

“你回来就好了，”黄国信带几分伤感地说，“部队工作我可以不管了！”

“不能这么说，”吴可征真挚地说，“争论归争论，我们都是党员，我们都应当服从真理，服从革命的利益，不怕犯错误，有错误改了就好，心情要舒畅。”

“思想不通，心情怎么会舒畅呢？我也是一心一意为部队为革命着想嘛，唉！”黄国信委屈地叹了口气说，“你先歇着吧，我们以后再谈。”

“好吧！你也好好休息一下。看到部队有了发展，情绪这么高涨，我很高兴！”吴可征说着，和迎接他的人群向大队部走去。

吃过饭后，吴可征全神贯注地听郝大成介绍打汤三碗子，扩大红军的经过；部队发生的问题，同黄国信的斗争；派黄希才去找县委，派史少平去九里十八坪执行任务；周枫林、杨继五同志的牺牲；追认周枫林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以及了解到的四岭山的各种情况。他两眼一直盯着郝大成那质朴、坚毅的脸。他突然有一种十分鲜明的感觉：郝大成的形象和他们最初相见时是一样的，但又有多大的不同啊！就象是一棵树，枝还是那样的枝，干还是那样的干，叶还是那样的叶，但它却不断地增长着年轮，变得又粗又壮又高又大了！郝大成的这张脸，他是非常熟悉的，却又感到有些陌生，他似乎在这张脸上发现了新的内容！他那高贵的革命品质，在艰苦困难的磨炼中闪出了更加夺目的光彩！

“你们做得很对，很好，很有成绩。”吴可征听完郝大成的简略的介绍后说，“特别是对黄国信的斗争，这是党内的原则的斗争，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大事，丝毫也含糊不得。没有什么奇怪的，要取得革命胜利，就得同敌人斗，同错误主张斗，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就不可能前进！”

“可是我觉得做的还不够。”郝大成深思地说，“我想今后革命力量越发展壮大，我们的担子就越重，我们碰到的困难就越多，遇到的问题也越复杂，我们还得加倍地学

习才行。我生怕哪一点做错了，给革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既然党给我们这副担子，我们就应该把它挑好！”

吴可征几乎是以惊奇的目光，看着郝大成那刚毅、智慧、深沉、热情的脸。他的胸膛激烈地跳动起来，心想：他的心胸是多么开阔啊，为革命用尽了力气，呕尽了心血，毫无一点私心杂念，整个身心全扑在革命上面。他想得多么远又看得多么深啊！吴可征为有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心中充满着敬佩、欣慰和信任，不由地带有几分冲动地说：“老郝，你为党做了多少工作啊。”

“老吴，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郝大成激动地摇着手，“你可不能这么说。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指挥员，我做得太少了。我总觉得，革命给我们的是大海，可是我们给革命的呢？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啊！……”

“老郝，‘革命给我们的是大海，我们给革命的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这句话说得好！……”吴可征由衷地赞叹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完全献给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啊！”

郝大成思路一转，问道：“老吴，我派黄希才同志去找上级党取联系，已经去了十来天，至今不见回来，该不会碰到什么意外吧？少平同志也应该回来了。”

“现在敌人白色恐怖很严重，很多线索都断了，不知道联络的方法和暗号，找党是很困难的。我看再过几天不回来，就继续派人去找！一定要取得党的指示。但是，我们不能等待，我们一定要积极开展工作。我们要努力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要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争取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只要我们一心为了革命，就是犯点错误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凡事物总有个认识过程。就拿科学实验来说吧，有的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才取得成功，何况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是复杂，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郝大成又向吴可征仔细地介绍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训练情况，谈到了他进四岭山的设想。吴可征想立即召开支部委员会研究这个重大问题。但在郝大成的竭力坚持下，会议推迟到第二天召开，好使吴可征得到充分的休息。两个战友争执了半天，吴可征到底没有拗过郝大成。

二

吴可征在草铺上躺下来，他摸了摸里表三新的被褥，问在旁边照应他的王尚青说：“小王，这被褥是打汤三碗子得来的吧？”

“是啊，这是大队长特意给你预备的。他说，‘小王啊，党代表很快就要回来了，他的伤不会就好利索的，应该想法叫他休息得好一些啊。’我啊就灵机一动……”王尚青顽皮地嘿嘿笑了起来。他觉得党代表睡在他铺设的绵软的草铺上，打心眼里高兴，比自己睡在上面还舒坦。他看看吴可征脱下的破旧的便衣，准备拿了去洗。

吴可征说：“小王，别忙。我躺下也睡不着，好久没见面

了，咱们好好地谈一谈。”

小王高兴地在草铺边上坐下来，他很喜欢同吴可征谈天。他觉得党代表说话又亲切又热情，浅显的话语能说出深刻的道理，容易懂，容易记，又发人深思。

“小王，你看，你的军衣都破得露了肉啦，为什么不补一补？”

王尚青不好意思地看看臂肘和膝盖上的三角窟窿说：“郝大队长批评我懒，宋少英硬要帮我缝，可是我另有打算。”王尚青就象和亲人拉家常一样，说起来就没个完。

“你有什么打算啊？”

王尚青神秘地笑笑说：“快发新军装啦！”

“哪来的新军装？”

“大队长没来得及和你说，打汤三碾子，得了很多布。大队长已经和纪松田说好啦，用草木灰加上‘驴驹子嘴’（一种能染色的野草）一染，请老乡们帮忙，一做就是三百套……”

“哟，做那么多？什么时候能做出来？”

“大队长的打算我知道，咱们不是要进四岭山吗？队伍不扩大还行？开头纪松田叔叔找来了两个裁缝。大队长说，‘做什么事都要依靠群众，叫裁缝做个样子，然后发动妇女们做。’依我看，用不了多少天，就能做好。”

“发了新军装，旧的不补啦？”

王尚青听出党代表的语意，惭愧地笑笑说：“看我，一心盼着新军装，就把艰苦朴素给忘啦！给你洗完衣服我就

补。”

吴可征在草铺上翻动了一下，伤疼仍在折磨着他。他用商量的口吻说：“小王，这些被子应当给彭医生送去，留给伤病员同志们盖。我已经好了，你不能拿我当伤病员照顾啊。今天就不换了，明天你就……”

“不不！”王尚青撅起嘴来抗议道，“郝大队长不同意，伤病员们也不会同意！”

吴可征笑笑说：“我看，首先是你不同意！”

“对，”王尚青承认说，“我不同意。你不知道，你受了重伤以后，大队长有多着急，有多难受啊！……”

吴可征说：“这我知道，可是，我们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还需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养好身体是对的，把思想养娇了可是很危险！”

王尚青机灵地说：“好，等你的伤好了，我就给你换！”

“这事咱们以后再说，”吴可征不愿意过分勉强王尚青接受自己的意见，便陡转话题，亲切地问道：“小王，这些日子学习怎么样？”

一谈到学习，王尚青劲头就来了。他兴致勃勃地说：“学习，少英抓得可紧啦。她规定我们每天都要挤时间学习，把学习的内容学通弄懂。我天天都超额完成任务。”然后他忍不住自豪地说，“少英说给我加上点载，叫我当了小先生啦！”

“你的劲头不算小啊！”吴可征看着这生气勃勃，天真烂漫的小战士，由衷地感到高兴。

“这劲头啊，我是从大队长那里学来的。郝大队长多忙啊，可是他那个刻苦劲真叫人佩服。他对我说，‘小王啊，干革命没有革命理论不行啊。学习革命理论也是战斗，要拿出冲锋陷阵的劲头来，学一个文武全材！’……”

“大队长说得很对。学习嘛，没有向敌人冲锋的劲头是学不好的！”吴可征忍不住夸赞这个天真纯正、积极上进的战士说，“你这股学习的劲头很好。”

“可是学习成绩，”王尚青不好意思地说，“大概不太好！”

“怎么不好法？”

“有一天，宋少英和我说，人是猴子变的。”王尚青忍不住笑笑说，“我不同意，这谁也没有见过。我争不过她，本想等你回来给我们评评理。可是郝大队长说，‘小王啊，你傻争个啥？宋少英说得对，你得好好学习。’……”

吴可征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还有哪些地方不够呢？”

“大队长叫我写个入党申请书，可是我写了四五遍了，就是写不好，真急死个人！”

“急什么呢？”吴可征觉得这个小战士很有意思，他有意让这个年青人敞开他明净、纯洁、火热的内心。

“怎么不急呢？我一生下来，脖子上就挂着个苦水瓢，从七岁起就拖着打狗棍子到处讨饭，流着眼泪到处唱，可就是不懂得天下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参加革命了才知道一点，这叫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本想把这些想法写到申请书

里去，就是写不清楚。还有，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我见过，国民党白狗子我见过，他们都是一个山窝子里的狼，可是那帝国主义我没有见过，不知道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为什么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合起伙来祸害我们！”

“小王，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可见你学习还是很动脑筋的。我打个比方说吧，咱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国就象是一条破旧的大海船，那些帝国主义就象大大小小的江洋大盗，他们扑上船来，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东西。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就不断地来欺负我们，强迫中国订立很多不平等条约，逼我们赔款，割我们的地盘，他们取得很多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

“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就和中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他们互相依靠，狼狈为奸。那些土豪劣绅、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的狗奴才，帝国主义就是他们的洋财东。”

“可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自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那一天起，中国人民就拿起刀枪来和他们斗争！过去那些斗争都失败了，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小王啊，今天我们有了马列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毛委员给我们指出的井冈山道路，我们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并且一定能够把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改造、建设成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吴可征这样认真恳切的谈话，使王尚青很受感动。他深深感到党代表并没有拿他当不懂事的小孩子看待，也没有居高临下地教训他，使他感到分外亲切。他的心一下和党代表贴得那样的近，但他找不到确切的语言说出他的感觉，只是说：“党代表，你看，我真不好，光顾和你讲话，就忘了你累了。党代表，你睡吧，我走了！”

吴可征和王尚青倾谈着，丝毫没有睡意。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吴可征的心境正是这样，看到部队的发展壮大，想着未来的光明前景，他的精神处在极度的兴奋中，他那消瘦的脸上，泛着喜气洋洋的红光。王尚青的天真烂漫的想望，使他感到，不仅队伍在发展壮大，而且战士也在成长，就象那鲜嫩的幼苗，伸展着枝干，眼看着就要长成大树！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他又感到部队还需要大大发展，战士的政治军事素质还需要大大提高，党的组织需要不断扩大，战斗力需要大大加强。这需要很多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行，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伤疼和疲倦，从草铺上爬了起来，一边披衣服一边说：“小王啊，我要到分队里去，看看同志们，跟他们谈谈心！”

三

吴可征到达南屏山的第二天，就召开了支部委员会。

支委会，除史少平外，还有罗雄没有参加——他在大前天奉郝大成的命令，带着一个分队到几十里以外的一些寨

子上，去缴地主豪绅家里的枪，因为新来参加红军的几十个同志，急需武器来装备。

支委会开得活跃而且热烈。根据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大家认为到四岭山区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合适的，于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四岭山的情况，进四岭山的策略和准备工作。吴可征说明了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之后，首先请黄国信发言，看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黄国信说：“派去和上级党取联系的同志还没有回来，不知上级是怎么看法。如果上级指示精神和我们会议的决定有出入怎么办？为什么不可以稍等几天？”

郝大成说：“我们是很需要上级的指示，但是，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应该主动提出建议，错的，我们改正；对的，我们就要坚持。革命的组织原则，是为革命利益服务的。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和上级联系，请示工作；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开展工作。……”

“这可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哟。”黄国信轻声地说。他估计他的意见不会得到会议的支持，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那个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也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宋少英寸步不让地说，“你就要我们执行，难道那就不是组织原则问题了？”

“我不和你辩论！”黄国信反感地说，“还是按可征同志提的问题研究吧！”

“那么，我们准备什么时候进四岭山呢？”有人心急地

问。

“这要看我们的准备工作，准备得越快越好，越充分越好。”吴可征说，“我看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吧，先谈谈四岭山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宋少英说：“到南屏山来之后，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是不是请大成同志先讲一讲，然后大家再讨论补充。”

吴可征说：“这个意见很好。”然后他对郝大成说，“老郝，是不是你先讲一讲啊？”

“也好，我先说说，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还可以补充修正。昨天晚上，我想了大半夜。四岭山区的政治军事情况很复杂，我们虽说做了很多调查，可是四岭山我们并没有进去过。我也只能说个大概的情况。毛委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进四岭山，首先就碰到这些问题。我们进去以后应该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应该孤立谁，打击谁？……”

接着郝大成分析了四岭山的三股力量：

第一种力量，就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并且起来和土豪劣绅作过斗争的革命群众，情况和汤家楼乡差不多，党组织虽然被破坏了，可是党员还在积极地活动，力量比汤家楼乡还要强大些。这是我们扎根的土壤，这是我们依靠的力量，是我们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根基。在敌人残酷的镇压和

摧残下，这股力量目前还很弱，处于潜在的状态，有待我们去发动去发展。一旦我们进去，积极地展开群众工作，就象干柴上撒上火种，很快就会猛烈地燃烧起来；

第二种势力，就是周威的齐心会，这是以“防匪保家”为名成立起来的一股农民武装。周威和豪绅有矛盾，但宗族观念很重。齐心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劳苦群众，这是一股我们应该争取的力量。当然敌人也要和我们争夺这股力量，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加紧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这股力量是一定可以争取过来的，是会转变成革命力量的；

第三种势力，就是周武的民团和当地的封建势力。周武的民团中搜罗了一些地痞流氓惯匪，是极其反动的。它不仅和谷敬文勾结，和任中元串通，它还会得到国民党新军阀的支持，……在这样的敌人面前，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艰苦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要有许多回合的较量。对敌斗争的胜利绝不会轻易取得，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要有相当长的过程。……

郝大成分析了四岭山区这三股力量后，提出了当前迫切要完成的两项任务，一是壮大自己，二是了解敌人。他说：“就我们本身来说，我们的力量虽然比突围时加强了，但还是薄弱的，新战士增多，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待提高。只有在政治、军事素质提高之后，才能担负发动群众和对敌斗争的任务。同时，还要和四岭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取得联系，这样，我们进四岭山就能得到他们的配合和支

援。如果在这方面准备得不充分，不用说进不去，就是进去了也站不住脚，弄不好还要被挤出来，这是一；再就是要了解敌人，我们必须派人进四岭山去，把四岭山的地形、民团的力量和部署了解清楚；齐心会对红军进四岭山是什么态度也要了解清楚，……”

“这很必要，”吴可征补充说，“我们应当积极准备，加强红军力量，创造进入四岭山的条件，进一步做好联络工作和调查研究、侦察工作。这次进四岭山政策和策略性是很强的。”

“我很同意大成同志和可征同志的意见。”宋少英说，“我们应该把四岭山的政治军事和三种势力的情况了解清楚，这样才能更好地确定我们的对策。”

黄国信抢着说：“我坦白地说，目前我们是进不了四岭山的！即使进去了也是站不住脚的。退后一步说，即使站住了脚，国民党肯定会派大部队来围攻的，那就不是一个团一个旅，很可能是几个师！”黄国信振振有词地继续说，“那我们怎么办？又得走九里十八坪突围的老路，敌人肯定会跟踪追击，我们又得到处流动。由于目标太大，就没法摆脱敌人，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再来一次白马山峡谷式的突围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分散隐蔽，缩小目标，就成了保存革命力量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可能有的同志说我的估计太悲观，可是事实如此。”

宋少英尖锐地反驳说：“说来说去，你就是对走井冈山的道路，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信心。”

“是的，到今天我还认为建立根据地只不过是幻想！”黄国信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不！绝不是幻想！”吴可征斩钉截铁地说，“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和兴旺，雄辩地证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发展革命力量和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郝大成深思熟虑地说：“我认为这次争论是上次支部会议的继续，这是必要的。我想用这样的事实来回答黄国信同志提出的问题，首先分析一下敌情：就四岭山内部来看，只有周武一个民团，虽说也有一定的力量，但是，他们没法和红军的战斗力相比。再说四岭山周围地区，东南面是九里十八坪，谷敬文的保安团力量是强一点，但他被太昌同志领导的游击队拖住了腿。任洪元旅有两个团北调参加军阀混战，只有一个团留在史家坪，即使能抽，也抽不出很多力量来。我们现在的南屏山地区，原来敌人统治就很薄弱，我们把汤三碗子打掉之后，反动势力更大太削弱了。四岭山西面的西屏山区，虽有任中元的一个保安团，他也可能进攻四岭山，但是他是齐心会的死对头，这两股力量可以抵消，同时，西屏山区也有党的活动，也受过大革命的影响，任中元也有后顾之忧。四岭山北面是连绵数百里的北荒山，敌人来围攻时，我们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再看看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人，在较短时间内，我们完全可以扩大到二百人，汤家楼乡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就是我们的后盾，在四岭山内部，因为有党的组织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不会很慢，如果我

们有二百人的红军力量，再加上广大群众的支持，即使我们不能马上把周武的民团打垮，但是要站住脚是毫无问题的；九里十八坪的红军游击队也有发展，九里十八坪人民的斗争也会加强；西屏山区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也绝不会等待，他们也会把任中元拖住，如果我们进了四岭山站稳了脚，我们可以和西屏山区革命力量一起夹击任中元。

“目前的新军阀混战，正是我们进入四岭山的好时机。全中国，在井冈山道路的影响和指引下，大大小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都会建立起来的。敌人顾了东就顾不了西，给敌人个五马分尸！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红了一山又一山，千山万山都红遍！……”

“对！我们是充满信心的！”宋少英兴奋地说。

“有信心当然很好！”黄国信苦笑一下说，“现在争论也无用，全是空话，还是走着看吧！”

吴可征说：“大成同志讲得很好，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看见敌人！我们更要看到革命的力量！看到革命的群众！关于四岭山能不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已经很明确了。不同意的当然可以保留意见。看同志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姚光明说：“齐心会能不能争取，我觉得很要紧。听说周威和周武是同族兄弟，虽说经历不大一样，但他们毕竟是一家人，要争取他倾向革命，怕很困难。”

宋少英说：“我认为姚光明同志的意见有对的一面，可是不够全面。我们应当看到周威和周武的家族关系，充分

估计到困难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周威的出身和经历完全和周武不同，他没有家产，不是土豪。他参加过义和团运动，他和周武完全是两种人，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我对争取周威还是有信心的。”

“这一点我倒同意宋少英同志的意见，”黄国信说，“进去进不去，站住脚还是站不住脚，姑且不论。对于进四岭山依靠谁这一点上，我倒认为争取周威应该是工作的重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击四岭山内外的敌人！要打击敌人靠什么？靠武装力量！谁有武装力量？周威！如果我们把周威争取过来，我们从南屏山向北打，周威从黑蛇岭和伏虎岭向南攻，用内外夹攻里应外合的方法，必然置周武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进四岭山是比较容易的！”黄国信说完，用得意的目光扫视着会场。

“我的意见可不是这个意思，”宋少英立即回答说，“我是说，就争取周威这一件事来说，是应该有信心的。绝不是说争取周威就比发动群众重要。这是两码事！不能说一就忘了二，更不能说二，就忘了一。”

“是的！”郝大成接着说，“争取周威绝不是依靠周威。依靠群众和争取周威的关系是主次关系，绝不能颠倒，这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依靠群众，就忽略争取周威，更不能认为争取周威，就忘了依靠群众。既要严格分清主次，又不能只要主不要次！对于争取周威的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看：首先我们依靠群众，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力量壮大了，才更有利于争取周威，如果不依靠

群众，不发动群众，只把注意力放在争取周威上，周威反而不容易争取过来。

“单就争取周威这件事来说，也还有个群众观点问题，我们争取周威，并不是争取周威本人，而是着眼于齐心会的群众，去做齐心会群众的工作。齐心会会员大都是穷苦的山民，只要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是一定会站到革命这一边的。至于周威本人，能争取过来当然更好，就是不能争取过来，也是无关大局的。……”

吴可征说：“大成同志的意见是很对的，我们的主要精力和工作，应当放在发动群众上，一切工作着眼于群众，这个观念要非常明确才行！当然，我们进四岭山之前，人还没有进去，大量的发动群众工作还是要依靠当地的党组织。派几个人进去做做联络工作，侦察一下敌情，先做一些周威的工作，以争取他暂守中立，给我们进四岭山创造便利条件，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进到四岭山以后，主要力量应当放在发动群众上，只有充分发动了群众，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才能更好地争取周威！总之，进四岭山区要切实注意政策和策略。是敌人我们就坚决打击，是朋友我们就努力争取。我们不怕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不能孤军奋斗，不加区别一概打击是不对的，……就是对敌人也还要分清主次，利用他们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孤立和打击。……”

郝大成接着说：“我们对齐心会的争取，应该充满信心，毛委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里分析游民无产者时说得很清楚：‘……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

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问题的关键就在引导得法上。根据目前我们了解，齐心会的成员大多数是贫苦山民，有一部分骨干是游民无产者，比起‘三合会’‘哥老会’和‘大刀会’来，要好一些。我们应当不怕困难地去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去争取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变成一种革命的力量。……”

罗雄带领着下山的分队，回到了南屏山，正在紧张热烈地进行的会议被打断了。

罗雄满脸挂着汗珠，负伤的胳膊用布条吊在胸前，身挎五支缴获的短枪，风尘仆仆地站在参加支部委员会的同志们面前。

第十七章 南山口的战斗

罗雄带着一个分队，化装成猎人樵夫，到离南屏山几十里外的一些大山村里，去起一些地主豪绅家的枪。他们事前做好调查了解，哪家地主家里有枪，有多少，然后用夜间突袭的办法，潜进地主家里，强迫地主把武器交出来。这一任务，他们完成得可以说十分出色。三天之内，他们竟缴到了五支短枪两支长枪，还有将近三百发子弹。他们连夜往回赶，在拂晓时分，到了白云山下。

部队进驻南屏山后，罗雄这是第一次下山执行任务，就象出笼的鸟儿，恨不能展翅飞上天去。一向喜欢打硬仗打恶仗的罗雄，捞不到仗打，真是把他憋坏了，急疯了。这次下山，打几个地主，缴几支枪，对他来说简直是饿汉嗑几个瓜子吃——太不过瘾了。又象喝惯了浓茶的人吃白开水一样，真是淡而无味。

那高入云霄的白云山，在晨光中显露出来，峥嵘巍峨，雄伟异常。

罗雄指着白云山兴高采烈地说：“有朝一日我们进四岭

山的时候，要好好地干他一家伙！”

“听说周武的民团怪厉害的。”王永祥说。

“我就是怕他们不厉害，”罗雄豪放地说，“和那些一碰就垮的敌人干有什么味道？我就担心他们不经敲打。小王，就拿下棋来说吧，棋逢敌手，那才有劲头！”

他们边说边走，来到了南山口附近。赵铁牛说：“中队长，前面就是南山口了，我们照直走还是绕道走？”

“为什么绕道走？”罗雄粗声粗气地说，“南山口有老虎还是怎么的？”

肖应良说：“人们把四岭山吹得挺玄的，我们到南山口见识见识也好。”

“同意，同意！”陈大雷兴致很浓地赞成着。

罗雄的心早被说动了，可是他却故意绷着脸说：“你高兴什么？又不是叫你去打仗。大家不要嚷嚷，都给我注意一点！”罗雄把手一挥说，“跟我走！”

于是他们向北一转，就踏上通白云山的大道，走了二里路的光景，就到了一条十分宽阔的山谷口上。这时谷中的淡青色的晨雾还没有散尽，白云山的陡壁深壑、奇松怪石，在薄薄的晨雾中，更显得虚无缥缈，使罗雄这个生长在山区的人，也惊叹不止。四岭山果然是名不虚传！

罗雄等人，走走停停，边走边看。忽听肖应良说：“后面有人！”

罗雄回头看去，果然发现身后有一伙人尾随着他们，也跟进山谷中来。罗雄低声命令道：“准备战斗！”

分队的战士们全都持枪在手。晨雾已经快要散尽，只剩几团淡淡的轻烟在山林间浮动。尾随的人已经来到了身后，共有五个人，他们既不象猎人，也不象樵夫。罗雄想道：“他们是什么人？莫非就是周武的民团？”他正要发问，后边的人却先向他们问道：“弟兄们，劳驾，进四岭山怎么走？”

他们显然不是四岭山的民团了，罗雄更是警惕起来，便反问道：“你们从哪里来？进四岭山干什么？”

“我们有要事找周团总！”

这一伙人把罗雄一行，当成四岭山的民团了。

赵铁牛低声向罗雄说：“他们是九里十八坪一带的口音，说不定是谷敬文派来的呢！”

“准备！”罗雄低声地命令着，然后对那五个身份不明的人说：“不把来龙去脉说明白，你们别想进四岭山！你们没有听说吗？四岭山是可以随便进的吗？”罗雄把手里的二十响掂了一掂。他看见战士们都已经持枪在手了。

“弟兄们，别误会，我们是给周团总送信来的！”

罗雄故意把语气放得缓和些，关切地问：“是谁给周团总的信啊？”

“是谷敬文谷司令的信！放我们进……”

“打！”罗雄不等信差说完，首先向他们打了一梭子弹，接着一阵弹雨洒落在五个人的头上。五个信差还没有弄清对方是谁，就一齐倒了下去。

“搜信！”

罗雄简短地命令着，冲到五个信差躺着的地方。信，搜到了，是谷敬文给周武的亲启信。每人身上还带着一支短枪。

“今天运气真好！送上门来的便宜货！”

“多干几场才痛快哩！”

二

战士们正在为意外的胜利而欢欣庆幸的时候，从白云山上打来了一枪，揭掉了一个战士的斗笠，子弹在石头上碰了一下，铮地一声飞到远处。

罗雄向山上一看，见山崖上露出几个人头来，他们向罗雄大声喊道：“你们这伙强盗，敢来白云山拦路抢劫，把枪放下饶你们活命！”

“砰！”又打来一枪，子弹从罗雄耳边飞过去！

罗雄勃然大怒，对着山上骂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有种的站出来！”

“砰！”又一枪打过来，算是回答。

罗雄抡起枪对准山崖缝中几个钻动的脑袋打了一个连发。一个被打中的团丁沿着山崖滚了下去。罗雄把枪往后一摆，对分队的战士们喊道：“跟我冲！”

这场小小的遭遇战，是罗雄所没有想到的。南山口上民团向他们打枪，向南山口冲锋，结果将如何？会引起什么后果？更是他没法预料的。

战士们好久没有打仗了，这时就象饿虎扑食一样向山上冲去。

冲了一阵，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只是零落的冷枪不断地打来，有的战士被打伤了。罗雄象被激怒的猛虎，一个劲地向山上冲。山谷越来越窄，山路也越来越小。两边壁立的巉岩，把宽阔的青天切成了一条蓝湛湛的天河。奇形怪状的岩石缝中，杂树横生。有些岩石象巨大的磨盘石碾，悬在头上，好象立刻就要倾倒下来。溪涧的湍流在空谷中发出隆隆的轰响。战士们都瞪着惊讶的眼睛，望着这些景象，暗自赞叹着：“好个险要的地方啊！”

再向前走了一段路，就不能前进了，丛林荆棘布满了山崖。罗雄怕迷了路，又从原路折回，好容易在峭壁上找到了一条向上攀登的蛇行小径。这条山径，不经仔细辨认，就很难看得出来。

罗雄命令战士们选好地形，在原地等他。他带着陈大雷、赵铁牛和王永祥三个战士上山侦察。他知道，如果十二个人全挤到小山径上是很危险的，只要上面掀下几块大石头，他们就会被砸到山沟里去！在这种地方，纵有老虎的胆量、狮子的力气，也是毫无办法的！

“仔细向四下里看着点！”罗雄对身后的战士嘟囔着说，“他娘的，这种鬼地方真少见！”

他们攀爬了一段路，上面又开始平坦些了。

“站住！举起手来！”

从岩缝里传来叫喊声，但看不见人，只见浓密的树丛中

有几杆长矛晃动了一下，又隐没了。

罗雄见这些团丁没有枪，便对赵铁牛和陈大雷说：“快跟我上，活捉他几个兔崽子带回去。”

“叭！叭！”枪声又响了，两枪都打在他们身边的岩石上。这两枪证明了，民团的步枪很少，而且缺少基本的射击训练。

牛角号突然呜嘟嘟，呜嘟嘟地响起来了。丛林中，岩石后，晃动的影子又增多了。

罗雄估量着，少说也有十五个人。他们停止了前进，伏在岩石后等待着第一个露头的人，心想：“只要你一露头，我就给你一个盖！”

就在这时，他们前面和左、右两面同时响起了喊声：“交枪吧，你们跑不了啦！”

陈大雷说：“中队长，他们在包围我们！”

“快，你们三个向后撤，我来掩护！”罗雄已经感到处境的危险。如果民团稍懂一些战术，那他们非要吃大亏不可。

“中队长！你先走！我掩护！”赵铁牛说。

“快！这种时候还罗嗦！”罗雄一面发着脾气，一面向爬到最前面的团丁开了一枪。那个团丁向旁边滚动了一下，但仍然继续向前爬。

“没有打中！”罗雄懊恼地想。

爬近的团丁猛然蹦起，向罗雄扑来。罗雄一枪把他打翻了。这时一杆长矛向罗雄的胸部直刺过来，罗雄急忙把身子一偏，矛头从他的腋下，透过衣服贴着肋骨穿了过去。

这个团丁由于用力过猛，两脚失去平衡，正撞到罗雄怀里。罗雄被撞得倒退了一步，想不到被身后的石头绊了一跤。当他跌下去的时候，一颗子弹正从他的头上飞了过去。

罗雄和团丁抱在一起翻滚在地上，他的驳壳枪意外地嵌在石缝中。他用一只手和团丁搏斗，空出一只手去拿枪，却没有想到团丁趁他一只手的时候，死死地卡住了他的脖子。罗雄只好放弃了摸枪的打算，用足力气把团丁翻了下去，然后抱起他的脑袋向石头上一碰。团丁当即就死了。这时一杆长矛正刺向他的后心。罗雄并没有发现这一致命的危险。但是当矛头刚刚触到他的脊梁时，却又无力地缩回去了。原来赵铁牛看到这一暗算，立即向偷袭罗雄的团丁打了一枪。

陈大雷和王永祥也没有按照罗雄的命令撤下去，他们和几个团丁在搏斗，因为他们背后就是那条陡峭的山径，团丁没有办法绕到他们身后形成包围。

罗雄顺手摸起一杆长矛，刺倒了一个团丁。他已经看出，再拚下去不但毫无意义，而且非常危险，说不定团丁的援兵很快就会到了！

“快退！快！”罗雄一面用长矛抵抗着，一面喊。

在埋伏在山路口的八个同志的掩护和接应下，罗雄、陈大雷、赵铁牛、王永祥带着满身血迹撤了下去。

罗雄的腋下渗出血来，赵铁牛几次想给他包扎，都被他粗暴地拒绝了。

“走开！我没有受伤！叫他娘的癞皮狗咬了一口！”

久经战阵的罗雄，在不利的地形下，竟被民团戳了一下，这大大地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浓黑的双眉结成一个疙瘩，好象只有用这肉体上的伤疼，才能减轻他精神上的痛苦。他用从胸膛里喷出来的声音向着白云山发誓般地说：“我要踏烂这个南山口！”

三

支部委员会暂停下来，听取罗雄关于白云山南山口战斗情况的报告。

“我们截住了五个给周武送信的人，”罗雄叙述了同谷敬文信差遭遇的经过，“我们正在搜信，民团就向我们开枪。……”

“信呢？”吴可征急忙问道。

“在这里！”罗雄用左手从布袋里掏出一封揉皱了的信。

吴可征和郝大成立即把信打开，全体到会人员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信上：

武弟大鉴：

别来无恙乎？近闻郝、吴残部在南屏山一带正积极活动扩大力量，此乃祸患之根苗也！

现任洪元之一营，已进驻南屏山下崖头沟一带，弟可派人与其联系，相机进剿南屏山。此举有关四岭山区之安危，望弟竭力辅助，务把共军残部消灭在南屏山中。

周威心高气傲，刚愎自用，冥顽不化，持有政治偏见，使共军

有可乘之隙，恐终为共党所用，务嘱荫叔，多予诱导，设法将齐心会改编。如周威执迷不悟，即应除之！

弟之委令谅不日即可下达。

专致

勋安

愚兄 敬文

×月×日

“这封信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情况，”吴可征看完信后，对郝大成说，“证实了我们的判断。”他看见罗雄还站在旁边，便说，“你先回去叫彭医生给你敷上药，休息休息。这封信很重要！”

“回去休息吧，你这猛张飞，还是粗中有细啊！”郝大成说，“不过你还得动动脑筋，攻南山口有莽撞的地方，给我们进四岭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增加了民团和红军的对抗情绪，周武必然要借此造谣中伤欺骗群众，无疑地民团会警觉起来，同时也还会增加周威对红军的疑虑。……”

郝大成稍稍沉思了一会儿，又说：“但是也有好处，等于对南山口进行了一次武装侦察，了解了民团的战斗力和南山口的地形！”

接着郝大成的注意力就又集中在谷敬文的信上，他说：“好啊，任洪元、谷敬文、周武这些狗崽子们，要合起来跟咱们干啦！……”

罗雄并没有去找彭医生，他好象还有什么话要讲，一听说干，劲头陡然倍增：“大队长！连他娘的蒋介石一齐来才

好呢，咱们跟他大干一场，那才痛快！”

罗雄忘记了伤口，他把胳膊猛力一抡，疼得他咬了咬牙，嘴里啞啦了几声。

“你啊，就是想干个痛快，”郝大成微嗔地说，但嗔怒中又含着鼓励、爱护和赞扬，“该拼命干的时候拼命干，比如打了谷敬文的信差，既消灭了敌人，缴获了武器，又得了谷敬文的信件，这，干得对。可是不该拼命干的时候拼命干，就是莽干，捅漏子，比如硬往南山口上冲，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利。你这个脑袋里啊，就是缺少点策略！”

“大队长！我认错还不行？”罗雄憨直而又顽皮地笑笑。

“你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就瞎认错，”吴可征无声地笑笑说，“也不是真心认错，下次你碰上南山口这样的事，你还是会干的！”

吴可征完全看透了罗雄的心思，此时罗雄就是这样想的：“打一仗，缴获五支枪，还有一封重要的信，吃点批评受点伤，值得啊！”

“进不进四岭山？”罗雄急楞着眼问。

“进！当然进！”吴可征说。

“进就好！别忘了叫我打头阵！”

“那倒不必，我们还不准备拼命！”吴可征说，“老罗啊，要学会从全局看问题，要懂得政策和策略。你想的只是打仗缴枪抓俘虏，可是，我们要的是整个四岭山区！”

“踏平南山口，砸烂狗民团，这就是我的政策和策略！”罗雄抚摸着受伤的胳膊，火气又上来了。

“你那不是政策和策略，是蛮干！”郝大成把谷敬文的信折迭起来，严肃地说，“罗雄同志，你想一想，我们现在连新同志在内，才一百多个人，假使让你带着这支部队进四岭山，你怎么进法？”

“打进去！”

“敢打敢拚的精神不错。但你不想周武有三百人的民团，在南山口上居高临下地跟你干起来，你能打进去？”

“唔……”罗雄想起了南山口的地形和刚才那一仗。

“我看，再给你加上一百多个人，你也攻不进去！即使你攻进去了，那要遭受多大的伤亡啊，要花多大的代价啊！只剩下十个八个的人又有什么用？”

“我有点明白了。”罗雄稍有领悟地说，“南山口那个鬼地方，有力气也没处使！”

“不，你没有明白，”郝大成更进一步地说，“四岭山区还有周威的三百多名齐心会。如果他和周武的民团联合起来一起跟我们干，你有多少力量才能打进去？你又要多少力量才能站住脚？”

“他们能联合？”

“看，政策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政策对头，就会制止他们联合；不讲政策，或政策上犯了错误，就会促成他们联合。……”

“这下子我可彻底明白了！”

“我看你是多少有点明白了，离彻底还差得远呢！”郝大成象剥卷心菜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到问题的核心，“我们进

去要依靠谁？要争取谁？要打击谁？这不是说几句话就懂了的，这里有个群众观点问题，也有个策略问题。即使懂了，能不能做好又是一回事。你说你彻底明白了，我问你，你准备怎么进四岭山？……”

“既然硬打不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罗雄苦笑着说。

“那么四岭山我们还进不进？”

“进啊！”

“怎么进？”郝大成猛追不舍地问，“反正硬打是不行。”

“怎么进？”罗雄腼腆地笑了笑说，“这就是你说的要讲政策策略啊！”

“讲政策策略，这不是我说的，是毛委员说的。他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这些教导，我们都学过，可是你没有学进去！……”

“……”罗雄直直地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了。他只是觉得大队长批评得好，批评得对，就象一杯醇酒，在又累又冷的时候吃下肚去，虽然火辣辣的有些猛烈，却觉得热力慢慢在全身扩散开来，有说不出的温暖和痛快。

“要进四岭山，我们要做多少工作啊！”郝大成似乎是对所有同志说的，“我们要扩大力量，我们要了解敌情，我们要取得四岭山革命群众的支持，我们要争取齐心会，我们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可是这一切都需要有正确的政策策略，都需要做很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如果不讲

政策策略，要取得革命群众支持也得不到，要扩大力量也扩大不了，要争取齐心会也争取不了，要打击敌人也打击不了，要进四岭山也进不了，……愿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你的愿望又是一回事。比方说我们要爬一座高山吧！想爬上去是一回事，可是你四肢没有力气，又不带干粮不带水，不带柴刀不带绳索，又找不到登山的路，净在树棵子里乱钻瞎摸，碰见几十丈深的山沟你能往下跳？碰见几十丈高的峭壁你能往上爬？到头来，山没有爬上去，弄不好还要摔死在山沟里！总的一句话，进四岭山要作充分的准备。”

“大队长，我可真的明白了！”罗雄口服心服地说。

“明白了就好。”郝大成由衷地笑笑，“可不要听起来明白，做起来又糊涂了！”

这时彭医生进来硬把罗雄拉走。支委会继续进行。

宋少英仔细地捉摸着谷敬文那封信上的内容。她说：“谷敬文信上提的那个不日即可下达的委令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把周武的民团改编成他的保安团啊？”

郝大成说：“很可能，谷敬文把他妹妹嫁给周武，就是伸进四岭山的一只脚。现在他当了三县司令了，他还不借机把四岭山一口吞掉？”

吴可征说：“谷敬文不只要改编周武，他还要改编齐心会，胃口真不小，他这封信对我们争取齐心会很有用处。”

郝大成说：“对，我们应该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现在我们是和谷敬文在争夺四岭山，我们一定要跑在敌人前头，让谷敬文这只老狼去嚎吧！”

第十八章 初探四岭山

开完支委会后的第二天，史少平带着县委的信件来到了南屏山。

虽然大家早已知道了史少平完成阻击任务之后，又去九里十八坪的详细情况，但是他的到来，仍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人们通过想象，给他的行动增加了传奇的色彩。

战士们，不管新的老的，全都奔跑着拥到大队部里，把史少平团团围住。

谁不想听一听九里十八坪的消息？谁不想听一听大闹谷敬文“庆功”宴的经过？七嘴八舌地弄得要问的没有办法提问，要答的也没有办法回答，只是闹嚷嚷地响成一片。

宋少英没法挤进水泄不通的人群，只是站在旁边，眼角上滚动着幸福的泪珠，看着这欢乐、动人的景象。

赵铁牛则站在一边憨厚地笑着，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战友归来的喜悦。

郝大成虽然用命令的口吻，叫大家安静下来，回到各自

的岗位上去，但是，他的话却例外地不起作用了。

还是吴可征想出了解围的方法，他说：“大家先回去，让少平休息休息。吃过饭后，我们开一个全体大会，让少平同志把他经过的一切，都仔细地给大家报告一番！……”

这样，人们才在喧嚷声中，恋恋不舍地慢慢散去。

史少平第一次回来并没有上山，所以这次归来，仍然引起很大的轰动。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他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主要的是他带来了一连串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九里十八坪一带的人民并没有在谷歌文的屠刀下屈服，而是在英勇顽强地斗争着；更加主要的是和上级党取得了联系，带来了党的指示信，进一步证实了黄国信的错误；他的到来，还给郝大成和吴可征带来了额外的喜悦：这就是史太昌的情况和田世杰的出现；此外，他还报告了黄希才并未到达县委，以及听到他被捕的传言，这又引起了同志们的担心。

安排好少平的休息、吃饭之后，吴可征、郝大成和黄国信在研究县委的指示信：

大成、可征并国信同志：

得悉你们到达南屏山一带，并积极开展斗争，甚感欣慰。

秋收起义之后，毛委员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的进军，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

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新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

地，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

可征同志到井冈山去找毛委员，革命有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喜事。

我们必须学习井冈山的经验，走井冈山的道路。田世杰同志来县委，详细地介绍了四岭山的情况。县委也同时认真地考虑了你们的意见，认为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四岭山区是很适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你们应尽力开辟。关于进入四岭山的时机和进入的方式方法，请你们根据实际情况自定。

在走井冈山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县委也是有斗争的！一条正确路线的推行，必然受到各种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的干扰，你们要切实抓紧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

现在蒋、桂、冯、阎四派正暂时联合，对张作霖作战，无暇他顾。新军阀的新的混战，正是我们武装割据的有利时机。

革命的烈焰正在各地燃起，革命的力量正在迅猛发展。我们山区各地的革命活动，将逐渐连结成一体，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将来许多块小的根据地，必将连结成大的红色区域。

田世杰同志将从县委直接返回四岭山，发动群众以配合你们进山，带你们派人和他取得联系。

.....

黄国信同志，可按照送信人的路线和联络办法，速来县委汇报工作。

.....

吴可征说：“县委的指示，充分阐明了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意义，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井冈山道路的决心。这封信来得很及时。”

黄国信坐在木墩子上，低头不语。这次县委来信，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怎么办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自己应该采取的对策。要放弃自己的主张吗？他不愿意。并且从县委来信中，看出县委委员之间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他认为他的意见还是有人支持的！但是，现在，在县委已经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见吗？显然更不合适。怎么办好呢？他在思考着，“见风转舵”“大丈夫能屈能伸，能进能退”的处世哲学，使他认为服从县委指示为好，他需要一条退兵之计。他说：“这次县委来信，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育。我是县委的特派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县委的指示。这次回县委，我不文过，不饰非，如实地向县委汇报部队的情况和我们争论的经过，请求县委给我帮助、教育和处分。”

吴可征说：“国信同志表示的态度，我认为是值得欢迎的，至于请求县委处分，我认为这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好好学习，从革命的斗争意志上，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革命的路线上来深刻的检查自己，这不仅仅是思想问题，更不是方法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我希望国信同志这次回县委，能深刻地认识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郝大成说：“我的希望和可征同志是一样的，希望国信同志从根子上挖一挖，要干好革命，就得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才行。……”

“我们应该给县委写个报告，把咱们的工作和今后的打

算汇报一下，好使县委了解全面的情况。这个报告可以请黄国信同志带去。”

吴可征赞成说：“这很好，回头我起个草，支部研究之后就请黄国信同志带去。我认为我们支委会的意见和县委的指示精神是吻合的。……现在我们还是研究一下去四岭山进行侦察和联络工作的人选吧。你们以为谁去好呢？”

“这事我反复想过了，”郝大成说，“你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是绝对不能去的。国信同志要回县委，也是不能去的，还是我去吧！”

“你去？”吴可征一愣，沉思了一阵说，“不，这次去，事关重大，支委会要好好研究研究才行。”……

二

接到县委指示后的第四天凌晨，淡灰色的晨雾里渐渐露出了起伏的群山。吴可征和宋少英站在南屏山通往山下的路口上的老橡树下，久久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郝大成和王尚青挑着铁匠担子向远处走去。曙光照耀着郝大成高大壮实的身影，他挑着沉重的担子，迈着坚定稳重的步伐，向着沐浴在朝阳下的高山，越去越远。直到郝大成和王尚青的身影消失在茫茫林海之中，吴可征和宋少英才转身慢慢地走回营地。

郝大成亲自进四岭山，是不同寻常的，经过支委会的多次研究和郝大成的力争，才定下来。

这次进四岭山负有三项任务，首先和田世杰取得联系，依靠党组织在群众中做好宣传工作，取得革命群众的配合和支援，这是能够立即稳住阵脚迅速扎根的根本办法，是首要而且艰巨的工作。

其次，进行军事侦察。周武民团的实力到底如何？部署怎样？地形如何？文进四岭山是不可能的，只能立足于武进。可是在险恶的地形面前，强攻是不可想象的，除此之外，应该采取什么办法？

第三，要把齐心会的性质和政治态度摸准，同时还要和周威谈判，一方面利用谷敬文给周武的密信，揭露他们互相勾结，妄图铲除周威吃掉齐心会的阴谋，阻止周武对他的拉拢；一方面要做争取工作，即使争取不到他的支持，也要争取他暂守中立，以便我们有时间站稳脚跟。严防周武周威联合起来抵制我们。周威和周武虽有本质的不同，在某些方面也有矛盾，但在宗法、族权森严的山区，周武、周威同宗同祖，这种宗族观念在没有打破之前，周威有被他拉拢的可能。更何况在防止外来势力进入四岭山区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很显然，这次初探四岭山不是一次简单的侦察，而是一次各方面工作相综合的艰巨任务，是为红军进四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铺平道路。这次任务完成的好坏，对进四岭山是否顺利和成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次任务吴可征力争自己担任，但他的伤口没有愈合，支部坚决不同意。在郝大成的力争下，支部只好同意让大队长亲赴四岭山。

郝大成原想带斗争经验较多的史少平同往，但是，史少平正在向全队报告他的经历的时候，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了。彭医生给他量了体温，三十九度五。史少平并不是突然生病的，他在夜宿荒山时着了凉，在回南屏山的路上就已经发烧了。由于他深知赶回南屏山的使命重要，就象一个冲锋的战士，负了伤不觉得疼痛一样，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他战胜了极度的疲倦和病痛。但是，在一阵极端的兴奋过后，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样郝大成就带着斗争经验虽少些，但却十分机灵的王尚青同行。

郝大成和王尚青走得很快，大约在十点钟的时候，他们进了南山口。在阳光下闪亮的弹壳和那岩石上斑驳的血迹，使郝大成联想起罗雄和民团战斗的情景。他们警惕而坦然地向上走着，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地形。

铁匠担子是纪松田送来的，王尚青为了跟郝大成进四岭山，整整学了三天三夜铁匠活，虽然抡大锤把胳膊都抡肿了，可仍然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铁匠。用郝大成的话说，“只能应付应付。”

郝大成进四岭山是经过周密思考和充分准备的。但一向临危不惧的郝大成仍然高度地警惕着，以防出现预想不到的情况。

“小王，离敌人的哨卡不远了，要紧的是沉着。”郝大成嘱咐道。

“大队长，只要和你在一块，我就什么也不怕！”王尚青

充满信心地回答。

“看，你这个‘大队长’，又露了馅了吧？”

“我是说顺嘴了。”王尚青有点不在乎地说。

“这可不行，”郝大成说，“除了大胆沉着以外，还要细心、机警，出错往往是出在粗心大意上。”

郝大成假借休息，不时地停下铁匠担子，仔细地观察着地形。他们右边是一些不规则的悬崖峭壁，间或有一些平坡，但都生满着杂树荆棘，那峭壁有的光滑有的多棱，有的挂满了柔韧弯曲的葛藤。他们的左边，是一道山涧，俯瞰下去，在杂树缝里，偶尔还看见涧底流水的闪光，因为太深，听不见湍流的声响。就在这一边峭壁一边深涧中间，有一条沿着山势曲折蜿蜒、时断时连、时宽时窄的山径直通山口。在这里，郝大成又看到了弹壳和血迹，这里就是罗雄受伤的地方。

“举起手来！你们是什么人？”

郝大成正要抬起挑子的时候，两个团丁，身穿黑色对襟短褂，手持步枪，从树丛里钻了出来，拦住了去路。自从南山口战斗以后，民团的哨兵都换上了步枪，哨棚子里增加了一倍兵力。

郝大成并没有举起手来，泰然自若地指指铁匠担子说：“你们没见过打铁的？”

“你也不打听一下，四岭山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吗？”两个团丁把两个铁匠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并摸了摸他们的身上有没有带枪。

“怎么？你们民团辖区，连打铁的也不让进吗？连四岭山的人也不让进吗？”郝大成故作鄙夷地说，“老兄！不要认错了人啊！”

“老马，我看让他们过去吧。”一个瘦高个子团丁对另一个横眉竖眼的团丁说。

“你他妈的少罗嗦，这两个也许是红军的探子。”姓马的团丁也感到这个打铁的可能有些来历，便白了瘦高个子一眼，然后对郝大成和王尚青说：“走！到哨棚里去！”

他们到了南山口的顶部，在那象是马鞍的凹部的山背上，地势稍现平坦。隘口两边挖有堑壕和简单的掩体。沿堑壕向东走百多公尺，有一间石壁小屋，这就是团丁所说的哨棚了。这里面原来住着团丁一个班，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班。从哨棚向北望去，山势渐低，岗峦起伏，云雾茫茫，似乎有多少奥秘隐藏在其中。

“王大发！来的什么人？”山口上的哨兵问那个瘦高个子的团丁。

王大发并不直接回答，而是问道：“中队长在吗？”

“在打牌。”哨兵简单地回答。

“周中队长！有人要进山！”王大发向哨棚子喊道。

过了一会儿，从小屋里走出三个人来。为首的一个是个拐子腿，他穿一身黑色短打，一排又长又密的布扣子，从领口一直排到下摆，就象开了膛后缝合的针口。一络头发斜披在前额上，嘴里叼着香烟，手里提着驳壳枪，向郝大成和王尚青走过来。他一跛一拐地走到郝大成面前，瞅了一

眼铁匠担子，恶声恶气地问道：“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郝大成一看这个拐子中队长，就知道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他捕捉着拐子腿那狡诈凶狠而又怯懦的目光，揣摸着这个家伙的心理。

“从南屏山来。”

“南屏山？！”团丁们听到这三个字，几乎同时惊叫了一声。

南屏山这三个字非同小可，经南山口一仗，南屏山已变成“红军”的同义语了。

“红军的探子！”拐子腿吃惊地失口喊了一声，条件反射地把驳壳枪举了起来。他在这个威风凛凛的铁匠面前有些胆怯了。

“哈哈哈哈哈，”郝大成看到拐子腿惊慌的样子，大笑起来说，“不错，我是探子，不过，我是去侦察红军的情况的！”

郝大成根本不看拐子腿那伸到他面前的枪口，从容地往堑壕边的碎石堆上一坐，对王尚青说：“肚子饿了，咱们在这里升火做饭。”

周拐子一听又懵了，大声喝道：“快说，你们是什么人！”

郝大成以沉静的口吻说：“我说老兄，你还是把枪收起来好，要是周总指挥知道你这样对待他的人，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声调虽然沉静，却充满着威慑的力量。

周拐子是深知周威的脾气的。为了田世杰的事差一点和周武闹翻。眼前这个铁匠万一真是周威的人，周拐子是不敢负这个责任的。他的枪不由地从郝大成的胸前收了回

去，但仍提在手里，继续追问道：

“这么说，你是齐心会的人了？为什么没见你从这里出去？”

“侦察的路线是周总指挥亲自指定的。这次回来才从你这南山口走一走。”

这时很多团丁已经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你真见过红军吗？他们是不是红头发绿眼睛？”

郝大成摆出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的架势说：“那是瞎说，他们一个个背插大刀，腰挎短枪，身强力壮……都是些红脸大汉。当然也有小个，”他指指正在升火的王尚青说，“有的就象他一般高！”

王尚青对大队长采取的对付团丁的方针已经心领神会，他笑嘻嘻地接着郝大成的话说：“可不是嘛，红军大队部里那个通讯员，正好和我同岁哩。”

“这个小家伙在瞎吹牛！”几个团丁不相信地冷笑着说。

“他们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吧？”拐子腿也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探问着。郝大成那泰然自若的神态，使他把提在手里的枪插进腰里。

哨棚子里的牌局已经散了，都乱哄哄地涌到山口上来，谁不想听听红军的消息啊！

“那是传言，”郝大成向越聚越多的团丁们扫了一眼，以令人不能不信服的口吻说，“放火我没看见，可是杀人，我见过！”

“啊！杀人？”那个叫王大发的团丁骇然地说了一声。

“杀！”郝大成肯定地说，“红军打汤三碗子的时候，我正在汤家楼，那汤三碗子就是叫红军枪毙的！共产共妻那是没有的事，可是分田地、分粮食、分衣裳我见过，那老百姓啊欢天喜地比过节都高兴。……”

“怎么分法？”王大发发生了兴趣。

“谁穷谁苦分给谁。先分给那些挨饿受冻的穷苦人。”

“你是替共产党宣传！”拐子腿忽然醒悟地大声叫道，“你是红军的探子！”

“哼！我要是红军探子啊，就不从这南山口走了。”郝大成从容而又平静地说，“我还正想问你呢，你们白云山的情况早叫红军探了去啦！”

“啊？你怎么知道的？”

“不知道那还算什么探子？”郝大成做出自夸的神气说，“我不是在汤家楼打铁吗？要侦察情况就得和红军接近才行。他们的大队长一看我打铁的手艺不错，就和我商量说，‘你跟我们上南屏山吧，去给我们打些大刀红缨枪，价钱不会亏待你’！我一听，正是侦察的好机会，就说，‘生意人哪里有活干，就到哪里去’。接着就跟他们上了南屏山！我一边给他们打战刀，一边听他们议论。”

“你说说，他们议论些什么？”

郝大成摆出不愿再说下去的样子说：“我们还要吃饭呢，你们这一问耽误我们做饭了。”

王尚青立即会意，他端起铁锅子对团丁们说：“借点水吧！”

“好，给他点水！”周拐子向团丁们吩咐着，然后对郝大成说：“你说！红军都议论些什么？”

“我听到的可不多，那真正的军事秘密，红军也不在我面前说。可是红军对白云山的情况摸得那个细，可真叫摸到家啦，就是你们团丁，哪一个人好，哪一个人坏，哪一个人是什么脾气，连你们的祖宗三代都清清楚楚。……”郝大成想起了郑万春关于民团和王心诚的那段介绍。

“哟！”许多团丁都惊讶得张开大嘴忘了合拢。

“可惜我听得不全，”郝大成做出回想的样子说，“你们这里面有个叫王大发的吧？”

“有啊！”许多团丁都瞪着眼转向瘦高个子的团丁，王大发更是紧张起来。

“他们怎么知道我？”

“不只知道你，还讲到你爸爸呢，你爸爸叫王心诚吧？人很老实，信神信得可诚心啦！”

“唉呀！”所有团丁都不胜惊诧，“连信神都知道？”

“可不！”王尚青一边烧炉子一边打帮腔说，“人家红军对白云山可熟啦，连谁家的锅灶门朝南还是朝北都清清楚楚。”

“说我什么来？”王大发惴惴不安地说。

“这我可没听全。”郝大成遗憾地说，“红军还说到一个人，是个中队长，叫周拐子！”

“啊，那是我！”周拐子惊叫起来，“他们说我什么？”

“是你？”郝大成看着他那惊慌的样子，故意为难地说，

“这叫我怎么说呢？好象他们说你做了很多坏事。”

“这……”周拐子的嘴唇有点发抖。

“那你还是小心为妙！”

“我的老天！”周拐子嚅嚅地说，然后试探地问：“你看红军真的要四岭山来？”

“我看八成是要来的！给他们打了三天刀枪之后，我说要走，他们问我到哪里去，我说要回四岭山来。他们说：‘那好，咱们在四岭山见。’我说：‘四岭山的民团很厉害。’可是红军说：‘那些民团嘛，都是些一捏就烂的豆腐渣。’还说，‘你碰见民团的时候就和他们说，老老实实的就宽待，若是和红军为敌啊，那就问他的脖子是不是肉长的。……’说完了把刀往下一劈，好家伙，杯口粗的杉树一下子就劈倒了。”

“听说大队长姓郝，能钻天能入地，是个三头六臂的人。谷敬文、任洪元和他打了半年，好几千人把他围在白马山峡谷里，可是他忽然又到南屏山来了。”有的团丁神乎其神地说。

“听说他的枪打得可准啦，”又有团丁补充说，“要打鼻子不会打到眼上！”……

饭做好了，王尚青给郝大成盛了一碗。郝大成一边吃饭一边哈哈地笑着说：“传言传言，不可全信。说到红军嘛，那个个都是好汉子，可是那个大队长嘛，看起来倒也稀松平常，个头和我一样高，力气也不比我大，没有什么了不起。说到枪法，那倒是真的，听说，他从十岁就打猎，枪法还能差得了？”

“你认识他？”团丁们惊奇地问。

“怎么不认识？打好的刀枪，全都是他一把把地验收的，是个内行，我一打听，果然，他也是个打铁的出身啊！”

饭吃好了，王尚青收拾着铁匠担子。

“红军进不了四岭山！”周拐子抖起精神，强自镇定地说，“我们民团可不是好惹的！”

“我说周中队长！”郝大成说，“我本想绕弯到你们沙河镇，见见周团总，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有件事就拜托你了。”

“什么事？”

“请你转告周团总，南山口要加强防守！你们白云山的情况叫红军全侦察去了！再不小心，出什么乱子都很难说。”

“好说，好说，我一定转达！一定转达！”周拐子想到自己守南山口的责任，不禁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很怕这个铁匠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周武，便催促他们上路，“你们就不必劳神了。”

“好吧！”郝大成笑笑说，“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他就和王尚青挑起铁匠担子下了山。

“胆小如鼠，狡猾如狐。”这句话，大致可以概括周拐子的性格特征了。郝大成的铁匠担子刚下了后山坡，周拐子忽而转念一想：“不对！这两个铁匠也许是红军的探子呢？”想到这里，他急忙喊了一声马义山。

那个姓马的团丁应了一声“有！”向他跑了过来，“中队

长有什么吩咐？”

周拐子咬牙切齿地说：“你去把那两个铁匠担子给我抓来！”

“是！”马义山答应了一声，把枪一提，就往山下跑，但是他又被周拐子喊住了：“慢一点，我再想一想！”

周拐子就象老鼠出洞一样，计算好了再放爪，这时他又犹豫起来了：“万一真是周总指挥的人呢？如果因为我抓了他，挑起民团和齐心会的纠纷，那不闹出大乱子来吗？”

周拐子瘸着腿象老鼠觅食似地在山口上转了几圈，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对马义山说：“先不要抓他们！你去跟上他们，看他们往哪里走！如果是向西走，那就是回伏虎岭，可以不去管他；若是往北走，那就是到兰田岗去，就立即把他们抓起来！”

跟了一段路，马义山转回来了，他说铁匠担子往西去了。周拐子点点头说：“看来真是齐心会的人了。”

三

郝大成是大胆而又谨慎的，他和王尚青沿着山后小路向下走着，不久就到了三岔路口，一条路向东北，是到沙河镇去的，一条向正北，是到兰田岗去的，另一条向西北，是到太平寨去的。在岔路口上，他们借歇息的机会，回头仔细观察，看是不是有人跟踪，结果他们发现了盯梢的马义山。接着他们挑着担子向西北，直奔伏虎岭的太平寨。等他们摆

脱了马义山之后，立即拐弯向东。到达兰田岗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

节令已近立夏，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山区的蚊虫已经碰头打脸地叮人了。

经过一阵短促的忙碌，一切都安顿好了，炉火在打谷场一角的板栗树下生起来。郝大成将一把未成形的镢头锻件杵在炉火里，王尚青就猛力地拉起风箱，红中透蓝的火苗子随着风箱的节奏，一起一落地呼呼地燃烧着，锻件一会儿就发红了。郝大成手持铁钳把火红的锻件夹出来，扁下手锤，把锻件上的锈屑刮掉。王尚青就离开风箱，操起大锤，郝大成的手锤点在哪里，王尚青的大锤就落在哪里。于是大锤小锤就象一曲和谐的音乐，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随着锤声，火星四溅，一亮一亮地闪着红光。锻件不断地在翻动着，铁锤不断地敲打着，镢头的雏形刚显出来，锻件却已经变冷了。于是郝大成又把它杵进炉火里，王尚青又放下大锤，加煤块，拉风箱。锻件很快又变红了……又是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镢头成形了。又一次杵进炉火里，郝大成看准火候，夹出锻件向水桶里一淬，水哧哧地响着，冒出一阵水雾。当啷一声，发着暗蓝色的锻件被丢在地上，一把开山镢头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两个人不用说话，就配合得非常和谐。郝大成用赞许的目光看看才学了三天铁匠的王尚青，意思是说：“不错，小伙子，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铁匠的！”

王尚青敬佩地看看大队长，意思是说：“跟着你这样的

师傅，我什么都能学会，我什么都能干好！天大的困难我也不在乎！”

铁匠炉边首先是围满了小孩子们，而后就是拿锄头、镢头、镰刀、柴刀来加钢淬火的农民。他们蹲在炉火旁边，等着锻件，互相交谈着天气、年景……然后就询问铁匠从哪里来以及外地的各种情形。郝大成就借介绍各地见闻的形式，向他们介绍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介绍红军的主张；批驳那些诬蔑红军的谣言。

“唉，往年总是在这稻秧成长的时候天旱。”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瞅着蓝天叹了口气说，“今年看样子又是缺雨，再来个歉收年，不知又有多少人家卖儿卖女，上吊跳崖了！”

“书耕叔，”一个小伙子对那个叹气的农民说，“光叹气叹不出好年景来。若是红军一来，象铁匠老客说的那样，把土豪一打，把土地一分，就是再旱，也有好日子过！”

“红军的主张是好，”书耕叔又感叹地说，“可是自古以来的章程能改得了吗？”

“怎么不能改？”铁匠说，“那有红军的地方就改了嘛！”

“就怕改不长远，”书耕叔说，“这四岭山也不是没有人想改过。可是还没有闹上半个月，就被抓的抓、杀的杀，唉，至今还有人逃到外边没有回来呢。”

“是啊，”郝大成一边打着铁一边说，“那是因为没有武装啊！我可看见过红军打汤三碾子。……那就不是土豪劣绅抓农民、杀农民了，那就是倒过来，农民起来打土豪抓劣

绅了。”

“听说红军也要来，可是，这四岭山是不好进的啊！”他把话打住了，有个保丁从远处走来。铁匠炉边的谈话，就转到张家长李家短、沙河镇的粮价又上涨和谁家的牲口生了病上面去了。

在铁匠炉旁边，有一个七十来岁的干瘦干瘦的老头子，他一边吸着旱烟，一边仔细地听着铁匠关于红军的介绍，他就是郑万春讲的周武的老佃户王心诚。

王心诚的老伴生了三个儿女都没有养活，在三十岁上又生了王大发。王大发在周岁的时候又得了病，这下可把这对夫妇吓慌了，急得他们整天祈求上天，祷告神明，烧香许愿，……整整折腾了半年多。而这时候王大发的病好了。这明明是个偶然的巧合，可是王心诚却坚信这是神灵保佑的结果，从此他笃信鬼神，虔诚不二，“诚则灵”三个字，就象刀刻一样深印在他的心上。如果谁怀疑神的灵验，他就面红耳赤地和你争辩：“不信鬼神这是罪过啊！神是灵的，就看你心诚不心诚了，‘诚则灵’嘛，我家大发的命就是诚心敬神求下来的啊。”他的名字本来是王辛成三个字，后来也改成王心诚了。

等保丁走开之后，他叹了口气说：“听你这么说，红军好倒是很好，就是不敬菩萨不信神，这一桩不好。你们忙吧，我走了！”他把烟袋往腰里一插就走开了。

“真是个老迷信。”王尚青不满意地说。

“这不能怪他，”郝大成说，“这只能怪旧社会啊。所以

说我们革命者担子重嘛。农民不光在政治上、经济上要解放，就是在精神上也要解放！那些迷信思想和宗族观念就象手铐脚镣一样，捆绑着他们的手脚，毒害着他们的思想。小王啊，我们绝不能嫌群众落后，就象不能嫌群众穷苦一样，因为穷苦是旧社会给他们的，那迷信落后思想也是旧社会给他们的啊！”

不一会，王心诚又回来了，他手里提着两条杯口般粗七八尺长的艾蒿绳来，慢吞吞地说：“夜里蚊子多，用它熏熏吧！”不等郝大成说声感谢，他就走了。

黄昏时分，郝大成和王尚青正在吃晚饭。又来了一些小孩子，都围在铁匠炉边玩。他们听说铁匠是从南屏山来的，都感到新奇，因为南屏山在人们的传说中，挺神秘。

稍大一点的孩子试探地问王尚青说：“红军真的要来四岭山吗？”

“听说要来。”王尚青郑重地说，“这可是红军亲自和我说的。”

“红军什么样？听说红头发绿眼睛，那多么吓人啊。”

“不，那是瞎说。红军都是些受苦的人，拿起枪来打土豪，对待穷人可好啦。”王尚青机灵地问，“你们四岭山人会唱山歌吧？”

小孩子们齐声说：“会啊。会得可多呢。”

“唱个给我听听。”

几个大胆的小孩就轻声地唱起来：

四岭山上山歌多哎，
哥哥唱歌妹来和。
歌声好比清泉水，
流在心头起漩涡。……

“嘿，”王尚青有意轻蔑地说，“你们这些山歌都老掉牙了。”

“我们也会唱新的呢。”

“啊！你快唱给我听听，快唱吧。”王尚青逗引着孩子们说，“我想学学呢。”

“你能学会吗？”

“能！能！”

“妈妈说啦，不能唱给坏人听。”一个扎着两条短辫的女孩子脸红红地说。

“哟，什么歌啊不能唱给坏人听？我可不是坏人啊！”

“这个歌叫《盼红军》，我们刚刚学会。”女孩子稍带忸怩地说。

“那可是个好山歌啊！”王尚青有意鼓励她说，“你唱的准好听！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金铃。”

“小金铃？”王尚青欢快地说，“好！为什么叫小金铃？是不是唱起山歌来象金铃一样叮叮当当响啊？”

“你说对啦！”小金铃的小伙伴们嘻嘻哈哈地笑着说，“就数她唱的好听呢！”

小金铃受到了鼓励，她低着头微笑了一下，然后又仰起头来，用她那带着金铃般的童音轻声地唱起来，嗓子又清亮又圆润。

南屏山来哎高又高，
革命红旗迎风飘；
自从红军进了山，
翻身的日月千般好。

分粮分房分田地，
穷苦人民乐陶陶；
日思夜想盼红军，
快来镇上打土豪。……

“哟，真好听。”

王尚青夸赞着。他看看向打谷场上渐渐聚拢来的人群，就对孩子们说：“这个歌真好，可不要当着坏人的面唱啊，坏人可要打人的。”

女孩子点点头，和她的小伙伴们欢跳着跑开去。大人们一时并没有在意他们唱些什么。

天黑下来了，人们慢慢散去，郝大成和王尚青收拾着铁匠担子准备安歇。

郝大成说：“四岭山的党组织已经活动起来了，敌人也不会睡大觉，今晚上要特别小心。”

王尚青说：“我怎么没有看见党组织的活动呢？”

“还要怎么活动？你不是听了小姑娘唱的那新山歌吗？可见，活动得还挺深入呢。”

四

铁匠炉给四岭山带来了南屏山红军的政策、主张和各种各样的消息，象在严寒的冬天，吹来一股强劲的东风，它的暖流迅速地在山区扩散开来，温暖了四岭山受苦人的心。

郝大成的这种做法目的有二：一是借亲眼见过红军的铁匠的身份，向群众进行宣传，容易收到良好的效果，容易使人信服；二是通过宣传的影响，让地下党组织主动来和他这个南屏山来的人取得联系。但是事物总是两方面的，这样做也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给自己带来危险。

郝大成来到四岭山的第一个夜晚降临了。

古老山村的初夏之夜，总是充满着神奇虚幻的色彩。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六七岁的孩童，总是在这夏夜里，坐在门前，围在一起，望着高远、明净的星空，产生出许多奇妙的遐想。多少离奇古怪的故事，多少优美动人的传说，就在这样的夜晚编织着补充着，一代一代地向下流传。……但是今天，两个铁匠的到来，给这山村之夜带来了新的内容，增添了新的光彩。人们不再对那些神话传说发生兴趣了，而是谈论着南屏山、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人们听来，这些新传说比那些旧传说更动人，更新奇。这天夜里，孩子们不是在听老奶奶讲那些老掉了牙的故事，而是老

奶奶在侧起耳朵，听她孙女唱新的山歌。……

郝大成和王尚青住在打谷场边上的一间空屋子里，睡在用木板临时搭成的床铺上，床头上的杯口一般粗的艾绳吐着火舌，象蟒蛇口含着颗红色宝珠。一股含着野艾的清香和辣味的浓烟在小屋里弥漫着，屋外的蚊虫嗡嗡地叫着，却不敢攻入这个烟火阵。小小的窗口里投进淡淡的星光，栗树茂密的枝叶在夜风里飒啦飒啦地响着，夜莺唱着动听的歌，山村的夜是以动来表现它的寂静的。

“明天一早，我们就到梅山镇去，不能久待在这里。”郝大成轻声地说。

“我看是得早走。今天傍晚，几个保丁瞪着贼溜溜狗眼老在我们身边转磨。”说到这里，王尚青不由地摸了摸枕边的铁钳是否顺手。他早已下了决心，万一遭到团丁们的袭击，他要豁出命来保卫大队长的安全。

这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谁？”郝大成轻轻地问了一声，立即翻身起来，摸起枕边二尺长的大锉刀，站在门边。

王尚青也学着大队长的动作，跳了起来，站在门的另一边，手里紧握着铁钳，嘴唇咬紧，准备着对付破门而入的敌人。

“开门！”来人轻声地说。

“你要找什么人？”郝大成问。

“你们不是南屏山来找亲戚的吗？”

“对，我们在这里是有个亲戚！”

“你那亲戚托我带信给你们！”

“你说的是哪个亲戚？”

“田大叔！”

“是田世杰派人来了，”郝大成这样想着，示意王尚青把门打开。

在门口出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这人把冲担向门外墙上一杵，走进屋里来，艾绳的火光微弱，看不清来人的脸形，只看到一个健壮的身影，穿着一般山民的服装，只是头上打着山民中不常见的包头。

“田世杰在哪里？”

“在太平寨。”

“在太平寨？为什么在那里？”

“说来话长啦，周武从谷家寨回来，接着就暗暗地下了死命令给各村保丁团丁：‘一见田世杰，立即抓住，就地正法。’田世杰人人认识他，他不能在这里露面。……”

郝大成这才听出，来人说话的声音是个妇女。

“怎么联络？”

“到太平寨去。铁匠炉一安，就有人来找你们。”

“万一铁匠炉带不去呢？”细心的郝大成问。

“找太平寨小茶馆的宋师傅。我走了。”

“你姓什么？”

“我是黄六嫂。”

“再见。”郝大成目视着这个男子汉般的妇女，突然想起郑万春讲的，她从敌人铡刀下抢救小铁柱的情景。

黄六嫂操起门旁的冲担，头也不回地迈着男子汉的大步走上打谷场旁边的山路。她那高大的身影立即溶化在深沉的夜幕中。

五

拂晓时分，传来几声隐隐的枪声。

郝大成和王尚青已经起身，对这几声枪响并没有在意。他们趁着天气凉爽，在太阳还没有出山的时候，就吃了饭，挑起担子向太平寨走去。

他们翻上了一个山头，把担子放下来，用垫肩的披巾擦着汗，向周围观察着。在比较低矮的山丘上，有很多茶园，向东北方向望去，有一座高山，犹如一只猛虎蹲伏在那里，那就是伏虎岭了。再往北远望，有一座墨青色的更高更大的山，隐现在云雾之中，那就是四岭山的北部屏障——黑蛇岭了。

郝大成俯首下望，不禁吃了一惊，通往西北方向的山路上走来了一伙人，远看虽不太真切，却不象是一般走路的人。越来越近，慢慢地变得清楚了，有人背着步枪，再近些，就看见在四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被绑的人。

郝大成一时很难判断被绑的是个什么人，交不起租的佃户？不象；现在还不是催租的时候。背枪的显然是保正保丁或是民团，他们还能抓什么人？是地下党员吧？这个念头在郝大成的脑子里一闪，接着就是紧张地闪电般地思

索：救不救？救得了救不了？不救或救了，对这次来四岭山的任务有什么影响？

一定想法救援！郝大成毅然下定了决心，并思索着对付四个押送者的办法。两个人对付四个手持武器的押送者，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是个女人！”王尚青两只机灵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看着山路上的来人轻声地说，并且观察着郝大成神色的变化。只要郝大成一个动作，一个暗示，他就会准确无误地按着郝大成的心意去作。

被捕者和押送者离得更近了。郝大成已经看清楚两人背着步枪，两人提着短枪。从押送者的架势和人数来看，可以判断出被捕者的身份很不一般。已经到了一百公尺以内了，被绑者的面目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她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妇女，浓密的黑发蓬松着，身上却穿着男人的衣服。两道粗眉，一双大眼，长方形的脸，高高的鼻梁，紧闭着嘴唇，显露出刚强不屈的神情。她气昂昂地向前走着，神态平静而又镇定，有一派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她的臂上和另外两个团丁的脸上都有着血迹，使人联想到有过一场剧烈的搏斗。

这是什么人？——“黄六嫂！”这三个字在郝大成脑子里猛然一亮，是她！昨天夜里，郝大成没有看清她的面孔。但是年龄、神态、拂晓时的枪声、不寻常的押送，……这一切联想的综合，使郝大成在一瞬间，形成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

见到迎面来了铁匠担子，黄六嫂甚感突然，她不由地一怔，脚步下意识地停了一下，就在这瞬间，她和郝大成目光碰在一起。在这目光的短促的交流中，双方都没有误解对方的心思。

郝大成用目光说：“你放心，我们准备救你！”

黄六嫂的目光说：“不，不，这太危险。你们不要管我，找田世杰要紧。”

“快走！”押送者从背后推了黄六嫂一把。黄六嫂踉跄了一下，又向前走着。

“救人！”这已是郝大成毫不动摇的决心。但他不能不感到力量的悬殊，他自己赤手空拳对付两个带武器的敌人已经很难，王尚青再对付那两个就更不容易。指望被绑的人有很大的帮助，更是靠不住的，这都是不利方面。但也有有利条件，这就是勇气和出敌不意。他暗示王尚青挑起铁匠担子迎着押送者走去，并在路上拦住他们。

押送者来的越近，郝大成的激动的心境反而越平静了。

在离敌人二十多步远的地方，王尚青故作惊慌的样子，绊了一跤，铁匠担子翻倒了，横放在路上。郝大成赶上来装做收拾跌散了的担子，顺手拾起了一把铁钳交给王尚青，低声说：“先对付拿短枪的！”自己顺手摸起了一把二尺长的锉刀。

这时押解者已经来到跟前，并且怒骂着。

“老总！这孩子见你们绑着人，吓慌了神……”郝大成拎着锉刀站起来，向团丁们抱歉地笑笑，并且和黄六嫂又交

流了一下眼神。笑容还没有从脸上消失的郝大成，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挥起锉刀向为首的持短枪的人劈去。在第一个被击中的人还没有扑倒在地的时候，锉刀又闪电似地在空中划了个弧形，翻转来击中了第二个人的肩膀。击中的部位虽然不是要害，但锉刀的力量却是十分巨大的，只听“咔嚓”一声，敌人的肩胛骨被劈碎了，惨叫一声倒了下去。

在这同时，王尚青抡起铁钳向第三个人勇猛地劈了下去。因为山路狭窄，转动不便，王尚青的铁钳没有击中敌人的要害。这个团丁竟然抽出枪来，但他还没有举起来，黄六嫂从旁边飞起一脚，短枪被踢飞了，落进路旁的草丛中。

“周二游！快啊！”这个匪徒拚命地向后面喊叫着，但他被第二次抡起铁钳的王尚青打倒了！

跟在后面的背长枪的周二游，被这突然袭击吓懵了。他象大白天做了一场恶梦，听到同伙的呼叫声，反而更加惊慌，转身向山下奔跑。为了跑得更快些，他把步枪向路边一丢，象兔子般往前窜去。

郝大成和王尚青结果了三个团丁，当王尚青给黄六嫂解绑，郝大成拾起步枪，向逃跑的周二游射击的时候，这个吓破胆的团丁已经转过山拐子逃脱了。……

一场短促的激烈的搏斗，在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他们把敌人的尸体拖到路旁，带上敌人的武器，丢掉了已经无用的铁匠担子，三个人一齐钻进了山林。……

第十九章 风波骤起

当史少平带着县委的指示信，向南屏山进发的时候，田世杰也带着县委的指示，回到了四岭山区的东大门——青龙山。本来青龙山的几个山口上，虽也有民团的哨卡，但并不严密。一般的猎人、樵夫、老人、妇女，出山进山，检查并不严格，只是问一两句就放行了。田世杰这次进青龙山却非常小心。因为在九里十八坪，谷敬文画影图形捉拿他，而且他也知道周武出席了“庆功”宴，谷敬文必然指示周武对他采取新的手段，所以他提高了警惕，盘算着通过哨卡的办法。他边走边想，在傍晚时分，到了青龙山下。他左思右想，认为过哨卡是危险的，因此准备不走哨卡，而是在夜里翻越荒山进去，但山荒林密，无路可寻，在夜间更是难走。正在踌躇时，从树林里走出一个粗壮的樵夫来，手提柴刀，肩荷冲担，大步向他走来。他仔细一看，认出这是黄六嫂。田世杰连忙迎上前去，吃惊地问道：“你怎么也出山了？”

“我来等你啊！我生怕碰不见你！”黄六嫂象卸下了满身重担似的，轻松地舒了口气，“整整地等了一天一夜，这可

好了。”

“怎么？出了什么事吗？”

“是这样，”黄六嫂说，“周武从九里十八坪回来以后，立即密令各村保长保丁和他的民团，严格进行明查暗访，说是你从九里十八坪回来的时候，立即把你抓起来，为了不叫周威知道，抓到以后，就地正法。我们几个党员得到了这个消息，都很着急，怕你不知道这个情况，一进山就碰上危险，开了个会才想了这个办法，我就出山来迎你！又一直担心走两岔了。……你可和县委接上头了？”

“接上了！”田世杰在路旁的石头上坐下来。

黄六嫂也在他近旁坐了下来。成群的归鸟聒噪着，在傍晚的山林上空飞翔而过。晚风卷起沙沙的松涛声。

“县委怎么说？听说南屏山来红军了！”

“是的，县委也知道了，并且指示我们积极发动群众，迎接南屏山的红军进四岭山！”

“是来建立革命根据地？”黄六嫂兴奋地说。

“对！我们要学习井冈山，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田世杰说，“这些等我们召开党员会议再研究吧，你说我们怎么进山好？”

“有两个办法，”黄六嫂说，“一是打掉哨卡，一是躲开哨卡，不走山口，从山林里钻过去！反正公开从哨卡走是不行了。”

“那我们就钻山林吧！打哨卡不是办法。”田世杰说。

当夜，他们攀悬崖，钻荆棘，翻过了青龙山，第二天下

●午，到达了兰田岗附近的山上。夜里，在山林里召开了党员会议。田世杰传达了县委指示，研究了发动群众的方法：一，进行秘密串连，首先把党组织恢复起来，组成党支部；并把原来秘密农会的骨干串连起来，重新建立秘密农会，一旦红军进了四岭山，便可以公开活动；二，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广大群众虽然受过大革命的影响，但是，那时还没有红军，要使群众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三，作好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四，和红军联络人员接头。

会议最后确定：由于周武的疯狂搜捕，田世杰不宜在白云山露面，把联络地点设在齐心会辖区太平寨的小茶馆里。黄六嫂留在兰田岗附近的小山村里，和红军联络人员接头。接头之后，便立即和红军联络人员进入齐心会辖区，以保证红军联络人员的安全。

会后，四岭山的党员们立即展开了活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小姑娘唱的《盼红军》的山歌，就是宣传工作的一种表现。

在郝大成和王尚青到达兰田岗的当天下午，黄六嫂就得到了南屏山来了两个铁匠的消息。因为她是兰田岗人，白天不能在兰田岗露面，所以她只好等到深夜。在和郝大成联络之后，她准备立即赶回太平寨，没想到在半路上碰上了夜里出来查访的民团。这时天已拂晓，周二游马上认出了她。黄六嫂虽然猛烈抵抗，但是终于寡不敌众而被捕，团丁准备把她送到沙河镇请功领赏，正好碰上了郝大成。

郝大成、黄六嫂、王尚青，为了早些进入齐心会辖区，他

们穿山越岭快步疾行，在上灯时分，就赶到了太平寨。当他们在宋师傅的小房间里见到田世杰时，他们的惊喜、欢欣、振奋、亲切的复杂的感情，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

郝大成和田世杰虽然初次相见，但他觉得在十四岁时就已经认识这位可敬的老人了。那一年，在映山红盛开的清明节，在豹子山的虎头崖上，父亲给他讲的映山红的传说，红绫会的起义和田世杰的逃亡，全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十几年来，他始终在寻找打听这个红绫会的小首领——他父亲的老战友。如今，这个永远不能忘怀的人物，须发半白，红光满面地站在他的面前。他激动，他振奋，他又想起了自己刚直不阿的父亲，想起了红绫会的英雄好汉们。现在这两代人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他们内心的激动是可以想见的。他们的相见既面对着当前的斗争，又勾引起深沉的遥远的回忆。

田世杰自从红绫会失败，谷孟余第二次搜查余党，他手持冲担闯出团丁的重围，逃到四岭山区以来，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三十一年来，无论生活给他多大的压力，命运给他多大的打击，他不低头，不叹气。他那反抗强暴的性格，就象一把钢刀，在困难艰险的岩石上，不但没有磨损，反而更加锋利了；他那救世济民的宏愿，不但没有丧失，反而更加坚定了；同恶势力斗争的锐气，不但没有挫折，反而更加刚强了；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变得更加沉着老练了。……

他最初逃到四岭山来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在兰田岗定居之后，他做了一家老雇农的招赘女婿，老夫妇在苦难中离开了人世，年轻的夫妇便成了周武的老子周祖鸣的佃户。

一九一四年，四岭山区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年，田世杰和郑万春的儿子郑大年，仍旧象红绫会一样，带领成千上万的饥民向周武借粮。当时周武向他的大舅子谷敬文告急，谷敬文派人飞马给他送来一信，劝周武退让，答应开仓分粮。他的信中说：“圣人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饥民势众，猛不可拒，当后图之。……”果然周武没有立刻动武，任凭饥民打开了粮仓。饥民分到粮食以后，就算达到了目的，怀着胜利的欣喜，各自分散回家了。半个月后，谷敬文派谷中一带着团练取道青龙山开进了四岭山区，和周武的少数武装纠集在一起，四处捕捉起义的饥民。郑大年壮烈牺牲，饥民们受到残酷镇压，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田世杰深深地苦恼着，他虽然痛切地感到红绫会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可是他找不到另外的道路。

一九二六年，四岭山有了党组织，他首先入了党，找到了真正的革命的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冬季，九里十八坪暴动的时候，县委本来也给四岭山指示，和九里十八坪一齐举行暴动。但是，由于送信人被周武民团捉住，起义的秘密暴露了，结果党的负责人被杀，田世杰以“有共党重大嫌疑”的罪名被捕。

那时田大妈到太平寨去见周威。因为田世杰曾救过周威的命——那还是在一九一三年，任中元杀进四岭山来的

时候，周威没有准备，他刚从他的大厅里跑出来，就被任中元一刀砍伤，跌倒在大街上。当时田世杰正在太平寨打短工，当任中元对准周威砍第二刀的时候，田世杰一锄头打飞了任中元的鬼头刀，把周威往身上一背逃出了太平寨。周威苏醒过来，一把抱住田世杰，热泪纵横地说：“田大哥，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后有用兄弟之处，我周威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周威一听田世杰被周武抓起来了，心中又急又怒，飞身上马，连连加鞭，一口气跑到了沙河镇，向周武要人。

“大哥，”周武说，“这人有共产党嫌疑。”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周威坚决地说，“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大哥，”周武苦笑着，“这个人可是咱们周家的仇人啊！”

“我不懂为什么他是周家的仇人，只有任中元才是仇人，这个人从任中元的鬼头刀下把我救出来，我发誓要报这个大恩！”

“可是，他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同时我也查清了，民国三年饥民抢我那粮仓的时候，真正领头的就是他，不是郑大年。”

“这不关我的事，”周威冒火了，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说，“我不是土豪，他也没有抢我的粮仓，他救过我的命，你快把他交给我！”

“若是不交呢？”周武也有些火了。

“那我就带我的齐心会来和你说话!”周威把桌子一拍,跳了起来。

僵了。……

这时周祖荫捧着水烟袋从里间屋里走出来。周武和周威见到这位堂叔都站了起来。他让他们坐下,自己也坐下,呼噜呼噜地吸了几口水烟说:“圣人云:‘礼之用,和为贵。’为了一个造反的泥脚杆子不要伤了兄弟的和气。你们两人是四岭山的两根支柱,自己闹起纠纷来,四岭山的天也就塌了!”为了避免周威和周武闹翻,他还是劝周武把田世杰放了。……

郝大成和田世杰见面后的激动心情稍稍平静下来,互相交流了情况。

郝大成听了田世杰介绍四岭山区的整个情况和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然后说:“我这次到四岭山来,主要任务有三个,第一个和四岭山的党取得联系,这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四岭山的党员们在白色恐怖下,积极展开了活动,对红军进入四岭山是一个很大的支援;第二个任务,是侦察敌情。现在已经了解了一部分,各山村、各哨卡的敌人兵力和活动规律,大叔已经谈得很详细了。我们这一路,对四岭山的地形也有了大体的了解。只是还须要到沙河镇去,侦察一下周武民团的实力和部署。”

“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黄六嫂干脆地说,“你们已经暴露了身份。去沙河镇是不行的!”

“大队长是万万不能去的！可是我能去！”王尚青接着向郝大成要求说，“大队长，让我去吧，保险叫敌人认不出来！”

田世杰说：“这样也好，六嫂和小王去吧，一个地理熟，一个懂军事。”

“就是嘛，”王尚青高兴地说，“黄六嫂，我和你去，保证能完成任务！”

“人家盘问起来你可怎么说？”黄六嫂笑笑说。

“我就说，我是你的亲戚，你是我姥姥家的六妗子！”

“好个小滑头啊！沙河镇你去不成了。”黄六嫂纵声大笑起来。

“为什么？”王尚青眨着眼睛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得叫舅舅才行。”田世杰笑咪咪地说，“她不女扮男装进不了沙河镇。”

“噢！”连郝大成也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那就这么定吧，小王跟你舅舅去沙河镇！”

大家又笑了一阵，郝大成继续说：“第三项任务是摸清周威对红军的态度，我想亲自和他见见面，争取在红军进四岭山的时候，他能保持中立。”

“和他见面是可以的，”田世杰思忖着说，“要争取他中立，还是需要做很多工作的。这个人重义气，有正义感，容易感恩，也容易记仇，对你好起来，割头都行，对你恨起来，兵戎相见。他秉性耿直，吃过亏上过当，所以疑心很重。我明天一早就和他接头。你用什么名义和他谈判呢？”

“用红军代表的身份吧！”

二

齐心会会员成份，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基干队伍，由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失去了工作的手工业工人等游民无产者组成，武器较好，战斗力较强，有一百五十余人，他们驻扎在太平寨上，这是齐心会的常备力量；另一部分是普通的齐心会会员，都是穷苦的山民，分散在各村寨中，武器各自保存。无事时从事生产，有事则集中待命。齐心会的基本口号是“防匪保家”，主要任务是维护各村寨的安全。他们的仇敌主要是经常来烧杀袭扰的西屏山任中元的保安团。

周威的齐心会的指挥部，设在太平寨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庙里。这座大庙中的大雄宝殿，早已没有了神像，原来是惯匪任炳元住的地方。周威打走了任炳元以后，经过重新修缮，便成了一个宏伟的大厅。

这个大厅的摆设是极其简单的：正面是一幅山水中堂，靠墙是一张一丈长，二尺宽的红木雕花条几，上面放着书籍、花瓶和香炉……条几前面是一张八仙桌，四把太师椅子分列在桌子两边。这大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堂右边，挂在墙上的那把龙泉宝剑，黑色剑鞘上镶嵌着一条金龙，龙口吞吐着剑柄，剑柄上垂挂着黄丝穗头。这是周威干义和团时的战利品。这宝剑既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荣誉。每天

早晨起来，周威总是舞半个时辰的剑，而后才吃早饭。

周威身材魁梧，穿着农民式的服装，坐在太师椅里。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身材矮小、肌肉干瘪的人，这家伙尖头尖脑，满脸奸诈，两只滚动着的小眼睛闪射着饿狼般的贪婪的凶光，这就是在谷敬文庆功宴上露过面的四岭山民团团总周武。他从九里十八坪回来之后，接着就发生了南山口的战斗，他和他的高级谋士周祖荫商量了一番，便立即赶来太平寨会见周威。

周威听周武说完南山口战斗的经过，问：“你查清了吗？”

“查清了，完全可以断定，那是南屏山上下来的红军！”

“民团伤亡大吗？”

“连死带伤八个人！”

“红军呢？”

“少说也伤了三四个！”

“啊！凭着这么险要的地势，怎么打出这样的结果？”周威有点上火了，“丢尽了四岭山的脸啦！”

“红军可是能打呀！你没听说吗，在白马山峡谷里，上千人围着他们几十个人，还叫他们突围出来了。那汤三碾子，就更惨了，一下子就让红军连窝给端了。”

“以后，南山口把得严一些就行了！”周威淡淡地说，“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次战斗好象是一场误会。”

“大哥，南山口的战斗你别看轻了，这是共党进攻四岭山的信号！”

“有什么证据？”

“谷司令警告我们，共产党进四岭山已成必然之势，”周武看到周威面有不悦之色，便知失口。他知道周威和谷敬文是不对头的，就连忙改口说，“他这也是一番好意，是为我们四岭山的安全着想嘛。”

“哪个谷司令给我们警告？”周威脸色阴沉沉地问。

“是谷敬文，”周武畏畏缩缩吞吞吐吐地说，“他现在已经是三县剿共司令了。”

“噢！怪不得他对我们这么关心！”周威怏怏不快地看了周武一眼，似乎猜透了他和谷敬文的勾结，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愤愤地说，“是不是这个混蛋，把我们四岭山当成他的辖区啦？他的爪子伸得倒不短！”

谷敬文当了谘议局长之后，曾以探望妹妹的名义来到四岭山，又以观光的名义，到了齐心会的辖区。对伏虎岭和黑蛇岭的地势、风光和物产称赞不绝，馋涎欲滴。他立即策划齐心会和民团合并，好让周武一统四岭山的天下，而后，他谷敬文再取而代之。但是，他的提议被周威断然拒绝了。谷敬文的虚伪奸诈、傲慢无礼和贪得无厌的野心，使周威非常反感。

周武并没有直接回答周威的质问，只是说：“谷司令是关心我们四岭山区的安全，免遭共产党的毒手。”然后恶毒地污蔑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比任炳元还坏！”

周武的夸大其词，本想借以激起周威对共产党的愤恨，却没有想到在甜菜汤里错放了盐，恰恰引起了相反的效果。

周威冷冷地瞪了周武一眼说：“比任炳元坏的人是没有

的！”

“对，世上再没有比任炳元更坏的了。”周武不得不附和着说这么一句。而后又回到他的本题：“可是，只有共产党比任炳元更坏！”

“不，要说有比任炳元更坏的人嘛，那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任中元！这个强盗，进我们四岭山来，烧了多少房子，杀了多少人哪！”周威说到这里，不由得摸了一下左臂上的刀痕。

“他现在不是民团团总了，是国民党的保安团团长了。”周武替任中元辩解着，似乎说保安团和民团已经大大不同。

“所以我很奇怪，任中元既然比惯匪任炳元还坏，国民党为什么还把他当成亲信？”周威暂时抛开了和周武的争论，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推理，“任中元是保安团，谷敬文也是保安团，他们都‘剿共’，现在你也要‘剿共’。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剿共’这件事上和任中元、谷敬文走到一条道上去了？任中元整天瞪着狼眼盯着四岭山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扑进来。你说的这位谷司令，”周威是用讽刺的口吻讲出“司令”这两个字的，“为什么不提醒我们要防备任中元呢？”

周威这一套简单的推理，虽然还没有推到深处，更没有推到实质上，但是已经把周武说了个哑口无言。周武苦思之后，想起谷敬文在庆功宴上和他说的一段话来，他说：“大哥，你的政治偏见太深了，你一向痛恨杀人放火的人，为什么就不恨共产党呢？”

“我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交道，非亲非仇，无恩无怨。我

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要我和红军打仗，我不干！可是红军要到我伏虎岭和黑蛇岭来，我也不干！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一面说共产党青脸红发，巨齿獠牙，比恶鬼还凶，可是又把田世杰那样正直的好人说成是共产党。我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真的！既然共产党是青脸红发，那田世杰就不是共产党；既然田世杰是共产党，那就不是青脸红发，更不会杀人放火。……”

周武原是个野心有余，才智不足，平庸无能的家伙，他自己也知道说不服周威，便想激起这位齐心会首领的虚荣心和仇恨心。他激动地说：“大哥，你一向是个硬汉子，为什么就怕共产党？南山口一仗，四岭山的人死伤七八个，这个仇还报不报？原来我们是怎样在周家祠堂对着祖先的灵位发誓的？四岭山受到侵犯，我们就要联合出兵，共灭仇敌！若是大哥不敢得罪共产党，我愿意带着民团杀向南屏山。不然，我们四岭山的脸面可丢尽了！我们怎么有脸见四岭山父老？”

但是，出乎周武意料之外，周威不仅没有被他的激将法激动起来，反而显得异常冷静。

“南山口一仗，互有伤亡。冤家宜解不宜结，既然他们没有进来，我们何必再去找他？”周威平静地说。

“这么说，大哥是不想出兵南屏山了？”

“不只是我不想去，我也不赞成你去。在打任中元的时候，你这么起劲就好了！”

周武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又气又恨，心中暗自骂道：“谷

敬文说得对，果然是冥顽不化。”不投机的谈话进行不下去了，他们都不愉快地沉默着。

最后，周武无可奈何地说：“大哥，四岭山是我们周家的四岭山，绝不能让外人进来啊！”

“这我同意。”周威淡淡地说。

周威的这句话，总算是周武这次来太平寨的最大成果。他悻悻地离开了周威的大厅。

三

在周武和周威会见后的第三天，郝大成通过田世杰的引见，以南屏山红军代表的身份踏进了周威的大厅。

周威在会见郝大成之前，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如果还在周武来和他谈到共产党要进四岭山之前，他也许根本就拒绝会见。但是，自从他和周武那场不甚投机的谈话之后，他倒很想摸一摸红军的底细，从而搞清谷敬文、任洪元、任中元、周武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同时也要摸一摸红军的来意，然后好采取对策。

周威在大厅门前迎接着郝大成，他一面仔细打量着这个威武英俊的青年，一面很有礼貌地拱拱双拳说：“我是周威。”

郝大成也向周威拱拱手说：“能见到总指挥我很高兴。”然后在周威的对面从容地坐了下来。

周威的卫士，一个十八岁的很机敏的青年，给他们端上

茶来。周威等卫士退出去之后，说：“田大哥已经和我讲了，郝先生是受红军所托，来到敝寨，不知有何见教。”

“我说说我的来意吧！”郝大成不拘俗礼地直率地说，“红军听说总指挥参加过义和团运动，又组织了齐心会打走了惯匪任炳元和西屏山民团团总任中元，很是敬佩。但是，不知道齐心会的宗旨，再就是齐心会和周武的民团是什么关系？”

“齐心会的宗旨，就是‘防匪保家’，这是尽人皆知的！齐心会和民团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周威一边说一边审视着郝大成，猜测着他的真实来意。然后先发制人地问道：“听说红军对南山口有一次大举进犯，不知出自何意。”

郝大成微微笑道：“可见总指挥是听别人传言，并不明真象；这既不是大举，我们只不过十二个战士；更不是进犯，因为是民团首先向我们开枪的。”

“那是因为你们在南山口抢劫！”

“可见总指挥听的只是谣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红军绝对不会抢劫；你说的所谓‘抢劫’，其实只是一次很偶然的遭遇！”

“遭遇？”周威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和什么人遭遇？”

“遭遇的是谷敬文的便衣信差，他们是给周武来送信的！”

“有证据吗？”

“有信为证。”

郝大成把一封揉皱了的信放在周威面前。

周威十分诧异地看着眼前的信，信封上的“周武贤弟亲启”六个字跳进他的眼帘，他的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但他并没有想到要看信的内容。他和郝大成都没有料到谈判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向下发展的。

周威把信往旁边一推，紧盯着郝大成那张聪明、坦率、真诚的脸问道：“你的来意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叫我看这封信吗？”

“不！”郝大成说，“这是话赶话赶到了这一步，现在咱们回到正题上来吧，总指挥说齐心会的宗旨是‘防匪保家’，可是，四岭山有两种匪，不知总指挥防的是哪一种匪；四岭山有两种家，不知总指挥保的是哪一种家！”

“我不懂你的意思！”周威听到这样新鲜的问法感到莫名其妙。

“有一种匪，是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公开抢夺，过去的任炳元和任中元就是这种土匪！……”

“过去的任炳元和任中元，这是什么意思？”周威又听到一个新鲜的提法，不禁插断郝大成的话题，惊奇地问道。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国民党的保安团，他们变成了另一种匪，也可以叫做官匪！”

“另一种？”

“对！有一种匪，他们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他们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用屠刀把人民推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匪比那种明火执仗的强盗在残害

老百姓上，并没有什么多大差别，……”

“这种匪在四岭山是没有的！”

“不对！你们四岭山的土豪劣绅就是这种匪。在九里十八坪是谷敬文，在南屏山是汤三碗子，在西屏山是任中元，在这四岭山就是周武！”

谈话是这样直率，这样尖锐，这样一针见血地马上接触了实质。

这些话对周威来说是太新奇了，太深奥了，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本能地敬佩地看着郝大成庄严而聪明的脸，又问道：“有哪两种家？”

郝大成说：“一种家是，祖祖辈辈给地主豪绅当牛做马，起五更，睡半夜，劳累终生，种了万担粮，自己饿肚肠，织了万匹布，自己无衣裳，盖了万间房，自己住草棚，开了万亩荒田，自己无一垄葬身之地的穷苦老百姓，他们是一种家；还有一种家，就是手不提篮，肩不挑担，整天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粮食满仓，金银满柜，榨干了穷人的血汗，吸尽了穷人的骨髓，只管自己享福，不管穷人死活的土豪劣绅，他们是另一种家！……”

“唔……唔……”

“不知总指挥仔细想过没有？”

“唔……”周威象咀嚼着从未吃过的东西，一时还品不出它真正的味道，只是觉得新鲜，他向郝大成真挚地点头说，“我得好好想一想！”

郝大成呷了一口茶，观察着周威的面部表情。他知道，

要让周威在一个早上就学会用阶级观点去认识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郝大成也知道，他提的这些问题，就象一根根撬棒，插进了周威的脑海深处，掀动了他那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思想根基。

“你以为‘防匪保家’就是为民除害吧？”郝大成又进一步说，“可是，在四岭山你并没有救了谁！”

“什么？”周威惊异地喊了一声，不由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个人这样指责他！“你是什么人？你是来教训我周威吗？”周威变得更加激动起来，“我周威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我周威为了四岭山的老百姓安安生生过日子，才和任中元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我的身上还留着任中元的刀疤。你说，我周威不是为民除害是为什么？”

郝大成以无声的微笑等待着周威把话讲完，然后以十分平静的声调问：“你四岭山有卖儿卖女的没有？有上吊跳崖的没有？”

“有啊！”

“有吃不饱穿不暖的没有？”

“有啊！”

“在荒年的时候，就是郑大年死的那一年，有饿死的人没有？”

“有，饿死了上千的人呢！”

“看，这些卖儿卖女，上吊跳崖和饿死的人，你并没有救了他们！甚至连谁害了他们你也不清楚。”

“这是荒年，谁有办法！”

“不，这是叫土豪劣绅催租要债逼的！共产党就有办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才能真正解救人民！”

“种地交租，借债生息，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谁能改得了？”

“这是地主豪绅的规矩！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共产党的规矩！就是穷苦老百姓的规矩！规矩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人订出来的！”

“别人订什么规矩我不管，我周威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规矩！”周威看了郝大成一眼说，“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的来意我知道，是要我答应红军开进四岭山！”

周威这样直率地开门见山，一下子捅到了实质问题，这是出乎郝大成的意外的。

“四岭山是四岭山人民的四岭山，红军要到哪里去，也不用经过什么人的允许！”

郝大成这样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决心，也是出乎周威的意外的。

“不！四岭山是周家的四岭山！绝不许外人进来！”周威忍不住用拳头擂了一下桌子。

“不对！你和周武虽然都是姓周，可不是一家！从周氏家谱上看，不错，都是一个祖宗。可是四岭山有一句话说得好：‘周家佃户种的周家地主的地，周家地主剥的周家佃户的皮！’……可见同是姓周，并不是一家人，田世杰不姓周，他却舍了性命来救你！”

不等郝大成说完，周威就暴跳起来，大声喊道：“我和周武是兄弟！你是在挑拨！”为了礼貌起见，他才没有请郝大成出去。

周威的卫士们都站在大厅外面的廊檐下，通过雕花的窗棂向里观望着，他们很担心两个人会打起来。

郝大成故意不看激动万分的周威，若无其事地瞅着茶杯上的精美的映山红图案，仿佛周威的激愤和他毫无关系。周威看着稳坐在椅子上的郝大成，心想这个人好沉着啊，如果我现在把龙泉宝剑举在他的头上，他也不会动一动声色的，在激怒之余，不由地暗中敬佩。

“这不是挑拨，这是真情。”郝大成等周威稍稍冷静了之后说，“你把周武当兄弟，可是周武却把你当仇敌。你以为四岭山还在你手里，其实它早成了谷敬文的一部分啦！你还是看一看谷敬文给周武的信吧。”

郝大成又把桌子上的信推到周威面前。

周威把信纸从信封内抽出，低下头去仔细地看信，随着信的内容的逐渐披露，周威的脸上升起越来越浓的烦恼愤怒的阴云。……

四

正当周威看信的时候，周武满头大汗，在大厅外跳下汗津津的灰青马来，闯进了周威的大厅。三方首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突兀地相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昨天晚上周武听到了黄六嫂被捕又被两个铁匠劫走的消息，并得知这些人来到了齐心会的辖区。天不亮他就骑马跑到太平寨来，要建议周威和他的民团一起搜捕。为了说服周威，他请周祖荫和他一道赶来。由于他心躁性急，催马疾驰，把他的高级谋士远远地丢在了后边。

周武一进大厅，向大厅扫了一眼，他看见端坐在那里的郝大成，立即猜透了七分——他就是南屏山来的人。同时郝大成也从这位不速之客的外形气质和走进大厅的方式上，判断出他就是周武。

“大哥！他是什么人？”周武喘吁吁地用马鞭子指着郝大成问周威说。

“南屏山来的红军代表！”郝大成不等周威说话，就声色俱厉地说。他的两眼喷射出咄咄逼人的火光，使周武感到战栗。

“啊！你就是劫走黄六嫂的铁匠啊！”周武吼叫一声，把马鞭子一丢，立即从腰里抽出手枪，顶上子弹，对准了郝大成。

郝大成仍然镇静地坐在那里，以轻蔑和警惕的目光盯着周武那张凶狠的脸，平缓镇定地说：“我是个赤手空拳的客人，并不想和你动武。我劝你也不要在这总指挥的大厅里逞英雄！”

可是，不等郝大成说完，周武就象一头暴怒的野兽向郝大成面前跨了两步。他右手执枪，伸出左手就要去抓郝大成的领口。但郝大成猛然站起来，抓住了周武执枪的右手，

只轻轻一扭，就把枪缴了下来。郝大成真想一拳把周武的尖脑壳砸烂，但他还是克制住了满腔的怒火，把枪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凛然不可侵犯地坐了下来。

“周团总！不要无礼！”周威怒斥着周武，他感到在他的大厅里侮辱他的客人，就象侮辱他本人一般。

周武无力地把被郝大成扭疼了的胳膊垂下去，仍不甘示弱地气咻咻地说：“大哥，不要放走他！他是来和田世杰取联系的红军，我们要抓的正是他们！”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周威忿忿地瞪了周武一眼，表示出内心的不满和愤慨。

周威对周武不满的原因有四：第一，周武在他的指挥部里对他的客人竟这样粗暴无礼，是对他极不尊重，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狂妄行为；第二，他见到了谷敬文给周武的信，虽然还不知周武的态度，但肯定他已经和谷敬文勾结，这在三天前那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中已经得到了印证；第三，他觉得红军代表的拜访，并无恶意，虽然有激烈的争论，却正说明对方的坦率正直。同时，他感到红军代表所说的道理非常新鲜。他对这些道理当然还谈不上完全理解，也就更谈不到完全接受，但他觉得这些道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觉得这位红军代表是一个有学问有胆略的值得敬佩的人。他清楚地看到周武用枪口对准他的胸口时，他是那样的镇静沉着，表现出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在这位英姿勃发，彬彬有礼的红军代表面前，那些“共产党是青脸红发、巨齿獠牙”的无耻谣言，不攻自破。周威喜欢这种

人，尊重这种人。相形之下，周武显得卑鄙无耻，虚伪奸诈，粗俗低下，浅薄渺小。周威讨厌这种人，鄙视这种人；第四，就是周武又背着他，逮捕了黄六嫂，搜查田世杰，这又是对他不诚实不尊重的行为。……

周威眼下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对待周武，他既讨厌，又原谅。不管红军代表多么受到他的敬重，在他眼里仍然是外人；不管周武多么使他厌恶，在他眼里，毕竟是同宗同祖一家人。谷敬文的信使他震惊而又恼恨，但他又认为这可能是谷敬文的一厢情愿，周武还不至于坏到暗算齐心会出卖四岭山的程度。

周威也感到，他对周武的斥责虽然是对的，但也太使周武难堪了，他毕竟是同族的兄弟，周威不愿当着外人的面太让周武为难。他想在没有外人的参预下，解决他们四岭山内部或是家族内部的纠纷。于是他向大厅外面喊道：“枫森！客人辛苦了，请客人到厢房里去休息！”然后他向郝大成歉意地说：“郝代表，对不起，……”

郝大成站起来诚恳地说：“总指挥，我等你的回音。我相信总指挥是不会使红军失望的！”

然后郝大成跟着卫士向外走去。在出大厅之前，他一直没有理睬周武，但是他将要跨出门槛时，却回过头来说：“周团总，今天你的火气太大，你想动武那很容易，红军一定奉陪到底！”

郝大成这几句充满威慑力量的话，更加深了周威对他的印象。

第二十章 脱 险

大厅旁边的厢房是周威吃茶、看书和睡觉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摆设，一张木床上挂着半旧的蚊帐。在窗下有两张竹制的躺椅，中间有一个茶几。在床头上有一个笨重的橡木箱子。墙壁上还挂着周威当石匠用的锤头和凿子。郝大成来到厢房之后，仍在思索着大厅里发生的事情。当卫士把热茶放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想起这个卫士的名字叫枫森。当他第一次听到周威喊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楞怔了一下：“好熟悉的名字啊！”但是，当时他没有时间去细想，现在他完全回忆起来了，在白马山峡谷突围的时候，周枫林说他有个弟弟叫周枫森，住在四岭山区，“世上竟有这样的巧事？”郝大成问道：“小兄弟，你贵姓啊？”

“我姓周，”卫士和气地说，“叫周枫森！”

“你认识一个叫周枫林的吗？”

“周枫林？”周枫森吃惊地直盯着郝大成说，“我有个哥哥叫周枫林，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周枫森回想起任中元杀进四岭山时父母惨死在土匪们的屠刀下，他兄弟二

人在兵荒马乱中失散的情景。

在周枫森父母死去，哥哥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周威收养了这个孤儿。名义上虽然是卫士，实际上周威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待。他们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和真诚的感情，所以周枫森在周威面前是很随便的。

郝大成的到来，引起周枫森很大惊奇，因为他是红军的代表。周枫森很注意地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在最初的接触中，他就对郝大成有了极大的好感。这种好感是哪里来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由于传说的谣言，把红军诬蔑成杀人放火的强盗和凶神恶煞，而实际证明恰恰是相反的一种反映吧？当他从雕花的窗棂中，看到这位代表和总指挥激烈争论的时候，他的同情是在陌生人这一边。他觉得这个人理直气壮，说得很有道理；当他看到周武持枪对准这位客人的胸口时，他冒了一身冷汗，不由地也把枪举起来对准周武，他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保卫这位客人；当他看见这位客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的神态时，他从内心里深深地感到敬佩，当他看到周武的枪被有力的手下掉时，他感到无比痛快，暗暗地叫好，他把郝大成看成了真正的英雄。当他奉周威命令把郝大成带到厢房来休息时，他似乎被一种幸福的甜蜜感情所陶醉了。他给郝大成泡上了白云山的秋露白茶。即使为了这过分热情的招待挨一顿责骂，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现在他从这位客人嘴里听到了哥哥的消息，对郝大成的亲密感情又增进了一层。但他似乎不敢相信有这样巧的

事情，便又说道：“天下重名的人多着呢，也不知是不是！”

“你哥哥的左额角上是不是有一块伤疤？”郝大成也认为应当核实。

“对啊！”周枫森惊喜地说，“那就是了，那块疤是他给地主放牛时，被地主打的！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里？……”

“自从任中元杀进四岭山，你哥哥就逃到了九里十八坪，他在那里参加了革命，后来当了红军！”

“我哥哥也是红军？”周枫森惊诧地说。

“是的，红军才真正是穷人的队伍！”

“他现在在哪里？在南屏山吗？为什么他不回来呢？”周枫森急切地问。

“你哥哥可是好样的！他现在不在南屏山，在白马山打了一仗，你哥哥留下打阻击，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郝大成看到周枫森脸色有些变了，他不愿意使这个孩子悲伤，就转了个话题：“我和你哥哥分手的时候，他说，我有个弟弟叫周枫森，流落在四岭山里，不知是死是活？若是红军开到四岭山去的话，千万要找到他，告诉他要跟共产党走，要帮助红军，要走革命的路啊！”

“啊，我的哥哥！”周枫森怀念地叹了口气。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多么想见到他的哥哥啊！现在他对郝大成除了敬佩亲切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感激的心情。他的心一下就和郝大成靠近了，把郝大成当成了亲哥哥。他殷切地问道，“红军为什么不开进四岭山来？”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我还不知道总指挥愿意不愿

意红军开进来？”

“为什么不愿意？别的红军我没有见过，可是见到你，知道我哥哥也是红军，我就认定红军是个好队伍。你们开进来吧，帮助齐心会打任中元！”周枫森说得又天真又诚恳，而后他又估摸着说，“总指挥也许会愿意的，他是个好人！”

二

在郝大成和周枫森开怀畅谈的时候，周威和周武正在大厅里进行着不愉快的争执。

周威把谷敬文的信，摔到周武的面前，激怒地质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武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满脸怒气的周威，低下头来展开被揉皱了的信纸。当他看到最后几行的时候，屁股上就象被狠狠地戳了一锥子，惊慌地蹦了起来，脸上立即滚下了汗珠。他抬头看见周威那愤恨的目光，拿信的手不由地发起抖来。他象落在深水里的人挣扎着向岸上爬似地说：“大哥，这不是真的，这是共产党的挑拨离间！”

“但愿是这样，”周威仍旧忿忿地说，“我问你，你是不是和谷敬文早有勾结了？先不管这信是真是假，谷敬文给你送信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周武血红的两眼急楞楞地沉默着。

“你刚从九里十八坪回来，他又派人给你送信，什么事这么急？我们四岭山和他谷敬文有什么关系？”

周武仍然沉默着，他仿佛觉得快要淹死在水中了。但他不能不挣扎着：“大哥，这是谷敬文的一厢情愿，并不是我的心意。……”这话说出来，连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力量，就象落水的人，虽然揪着了岸边的一撮枯草，却不能支撑他上岸。

这时周祖荫赶来了，总算救了周武的驾，挽救了这一即将破裂的危局。

天气虽已炎热，周祖荫却仍然穿着长衫马褂，枯黄色的干瘪多皱的长脸，头上扣一顶黑缎红疙瘩的瓜皮帽，据说这是大清皇朝红顶子的变种；有一条又干又细的猪尾巴似的辫子翘在脑后，这也是他“信而好古”的佐证。从他整个形体来看，很象是一具刚从古墓里爬出来的活僵尸。此人是秀才出身，一肚子四书五经，满嘴的仁义道德。周祖鸣死后，他就是周家的族长，是四岭山区封建礼教的卫道者，是周武的高级谋士。他经常以族长的身份，到太平寨来拉拢周威。他本是和周武一同从沙河镇出发的，但是这个年老力衰的糟家伙，不敢快马驰骋，所以姗姗来迟了。

周祖荫把谷敬文的信仔仔细细地看了三遍，其实他并不全是在看信，而是在思谋着对策。然后，他把信折迭起来，放在自己手边，又捻了捻山羊胡子说：

“谷敬文和我们是亲戚嘛！这谷敬文素重权势我也是知道的，出此下策太不应该，太不应该！……”他捻着胡须考虑着在这几句铺垫之后，如何转弯子。“我的意思是说，在自家人中间，就是有些不是处，也不能多计较，肉烂也是在锅

里嘛，都不是外人嘛。”

“他们竟要吞并我的齐心会，还想害我！”周威咬牙切齿地说，“谷敬文算什么东西？是个张着血口的狼，……”然后他激愤地站起来指着周武：“你和他勾搭，不是引狼入室吗？”

“威侄，你先听我说，”周祖荫示意周威坐下来，“现在四岭山正是内忧外患之时，兄弟二人应当同心协力，共御外侮，方能对得起祖宗在天之灵，绝不能为外人伤了兄弟之间的和气。”然后又对周武小骂大帮忙地说：“武侄也有不是处，有事应当多和你大哥商量，免得产生误解，使外人钻了空子。”

“荫叔的责备很对，”周武便顺水推舟地说，“今后我有事，多和大哥商量就是了。”

“当然，武侄也有自己的难处，”周祖荫说，“南屏山红军正要进攻四岭山，不和谷敬文、任洪元联合起来，是很难消灭这伙红军的。……”

“就是啊，我全都是为了四岭山的安全着想。”周武又赶忙顺着周祖荫给他竖的杆儿往上爬。

“谷敬文升了三县司令，这可是国民政府的皇封啊，名正言顺，报上都登了嘛。如果武侄成了保安团长，那和民团可大大不同了，一个是官团，一个是民团，这官、民之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我们周家的荣耀，祖上的福荫嘛。”

“把民团改编成保安团，这不是和任中元变成一家子了吗？”周威仍然余怒未息地说，“好，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管

你编成什么团，我无权过问，可是，别在我齐心会身上打主意！……”

周武由于有了高级谋士助战，胆子也壮了。他反击说：“谷敬文给我写封信，你就说我这么多的错处，可是你背着我和祖荫叔私下和红军代表谈判，这到底算什么？”

“难道说，我在我的大厅里，没有权力接待我的客人吗？”由于周武的无理干涉，周威开始消减的火气又慢慢升起来了。

周祖荫不愿让事态再发展下去，他知道这种互相揭短的办法，只能把裂痕越扯越大。于是他和稀泥抹缝子，各打五十大板，伪装公正地说：“兄弟之间，以和为贵，不用说没有什么大错，就是有什么大错，也是应该忍让的。家丑不可外扬，兄弟间更不能互相揭短。唉……”周祖荫长叹一声，为刚才的争执表示遗憾。而后摆出家长的姿态告诫说：“兄弟鬩于墙内，必为外人所乘。岂不悲乎？焉能不慎？”

周威和周武都没有讲话，他们各自生着闷气。

周祖荫又忧虑重重地说：“这两个红军甘冒万险，到我们四岭山来，真可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哪。我看他带来的这封信，未必是真，其中定有诡诈，威侄切勿中了红军的离间之计啊。”

“这一点荫叔可以放心，我周威不是傻瓜！是真是假我还是看得清的！”

“这样就好，凡事必须三思而行。”周祖荫以长者关怀晚辈的姿态，又对周威叮咛了一番，就告辞了。

决裂的局面在周祖荫的调解下虽然缓和了，但还是弄了个不欢而散。

周武和周祖荫怀着愤懑懊丧的心情，在周威大厅外面上了马。他们信马由缰，缓缓地行走在回沙河镇的路上。种种毒计在他们卑鄙的头脑里起伏。这次太平寨之行，在他们来说是很失败的，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啊。他们本来是想在周威面前，挑起对红军的仇恨的，结果反而被红军代表揭了他和谷敬文勾结的老底；本来是想要齐心会配合他们搜捕共产党和红军的，却没有想到红军代表成了齐心会的座上宾。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他们一边并辔而行，一边挖空心思搜尽枯肠地计议，如何把两个红军杀死。周武已经判断出那个红军代表不是一般人物，他想：“只要我把这两个红军捉住，我就要百般地折磨他，我要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割去他们的鼻子耳朵，然后写一封信，叫他们带回南屏山。……”

周祖荫听了周武的设想之后，摇摇头说：“不，不能只图消仇解恨误了大事。我看要处死他们，想法把赃栽到齐心会头上，让南屏山的红军和齐心会结下不共戴天的冤仇。……”

主意倒是好主意，至于如何把红军抓住，又如何给齐心会栽赃，他们还一时想不出办法，只是坐在马上苦思冥想。他们捉摸着这两个南屏山来的铁匠到四岭山的真正意图，猜测着今后他们的活动方法——他们是来四岭山侦察？联

络地下共产党？和齐心会谈判？……这一切周武和周祖荫全想到了，只是不知道：他们完成使命后是回南屏山呢，还是在四岭山长期潜伏？如果回南屏山，是在什么时候？是取道青龙山，还是南山口？……

他们又经过几番计议，终于想了个万全之策——三管齐下：封锁青龙山，严守南山口，在四岭山内大搜查。这中间包括化装进入齐心会辖区，尽量把红军杀死在齐心会辖区之内，这样给齐心会栽赃的计策也就可以实现了。

三

周威的心境，原似一潭静水，现在突然全被搅浑了。在周祖荫和周武走后，他稍稍沉静了一会儿，但仍理不出头绪来。他想再见一见红军的代表，也许能从这位代表那里得到澄清。于是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怀着复杂的心情，踱到了厢房里来。他和郝大成各自躺在一张躺椅上，因此谈话也采取了随便的方式。

“刚才武弟多有冒昧，望郝代表海涵。”周威抱歉地说。

“总指挥不必介意，这是小事一件，我不会计较的！”

“听代表所言，红军敢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土豪劣绅为敌，并且有救国救民的宏愿，但不知贵军有多大实力？”

“总指挥，我们的力量全在民众之中，”郝大成机敏地回答了这一难题，“所以国民党虽派兵上万，连续‘追剿’，想把我們消灭，但他们是永远办不到的，人心都向着红军！”

“不知贵军用什么办法取得民心？”

“凡是对穷苦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做，凡是对老百姓有害的事我们就反对！”

“这也是齐心会的主张！”周威说。

“主张看来好象一样，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齐心会认为防匪保家就是为民除害，其实并不能救穷人脱出苦难。因为什么对穷苦人民是害，什么对穷苦人民是利，齐心会并没有辨别清楚。现在又回到刚才我们的争论上去了。齐心会主张的本意也许不错，可是由于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看问题，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分不清，所以他防的并不是真正的匪，保的也不是真正的家。若要真正为穷苦人做好事，那就应该执行共产党的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只有这样，才能把旧社会彻底打烂，才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你说的这些道理太深奥了，对于打倒帝国主义，我是万分赞成的。”周威回忆说，“算起来已经二十七八年了，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在义和团起事的时候，我就亲自和洋鬼子干过，别看他们洋枪洋炮，我们用大刀长矛就把他们打败了。挂在大厅墙上的龙泉宝剑，就是我从一个洋鬼子军官手里得的！是清朝那些卖国贼送给他们的洋大人的！”

“这是你的光荣！”郝大成说，“帝国主义，就是和土豪劣绅、国民党穿着一条裤子，一个鼻孔里喘气啊！他们勾结起来，一起来屠杀中国人民，剥削中国的穷苦老百姓啊！”

“帝国主义是可恨。”周威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些道理

的呢？这些道理是哪里来的呢？”

“是啊，开头我也是不懂这些道理的。我给地主放过牛，我打过猎，当过铁匠，我挨过地主的皮鞭子，我受过豪绅的窝囊气……后来我是怎么样走到革命道路上来的呢？……”

郝大成扼要而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经历引起了周威的敬佩和同情。

周威最后说：“我周威久居荒山，孤陋寡闻，听郝代表开导，茅塞顿开。只是耳听为虚，眼见是实，我周威喜欢正直，厌恶奸诈。如此明言，请郝代表见谅。……”

“理应如此！”郝大成说，“红军只有做得比我说得好，绝对不会比我说的坏！但不知周总指挥对红军进四岭山有什么意见。”

“偌大的天下，红军为什么非要进四岭山不可？”

“红军志在解放全中国，解救劳苦大众出苦海，”郝大成豪情满怀地说，“革命的红旗将来一定会在全中国的土地上飘扬，四岭山也绝不会例外。”

“口气也未免太大了吧？”周威微笑着摇摇头说，“你说的那个将来是不是会有呢？我不敢说。红军的雄心壮志我倒很是佩服。那个将来未免太远了，我们还是说当前的吧。不知红军进四岭山，会给四岭山带来什么好处？”

“不能笼统地说四岭山的好处，四岭山是分阶级的，四岭山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一种是压迫人剥削人的土豪劣绅。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俗话说，

‘豪门不打倒，穷人难翻身’。我们进四岭山，只能对劳苦大众有好处，所以他们热烈欢迎；对土豪劣绅很不利，所以他们极力反对！……”

“何以见得？”

“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对红军自然不必多说了。谷敬文和任洪元‘追剿’我们，周武也主张出兵南屏山和国民党一起来夹击我们，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就说群众对我们的欢迎吧，我们到了南屏山的第二天，当地的农友们就把自己过荒年的口粮和盐，一把一把凑起来，送给红军吃。我们打汤三碗子的时候只去了十三个人，为什么全部消灭了汤三碗子的保安队，我们没有一个伤亡？这不只是红军能打仗会打仗，更主要的是劳苦大众有力的配合；我们还没有进四岭山来，可是四岭山的人民却已经盼望我们了。……”

“是这样吗？”周威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一进来，就听了《盼红军》的山歌！”接着郝大成就把小金铃唱的那首山歌念了一遍。

“这不过是哪一个人教的！”

“对！教的可能是一个人，可是唱的却是千百人。这就说明这个歌，唱出了劳苦大众心里的话，不然，就不会那么快地流传开了。”

“这倒也是。”

周威在沉思着，他虽然还不能够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但他又觉得红军代表说得很有道理。

郝大成循循善诱地说：“我是打过猎的人，我打死过很

多豺狼虎豹。你说这做得对不对！”

“打豺狼虎豹，为民除害，有什么不对？”

“对！这没有错。因为豺狼虎豹是野兽，容易看得清楚。人要活命，狼要饱腹，当人和狼争着一条命的时候，你是赞成狼把人吃掉呢，还是赞成人把狼打死呢？……”

周威笑笑说：“这还用问吗？”

“可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清楚了。”

“人总和豺狼不一样啊！”

“不一样？你说西屏山的任中元怎么样？”

“他比豺狼还凶狠！”一提到任中元，周威就忍不住激愤起来。

郝大成笑起来了：“看看，你还说人总和豺狼不一样呢。”

周威也发现自己讲的有了矛盾，不由地微笑了一下，问道：“如果红军进了四岭山，能不能帮助齐心会去打任中元呢？”

“当然能，这一点我可以答应。”郝大成诚恳地说，“我们一定会消灭任中元的！”

“如果红军真象郝先生说的如此之好，进四岭山我不反对。”周威不无疑虑地说，“但是只能在白云山和青龙山活动，不能进入齐心会的防区。齐心会的防区是黑蛇岭和伏虎岭，这你是知道的！”

“我懂得总指挥的意思，”郝大成微笑着说，“总指挥对

红军还不放心！”

“你说对了！”周威直率地说，“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我不只听红军的主张，我还要看红军的行为！”

“到时候我们看吧，”郝大成说，“也许我们不来，你们还要去请。”

“到时候看吧！”周威半敷衍半搪塞地说。

“好！我们一言为定！”郝大成斩钉截铁地说。

“只恐怕四岭山不容易进来！”周威笑笑说。

“哈，哈，”郝大成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不久咱们就会见面的！”

四、

郝大成谢绝了周威的挽留，告辞了周威，当晚在小茶馆里和田世杰、黄六嫂、王尚青会齐了。黄六嫂和王尚青完成了对沙河镇的侦察。至此，郝大成进四岭山的任务，已在几经危险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了，所剩下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出四岭山，和四岭山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如何迎接红军进山的问题了。

“从今天周武那个凶恶的样子来看，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郝大成说，“他在周威的大厅里虽然还不敢行凶，可是他已经敢动手了。他一定会想办法对付我们的。”

“我们暴露了身份，又有很多团丁认识我们，这对我们出山很不利。”王尚青说。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出山？”田世杰问。

“当然越快越好。”

“是不是绕道青龙山出去？”黄六嫂思忖着说，她有些焦急。

“我也想了，”郝大成说，“南屏山在白云山南面，我们东出青龙山要绕上很大的一个圈子，不只时间太长，而且也不一定安全，青龙山也是周武的辖区。……”

“从南山口出去，当然是最近了，”田世杰忧虑地说，“可是，再走南山口是不行的了。”

“还有别的路没有？”郝大成沉思地问。

黄六嫂说：“白云山有句俗话：‘出山进山一条路，不走山口无路行。’要出白云山，不走南山口是出不去的。”

“我们从南山口上打出去！”王尚青看着郝大成和田世杰为难的样子，冲动地说，“反正我们有武器了，大队长，豁出命来我也要掩护你出去！”

“有武器当然比没有武器好，可是，拚命不是个好办法。”郝大成说，“这两支短枪给田大叔和黄六嫂留下，这是坚持斗争所必需的。”

“不！不！”田世杰和黄六嫂同声说道，“你们不带武器出山不行，我们可不放心。”

田世杰又说：“我看还是找周威说说，请他派人护送你们。”

“周威不一定愿意这样作，即使周威同意这样作，结果也不一定好。”郝大成沉思着，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

便用坚决的口吻说：“我们一定要在白云山找出一条新的路来，我们不只是为了出去，更主要的是为了进来。”

“不只是为了出去，更主要的是为了进来。”这个念头看来似乎是郝大成临时想出来的，其实是郝大成深思熟虑的结果，只不过是出于出山这个难题把它触发出来就是了。在进山的时候，郝大成便十分注意四岭山的地形，为打进四岭山作好准备。当时他看了南山口的地势后，感到用巧妙的方法进行奇袭，或是化装成谷敬文的信差，用智取的办法都是可以把南山口拿下来的，只是花的代价大小的问题。总之，在掌握了白云山的地形和民团的兵力部署及活动规律后，郝大成是有充分的信心根据具体情况，想出进四岭山的办法的。到底如何进法，当时他准备放在以后去考虑。但现在，如果就能找到另外一条出山的路，在进四岭山时加以利用，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部队突然出现在南山口的背后，那该是多么美妙啊！

“这可得好好想一想。”田世杰有些焦灼地说。

“大叔，俗话说：‘要知山中路，须问采樵人。’你有熟识的药农、猎人和樵夫吗？要问问他们，不过一定要问可靠的人。”

“能不能从劈云峰上攀过去？”黄六嫂说，“听说有个老药农上去采过药草！”

黄六嫂虽然这么说，但她也觉得可能性不大，只是提一提，开开思路而已。

“劈云峰在哪里？”王尚青忍不住问道。

“就是白云山的主峰啊！”黄六嫂回答说。

“是整天罩在云雾里的那个山峰吗？”郝大成问。

“就是！”

“还是另想别的办法吧，”田世杰摇摇头说，“那个老药农上是上去过，可是没有到顶上！难哪！……”

“难道活人能叫尿憋死？”王尚青性急地说，“上天入地都不行吗？”

“入地？”田世杰猛一拍腿，兴奋地说，“对啊！你这一说，我想起一个故事来。……”

“这么说是有了办法了？”王尚青高兴得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你先不要高兴，还不知能行不能行呢。”田世杰仰了仰头，象是遥望一件久远的往事，“那是我来四岭山不久，我认识了一个猎人。有一天他在白云山下打伤了一只豹子，正追着追着，眨眼就不见了。循着血迹他找到了一个洞口，他拨开树丛钻了进去，沿着这个山洞，他走到了南山口下的涧底，他又过了一道两丈多宽的石缝，沿着豹子的血迹，又钻进了第二个山洞。那第二个比第一个更长更窄更潮湿了。……走到洞口，就听见涧底的流水声，这个时候已经看不见血迹了。老猎人被这个狡猾的豹子引到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长不见头的山沟里来，又懊恼又生气，本想向回走，觉得很冤枉，窝着一肚子火，咬了咬牙下狠心追到底。他爬过了一个山洞又一个山洞，趟过了一条小溪又一条小溪。在洞和洞不连接的地方，长着很多杂树棵子。也不知

走了多少时辰，他钻出了一丛顶密的杂树棵，忽然前面开亮了。一看，已经钻到南山口外面了。那时郑大年的爷爷还在世，他捻着雪白的胡须说：‘你钻到泥鳅沟里去了！’我们才知道白云山下还有一条泥鳅沟。这条沟几乎没有人走过，知道的人也很少。……”

“你进去过吗？”郝大成问。

“我没有进去过，出于好奇，我到洞口那里看过一回。”

“可好找？”

“不好找。那洞口不大，是在南山口下的山沟里，全叫杂树棵子盖着。是了，我记得离洞口不远有一棵老橡树。”

“这就好，”郝大成说，“我们从泥鳅沟里钻出去！”

“我带你们去找！”黄六嫂说。

“只要那棵老橡树还在，我们会找到的！”郝大成说，“人多了反而更不方便。”

“现在研究一下，如何配合你们进山吧，”田世杰说，“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好抓紧准备！”

“首先要保持山里山外的联系，山里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告诉我们。”郝大成说，“我们也把进山的时间通知你们，好及时配合。”

“联络人员由我们派出，”田世杰对郝大成说，“我不懂军事，怎么配合，还是你说说吧！”

“军事上配合，你们是有困难的，也不很需要，主要是政治上准备，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把群众先发动起来。这些工作你们都已经做了，并且很有成效，这就是最好

的配合了。至于军事上，我想，部队刚进山，道路不熟，要给我们派几个向导；再就是要把泥鳅沟保护好。我们出山以后，敌人有可能追查出泥鳅沟来，然后把它封锁和堵塞起来，我们进山就困难了。”

经过研究，认为应该迷惑敌人。要有人到青龙山一带袭击哨卡，使周武误认为红军代表东出青龙山，以掩护泥鳅沟这条秘密通道，这需要田世杰或黄六嫂帮助完成。郝大成本想把两支短枪全给田世杰留下，在田世杰的坚持下，只留下了一支，另一支由郝大成带在身边，以防不测。

经过再三思考，郝大成认为这个计划虽然是可行的，但并不十分完善。造成东出青龙山的假象，只不过瞞哄敌人一时，一旦敌人清醒过来，这条通道仍然难以保住。于是他们又重新研究保护泥鳅沟的方法。

“想法叫敌人找不到泥鳅沟就好了。”王尚青说。

“对啊！”黄六嫂接着说，“砍些杂树棵子把洞口挡起来行不行？”

“挡洞口是个好办法。”郝大成受到了启发，“就是用树棵子不行，砍下来的树棵子叶子一落，反而把洞口露出来了。……”

“那就用石头挡！”田世杰说。

“对，用石头挡起来好，可是要堵得和石壁一样，让敌人认不出来才行。”

“这不难办到，反正洞口又不大。”

“那我们怎么进来？”王尚青又产生了顾虑。

郝大成笑笑说：“挡洞口是为了叫敌人从外面找不着。我们是从里面出来，用劲一推，不就打开了吗？”

“我们一定要把泥鳅沟保护好！”黄六嫂说。

“在你们进山的那一天，我们一定到泥鳅沟口等你们！”田世杰说。

大家心情轻松地笑了一阵，计议已定，当天夜里就分手了。

分别时，郝大成和老人紧紧地握着手，深情地说：“田大叔，你可要小心啊！我们一定争取早一天打进四岭山来！”

“我盼着这一天，我们在四岭山等着你们！”

郝大成和田世杰久久地握着手，他们之间，互相寄托着多么殷切的期望和巨大的信赖啊！

五

郝大成和王尚青走了一夜，在第二天的凌晨，他们到了白云山下，隐蔽在树丛中间。只见沙河镇到南山口的路上，团丁持枪在手，来来往往，如临大敌。有人吵吵嚷嚷地从山上走下来，又有人议论纷纷地向山上走去。从这些片断的议论中，可以听出大致的内容：周武已经给民团下了死命令，严密封锁南山口，不分男女老幼一概不准通行，给各村保正和保丁也下了通令，见到两个铁匠能抓活的就抓活的，不能抓活的，就立地打死，并有重赏；已经派人去青龙山，把山口卡死；此外还派了带短枪的团丁到齐心会辖区暗害红

军。……因此，团丁们认为在这样周密的搜索下，那两个红军是非落网不可了！

郝大成和王尚青在团丁们交接班的纷乱情景过去之后，他们极其小心地进入了白云山下的一条山沟。他们首先找到了那棵老橡树，在橡树两旁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掩蔽在杂树丛中的洞口；洞口里边，阴湿而又泥泞。

王尚青争先钻进了山洞探了探路，郝大成随后跟了进去。他们爬一阵，躬着腰走一阵，又扯着青藤踩着石棱攀一阵，有时他们要象四脚蛇一样穿过低矮狭窄的裂缝，有时又涉过急湍的暗流。……实际上，比田世杰说的还要艰险难行。从涧底向上一望，青天就象一条弯曲的淡蓝色的河流。郝大成看着这样险要的地方，暗自佩服当年猎人的胆量和爬山的功夫。通过那些张牙裂嘴的怪石的缝隙，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南山口的似断似连的小路，又影影绰绰地看见团丁们在南山口上来往走动。郝大成不禁微微地笑道：“你们就在那里守着吧！”

直到太阳偏西，他们终于走出了泥鳅沟。这时他们的行动更加小心，走一段，观察一会儿，认为确实没有危险，他们才向前走去。穿出了最后一丛树林，前面已经是南山口的山谷了，再向前面不远，就是宽阔的山路了。

这时他们看见从路旁树林子里钻出几个樵夫来，郝大成警惕地握枪在手。但他立刻把枪放下了，脸上露出胜利的欢欣和轻松的微笑。他认出为首的樵夫就是史少平。

“大队长！”史少平和另外三个战士欢呼着向他们奔跑

过来！他们都紧紧地抱在一起，就象分别了几十年后又重逢一般。史少平说：“全队的人都在掐算着你们应该回来的日子，党代表让我们提前到这里来等你们！”

“你们等了很久了吧？”

“我们已经等了两天了！”

他们一行六人披着嫣红色的晚霞，向南屏山进发，吴可征和全体同志们都正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他们！

第二十一章 初夏的晚上

一

郝大成和王尚青从四岭山回来，在全队引起的轰动和喜悦是可以想见的。大家都怀着兴奋急切的心情，谈论着四岭山。大家都把王尚青拖来拉去，“逼”他提供更详细的材料，以供那些“小参谋”们研究参考。一个个信心百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些“小参谋”们在议论纷纷。

“你说怎么进呢？”

“当然是强攻南山口啦！”

“去你的！那是傻瓜干的事！我看绕道青龙山，从敌人想不到的地方打进去！”这个意见似乎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依我看，我们有更好的方法。”

“你说什么好方法？”

“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大队长总是喜欢智取，反对力敌！”

“怎么智取法？”

“那我怎么知道？智取的方法呀，在咱大队长那脑子里

装着啦！”

“嘿，你这个参谋行，净说些‘吃饱了准不饿’的大实话！”

大家说一阵笑一阵。

“那你说什么时候进呢？”

“我说快啦！”

这个“快”字是很有学问的，它的巨大的伸缩性可以使那些“小参谋”们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是三天之内进也好，五天之内进也好，或者是十天半月之内进也好，他们都可以说：“看，我估计得不错吧？我早就说‘快’了嘛！”……

这样的议论是写不完的，它充分反映了部队的热烈的情绪。在部队纷纷议论的同时，郝大成和吴可征在大队部里也正在热烈地谈论着。

“根据你谈的这些情况，”吴可征说，“我认为四岭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是很好的，他们都已经积极地动起来了。但是，由于党组织被破坏的太严重，要完全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又加周武在谷敬文的授意下，对群众的镇压迫害越来越紧了，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周武民团的实力和我们原想的差不多。即使周威保持中立态度，照现在的情况来看，马上进四岭山恐怕有困难，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不管山里山外，都必须作进一步的准备。……”

郝大成说：“在进四岭山之前，我们的队伍一定要扩大到二百人以上才行，要站稳脚跟，没有足够的力量是不行的。”

“要快！”吴可征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时间，抢在谷敬文之前，如果谷敬文提前进去，就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

“很对！”郝大成赞成说，“现在谷敬文是和我们争夺四岭山，就象两军对阵，从山两边争夺制高点一样，谁先抢占了山头，谁就有了主动权。”

“二百多人的队伍，只要 we 和纪松田同志协力做好扩红工作，是不难达到的。就是武器不好解决。”

“这，我倒有一个想法。”郝大成胸有成竹地说。

“你快说说看。”

“刘玉龙团第一营，前几天不是开到山下吗？根据这几天的迹象，他们不象进剿南屏山，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虚张声势。这也符合任洪元的心理，这个旧军阀出身的家伙，很懂得保存实力。他和谷敬文不一样，他在这里一无家业，二无地产，不知什么时候来个调令，撅起屁股就得滚。队伍就是他的本钱，他的两个团已经北调，只有一个团守家。如果不是刀压脖子逼着他，他是舍不得花血本的！”

“他不来找我们，我们倒要去找他！”吴可征看出了郝大成的心思。

“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根据纪松田同志送来的情报，崖头沟驻的是一连，连长宋三是狂妄自大没有头脑的家伙，是比较好对付的。这些白狗子麻痹得很，以为我们只能躲着他们走，根本不敢碰他们。我们正好乘其不备，奇袭他们一下。一口虽然吃不下他一个连，吃掉他一个排还是有把握的，这样就可以补充我们的武器弹药。……”

“你看什么时候行动？”吴可征兴奋地问。

“今天晚上就干吧。”

二

刘玉龙团的一营营部和二连、三连连部驻在一个较大的寨子里。一连驻在崖头沟。崖头沟的围墙已经作了草草的修补，只是寨门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做好，夜间只好派上双岗。太阳下山不久，寨内就宣布戒严了，街道上除了白匪的巡逻小组外，空无人迹，老百姓都躲在家里。

北门上两个哨兵，懒洋洋地站在那里，用军帽不断地搦着，抵挡着蚊子的进攻。

“老杨头，你水壶里还有水吗？”一个大个子哨兵，用沙哑的声音问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哨兵说。

“还有一点，你都喝了吧！”老杨头摘下挂在身上的军用水壶，摇晃了一下，递给了他的同伴。

大个子仰起头来，咕咚咕咚地灌下去，直到一滴不剩，才把水壶还给了老杨头，舒了一口气说：“唉，真痛快！”

“马贵，听说你家就在四岭山，想家了吧？”老杨头一边向身上挂水壶，一边搭讪着问。

“还提家干什么？”马贵伤心地说，“我现在没有家了！”

“为什么？”老杨头表示着关切和同情。

“说来话长呢，”马贵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把肚里的苦水吐一吐，“我爸爸原来是老茶农，种茶有办法，手艺很好。

凡是经他管理的茶园，茶树长得特别旺，出的茶也特别香。周武看中了我爸爸的手艺，想霸占我们的茶园，逼爸爸去给他当长工，爸爸和我一样，都是脾气倔，性子傲，不吃周武这一套。可是不到半个月，祸事就来了。我爸爸卖茶回来，天黑了，正在路上走着，就从山上滚下了一块大石头，把我爸爸砸死了。大家都知道是周武干的，可是一时又找不到证据，妈妈连气带急生了病。有一天，周武派人来，说我们的茶园是他的，并且拿出了字据。我妈听了，又气又恨又急，一口气没上来就闭上了眼。我把心一横，就跑出来当了兵，盼望有一天回四岭山找周武去报仇，谁知道，国民党和他妈的狗财主都是一个窝里的狼。完了！我爸爸、妈妈在黄泉下也不能瞑目了！唉，仇也报不成了！”马贵又绝望地长叹了一口气。

“家里还有别人吗？”

“有一个叔伯哥哥，叫马义山。他从小就不务正业，专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听说他在周武兵团里很吃香。开始，我听了气得直咬牙，后来一想，也就算了。你看我们两个吧，都是穷光蛋，可是都跌在臭水坑里，仔细想想，咱拿着枪杆子为谁卖命呢？”

“这是命不济啊！”老杨头无可奈何地说。

“从前我也相信‘听天由命’这些话，可是慢慢地不相信了。我敢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谁也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祖祖辈辈受欺负？象周武这伙财主们，他妈的什么坏事都干，老天爷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如果真有

种明的话，他不是瞎了眼，就是和财主们穿一条裤子！……”

“轻一点，你干么象吵架一样呢？”老杨头制止着激愤中的马贵。

“说说心里痛快！”马贵放低了声音，“你说说，咱们三个多月没有发一个铜板儿了，可是宋连长给他姘头买一副手镯子就化十八块大洋。难道说，他发饷就是咱命好，他不发饷就是咱命不好吗？那么说，咱的命好命坏不是在天老爷手里，而是在宋三这个酒鬼手里啦！”

怕事的老杨头连忙提醒他说：“马贵，你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叫宋三听到了，脑袋也保不住。不过，你讲的好象还有点道理呢。”

“这个道理，靠我自己是想不出来的，是二排的王排长帮我想通了。”马贵忽然悄悄地把嘴凑到老杨头耳边说，“我看王排长准是个共产党。”

老杨头仿佛被雷声震了一下，惊慌地说：“瞎说，瞎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他以长辈的口吻教训地说，“马贵，你年纪轻，现在这种世道，说话可要当心，一句话说不好就要掉脑袋！”

马贵“唔”了一声，闷声不响了。他噼噼啪啪地在脸上拍了几下蚊虫，把一股闷气发泄在巴掌上，自己的两腿被打得直发麻。

当马贵闷声不响的时候，老杨头却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于是他又把话头提起来：“你怎么知道王排长是共产党呢？”

“我说了，你可不要和第二个人讲啊！”马贵郑重地警告道。

“你还不知道我老杨头吗？我什么时候乱说乱道过呢？”

“咱们在白马山峡谷里跟红军打了一仗后，不是向北开吗？”马贵说，“那一天到了牛角山下……”

“记得，就是团参谋长和营长叫人家打死的那座山！”老杨头表示自己的记忆力是很好的。

“对，就是那座山，在搜山的时候，我被石头绊倒了，鞋子也甩脱了。我蹲下身穿鞋子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山洞，里面好象有人，我正要推上子弹喊，王排长几步抢到洞口前面，向我摆着匣子枪说：‘快，向上搜！快！’……”

“你为什么告诉王排长？也许他不知道身后有个洞呢。”老杨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当时说啦，我说‘王排长，你后面有个洞’。可是王排长还是一个劲地向我喊，‘快，向上搜！’我转念一想，管他洞里有没有人，服从命令要紧。我爬上山坡回头一看，王排长还站在那里，直等到后边没有人了，他才追上了我们！”

“洞里也不一定是红军游击队啊！”老杨头仍不愿意承认马贵这个新奇的发现。

“错不了，”马贵见老杨头不甘心承认他的发现，他就越发肯定地来证实它，“搜完了山，只抓了几个老百姓，那团参谋长和营长该不是他们打死的吧？你说，红军到哪里去了？还能飞到天上去？过后我仔细一捉摸，准在那个洞里。”

“这可说不定，红军就是会神出鬼没，不会展翅飞也会地遁法。就说峡谷里那一仗吧，四面围了个风雨不透，到头来红军跑了不说，还落了个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不，忽然又到了南屏山来啦。”老杨头仿佛被他自己的猜测吓住了。他的声音很低，象蚊虫哼哼一样，“我看，咱们老住在这里就有点不保险……”

“别说话，有人来了！”马贵首先提起了枪，站好了自己的岗位。

老杨头也紧张地把枪提起来。

三

果然，就象有意来证实老杨头的猜测一般，在惨淡的星光下，有两个人慢吞吞地向寨门走来，好象经过长途跋涉累得精疲力尽的样子。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老杨头先喊了一声，他和马贵同时把枪端起来，作出随时准备射击的姿势。

“老总，干么吓唬老百姓呢？”来人不慌不忙地说，“这里驻的不是一连吗？我们是来找自己亲人的！”

“你找哪一个？站得远些，不要往前靠！”马贵命令着。

“举起手来！”老杨头也大声命令着，因为两个小伙子已经凑到他们面前了。大概是跑热了吧，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一件衣服。

其中一个忽然对马贵说：“你，你不就是我二表哥吗？把我找得好苦啊！”他惊喜而亲密地又向前靠了一步。

几乎在同时，另一个也对老杨头说：“你不是我舅舅吗？碰得可真巧啊！”也十分亲热地扑向前去。

老杨头和马贵都被这个亲热的称呼弄迷糊了。“我哪里有这么个表弟呢？”马贵想。可是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小伙子就把手里的衣服向他头上猛力一捂，把他按到地上了。

“你……啊……不得了……”

这就是两个哨兵被他的“亲戚”用衣服把头蒙起来，摀到地上去的时候，发出来的惊慌的嘟噜声。

“不要吵！”两位“亲戚”突然改变了腔调，严厉地命令着，“要活命就不要动，我们是红军！”

这时从黑影里又钻出两个人来，其中一个轻声地问道：

“绑好了吗？”

“绑好啦，你去帮助小王！”

“我也绑好啦！”

“把嘴给他塞起来！”

“发信号吗？”

“发吧！”

“嚓！”一根火柴划着了，又划了一根。

随着火光的熄灭，从郑万春和纪松田家的草屋里迅速地走出十几个黑影来，他们背插砍刀，手提短枪，一眨眼就来到了北寨门。为首的是郝大成，他迅速地吩咐道：

“少平，你和铁牛在这里守住寨门。千万不能放过查哨的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开枪。”他又回头对站在队伍里的人吩咐道：

“罗雄，你带三个人把一、二排住的巷口堵住，碰上巡逻组和游动哨，要用刀砍。……”

郝大成吩咐完毕，向背后的战士招了一下手，便立即消逝在黑沉沉的巷子中。……

史少平和赵铁牛戴上老杨头和马贵的军帽，持着他们的大枪，在寨门站岗。

“铁牛，你把刺刀装上；好对付查哨的老总们啊！”史少平说。

“这支枪上没有刺刀！”

“你用这支带刺刀的！”

“若是查哨的认出我们来怎么办？”铁牛顾虑着，“动了枪就麻烦了。”

“来一个查哨的好办，如果来两个，我们就得动动计谋才行。”

“怎么动法？”

“我们把帽檐拉下来遮住脸，假装打瞌睡，这样，一来，他们认不出我们的模样；二来，他们准凑到我们面前来，我们就猛然向他……”史少平作了个扑击的动作。

赵铁牛点了点头，勉强忍住了笑声，虽然这是严酷的战斗，却也觉得很有趣味。

他们两个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围子里的动静，计算着这

次不响枪的战斗的进程，他们觉得时间慢得难以忍受。夜风徐来，天气变得凉爽起来，万籁俱寂，在这沉静安谧的深夜，谁会想到一场紧张的战斗正在进行？时间象一头疲惫的老牛，任你多么急躁地鞭打它，它还是拖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死也不肯加快一点。岗哨上的时间，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度过的。

大约有十五分钟过去了，围墙下传来沙沙沙的脚步声。“来了！”史少平轻声地说，他们从单调的脚步声里判断出最多不超过两个人，因此绝不是自己的队伍，而是查哨的敌人从东门转过来了。

铁牛立即按照事先计议的那样蹲在寨门边，把带刺刀的步枪抱在怀里，把帽檐向下一拉，响起了呼噜呼噜的鼾声。

史少平这时也作好了准备，拄着没有刺刀的枪，倚在围墙上，装作打瞌睡，并思考着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办法。

查哨的匪兵走到寨门里边就停下来了，显然他们听见了岗上的鼾声。查哨的是三排的副排长，后面跟着的是一个匪兵尤四鼠。他们本想按照惯例给这两个失职的哨兵几个耳光，但敌三排副忽然觉得这样太简单了，没有意思。他忽发奇想地要借惩罚哨兵来寻寻开心。

“老尤，不要惊醒他们，我们把这两个昏头昏脑的瞌睡虫玩弄一下。”

“逗引他们说梦话一定很有意思，说不定这两个家伙正在做着好梦呢。”尤四鼠不怀好意地怂恿着他的副排长。这

些话在沉静的夜里，全让两位“哨兵”听到了。

于是他们蹑手蹑脚地来到哨兵前，敌副排长看了史少平一眼，但史少平用帽檐遮住了半边脸，而另一半又在黑影里，他没有认出是谁。敌副排长又来到了赵铁牛面前，他认为这个哨兵睡得最死，正要伸手去拉他的帽子，看看是谁。这时，史少平轻轻咳嗽了一声——这是动手的信号。

赵铁牛按照早已商量好的办法，象一条压缩的弹簧突然被松开一样，从地上蹦了起来，刺刀在对方的胸前闪动了一下……

“啊！你昏……”敌副排长只说出了两个字，就“噗通”一声横跌在寨门边了。

站在背后的尤四鼠惊骇地叫了一声，猛然向后倒退，正好退到史少平的怀里，史少平把枪一丢，双手紧紧地扼住他的脖子，把他摔到地上。

“这个家伙要不是一步退到我怀里来，我的枪托早把他的脑袋砸碎了。”少平一边捆绑尤四鼠，一边兴奋地说。

赵铁牛又在敌副排长的身上补了一刺刀，把他拖到寨墙沟里去了。

四

郝大成带着部队悄悄地进入了敌三排住的大院。根据他们侦察和纪松田提供的情况，只有三排住得集中，其他都是以班为单位，分住在老百姓家里。

三排住的是一家地主的大院。排长排副住在宽大的北屋里。由于天热，匪兵们大都睡在院子里。他们没有帐子，全都把被单或军毯拉到头上抵挡蚊虫的叮咬，但是，有的人仍被咬醒了，迷迷糊糊地拍打着，咒骂着。他们的枪都放在身边。

郝大成进入大院，是出乎意外的顺利。虽然郝大成已经准备好对付门岗的办法，门口却连个岗哨也没有。只有一点郝大成没有估计到，这就是敌三排长并没有睡觉，他刚刚赌博回来，正躺在雪白的纱帐里吸烟，等着查哨的排副回来。这位三排长姓胡，是宋三的亲信，是一个十分骄横的家伙。本来连部规定驻扎部队的院子门口要设置岗哨，但这位胡排长却认为是多余，这不是出自对匪兵精力的爱惜，而是有他自己的狂妄见解。

“为什么不设门岗？”有一次宋三质问他的这个亲信说。

“连长，要是设门岗，就太抬举这些共产党了。”胡排长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说，“难道他们配和我们正规军作战吗？这些造反的泥脚杆子们，都是乌合之众，对他们只有穷赶穷追。连长，你不能叫老狼在洞口放上哨，防备兔子的袭击啊！”

“哈哈，随你的便吧，不过共军可不是兔子，……”宋三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承认他的排长说得很有气魄。

现在这位排长虽然听到了院子里有轻微的但又异乎寻常的响动，却没有认真去理会这些。当然他更想不到行动谨慎、计划周密的郝大成，已经派有两个战士在门口等

着他。

战士们按照他们大队长的方法，把匪兵的枪慢慢从他们身边抽出来。

“抬抬腿，睡得这个死样子，不要把胳膊乱放。”战士们装出睡得迷迷糊糊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着，把压在匪兵身下的枪抽在手里。

“哎呀，他妈的，你怎么照我的肚子上乱踩啊！”一个粗心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匪兵的身上。

“谁？怎么到处乱闯？”一个匪兵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看见院子里来往晃动的人影，懵懵懂懂地说。

“乱咋呼什么？你不想睡就滚出去。”战士们装做被吵醒的人，不耐烦地呵斥着。

“哟，谁把我的枪拿去了呢？”终于有的匪兵觉察到自己的枪没有了，于是慌乱地坐起来摸枪。

接着又是第二个起来找枪。越来越大的嘈杂声使匪军胡排长听得不耐烦了，他叼着香烟从帐子里走出来，站在门台上问：“你们乱吵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郝大成十分平静地说。

“啊……阿……！”

这个匪排长正要喊叫，躲在门旁的战士就在这瞬间挥起了砍刀。“咚”一声他跌到屋角里，翻滚了一下就不动了。

“把灯点起来，该叫弟兄们起床了！”郝大成吩咐道。

除了站岗和查哨的之外，三排的二十四个人全都战战

兢兢地挤在院子里，好象站在冰天雪地里冻得浑身发抖。

“小王，你去通知罗雄，跟在我们后面向北门撤。老姚，你把俘虏带走！”

第二十二章 枪口应该对准谁

一

俘虏们都挤坐在一块相距营地还有一段山路的林间空地上，在临时搭的席棚下休息。战士们给他们送来了米饭和开水，他们怀着奇异和疑惧的心情，接受着红军战士们给他们的热情款待，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听当官的说，红军捉了俘虏不是砍头就是活埋，看来不象啊！”有的俘虏噉着说。

“老兄，砍头活埋这话靠不住。”另一个俘虏摆出权威的架势说，“可是战场上叫俘虏打头阵这是把准的。你不想，咱和人家枪对枪刀对刀地干过，能没有仇？人家能拿咱当自己人待？”

这段话得到了俘虏绝大多数的赞同，接着有人附和说：“别看现在对我们笑嘻嘻，又是饭又是水又是烟的，可是往后，不会有好果子给我们吃的！”

结果提来的三桶白米饭，俘虏们只吃了一桶。就是这一桶，也还是在战士们的劝说下吃的。他们虽然很饿，可是心里塞满了忧虑和疑团，吃不下去，一个个愁眉苦脸地耷拉

着脑袋。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心里害怕。”史少平看着满脸愁容的俘虏们说，“你们当官的吓唬你们，说我们杀俘虏。这全是骗人的鬼话啊，你们不要信那些狗叫唤，我们红军是宽待俘虏的。”

说到这里，史少平看到俘虏们那冷漠的神情，就知道俘虏并不相信他的话。这些俘虏在国民党里受了那么多反动教育，想用几句话就能消除他们的顾虑是不可能的。但从他们那专注的神情来看，他们却很注意听他的话。

“你们这一连的弟兄们，”史少平又换了个话题，“我们虽说不认识，可是我们过去见过面！”

“过去见过面？”俘虏们惊奇地打量着史少平那英俊和善、笑容可掬的脸。僵局开始打开了！

“在牛角山，搜山的不就是你们一连吗？”

“牛角山？”俘虏们回想着。

“就是你们团参谋长和一营长被打死的那座山。”史少平提醒说。

“对，我们是搜过那座山。”

“搜的就是我！”史少平笑笑说，“我看到你们宋连长那个猖狂劲，本想给他一枪，可惜没有子弹了，所以他才能活到今天。”

“就你一支枪？”俘虏们惊奇地问。

“对，一支枪三颗子弹，其中有一颗是瞎火。”

“我们怎么没有搜到你呢？”俘虏们感到有点神奇。

“我有隐身术啊，”史少平玩笑地说，“我能看见你们，可是你们看不见我！”

史少平讲起这一段经历，并不是炫耀自己的勇敢和机智，也不是为了改变一下俘虏们那过分紧张的气氛，而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当他从九里十八坪回到南屏山来，向吴可征和郝大成汇报他的经历的时候，谈到了牛角山的阻击，他们都很重视王求正这条线索。这次他们准备对这些俘虏进行教育之后，把他们很快放回去。通过这些俘虏作为一种宣传力量，以促成一连的哗变。因此，想通过俘虏中可靠的人，和王求正取得联系。史少平为了不把王求正暴露在所有俘虏面前，以免给王求正带来危险，所以他讲得很慎重。

这时吴可征来了。

“党代表来看大家了！”史少平看见吴可征从营地那边走来，就对俘虏们说了一声。

俘虏们虽然不知道党代表是什么官职，可是从史少平的尊敬的口吻里，知道不是一般人物。他们一见吴可征走到面前，就呼啦一声，全都惶恐地站了起来，象一根根树桩子般地竖立在那里。

吴可征边向少平打招呼，边说：“弟兄们都吃好饭了吧？”

“吃了，”史少平意味深长地笑笑说，“可是吃的不多。”

吴可征笑眯眯地叫俘虏们全都坐下，他也和俘虏们一齐蹲到草地上，看了看桶里剩下的米饭，幽默地说：“大家吃得怎么这样少？可不要不舍得吃啊，这是汤三碗子粮仓里

的，我们都是掺上野菜吃。为了优待你们，才给你们做的净米饭啊！”

“啊……啊……”俘虏们漫应着，不知道该表示什么态度好。

“我来和大伙儿认识认识，”吴可征和蔼而又诚恳地说，“我叫吴可征，是红军大队的党代表，念过几年书，当过铁路工人，以后就参加了革命。咱们的红军大队长，有事不能来看你们，我也代表他问候大家。”

“大队长！”有的俘虏震惊地说，“就是他把我们抓来的！”

说的声音很低，但由于场地上太静，还是不少人听到了，吴可征也听到了，他说：“大队长姓郝，叫郝大成，……”

“我们听官长说了，很厉害，……”俘虏有些谈虎色变地嘟囔着说。这样的人物，向他们这些被抓来的俘虏，表示问候，他们有点不敢相信，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

“大队长打仗很厉害，可是平时却很和气，他小的时候打过猎，给地主放过牛，还打过铁。……”吴可征说到这里，就听见俘虏们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一个威震敌胆的红军大队长，竟是个放牛出身。他们很不理解。有人低声说：“我也给地主放过牛。”

吴可征继续说：“他和大伙一样，是个苦出身。你们都是国民党的士兵，可是我知道你们里面没有一个地主老财，他们的公子少爷是不会当兵的！”

“这话对！”有几个俘虏看看吴可征亲切的笑容，无形中，他们的心就向他靠近了几分，原来和这个陌生人好象相

隔十万八千里，现在似乎近得多了。

“我们红军战士都是穷苦人，有的讨过饭，有的当过长工！有的叫土豪劣绅逼得家破人亡，所以才走上了革命的路。”吴可征指着一个士兵说：“你是怎么当兵的！”

“我！”被问的士兵有些慌乱地站起来，“回长官的话，我是叫抓兵的抓来的！”

吴可征叫这个士兵坐下，并说明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现在大家就象拉家常一样说话，不要站起来了。”那个士兵脸红红地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懂红军的规矩！”

空气慢慢缓和了，俘虏们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

吴可征又问一个士兵说：“你是怎么当兵的呢？”

“我也是绳捆索绑给抓来的！”

“你是被抓来的，还有谁是自愿来的呢？”不知谁粗声地叹了口气！

“我是顶租卖壮丁出来的！”

“我是自己当兵的，”有一个士兵说，“可是家里穷，没办法……当了个倒楣的兵，还不是为了一张嘴！”

吴可征体谅地说：“你也是叫穷日子逼的啊。”

“我也是自己当兵的！”说话的是马贵，“若是为了嘴啊，我就不当这个兵了，我当兵原来是为了报仇，……”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悔恨地把头低垂在两手里，仿佛有一肚子痛苦，不知如何诉说。

“报仇？报谁的仇啊！”吴可征诧异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贵仰起头来说：“我叫马贵，是四岭山人。他娘的周武把我逼得家破人亡，本想当兵报仇，可是谁知道，国民党和周武原来是一个鼻孔里出气。”马贵悔恨地说，“我真是走错了门，摸错了路了！”

吴可征向马贵赞许地点点头说：“马贵说得有道理，你们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可是走错了门摸错了路了。我出个题目问问你们，这个题目就是：‘枪口应该对准谁？’……”

这是一个粗听起来简单而又简单，细想起来深刻而又深刻的问题。俘虏们几乎没有想过，有的顺口说道：

“还不是当官的叫打谁就打谁。这还用问吗？”

“叫你打过地主豪绅没有？”吴可征问。

“没有。”

“打过红军没有？”

“打过！”

“为什么打红军？”吴可征又问。

“因为红军和国民党为敌啊！”

“因为红军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啊！”马贵说。

“看，马贵说到点子上了。国民党为什么不打土豪劣绅专打红军？就是因为红军为穷苦人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吴可征看见大家把脑子开动起来了，就接着说，“谁是我们的仇人？是土豪劣绅。是他们剥削我们穷人，压迫我们穷人，逼得我们家破人亡；谁是我们的恩人？是中国共产党。它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叫穷人不受剥削，不受欺负，过好日子。……国民党的队伍就是土

豪劣绅的队伍，红军就是受苦受压迫的工人农民的队伍。你们想一想，当国民党的兵，是不是帮助仇人打自己人啊！”

“唉呀！这么一说，我们不是上当受骗忘了本了吗？”有的士兵猛然醒悟地说。

“我们这是忘了本啊！”马贵愧悔地扭着双手，仿佛要把内心的痛苦扭碎。他大声问道：“党代表，红军打不打周武啊？”

“打！周武既是土豪劣绅，又是民团团总，现在谷敬文要把他改编成国民党的保安团了，我们不打他打谁？”吴可征说。

“啊！这就好！”马贵忍不住大声地呼喊道：“我要去找周武算账，为我那屈死的爹娘报仇！”

史少平坐在一旁，用专注的目光，洞察着俘虏们的内心深处。马贵的一切言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们今天累了，在这里要吃好睡好，还要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请大家看看红军演的戏，接着就放你们回去！”

“放我们回去？！”俘虏们同声发出疑问，这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结果，听说要放回去，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大多数俘虏，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听任安排了。

“大家回去以后，”吴可征说，“把红军的主张向弟兄们说一说，可不要错把仇人当恩人，也不要错把恩人当仇人啊！要大家想一想，枪口应该对准谁。摸错了门走错了路不要紧，可以弃暗投明嘛。”

当吴可征将要离开俘虏时，马贵向吴可征面前迈了一

步，好象有什么话要说，但是，不知为什么又没有说出来，收住了脚也收住了口。史少平注意到了这一切。在吴可征离开之后，史少平走到马贵面前亲切地说：“马贵，你是四岭山人？”

“是的。”马贵疑惑不解地盯着史少平那张亲切英俊的脸说。

“我们这里也有四岭山人，等会儿，我带你去认识认识好吗？”

“好啊，”马贵高兴地说，“什么时候我能见见他们啊？”

“现在走吧，”史少平痛快地说，“见见面，拉拉家常，一会儿就回来。”

马贵跟在史少平后边，离开了俘虏群，走到了营地附近。史少平选了一块树荫坐了下来，然后让马贵也坐在自己对面。马贵不懂得他的用意，疑惑地看着史少平，仿佛在问，“你不是带我去见老乡吗？”

“马贵，我想个别和你谈谈，刚才你好象有话要说，为什么没有说出来？”史少平问。

“我是想问一问党代表，不回去行不行。我想留下当红军，刚才想说，一怕党代表不答应，二怕回去以后，宋三听说我要当红军，杀我的头，我也就没敢说出口来。”

“你想得很周到，”史少平说，“我问你，你们连里有个叫王求正的排长吗？”

“有啊！”马贵一怔，心想：“他怎么知道有个王求正排长呢？莫不是他们早有联系？”

“他这个人怎么样？对弟兄们好吗？”

“好，”马贵似乎没有什么顾虑了。他说了王求正平时对待士兵们的态度。后来，他竟把牛角山上搜查时，王求正的表现和自己的猜想全说了。最后他下结论似地说：“我看王排长准是个共产党。”

“马贵，”史少平恳切地说，“你苦大仇深，知道自己走错了路，我们信任你！红军才是你真正的家。”

“把我留下吧！”

“可是现在不能，我们想托你带一封信给王排长。你们连里还有很多象你这样的人，刚才党代表不是说啦，要带他们一起弃暗投明……”

“我明白了！”马贵点点头，他从史少平热切的目光里，看出了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在心头浮起来，由于过分激动，声音有些颤抖，他发誓一般地说：“不用说捎封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马贵也没有二话！”

二

在吴可征和俘虏们交谈的时候，宋少英在大队部前面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王尚青，奇怪地问道：“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王尚青站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在学习啊。”

“学习干么要躲在这里？你向口袋里塞什么？”

“我写了一段山歌，”王尚青被逼得没有办法，脸红红地

承认道：“是想唱给俘虏们听的，可就是写不好。”

“搞宣传你倒挺主动啊，”宋少英称赞着把手向王尚青面前一伸：“给我看看！”

“你不笑话我吗？”

“傻小子！”宋少英嘻笑着斥责道，“看你这个忸怩劲！”

“我还没有写完呢。”王尚青仍然不情愿地把抻皱的纸头从口袋里掏出来。

“快给我！”宋少英一把把纸团夺在手里，“哪里学来的这一套扭扭捏捏。”她展开纸团，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了几行：

映山红开朵朵红哎，
唱一只山歌给俘虏们听：
白匪军是反革命哎，
联合土豪和劣绅，
欺侮受苦的老百姓。
哎嗨哟，哎嗨哟，
欺侮受苦的老百姓。……

“写得不错嘛。”宋少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说明你学习有成绩，可是，这歌词还有点毛病。”

“我说你会笑话的嘛！”王尚青顽皮地说，“你快说说毛病在哪里吧！”

“我一说，就把你说灰心啦！”

“看你说的，咱小王可不是那种没出息的人，骨头硬着呢，你说吧！”王尚青摆出倾听的架势。

“唱山歌要看对象，还要有目的性，”宋少英半玩笑半认真地说，“首先是人称不对。你是唱给俘虏们听的，当面叫俘虏，不是等于指着鼻子骂人家吗？人家放下武器了嘛。把‘唱给俘虏们听’改成‘唱给你们听’不更好吗？在战场上是刀枪相见；现在已经放下武器，就得饭茶优待。所以嘛，山歌也不是随便唱的，里边还有个俘虏政策问题。”

“我的老天爷啊！”王尚青故意挠挠头皮说，“照你这么一批，我就该挨板子了，还有呢？”

“还有修辞上也要推敲推敲。‘联合’不如改成‘勾结’，‘欺侮’不如改成‘残害’。你看呢？”

王尚青把要改的地方默念了一遍，高兴地说：“对！到底是老师。”

“没有空跟你磨牙了，党代表给我们一个战斗任务。”宋少英把纸头还给王尚青说。

“战斗任务？开什么玩笑？”王尚青不信。

“玩笑？今天我们要编个节目，明天就要登台演出。你说不是战斗任务？”

“什么题目？”

“还没有编词儿呢，可是我已经想了个题目，叫《寨上卖柴劝白军》。”

“我知道你叫我扮什么角色了！”王尚青故作不满地说。

“扮什么？”

“还不是那个白匪军？”

“你不高兴吗？”

“不高兴也得干啊，是战斗任务嘛。”王尚青扮了个鬼脸，嘿嘿地笑了。

“我知道你会高兴的，洋相鬼！”宋少英哈哈地大笑起来。

王尚青眼珠子转了几转忽然问：“你刚才批评我不讲俘虏政策，你要我演个白匪军，指着我的鼻子骂，难道就不违犯政策了？”

宋少英笑笑说：“那不一样。台下的是放下武器的俘虏，台上的是没有放下武器的‘匪兵’，你唱山歌是红军的身份，我劝白军，是老百姓的身份。再说，我也并不想骂你啊，题目就是叫《寨上卖柴劝白军》，这劝和骂可是大不一样啊！宣传工作不讲政策不看对象还行吗？”

王尚青忽而又问道：

“为什么那么急？词还没有写，明天就登台，我怕背不下词来。”

“明天就把俘虏放回去了，不能等。”

“都放回去？有些人出身也很苦，为什么不教育教育留下他们呢？”

“这事支部研究过了，敌人正造谣我们杀俘虏呢，可是我们把他们放了，敌人的谣言就揭穿了。还有，你看见炊事班里做馒头发面没有？那里面得放上老面（酵母）才行。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

“我懂了，那就象在国民党队伍里放上了老面……”王尚青一本正经地说。

宋少英忍住笑说：“所以这次演唱很重要，咱们要让那

‘老面’效用更大一些。”

“是！保证完成任务！”王尚青高兴了，又顽皮地给宋少英敬了个礼，“请宣传员同志快些把词儿编出来吧！”

三

联欢会就在大队部门前的草坪上举行。杂乱的树棵子早已铲除，坑坑洼洼已经填平，并且在草坪北头筑起了一个十米见方半米高的土台。

在原来静林庵的山门上，今天增加了一副新的对联：

镰刀劈开新天地

锤头砸烂旧乾坤

门楣上的横批是：

共产党万岁

新老红军战士和俘虏们坐在一起，他们已经熟悉了。有的在倾谈，有的在说笑。会场的气氛热烈而又活跃。从打土豪中缴获来的锣鼓咚咚锵锵地响起来了。纵然还有些人有着自己的心事，尤其是俘虏们有的还惴惴不安，但这些心情不久就被欢乐的气氛冲散了。

开会的时间到了，吴可征和郝大成都讲了话。他们从阶级压迫讲到阶级革命，从军队的性质讲到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会场上不断响起“对

啊”“是啊”的呼喊声。

老杨头忍不住对马贵说：“我这大半辈子不知听了多少邪门歪道，今天才第一回听到了真言！”

“不是叫真言，”马贵想起了刚学会的新名词，纠正说，“叫真——理！”

“噢，是真理，神仙叫真言，凡人叫真理。”老杨头领悟似地嘟噜着。但马贵没有理他，只是张着口探着脖子贪婪地听着，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仔细咀嚼一番，咽到肚里。

吴可征和郝大成讲完话后，大家紧张的心情才舒松了一下，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掌声一落，一个白匪士兵出现在台上。他歪戴着破旧的军帽，拖着一双破布鞋，两肩耸到耳根上，缩着脖子，抄着手，把步枪挟在腋下，象没有睡醒的醉汉似的，拖拖拉拉踉踉跄跄，在台上走了一圈，好象全身冷得发颤，站在台角上，徬徨怅惘地看着台下。

“这是谁啊？”一个红军战士问。

“认不出来吗？是王尚青这个小鬼头！”另一个战士说。

“装得还真象哩！”问话的战士赞赏地说。

“这个家伙，就象咱连里的小朱。”马贵说。

“他也被俘虏了吗？”老杨头猜疑地说。

“不，这是人家红军装扮的！”另一个俘虏纠正说。

大家正在嘁嘁喳喳的时候，台上的白匪士兵开始了道白：

“当官的养得白胖，当兵的饿得打晃；当官的床上一躺，

当兵的寨门站岗。在下姓张名叫张自发，自从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落进火坑里，日愁夜闷，苦不堪言……”

这时一个农妇挑着一担柴出现在台上。她身上穿着蓝色的大襟褂子，青色的裤子，头上用白色毛巾打着包头。她把柴担放在台子中央，揪下包头毛巾擦汗。

“这不是给咱们讲故事的那个姑娘吗？”

“对，是她！”俘虏们嘁嘁喳喳地说。

“别说话了。”有人表示不满。

这时农妇从容地开始了她的道白：

“今天我上集卖柴，听说新开来了一连白军，我那兄弟不幸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知是不是在这个连里。看，那里，”她指着哨兵说，“有一个士兵在站岗，黄黄的脸，乱蓬蓬的头发，身穿破军装，肩扛破大枪，就象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罪犯，我要去问问他。”

在农妇道白的时候，“匪兵”作着相应的动作。由于王尚青的过分夸张，引得台下不断发出轰然的笑声。

农妇走到“匪兵”面前问道：“请问老总，你们连里可有叫李小三的吗？”

“没有听说。”“匪兵”说，“你找他有什么事？”

农妇说：“他是我弟弟，是上个月才被抓了丁的。”

“噢，可怜，和我一样！是个苦命人啊！”“匪兵”哀叹地说。

“你也是被抓丁的？”

“不抓丁我会来干这个鬼差事？”

“匪兵”唱：

叫声大嫂你站拢来，
听我细细说开怀，
当白军，唉！
还不如上那断头台！

农妇白：

“你被抓了丁，家里人怎么样？”

“匪兵”唱：

老娘哭得泪双流，
妻子扯衣不放手，
真伤心啊，唉，
孩子急得直撞头！

农妇白：

“当了兵，一个月关多少饷啊？”

“匪兵”唱：

一年关了两回饷，
一共发了两块洋；
真可怜哟，唉，
买双鞋子还得赔账。

农妇白：

“你在兵营里这么苦，家里又怎么样呢？收到过家里的

信吗？”

“匪兵”唱：（他发出了啜泣声，用手抹了把眼泪）

今年春天得家信，

老娘饿死妻生病；

没法活啊，唉，

八岁的孩子去当长工！

这时台下许多人落下了眼泪，响起了一片唏嘘声。

马贵抹了一把泪水，死死地抓住老杨头的手说：“老杨头，这就是唱的咱们呐！”

“嗯！”老杨头也在抹着眼泪，“唱的都是实话啊！”

“嘻嘻，这才叫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哩。”在马贵背后传来嗤笑声，这嗤笑声和当时的气氛是那样的不调和。

马贵扭头一看，狂怒地骂道：“尤四鼠！你他妈的还有心肝没有？”他伸手给了尤四鼠一个耳光，“我叫你笑！叫你笑！”

“怎么打起来了？”

“安静些！”

“谁不愿意听，滚！”

观众们一齐发出愤怒的呵斥声。在这种场合，他们没法分清谁是谁非。台上的演出停顿了一下。

马贵愤恨地对尤四鼠说：“我以后跟你算老账！”

尤四鼠虽然左腮被马贵打得发烧发麻，可是他还是庆幸地苦笑了一下，为破坏了演出的效果而得意。

在会场稍稍安静后，又继续演出了。

农妇白：

“当官的把军饷克扣下来，又做什么用呢？”

“匪兵”唱：

当官的个个没心肝，
榨干了当兵的血和汗；
真可恶啊，唉，
吃喝嫖赌吸大烟。

“咱们宋连长就是这样，净他妈的喝兵血！”一个俘虏忍不住叫起来。

“他唱的就象是咱连的事啊。他们怎么全知道呢？”一个俘虏奇怪地问。

“嘘，好好听，看下面怎么说！”

农妇白：

“当官的打骂士兵，克扣军饷，你们不会反抗吗？”

“匪兵”唱：

若是说话不当心，
就说你是通红军；
用绳捆啊，唉，
杀头、坐牢、挨军棍！

农妇白：

“那怎么办呢？逆来顺受可总不是个长法啊！”

“匪兵”唱：

家乡有人捎来信，
说是红军为人民；
劝我说，
打死官长投红军！

农妇白：

“你打算怎么办呢？”

“匪兵”白：

“听说红军是我们受苦人的队伍，官兵平等，老百姓拥护，不知是真是假。我还拿不定主意呢。”

现在会场上已经没有哭泣声。观众们都在关心着这个“匪兵”的命运。当看到“匪兵”那种犹疑徬徨的样子时，马贵愤慨了，他生气地说：“这个家伙，还三心二意干什么？要投红军，就投红军不就得了？”

马贵的嘟噜声没有引起观众的干涉，相反地，他的愤慨情绪感染了观众，也象刚才的悲叹一样，在会场上很快蔓延开去，以致农妇给“匪兵”解释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那段道白都没有听清。

只听“匪兵”唱：

听你言，我下决心，
决心革命投红军；
真惭愧啊，唉，

当白军我真是忘了本。

农妇白：

“你明白了就好！”

“匪兵”白：

“我要去当红军，眼下要怎么办呢？”

农妇唱：

回到军营去宣传，
劝说弟兄们齐哗变；
弃暗投明是正理，
穷人的血肉紧相连！

“匪兵”白：

“对，我回到军营以后，就把穷兄弟们联成一气，有的弟兄还比我苦得多哩。别看我穿的是白军的黄狗皮，可我还是一颗穷人的心啊！”

农妇白：

“对，要倒转枪口，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为人民报仇雪恨！”

台下，史少平带头喊起口号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土豪劣绅！”……

整个会场在口号声中沸腾起来。

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来

一

一连连长宋三还没有起床，一排长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向他报告了夜里发生的事情。宋三一听吃惊地呆了一阵，接着把军衣一披，把军靴一蹬，跑到了三排。他怀着极端恐怖的心情，吩咐把三排长的尸首抬走。

几个匪兵跑上来把匪排长的死尸拖走了。

“排副呢？还有气吗？”宋三问一排长。

“早晨发现的时候，就断气了。”

“你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是谁带他们拖枪逃跑的呢？”宋三迷惑地猜测着事情的真相和性质。

“对，准是逃跑了，杀死了排长和排副，要是抓回来，非宰了他们不可！”一排长附和着，内心里却十分明白，昨天夜里红军来“拜访”过，并且暗暗吃惊地想道：“这红军可真厉害！”他不由地又联想起白马山峡谷之战和牛角山的阻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了。

“向营部报告吧！”宋三懊丧地说，“就说，呢，听说三排

里有不少四岭山区的人，是吧？”宋三忽然有了一个新发现。

“是的，听说不少。”一排长随口附和着，其实，就是本排的人，谁是哪里的，他也搞不清楚。

“那就说，他们串通好了，一道开小差看家去了。”宋三好象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他觉得这样向上级报告，自己的责任总是小一些。

“二排长，你怎么不说话？”宋三问一直在沉思中的王求正。

王求正正在内心里赞叹着红军干得漂亮，并且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他是北伐时入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隐藏下来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在国民党部队里，根本无法找到党的组织。在白马山峡谷时，他就想离开白匪军去投红军了，但他不愿意一个人走，觉得这样作用太小，对不住党。他想组织一次哗变，最少要把自己的第二排拉走。于是，他在谨慎地秘密地进行哗变的准备工作——了解每个士兵的想法；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组织可靠的骨干力量；寻找哗变的有利时机。……这次三排被全部解决的事件，他认为在部队中一定会造成混乱，是组织哗变的有利时机。他想争取两三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一组织工作。因此他唯恐营部知道后，会采取预防措施，便对宋三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宋连长，何必急于向营部报告呢？拖上三五天营部也不会知道，连一枪也没有响，再说，新调来的营长从来也没有检查过咱连的人数……”

王求正在仓促中，想出了这个主意，并没有把理由想得很充分很合理。

这个建议如果处在别的时候，不管宋三的头脑如何简单，也会被看作是荒唐可笑的。可是现在，却迎合了宋三想要开脱和掩盖自己罪责的心理。接着宋三就发动他的谋士们来补充这一建议。

于是，这个建议很快就完善起来了。首先封锁消息，国民党在某些事情上，向来是瞒上不瞒下的，只要连里人不出去，营里就不会知道真象。再说，三排并没有全部完蛋，还有当夜在东、西、南三个寨门站岗的哨兵（这一点，宋三暗暗在感谢神灵，那一夜正是三排上岗）。这样再从一、二排各抽十名士兵，新的三排就编成了。真是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啊。

宋三、一排长、姜黑子，反复谈论和欣赏着他们的杰作，而后，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当成真是这么回事了。王求正当然暗自高兴。

为了不暴露南屏山的营地，郝大成命令罗雄带着半个分队连夜绕道把俘虏送下了山。第三天的拂晓，俘虏们就回到了崖头沟。

一切真象全都大白了。宋三好象陡然增加了本领和胆量，神气活现地站在归俘的面前，大骂他们无耻、蠢种、混蛋……并宣布要严厉地惩罚他们，统统关他们五天禁闭。

“宋连长，我想和你讲几句话！”王求正对正在盛怒中的

宋三说。

“好，好，你讲。”宋三并没有忘记二排长曾提过很好的建议。

“你若惩罚弟兄们，万一营部知道了，事情可就闹大啦！”

“唔，你说该怎么办？”

“现在各排不是少十来个人吗？不如把他们悄悄地补到各个排里去，这样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啦。再说，弟兄们被俘是因为红军神出鬼没，并不怪弟兄们无能……”

“唔，有些道理，”宋三表示赞成，但他碍于面子，不愿收回成命，就补充说，“王排长给你们讲情，现在把你们分到三个排里去，五天的禁闭免了。他妈的，可也不能惯坏了你们，都给我饿一天肚子，扣你们半个月的饷！”

宋三走后，各排把归俘带走，以补足新三排成立时抽调的人数。士兵们感激王求正的说情，痛恨宋三的凶暴自不必说。上上下下谈论的全都是红军营地的见闻。红军接待俘虏的每一个细节，红军和他们谈的每一句话，全都在一连里迅速地散播着。……

马贵经过自己的争取，补到二排来了。他把红军托他带交的信，悄悄地送给了王求正。

王求正根据信中的建议，改变了原来只组织二排哗变的计划，准备以三个排中的归俘，作为哗变的骨干力量，组织全连哗变。第一步的工作，就是秘密串连。归俘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把士兵们对红军的疑虑打消了，有些受骗中

毒较深的士兵也慢慢醒悟过来。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弃暗投明的愿望，就象火一样在一连士兵的内心深处燃烧起来。第二步，王求正先把自己排的士兵紧紧抓在手里，一旦宣布起义，四班负责控制一排，五班控制三排，如有抗拒，立即枪决。王求正自带六班，解决连部；袭击连部的枪声，就是起义的信号。

王求正的准备工作，部署得很周密，进行得也很顺利，只是有一双恶毒的眼睛在注视着他，这就是尤四鼠。

二

连部住在南门里一个虽不宽大，但很漂亮的院落里。宋三住的是明亮的三间上房，一张藤床靠在窗下，上面挂着雪白的纱帐，墙上挂着一幅军用地图，旁边挂着一把马刀。

一连连长宋三坐在冲门的八仙桌旁独斟独饮。宋三为三排被歼之事，刚刚平静下去的心情，忽然又不安起来，烧酒不但不能浇愁，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焦躁和烦恼。原来认为天衣无缝的安排，现在忽而发现还有一个大漏洞没法弥补，那就是人数虽然不少，却少了将近三十条枪。现在和营部分住，尚能隐瞒一时，可是只要一集中，那就准会露马脚。手端酒杯想来想去，想不出万全之计。

姜黑子给他端来了午饭——白米饭、辣子鸡，还有一碗牛肉汤。但他只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只觉得胸口堵得慌。他想：万一被发现了，人被俘枪被缴这且不说，“欺君罔上”

的罪名也够呛的，搞不好就得上法庭坐监牢，从轻处说，连长这顶乌纱帽十有八九是保不住了。

宋三正在烦恼，特务长来了，给他在烦恼之上又增添了恐惧，他提醒宋三说：“连长！你得当心啊，我总觉得就要出事。”

“出什么事？”宋三以为他说的是三十条枪的事，“营部知道了？”

“不，自从那些被俘的弟兄们回来后，连里就不稳了，到处嘁嘁喳喳，议论纷纷。我看这也是共产党的一计哟。”

“真有这事？”

“这是尤四鼠亲口和我说的。”

“弟兄们议论些什么？”宋三瞪着眼珠子问。

“什么弃暗投明啦，枪口应该对准谁啦，全都是共产党宣传的那些话。”

“可有领头的？”

“我看二排长就象，这个人平时给士兵们小恩小惠，全是为了笼络人心。说不定他就是清党时漏网的赤色分子。”

“应该把他抓起来，”宋三突然醒悟地说，“对，把被俘的士兵分到各排去，正是他的主意。黑子，把枪给我拿来！”

宋三接过姜黑子递给他的枪，向特务长和姜黑子说了一声：“走！”

“啪！”突然从大门外打来一枪，姜黑子翻身跌倒在房门口，王求正和六班的士兵冲了进来，起义的行动开始了，他们对准房里连打了几枪，特务长也被打倒了。宋三躲在窗

口下，抵抗着。王求正投进了两颗手榴弹。宋三惨叫着躺在浓烟中了！

王求正留下马贵和另外两个士兵搜索连部，命令他们把武器、军饷全带上，然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连部枪声一响，四班、五班，分别向一排、三排跑去，宣布宋三已被打死了，全连起义。

一排长正要集合一排准备应变，老杨头用枪指着他说：“你要干什么？你被捕了！”

“这是为什么？”一排长惊愕地说，“不要误会啊！”

“我们要投红军去！”老杨头说。

这时四班的人已经把一排集中起来，收缴了武器，全带走了，没有一个人反抗。

一排长见大势已去，就假装老实地对老杨头说：“要投红军我不反对啊！我也是要投红军的啊！”

这时尤四鼠过来对老杨头说：“你快去问问王排长，要不要把一排长绑起来带走！我在这里看着他，保险跑不了！”

老杨头迟疑了一下，去找王求正了。尤四鼠向一排长丢了个眼色说：“听说你过去发了不少财！”

一排长马上就会意了，从腰里掏出一个金戒指来说：“老尤，你拿着，小意思，抬抬贵手放了我吧。”

“你这条命也太便宜啦。”尤四鼠把金戒指接在手里，掂着分量，意思是还要加码。

“天杀的！你想要多少？强盗！”一排长不得不又从腰里掏出了三块大洋。

“快走吧，向西，老天保佑你。”尤四鼠向腰里藏他的财宝。一排长一转身，一溜烟地沿着空荡荡的街筒子向西跑去。

尤四鼠装好了赃物，忽然想道：“他跑了，我怎么向姓王的交差呢？常言说，‘无毒不丈夫’哇，不能让他逃命我倒楣。”于是他急忙举起枪来，对准一排长的后背打了两枪。一排长一个跟头栽到地上，躺在自己的血泊里。“……啊，这个狼心狗肺的……”他一句话没有骂完就咽了气。

尤四鼠摸着叮当作响的口袋，得意地咧了咧嘴，吐了一下舌头，向集合地点跑去。……

这时王求正正给起义的全连士兵讲话：

“弟兄们！从现在起，我们已经不是祸国殃民的白匪军了！我们不再替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卖命了！大家把领章帽徽全都撕掉吧！”

于是，士兵们纷纷把领章帽徽撕了下来。他们好象挖去了身上的毒疮，扯去了脖子上的枷锁，撕去了心上的耻辱一般，撕下来，狠狠地摔到地上。

“弟兄们！今天是我们弃暗投明的日子，是我们倒转枪口的日子。弟兄们，我们上南屏山投红军去啊！……”王求正用警觉而又严肃的目光扫视着一连的士兵们，看见有人脸上挂着兴奋的笑意，有人脸上流露着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他用坚定的口气说：“这次起义，关系到每个弟兄的前程：谁赞成就是光明，谁反对就是黑暗，谁捣乱我就敲掉他。现在我命令向南屏山开发！”

三

王求正带着起义的一连，到达南屏山下时，遭到了一营营部骑兵班的追击，但他们很快就把追击者打退了。史少平带着一个分队在山下策应他们。傍晚时分，他们就到达了红军的营地。

王求正和史少平相见是别具一格的。当马贵象老熟人一样介绍他们两个相见的时候，他们冲动地拥抱在一起了。

“可找到你们了！”王求正用颤抖的手，拍拍少平的肩膀说，语音里包含着在灾难中和家人失散了的孩子，又回到娘怀里的那种喜悦和激动。

“在牛角山的时候，你不是说吗，早晚要找到我们的！”史少平热切地说，“看，这不，我们要在一个草铺上睡觉，在一个饭锅里摸勺了。”

“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这次你们来了多少人啊？”史少平望着拥挤在山脚的士兵问。

“一共九十四个人，六十支步枪，五支短枪。”

“太好啦！”史少平兴奋地说，“我们把武器集中一下，上山吧！”

红军战士热烈地鼓着掌，在山半腰上迎接着起义的战士们。当起义的战士走近的时候，他们呼拉一声全拥上去，把他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然后又簇拥着来到了营地。在

营地前面的草坪上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热烈的欢迎会。

当郝大成站在队伍面前的时候，起义的士兵们全都震动了一下，在一阵惊愕的沉静之后，接着就是嘁嘁喳喳的议论声，象一阵风似地卷过草坪。他们都瞪着惊奇的眼睛敬重地凝视着郝大成那威风凛凛而又可亲可敬的面容。几乎所有起义的士兵脑海里都这样翻腾着：这就是使他们闻风丧胆威名赫赫的红军大队长吗？这就是在白马山区同他们转战数月，把他们拖得精疲力尽，打得他们懵头转向狼狈不堪的红军大队长吗？这就是在峡谷中冲破重围并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的红军大队长吗？这就是不费吹灰之力打掉汤三碾子，又神不知鬼不觉把他们三排摸掉的红军大队长吗？

不象！在他们的想象中，郝大成不是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神奇的传说，丰富着他们的想象，各种各样无稽的猜测，补充着他们的想象。现在郝大成站在大家面前了。他那高大精干的体魄，他那威严庄重的神态，他那和蔼可亲的笑颜，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使他们产生一种敬畏钦佩的感情。这感情又订正着原来的想象，又似乎觉得郝大成应该是这样。他们在传说中知道郝大成打过猎，放过牛，打过铁，是个苦出身，是个好打抱不平的好汉子。是的，这才是真正的郝大成！郝大成就应该象站在面前的这个红军大队长一样。

欢迎会上，吴可征先讲了话，他代表中国共产党红军大队党支部欢迎起义的战士，祝贺红军又增添了新生力量。

接着就是郝大成讲话，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郝大成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铿锵有力地说：

“同志们！昨天你们还是红军的敌人，今天却变成同志了！因为你们从反革命的泥坑里跳出来，走到革命的光明大道上来了。这可是个可庆可贺的大喜事啊！在红军大队来说，增添了新的力量；在你们个人来说，得到了新生！从今天起，你们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手里的枪杆子去为劳苦人民打天下了。这使你们洗掉了过去的耻辱，争取了最大的光荣。

“从这一天起，你们就要立下革命的志愿——为劳苦人民打天下，不怕赴汤蹈火；为劳苦人民打天下，不惜流血牺牲！要爱护‘红军’这个光荣的称号，绝不能给‘红军’这个光荣称号抹黑！……”

郝大成的简短有力的讲话，耐人寻味，发人深思。起义的战士们细细咀嚼着这些落地有声的话语。这些话语仿佛化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慢慢地倾注在心田里，又渐渐地扩散到全身！他们觉得心境宽阔了，舒畅了，眼前豁亮了。他们好象看到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铺在他们面前。这条路就象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一样，又巍峨又壮丽。他们产生了一种追求新生活的渴望，他们产生了一种向前奔跑的向往，前面纵然有陡崖深涧，也不能把他们阻挡。……

进四岭山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加速进行。欢迎大会之后，吴可征和郝大成立即召开了支部会议，研究了起义人

员的处理和整编工作。会议决定，对起义士兵进行一次甄别，把一部分兵痞、老兵油子或品质很坏的士兵，给资遣散，其他士兵均和红军战士一起混编。把部队扩编为四个中队，由罗雄任一中队长，史少平任二中队长，姚光明任三中队队长，王求正任四中队队长。

整编后立即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迅速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一旦时机成熟，便立即进入四岭山区。

在进行甄别的时候，王求正曾经动员尤四鼠离队，这个老兵油子却出乎意外地要求留下来。他说：“我以前是做了一些对不住弟兄们和老百姓的坏事，可是从起义那天起，我就要改过，就要立功赎罪，所以我才把一排长打死了。……”

在起义的士兵中，谁也搞不清楚尤四鼠为什么打死白军一排长。

“红军生活是很艰苦的，你受得了吗？”王求正问他。

“在国民党里当这个穷兵，我什么苦没吃过？再说，我到哪里去呢？我没有家，我打死了一排长，叫国民党抓住我，还有我的小命吗？”这一点，尤四鼠倒说的是心里话。他看见王求正犹豫着，就进一步表示决心说：“我尤四鼠也是个有心有肝的人，愿意改邪归正。二排长……你就把我留下吧。”

尤四鼠被留下了。这个老兵油子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有奶便是娘”，他想在红军里暂时找一个安身之地，临时躲躲风，避避雨，看看气候，好就留，不好就溜。他的性格倒真象他的名字，象狡猾的贼老鼠一样，躲在洞里，看准了机会

就捞一把，咬一口。看，在一排长身上，既得了金钱，又立了一功，真是名利双收！用假象把真象伪装起来，就象狼披上了羊皮。事物发展总是有个过程的，要识破它，那是需要时间的。

四

郝大成在政治、军事和文化学习方面，给全队同志做出了榜样。自从在九里十八坪参加农民夜校那一天起，他就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制度：不管工作多忙，身体多累，他总是毫不懈怠地坚持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这一教导，他从第一天学习起，就牢牢地记在心里，当成督促自己的力量，使之变成自己的实际行动。他深深地懂得，要革命，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知识是不行的。他在九里十八坪的农民运动工作中；他在白马山区的转战中；他在对部队的教育中；他在同黄国信的斗争中；他在同周威的谈判中……深切地体验到学习的重要，同时又深感到自己学习的不足。所以不管学习中有多少困难，他总是以最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去克服。在他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严格要求部队。

在学习中，郝大成发现有这种现象，有的同志宁愿去砍柴，去担水，去打仗，干起这些事来又痛快又起劲；一坐下来学习，就象屁股底下有根钉子——坐不住。学习是要绞脑汁的，有的同志总觉得这是个苦差事，在学习上的懒惰，表

现了对学习重要性认识不足：“咱是拿枪杆子的，战场上才见真功夫，学习能够打敌人？”

郝大成在大队全体会议上说：“同志们啊，不要以为打仗才是战斗任务，学习也是战斗任务啊！不要以为只有战场上才能出英雄好汉，在学习上也能出英雄好汉哪！大家以为完不成战斗任务是耻辱，完不成学习任务就无所谓，这是不行的！同志们，为了干好革命工作，一切政治、军事、文化学习，全都是战斗任务，都必须努力完成。这是革命的需要，在战场上我们不当胆小鬼，在学习上我们也不要当懒汉。同志们，在战场上我们不怕流血牺牲，难道在学习上还怕苦怕累怕掉几斤肉吗？……”

郝大成的这段话是很有说服力的，他那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感人至深的。多少个站岗放哨的战士，在夜深人静时，总是看到在茅屋里、在草棚下、在山洞中，大队长那盏亮着的风雨灯。战士们在谈起大队长的学习时，无不啧啧称赞：“看，人家大队长也是放牛出身，也是个没有进过学堂门的人。开头和咱们一样，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布袋，可是现在，要政治，政治有一套，要军事，军事有一套，要文化，文化也有一套。为了干好革命，那真是下苦功下死劲钻出来的。”

部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同时紧张地进行着。

郝大成吃过午饭，走到营地前的草坪上来，草坪上已经

聚集了很多战士。

这几天整个军营是一派热火朝天、蓬蓬勃勃的景象。新战士们开始踏上新的生活道路，内心里充满着喜悦。他们第一次自由地呼吸到新鲜空气，第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当他们第一次怯生生地叫出“同志”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深深地感到平等的幸福。当他们第一次生疏地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时，他们深深感到参加革命后的自豪。当他们换上红军的军装，戴上闪着红星的军帽时，他们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老战士们也是欢天喜地，他们不仅为增加了新的力量而高兴，而且还为有了良好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而欢欣。在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的间歇里，他们各自谈论着喜爱的话题。

“这下子可阔起来了，”黄四楞拍着鼓鼓囊囊的子弹袋说，“这回大队长不会再下命令说……”

陈大雷接过话头，装出郝大成的声调说：“同志们，这次战斗，每人只准打三发！”

接着两个人都互相拍着肩膀哈哈地笑了。

赵铁牛也兴高采烈地插进来说：“是啊，那时候大队长就下命令说：‘冲啊，同志们，狠狠揍谷敬文这个狗东西，不要舍不得子弹！’你们说对吗？”

“我说不对！”郝大成正好来到他们面前，接着话头说。

赵铁牛、陈大雷、黄四楞都嘿嘿地笑着。赵铁牛腼腆而兴冲冲地说，“我们说的不对吗？”

“不全对，当然子弹多了，武器好了，打仗不再限制你们只打三发了。可是打胜仗不能只靠子弹多……”

“当然，主要靠革命精神。”赵铁牛说。

“对！但只有革命精神还不够，还要有本领。”郝大成望着这几个战士，亲切地笑着。他指着三百米开外的一个山峰说：“就在那个山峰上有一个敌人的了望哨，或是一挺机关枪，我们要通过山下，就会被敌人发现，敌人就会用机枪封锁我们。如果我们强攻山头，那就要花很长的时间，花很大的代价。如果我们要消灭山峰上的敌人哨兵，那就最好一枪打掉他！……”

“一枪打不掉，可以再打嘛。”陈大雷说。

“那不仅浪费子弹，你一枪打不中，敌人发觉了，隐蔽起来，你打一百枪也是白搭！在战场上你和敌人对射，你打不中他，他就会打中你！”郝大成知道陈大雷平时很喜欢练刀，不大注意练射击，为了提高他练习射击的自觉性就有意考一考他。

郝大成边说边拿过陈大雷的步枪，这支枪擦得很好，他满意地打开枪机，看看弹膛，真是纤尘不染。陈大雷笑眯眯地看着大队长满意的脸色，好象在问：“我的枪擦得不错吧？”

郝大成看出他的心思，表扬他说：“你的枪保管得很好。”这时他抬头一看，见那个山峰顶的巨岩上蹲着一只山鹰。他指着那山峰说，“大雷，你看见那只山鹰了吗？试试你的枪法。”

陈大雷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心噗噗地跳起来：“大队长，恐怕……”

“没关系，”郝大成鼓励他说，“你试试看。”

陈大雷实在没有把握，他求救似地看看周围的同志们，大家都笑眯眯地瞅着他的窘态。

陈大雷鼓了鼓勇气，推上了子弹，全身紧张地抖动着，他一下狠心，勾了扳机。“噼——”子弹呼啸着从山峰上飞掠过去，山间响起了回声。

山鹰在巨岩上迟疑了几秒钟，好象猜测着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很不情愿地煽动了几下翅膀，飞离了岩石。但它并不马上飞走，而是在山头上盘旋着，仿佛在嘲笑射击人的枪法。

听到枪声，许多操练后正在休息的战士们都聚拢过来，有的大声问着：

“谁打枪啊？”

“呵，原来是陈大雷啊！”

“怎么把山鹰打飞了？”

大雷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地站在那里，好象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莫要说别人，有本领你也打打试试！”有的战士听到有人说风凉话，为陈大雷打抱不平，“我看谁也打不着。”

“现在鹰飞了怎么打？”

没有一个人敢试。

“我来试试吧！”郝大成从陈大雷手里拿过枪来，推上子

弹，对准在云端里盘旋着的山鹰打了一枪。

山鹰鼓动着巨大的翅膀在空中挣扎了一下，翻了个筋斗，然后象断了线的风筝，飘落在树丛中间。

“打中了！打中了！”

“好枪法，好枪法！”

战士们热烈鼓掌，草坪上扬起一片喝采声。

“大队长，你这枪法是怎么练的？”很多战士都围在郝大成身边发问着。

“说来话长啦，这枪法，还是我十岁打猎时开始练的。练枪法要狠下苦功才行，那时候，我年纪小，力气弱，端起猎枪来两臂直打抖，胳膊都练肿了。打猎，没有好枪法是不行的。如果枪法不好，第一，浪费弹药，那时家里穷，哪有那么多钱买弹药呢？第二，打不到猎，碰上山鸡你打飞了，碰上兔子你打跑了，你还吃不吃饭？第三，有性命危险，如果你碰上豹子、老虎、野猪这些猛兽，一枪打不中要害，那你就有被吃掉的危险！就凭这三条不苦练枪法就不行。……”

“要不就说嘛，猎人都是好枪法。”战士们表示有同感。

“可是一个革命军人呢？”郝大成循循善诱地说，“那就更应当有好枪法，打猎练枪法是为活命，我们练枪法是为革命啊！同志们，在战场上敌人不就是虎豹豺狼吗！为了消灭这些吃人的野兽，我们可要把枪法练好啊！”

“大队长，我一定练好枪法，”陈大雷脸红红地说，“练得能打下山鹰来。”

“这个决心很好，”郝大成鼓励身边的战士们说，“大家

练吧，都要练得能打下山鹰来。陈大雷同志虽说枪法差点火候，可是刀法练得很勤，这可是个大优点啊。革命战士嘛，应该‘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才好，我们为革命应该多练几手本领，大雷，耍耍刀法给大家看！”

“还不是叫大家笑话。”陈大雷想到刚才那一枪，仍然很不好意思。

“大雷，拿出来吧，让我们学学嘛。”战士们吵嚷着。

“我真的要不好。”陈大雷脸红红地推辞着。但郝大成热切的鼓励的目光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嚓——”地一声从背后抽出鬼头刀来，在右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把刀挥了个半圆，人们立即向四面躲闪，空出了场地。

陈大雷好象立即变成了另一个人，倒竖浓眉，圆睁双眼，紧闭嘴唇，气息深沉，刚才那种蔫头耷脑的神态全不见了。只见他把鬼头刀上下左右前后舞成一团，刀光闪闪烁烁，风声嗖嗖呼啸，虽然天气闷热，却觉得寒气逼人。大家看得眼花缭乱，不禁齐声喝采：

“好刀法！真是好刀法！”

“三五个人近不得身！”

新战士忍不住赞赏着。

“厉害的还在后头哪！”肖应良怀着自豪的感情对新战士介绍说，“我们白马山有很多人会这样的刀法。”

果然，陈大雷象裹着一团刀光似地杀向一处低矮的树丛，只听得一阵噼噼啪啪的乱响，小树丛就象大麻秆一样被砍得精光。新战士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纷纷落地的树枝，连

喝采都忘记了。

骤然，陈大雷把刀收住，面不改色地昂立在那里，俨然是一个威风凛凛的英雄。接着，爆发出掌声和喝采声。

郝大成问战士们：“大雷的刀法怎么样？”

“好！好！”战士们由衷地发出了赞美声。

“要练好枪法、刀法，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郝大成说，“问题在于是不是为革命勤学苦练。俗话说，‘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我们的训练要很好搭配，刀法好的教刀法，枪法好的教枪法，互相帮助。你们人人都是小老虎，再把杀敌本领练好啊，就是老虎添上翅膀啦！”

部队的练兵热情更加沸腾了，山林间，震响着惊心动魄的刺杀声。

五

正在南屏山的红军大队为了进入四岭山区，在政治、军事、人力、物力各方面作充分准备的时候，九里十八坪的谷敬文，也正在为阻止红军进入四岭山区和自己进一步控制四岭山区积极策划。

谷敬文仍然象往常一样，吸着烟，在他的大厅里踱着方步。他的拐子腿参谋长就坐在他对面的太师椅里。

谷敬文自从庆功宴后，似乎老了不少，肥嘟嘟的两腿，肉皮松垂，使他的鼻翼两边，出现了两道八字形的深沟，更加重了他的凶恶的神情。他显得有些疲倦而且心神不定。

自从当了三县剿共司令以来，他似乎事事都不顺心，处处都不如意，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排着队来困扰他，打击他。

在“庆功”宴被闹得人仰马翻之后，他又恼又恨。他的特务连抓了大批群众以图报复。可是史太昌的游击队，却又从另一边下了手，那些亲信爪牙保甲长，一连死了四五个，那黄老四和二古董全都送了命。那些没有死的保甲长，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不得不联名上书向谷敬文求救。谷敬文不得不把抓到的群众放了。连日来他还亲自审问了黄希才，本想在他身上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可是却想不到这个红军战士比石头还坚硬，比钢铁还刚强。尽管谷敬文使尽一切软硬手段，除了挨一顿臭骂之外，连一点口供也逼不出来。前几天派到四岭山的五个信差，石沉大海似的没有音讯；今天才从周武的来信中得知——他的信差被打死了，信件不仅落到红军手中，而且成了红军揭露他阴谋的一个证据，送到了周威那里。使他更震惊的是：红军已派人进入了四岭山，和田世杰取得了联系，劫走了黄六嫂，和周威举行了谈判。……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谷敬文心烦意乱的原因。

谷敬文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听着参谋长的高谈阔论，“……南屏山红军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都说明郝大成最近就要进入四岭山。”

“哼！挑着石磙爬泰山，没有那么容易。”谷敬文把半截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就用力摀在精致的烟灰缸里，“现在郝

大成有多少实力？”

“充其量也不过百八十人，他们现下正在到处搞武器。”

“百八十人！”谷敬文微微地冷笑了一下，轻蔑地说，“就是三个百八十人也不行。他不花上几百人的本钱，连南山口的石头也别想摸到一块。进去了又怎么样？周武虽然无能，民团还是有战斗力的，那就把他们当肉团子吃了！”

“是啊，是啊，”谷中一附和着司令的意见，“这正是郝大成迟迟不进四岭山的原因。……实力不够嘛。”

“实力”——这是个不可忽视的字眼。谷敬文认为没有实力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他又眯起眼来，重新点上一支烟，想到实力，他心情立即轻松起来。他猛吸了一口烟说：“郝大成现在是红着眼地扩大实力，可是想几天就肥胖起来，没有那么便当。增加几个人也许好办，没有武器，想攻南山口，那还不是以卵击石？我看现在还不必过分担心。”

这时，他的副官蔡九给他送来了刘玉龙团一营一连哗变的消息。这对谷敬文无疑又是当头一棒。

“倒戈！”谷中一惊叫了一声。

谷敬文被这消息震动了一下。他怔了一瞬，停止了踱步，脸上罩上了浓重的乌云，恨恨地骂道：“任洪元这个老鬼，尽干这种窝囊事。真他妈的，这不是‘拿肉喂虎’吗？”

“这回，郝大成可要……”

“也勿须大惊小怪，”谷敬文看看神情慌乱的谷中一，然后让蔡九向他报告一下哗变的详情。然而蔡九只知道哗变

的人打死了连长、特务长，然后上了南屏山，其它的他就不知道了。

谷敬文虽然不叫参谋长大惊小怪，自己也想尽量镇静些，但心头总是忐忑不安，总是有点牵挂。他和郝大成打了半年仗，深深感到“神出鬼没，出奇制胜”这八个字的厉害。不是吗？从实力的观点来看，郝大成早就应该被消灭了。白马山峡谷之战他记忆犹新，可见光靠实力还不行，还要有别的因素。谷敬文想到这里不禁暗自吃了一惊，他有些毛骨悚然。自以为料敌如神的谷敬文现在有些不敢过分相信自己了。

谷敬文虽然是一个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家伙，但他并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糊涂虫。他感到了他的对手很不好对付，不能等闲视之。他认识到四岭山区的重要，四岭山对周围地区来说，就象一个制高点，又象一个核心阵地，九里十八坪也好，南屏山也好，西屏山也好，全都在这个制高点的控制之下。如果四岭山落在红军手里，他不仅不能实现他独霸山区的野心，而且九里十八坪的老巢，也象失去了制高点的山包、丢掉了主阵地的碉堡一样，很快也就完了！

他绝对不能放弃四岭山，绝不能让四岭山落进红军手里，他要捷足先登，他要掌握主动。想到这里，他对他的参谋长说：“中一，四岭山的地位可不同寻常，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们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司令从前，可并没有把四岭山看得这么重要啊！”谷中一认为对四岭山的估价未免过甚其词了。

“以前只是把四岭山当成一份财产来看，得到它当然很好，得不到并不对我们产生威胁。比方说四岭山就象我们身边的一把刀，拿过来当然好，不拿过来放在周武手里，关系也不大，因此并不显得重要！可是这把刀要落在红军手里，那就不是丢失一把刀的小事了，这把刀就会向我们砍过来，威胁我们的生存了！”

“我明白了！司令看得远哪！”

“我看你要亲自到四岭山去一趟，光周武是对付不了共产党的。”

谷敬文皱着眉头，又踱起方步，继续说：“现在要认真对敌，到那里先要周武加强南山口的防务，最少要加一倍力量，并且要防止郝大成的突然袭击，他是很善于来这一手的。……还有，要懂得‘兵不厌诈’这句话，下次不要说什么铁匠担子，就是连个放牛的牧童也不能放过！……”

“司令所见甚是，”谷中一深感司令对他的器重，同时又想到此去四岭山，正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不仅没有推诿这次重任，反而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建议。他说，“周武的民团兼顾白云山和青龙山，力量有些分散。我看不如派特务连去，先控制青龙山，让周武的民团一齐集中到白云山去。……”

“好！好！”谷敬文没等谷中一说完，就发现这个提议的重要，“这是个好主意！正当郝大成要进四岭山的时候，周武会同意我们占领青龙山的！青龙山是四岭山的东大门，控制了它，就可以进退裕如，攻可以出奇制胜，退可以以逸

待劳。这样既防止了红军进入，又促成了我们对青龙山的占领，真是一箭双雕！……”

“那好，我明天就可以启程，等我去和周武谈妥，司令就可向青龙山进兵。”

谷中一刚要离开大厅的时候，谷敬文忽一转念，又喊住了他：“中一，你等一等，我想此次去四岭山，非同小可。我们再也不能叫吴可征、郝大成占上风了。我想，还是我亲自去一趟为好，一来阻止红军进入四岭山区，二来设法把周威搞掉。哼，我们统治四岭山的时候到了！”

“如果司令能亲自出马，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四岭山局势可保万无一失。”

“这边的史太昌也要严加防范，”谷敬文狡诈地说，“帅旗仍然虚插在这里。我走后，你要加紧对豹子山的清剿，给史太昌造成一个错觉。”

“我一定遵照司令的吩咐去做。”

谷中一退出了大厅。……

谷敬文又恢复了他的镇定和自信。他把这个自以为万无一失、一箭双雕的计划安排好了以后，回到卧室里去休息，不觉悠悠然地睡过去了。这是他自从庆功宴以来，第一次睡得这么安稳，这么轻松，他竟然做了一个山区太上皇加冕的美梦。

第二十四章 奇袭白云山

一

南屏山的红军大队，在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中，又度过了五天。在积极准备进入四岭山的非常时期，在极度的紧张和精密计划的情况下，真是一天等于十天或二十天！部队在进行着阶级教育，纪律教育；学习政策，学习做群众工作；进行着军事训练。在这个期间，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赵铁牛、王尚青、黄四楞、陈大雷等全都入了党。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得到了大大的加强，部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个期间，县委又派人送来了信件。信中指出：

任洪元旅两个团奉急令北调，去参加蒋、桂、冯、阎四派暂时联合的对张作霖作战，这是进入四岭山区的有利时机。希望红军大队加紧准备，争取早日进入四岭山区。……

信中还谈到：黄国信已经回到了县委，汇报了他和郝大成、吴可征的分歧和争论。在县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他承认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沉痛的检查，并表示坚决改正错误，现正在县委学习。是否再派他回部队去，这要根据他对

错误的认识是否深刻，改正错误的态度是否坚决而定。……

这一天又接到田世杰送来的紧急情报——西屏山任中元的保安团在任洪元的策动下，已经开始向伏虎岭的洪雷谷口发动了进攻。周威已带齐心会前去抵抗。在去之前，曾要求周武和他共同出兵，但周武借口防守白云山更为重要，拒绝了。周威十分愤慨，虽有周祖荫从中调停，周威仍很不满。同时谷敬文已经来到沙河镇。南山口正在增修哨棚，加强工事。周武驻守青龙山的民团已向沙河镇集中。……

这四面八方来的消息，就象阴云翻卷的天空，酝酿着一场疾风暴雨。形势在急剧地变化着，仿佛在告诉有关的各方：快！快！快！谁赶在前边，主动权就在谁的手里！

大队支委会传达了县委信件，研究了四岭山的情况，检查了部队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认为进入四岭山区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郝大成建议最后再审议一下袭击白云山的作战方案，确定以后立即行动。

奇袭白云山的作战方案是郝大成提出来的。当他们从泥鳅沟穿出南山口的时候，郝大成已经完成了作战方案的雏形。

他回来后，在谈到进四岭山的初步设想时，罗雄不禁兴奋地跳起来，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接着又叹口气说，“唉，我怎么想不到呢？”

郝大成笑笑说：“这叫‘猎人进山只见禽兽，药农进山只见药草’。你当时一心只想着强攻南山口，和敌人杀个痛快。

同志啊，打仗可要有勇有谋，在我们力量还薄弱的时候，应该多用智取、少用强攻才行。”

“我跟你打了几十次的仗，可就是没有学会……”罗雄焦躁地说。

“学习要用脑子，打仗也要用脑子，要善于动脑筋。有人学习象‘坛’子，学一点存一点，收获就大；有人学习象‘篮’子，学一点漏一点，那还行？”吴可征说。

“学打仗啊，”郝大成说，“当然要学军事，可是更主要的要学马列主义，要学点辩证法，没有马列主义，你那军事也学不好。”

说到这里，郝大成回想起这几个月来的战斗历程。在每次战斗的间隙里，吴可征一方面和他学习党的各种文件和指示，一方面和他一起指挥战斗，研究战争问题。吴可征不仅抓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而且很注意和他研究战斗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此外，吴可征还通过古今中外那些有名的战争和战役，来丰富他的军事知识。

在审议作战方案的支委会上，郝大成具体解释说：“根据侦察，周武民团在南山口加强了力量，又在山口上修了两个哨棚，可以住二三十个人。从一切迹象判断，敌人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南山口。我们的对策是：用一个半中队佯攻南山口。这正符合敌人的判断，所以我们要促使敌人犯错误。我们其余部队全都从泥鳅沟里开进去，用半个中队从南山口背后袭击敌人，这样，完全有把握把南山口拿下来并且固守住。这对周武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外两个中队则埋伏

在从沙河镇到南山口的路上，打击周武向南山口的援兵。……”

“这里有两个可能，”吴可征补充说，“周武可能向南山口增援，也可能不增援。不增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认为南山口的力量足以防守，不须增援；二是一旦得到南山口失守的消息，并且知道我们是从背后袭击他们的时候，如果他稍有军事知识，就知道我们已经开进了四岭山，不但救南山口无望，而且很可能中埋伏，他的最大可能是固守沙河镇。谷敬文比周武要狡猾得多，我们要多做几手准备，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正因为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我们打伏击的兵力不多。”郝大成说，“我们整个作战方案，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明攻南山口，暗走泥鳅沟。’”

“我有一个疑问，”罗雄说，“南山口既然是佯攻，为什么要用一个半中队？我看只要半个中队就够了！”

“是的，”郝大成说，“佯攻是用不了一个半中队。刚才党代表不是说了吗？我们要多做几手准备。万一泥鳅沟被敌人发觉了怎么办？当然，我们要相信四岭山地下党的配合，也相信沟口掩蔽得很好，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困难。如果谷敬文把泥鳅沟找了出来，把我们部队卡在沟里，南山口上的敌人冲下山来，再把我们的退路一堵，这样两头受敌，我们在沟里，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施展了。”

“我们绝不能让这种局面出现！”吴可征说。

“所以，我们在南山口虽然是佯攻，也要加强力量。万

一泥鳅沟进不去，佯攻南山口的部队就立即改为强攻，把南山口硬拿下来！即使拿不下来，也可以阻止敌人抄我们的后路。”郝大成稍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当然，这是防备万一，凡事要准备两手，甚至要准备三手，这样才能应付一切可能产生的意外情况。”

“我懂了，”罗雄心悦诚服地说，“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就是最周密的计划，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吴可征说，“在实施的过程中还要灵活，还要临机应变才行。”

“我们准备什么时候打响呢？”史少平问。

郝大成说：“深夜开进接敌，等到天亮以后打响。四岭山的战斗，我们得放在白天打！”

“放在白天？”有的同志感到奇怪。因为我军一向多在夜间战斗，这次为什么要例外呢？

“因为白天打，对我们更有利一些。”郝大成肯定地说，“总的来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夜战对我们是有利的。”郝大成解释着，并且有意地引伸说，“就说白马山峡谷突围吧，如果不是在夜间，那我们是很难突出来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我们进四岭山和民团打仗，就跟国民党正规部队打仗不一样，在新区打仗，就跟在老区打仗不一样。大家想一想，在四岭山区我们人地两生，敌人却非常熟悉，夜里一打，变成敌明我暗。民团都是本地人，地形熟，夜里登山就象走平地一样，哪里有洞，哪里有沟，哪里有树丛，都一清二楚，只要往里边一蹲，我们就看不见摸不着他们了；可是民团呢，可以在暗中对付我们。这样的战斗稍

一延长，就形成了混战的局面，既不能全歼敌人，又增加了我们的伤亡。我们是绝对不能和敌人拚消耗的啊！”

“太正确啦！”有人不由地赞叹着。

“不能说是太正确，这还没有经过实际战斗的考验呢。”郝大成诚恳的神情，使人感到这是由衷之言，并不是什么过谦之词，他继续说：

“制订作战计划，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因为作战的地区和作战的对象变了嘛，作战方法也得变。刚才已经说了，在那里黑夜作战对我们不利，可是，如果我们在四岭山区扎了根，群众全都拥护我们，地形也熟了，消灭了周武的民团，改造了周威的齐心会，四岭山的根据地建设好了，假如国民党再派大部队进攻我们，我们就利用有利的地形和敌人斗争，那夜战就变得对我们有利了，因为条件变了嘛。……”

在一个简单的作战方案中，在一个什么时候打响的具体问题上，郝大成竟讲出了一套深刻的大道理来，大家不由地深深地敬佩。

郝大成接着给各中队布置了战斗任务：

罗雄一中队，抽出一半兵力归王求正指挥，配合四中队佯攻南山口，一旦泥鳅沟发生了意外，就要变成强攻；

罗雄自带半个中队和二、三中队一齐进泥鳅沟，在佯攻南山口的部队打响之后，罗雄带那半个中队从后山袭击南山口；

史少平和姚光明的二、三中队在进泥鳅沟之后，埋伏在

沙河镇通南山口的路上，准备打援！

.....

二

谷敬文以四岭山区太上皇的身份，到达了沙河镇。他自以为亲自出马，就可以旗开得胜，马到功成，但事情并不象他想得那么顺利。他首先向周武说明了全面形势的发展，指出了郝大成即将进入四岭山的趋势，准备趁周武心惊肉跳之余，同意把民团撤出青龙山，他好派自己的特务连去接管。却没有想到周武并不同意。

“司令放心！”周武婉转地说，“南山口乃是天险，我不需要过多调动青龙山的兵力。”

谷敬文立即看出周武对他存着戒心，便悻悻地说：“我这个提议也是为四岭山的安全着想，怕民团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既然团总认为不须过多调动，也不妨看看今后的形势再说。”

周祖荫在一旁咕咕噜噜地吸着水烟，装出一种老成持重的样子，慢条斯理地说：“武侄说的也是，对于防止红军进山，既不能等闲视之，也不必过虑。我们除了民团以外，各村寨的保长保丁也是不可小看的力量。到了紧要的时候，可以抽调。我看，不必烦司令出人了，只是请司令多多供给些枪支弹药就行了！”

周祖荫的意见使谷敬文大为生气。“老奸巨猾的家伙，

反而计算到我的头上来了！”谷敬文心里暗暗骂了一句，皱着眉头看了周祖荫一眼，又想：“不让我来人倒还罢了，反而跟我要枪！不能叫他们太得意忘形，要给他们点分量掂一掂！”于是他不软不硬地说：“四岭山乃是我的辖区！它的安全我自然要关心。在四岭山面临危难之际，不管人力物力，我是要用全力来支援的，这是我三县司令的责任！”

本来谷敬文还想说得更硬一些，却想到上峰给周武的委令尚没有下达，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也不便过分相强，心想：“四岭山反正是我的，什么时候下手都可以。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不必急于求成，把关系弄僵。”便又把声调缓和下来，问道：“周威现在怎样？”

“正象司令说的，冥顽不化！”周武说，“自从你给我的信落到他的手里，他对我们的戒心就更重了。他的眼睛只死盯着个任中元。我怕他叫红军给迷惑住了！”

“想办法把他干掉！”谷敬文咬牙切齿地说。

“干掉他本人容易，”周武顾虑重重地说，“就怕他手下那些人难办！”

“现在四岭山的共产党怎么样？”谷敬文又换了话题。

“不出司令所料，田世杰果然从九里十八坪回来了。不过我控制得很严，他不敢在白云山露面，只是潜藏在伏虎岭一带。共产党有什么活动，表面上看不出来。”

“可是，咳……”周祖荫叫烟呛住，接连咳嗽了几声说，“可是也不能大意，那个《盼红军》的山歌，都唱到沙河镇来了。”

“对啊！他们就是善于秘密活动！”谷敬文说，“这一手比什么都厉害！如果发现了什么人替红军宣传，一定要严厉镇压，杀一儆百嘛！……”

“现在正在严密查访搜捕！”

“你说说红军来和周威接头的是个什么人？”

“是挑着铁匠担子进来的！”

“我是问他的长相！”

周武把在周威大厅里见到的红军代表的样子大体上说了一番。

“是他！”谷敬文听了周武的介绍，断然地说，“他竟然亲自到四岭山来了。”

郝大成的形象对于谷敬文来说，印象是太深刻了，感触是太强烈了。从郝大成十六岁卖柴，打塌张彪的鼻梁骨起，到九里十八坪起义，打下谷家寨止，把他追得屁滚尿流。……郝大成那健壮的身形，那喷火的目光，历历如在眼前。

从谷敬文的神态和语气中，周武感到这个人来到四岭山非同小可，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疑惑不安地问道：“你说的是谁啊？”

“是谁？”谷敬文忽然愤慨地吼道，“是郝大成！你不该让他走掉！”

“啊！啊！”周武绝望而凶狠地叫道，“他竟敢单枪匹马来闯我的四岭山了！”

“他到底从哪里出去的？”

“从青龙山。”周武说，“打伤了两个哨卡，是夜里出去的！”

“不！绝不会从青龙山！”谷敬文想了一会儿，深信不疑地说，“袭击哨卡，那是假象，你叫他迷惑了。”

“那能从哪儿呢？”周武惊异地说，“南山口连只兔子也没有出去呀！”

“只有傻子才再从南山口出去，一定另外还有出山的路！”谷敬文肯定地说。

周武不能不承认他说的确有道理。

“他既然能秘密地出去，也就能秘密地进来！”谷敬文说到这里，突然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脊背上立即渗出一层冷汗。“团总，一定要把这条路找出来，不然，四岭山就完蛋啦！”这一句话，谷敬文说得很凄惨。

周武和周祖荫也都吓慌了。

“从山上走的？”

他们想来想去想不出来。

“从山下走的？”

周祖荫绞了半天脑汁，想出来了。他曾听人说过：白云山下有条沟，又想了半天，想出了这条沟叫泥鳅沟。洞口在哪里，他就完全知道了。

“要快，要快找到这条泥鳅沟。”谷敬文几乎是喊叫着说，“这条沟是四岭山的生死沟啊！”

周武当即抓来了许多药农、樵夫、猎人，立逼他们说出一条沟在哪里。但他们都说不知道。周武用尽了种种威胁

利诱的手段，仍然得不到结果。后来，实在没法，便派了一个中队的民团到白云山下寻找洞口。五十多名团丁，整整搜了半天，他们爬遍了山沟，钻遍了树丛，都没有找到。周武直急得跺脚骂娘，毫无办法。谷敬文为了谨慎起见，当天夜里，向山沟里派上岗哨，命令他们一旦发现动静，立即鸣枪报警，并准备第二天，再组织更彻底的搜查。

三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郝大成带领着红军大队下了南屏山，预计初更时分到达南山口。

就在这时，白云山腰，白云寺的钟声“当！当！当！”地响了。洪亮的钟声激荡在山间，象往日一样悠扬。

这钟声震动着一个人的心弦。她腰挎一把柴刀，坐在一棵老橡树下——这就是黄六嫂。在离她不远的树丛中，有一个年老的猎人，他手持猎枪，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四周——这就是田世杰。他和黄六嫂得知今天夜里，红军大队就要进入四岭山。他们在这里防卫着泥鳅沟口，等待着红军。他们从群众口里得知，今天下午，周武亲自带领民团搜查了山沟，但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可见泥鳅沟掩盖得十分严密。他们两个的心情几乎是共同的，喜气洋溢的脸上都带着几分紧张和焦急：“红军能顺利进山吗？战斗会顺利吗？现在周武的民团在干什么？谷敬文这只老狼到来后，他将给周武出些什么鬼主意？……但是，红军就要进来了，

亲人就要进山了，四岭山的天很快就要亮了。眼望穿了，心盼碎了，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穷苦人当家作主的日子就要来到了，那将是多么美好的情景啊！……”他们激动振奋，他们欢欣鼓舞。

今天的四岭山好象也和往日不同，火红的晚霞把它打扮得分外壮丽。莫不是这青山有意，绿水怀情，同他们两人一起在等待着红军的到来，向往着美如彩霞般的火红的日月？！

“当！当！当！”白云寺的钟声，扰乱着黄六嫂的心境。她那土地的被霸占，她那丈夫的惨死，都和这白云寺的钟声有关。她愤恨地望了望白云寺那掩映在树林中的金碧辉煌的塔顶，心想：“红军就要来了，穷苦人就要站起来了。既要搬倒周武这个活阎王，也要掀掉白云寺这个虎狼窝，你们这些身披袈裟，口念阿弥陀佛，心似虎狼蛇蝎的狗东西，你们就等着吧！”……

黄六嫂久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这种时候，她仿佛觉得有些突然，又觉得有些担心：“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万一谷敬文找到泥鳅沟，把沟口堵了起来，那将怎么办？他还会派人来搜的！晚上总不会派人来搜吧？”想到这里，她又放心了。时间好象过得太慢了，她心急火燎地等待着红军的到来。

突然间，黄六嫂瞪大了眼睛，警惕地望着山沟的进口处，脸色渐渐变了，嘴里不禁发出一声“咦？”接着吃惊地想道：“民团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黄六嫂没有看错，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团丁向着大橡树走过来了。

黄六嫂立即钻进了树丛，田世杰也已经察觉了。他们两人都感到吃惊。好在这时已经暮色苍茫，山沟里已经升起淡淡的雾气，当两个团丁来到大橡树下时，夜色已经朦胧了。田世杰和黄六嫂机警地躲在树丛里。

“唉！真他妈的倒血霉！”团丁气喘吁吁地在大橡树边坐下来，一把揪下瓜皮帽子，搧着风，扑打着蚊子。另一个也在一旁坐下来。

“当官的一动嘴，当兵的跑断腿。”另一个说，“这不，那个独眼龙司令一句话，咱们就得受半夜的洋罪。”接着点起一支烟，吸了起来。

“看这个吃紧的样子，好象红军真的要来了！”

“十有八九哇。”抽烟的团丁说，“你别说啊，谷敬文还真是厉害，他这一来，咱们四岭山的防务可就大变样了：原来南山口只守着一个分队；现在一中队全开上去了；从青龙山抽调的那个中队也来到了沙河镇；明天如果能把泥鳅沟搜查出来，然后一堵，嗨，咱四岭山就象铁桶一般，万无一失了。”

“不见得，”扑搧着帽子的团丁不以为然地说，“红军里面有能人啊！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俗话说：‘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红军要来，总有他们的办法。”

“办法？就是有，我看也不多，上天飞不过南山口，入地钻不过泥鳅沟。我不相信红军能把山推倒。”抽烟的团丁说

得很有信心。

“这泥鳅沟真能找到？”

“既然有，就一准能找到。”

两个团丁闷头吸起烟来。……

四

没有月亮的夜晚，布满蓝天的繁星显得特别明亮，象无数眨动着的好奇的眼睛，观察着这山野的秘密。夜风吹拂着山林，发出不休止的沙沙的声响。就在这平静的夜晚，就在这沉睡的山野，一场战斗的暴风雨正在孕育形成。

在茂密的树丛中，田世杰和黄六嫂屏住气息，一字不漏地听着两个哨兵的谈话，吃惊和焦虑中又有欣慰和庆幸。

吃惊和焦虑的是，敌人还要继续搜查泥鳅沟，这给红军秘密进入四岭山带来很大威胁。如果今夜红军不能按原计划进入四岭山，万一明天敌人找到泥鳅沟，把它堵塞起来，那就很严重了。

欣慰和庆幸的是，红军订于今夜进入四岭山，比敌人抢先了一步。只要红军今夜能进来，就是被哨兵发现了，秘密行动变成了公开的战斗，即使增加很多困难，那也毕竟是无伤大局了。

“最好是把这两个丧门星除掉！”黄六嫂摸了摸挂在腰间的柴刀，轻轻地说。

“我也这样想，”田世杰轻声地说，“敌人还要来换岗的，

就怕响了枪不好办！”

接着他们又计算着红军进入的时间：为了保守机密，红军在天黑定了之后才能到达南山口外，三个中队，带着武器和装备，穿过泥鳅沟是很不容易的，再快也得到下半夜才能全部开进来。

“临近半夜时，再对付他们也不迟。”

“要紧的是不要响枪。”田世杰说。

夜渐渐深了。

两个哨兵蹲在老橡树下，背靠在树身上，一会儿响起胸胸的鼾声。田世杰摸起一块石头向草丛里丢去，响起一阵喇喇声。

“哪个？”一个哨兵条件反射地叫了一声，立即端起枪来。

另一个也惊醒了，嘟嘟囔囔地说：“你大惊小怪地咋呼啥？还不是些野兔子、小松鼠！”

过了一会儿，田世杰又丢了一块石子儿，哨兵不再大惊小怪了。田世杰和黄六嫂一个手提猎枪，一个手握柴刀，蹑手蹑脚地来到大橡树下。两个哨兵怀里搂着步枪，斜着身子，歪着脑袋打瞌睡。田世杰向黄六嫂做了个夺枪的手势。虽然他们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妇女，但体力却不弱于壮年。两人同时把哨兵的枪身抓住，猛力一拉，枪立刻夺在手中了。黄六嫂由于用力过大过猛，那个瞌睡中的哨兵，竟被拉了个嘴啃地，在地上翻了几个滚儿。

两个缴了械的哨兵，被捆柴绳子牢牢地绑在橡树上。

“可绑结实了？”田世杰问。

“松不了。”黄六嫂说着，把绳子猛力一拽。团丁被勒得嚎叫了一声。

“饶命吧，”哨兵凄凄惨惨地哀求道，“把我的肋骨勒断了。”

“得把嘴给他们堵起来。”田世杰说着捋了几把树叶子，揉成一团，塞到哨兵嘴里。哨兵只是摇头晃脑地表示着痛苦，却无法叫出声来。

“换哨的也快来了吧？”黄六嫂抬头看看星星，已是半夜时分。

“绳子还有吧？”田世杰知道两条绳子只用了一条，他这样问，完全是因为在作着另外的思考。

“还有一条。”

“走，我们到前面小路口等他们去！”田世杰没有和黄六嫂商量，显然他已经考虑好了。

到了路口，他们把绳子抖开，拦路扯了一条绊马索，离地大约有半尺高。然后就在路边树丛中蹲下来，怀着猎人等待猎物的心情，准备着捕捉那两条腿的“野兽”。

地转星移，夜露渐重。田世杰和黄六嫂感到有些冷。他们耐心地等待着，终于，隐约地听到了脚步声，声音越来越近，小石子儿在沉重的脚下沙沙地响着，已经看清了，两个团丁一前一后地走着。

“啊呀！”前面的团丁脚绊在绳子上，惊叫一声扑倒在地。

田世杰和黄六嫂原想等待着后面那个团丁走上来，去拉倒在地上的同伙时，再突然猛袭他们，把他们两人一齐生擒。却没有想到后面的团丁并没有上前去拉跌倒的同伙，他吓懵了，一见前面的扑倒了，不问缘由，扭头就跑。

就在这时，老橡树附近，响起了石头滚动的声响，挡住泥鳅沟口的石头被推开了，红军进入了四岭山。

田世杰和黄六嫂并没有十分注意这些响动，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两个团丁上。田世杰去擒获倒在地上的团丁，黄六嫂手脚快些，她去对付向回跑的那个团丁。那个团丁向回跑了大约半里路，猛然收住了慌乱的脚步，惊骇地张大了嘴巴，因为在面前出现了几个穿军装的人。他又急忙扭头向回跑，刚一转身，看见了黄六嫂的明晃晃的柴刀。

“把枪给我！”黄六嫂命令着。

走投无路的团丁把枪交给了黄六嫂。这时几个穿军装的人奔跑过来，其中一个急切而惊喜地喊了一声：“黄六嫂！”

黄六嫂没有见过红军，她看见面前站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开始惊愕地楞怔了一下，而后才悟出这是红军，——他们已经从泥鳅沟进来了。突然和狂喜的冲击，使她仍然呆楞着，她并不认识那个喊她的人。

但是，那个精干的小战士，走到她的面前，亲切地说：“黄六嫂，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王尚青啊！”并滑稽地加了一句，“小铁匠！”

“呵！你们进来了？”黄六嫂惊喜地喊了一声，“我和田

大叔就是来等你们的！老郝呢？”

“在后边！”王尚青说，“田大伯呢？”

“我们正在这里抓团丁呢，还有两个在大橡树上绑着哪！”

五

四更时分，郝大成带领两个半中队，全部从泥鳅沟中开进了四岭山，隐蔽在沙河镇通往南山口中间丘陵地带的丛林中。一中队的半个中队准备在佯攻南山口的一个半中队打响后，从后面袭击南山口。二、三中队则埋伏在山路两边的树丛中，准备阻击从沙河镇出来增援南山口的民团。

在焦急的等待中，星星渐渐地淡了，稀了，而后终于在越来越亮的天空中消失了。东方的山峰上升起了乳白色的淡淡的晨曦。朦胧的山影逐渐清晰起来，眼前慢慢展开了一片广阔的景物——白云山的峰峦和蓝天溶成一体，树林、茶园、秧田、麦地……都已经清楚可辨了。鸟雀唧唧喳喳地唱起了晨歌，隐伏在树林草丛中的刀枪，并没有引起它们的震惊。

就在这时候，南山口传来了第一阵枪声，这枪声很远，并没有打破这初夏之晨的寂静。接着又一阵枪声响了，这一阵枪声比较近，可以判断出这是南山口民团在向山下射击。

罗雄带着半个中队在黄六嫂的引导下，从后山向南山口攀登着，快速而又肃静，准备从背后给防守的民团以突然的猛袭。

这时，南山口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看清了吗？有多少人？”周拐子听到第一阵枪声，他慌里慌张地从哨棚里跑出来，问哨口上的团丁。

“枪在山腰上响，这里哪能看得清楚。”

“走，跟我看看去。”周拐子对着从哨棚里涌出来的第一批团丁喊了一声，然后仔细一想，不便贸然下山，接着又换了命令：“给我向山下开枪！”

一阵零乱的枪声响了，这就是白云山后听到的第二阵枪声。

“冲啊！冲啊！”随着山下的冲杀声，又传来一阵枪响。子弹带着呼啸的声音掠过南山口的上空。

周拐子壮了壮胆，又向下走了几步，问前面的哨兵说：“看清了吗？有多少人？”

“他们都躲在石头后面，哪能看见？”一个团丁说。

“好象不多，顶多也不过十几个人。”另一个猜测着说。

“十几个人也敢来碰南山口？”周拐子胆子好象壮了一些，“给我顶住打！”

接着双方互相对射了一阵。

周拐子唯恐南山口有失，他又退回哨棚，把全中队拉进了南山口的工事里，等待着山下红军发动进攻。可是也怪，红军只是呐喊打枪，并不急于向山上攻击。周拐子认为这

是胆怯的表现，心想：“说红军厉害，我看这是虚传。他娘的，今天我抓几个活的，给周团总看看！”想到这里，他直着嗓子喊道：“弟兄们！向山下冲啊！抓活的，有重赏！”

整个中队都从工事里跳了出来，散成许多小股，列成扇面似的队形向山下冲去：

冲下去的团丁，立即受到了猛烈的狙击，冲在前面的几个团丁被打死了，扑倒在山岩上、树丛中。有的被打伤了，嚎叫着、挣扎着。后面的团丁见势不妙，就各自找了个隐身处，只是叫喊、打枪，再也不敢向山下冲了。

周拐子还站在山口的工事里，他看见团丁停止了冲锋，很是生气，又直着嗓子吼叫道：“为什么不冲啦？怕死鬼，冲啊！不冲，我他妈的敲了你们！”他举起驳壳枪向下面的团丁们威胁着。

但背后一只有力的手，猛然把他的枪夺过去了。

“瞎咋呼啥？！你被俘虏了！”罗雄说。

“什么？”周拐子还以为是谁和他开玩笑，扭头一看，立即吓懵了。他见一个彪形大汉就站在他的身后，许多红军战士正纷纷地跳进他们的掩体和战壕。他好象要讲什么，可是舌头发直，不听使唤了，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突然出现在他们背后的“天兵天将”。

“你……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周拐子昏头昏脑地说。

“哪里，我们是从地下钻出来的！”罗雄戏弄着这个发呆的拐子腿，“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叫周拐子！”周拐子答非所问的结巴着说。

“问你是干么的！”罗雄暴躁地问。

“是，……是中队长！”

“下命令缴械投降！”罗雄命令着。

这时工事和堑壕里的红军战士们，已经在团丁背后开始射击了。

“好，好，缴……缴枪！不……不要打了！”周拐子嘴里象含着炭火一般，舌头在嘴里痉挛着，谁也听不清他喊的是什么。

罗雄生气地用胳膊肘拨弄了他一下，骂了一声：“熊包，滚到一边去！”接着就向着团丁喊起来，“喂！弟兄们！快放下武器！缴枪投降吧，红军优待俘虏！”

战士们一边开枪也一边喊着。这时山腰部也响起王求正的喊声：“喂！弟兄们，你们被包围啦！放下武器！不要替周武卖命啦！”

懵头转向的团丁们不知怎么办好了，只见几个人回头向山上跑，接着就有很多人跟着往上跑，慌乱之中竟忘了南山口的哨棚和工事已经不在他们手里了。

“站住！缴枪不杀！”罗雄大喝一声，一排子弹紧贴着团丁的头皮扫过去。

团丁们更加混乱了，又扭头向山下跑。山下又传来喊声和枪声。这些吓糊涂了的团丁们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上上下下乱跑了一阵，后来干脆把武器一丢，蹲在地上不动了，完全听任红军战士们的处置。……

周拐子被解除了武装之后，让罗雄一甩胳膊拨拉了个趔趄，向后踉跄了几步，一屁股蹲到地上。这时候红军战士正在解决没有放下武器的民团，他便趁机爬滚了几步，然后钻进了树丛。他不敢走大路，而是穿过密林，翻过岩石，沿荒僻小径，向着沙河镇方向猛跑。惊慌使他变得有点疯狂，他好象忘记了自己是个拐子腿，他的衣服被树丛扯烂了，他的皮肉被石棱划破了，脑袋也碰破了好几处，满脸挂着血迹。为了早一点赶到沙河镇，他连滚带爬，连跑带蹦，把老命都拼出来了，不顾一切地向他的老巢奔逃！

六

平时，在日上三竿之前，周武是不起床的。南山口的枪声却惊醒了他早晨的清梦。在惊骇之下，他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头脑开始清醒了。这枪声越响越激烈，他的心神似乎越来越镇定。他想：“红军并没有秘密地开进四岭山来，而是对南山口发动了进攻。好啊，姓郝的到底找上门来了。你姓郝的不在南山口碰得头破血流，还不知道钉子是铁打的！”想到这里，长满黄胡髭的嘴唇边，出现了一个得意的微笑。

“枪声响得很急呢。”谷月仙眨动着惺忪的眼睛，紧张地嘟囔着。

“越急越好！”周武不满意老婆的那种过分担心的样子，“南山口是铁打的钢铸的，让他们猛攻吧，那还不是‘小草鱼

赶鸭子——找死’啊！安心睡你的回笼觉吧。”

周武虽说镇定，但睡意早就没有了。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下了床，洗洗涮涮之后，洋洋得意地进了厅堂。

“拿酒来！”周武对着门外喊了一声，心想：手举酒杯，耳听捷报，那将是何等趣味！

酒拿来了，周武提起酒瓶子，看看商标——“杏花村”。这是他喜欢喝的名酒，周武自幼并没有读多少诗书，却从周祖荫那里学了点诗云子曰，知道“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一名句。今天，在捷报将至的时刻，饮着名酒，品着诗意，却也颇有风味。他随意吩咐说：“请司令来，一起喝！”

去请谷敬文的人回来报告说，谷司令在枪响之后到南寨门去了。

周祖荫是从来不睡懒觉的，他严格遵守着“黎明即起”的朱子家训。提着画眉笼子，在周府前面的场坪上踟蹰着，听到枪响后，他心惊肉跳地走进来，看见周武已经在大厅里坐着，就把鸟笼子向门旁的钩子上一挂，神情紧张地说：“武侄，这枪声响得好紧！”

但周武没有回答，他听见画眉鸟唧唧喳喳地叫着，这美妙的歌声和他的心情是和谐的，好象是在为他听取捷报先唱的一段前奏曲。

周祖荫以长者的身份，哼哼唧唧地在周武对面落了座。

周武立即给他斟了一杯酒，推到他的面前，这才说：“你放心吧，红军是攻不下南山口的！”

周祖荫端着酒杯，谛听着外面紧一阵慢一阵的枪声，觉

得他的侄儿说得有理。五年前，从两广过来的那股惯匪强攻南山口的情景，他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却也听了不少。他相信南山口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冲，红军亦非天兵天将，……想到这里，他放心了。只是为了谨慎，他才漫不经心地说：“派个人去探探也好哇。”

“不必了，南山口会派人来报告的。”周武口里这么说着，心里这么想着，十分关切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枪声渐渐稀疏下来了，随后也就停止了。

“哼，姓郝的大概吃够了苦头学了乖，”周武判断说，“撤退了。”

沉寂，反而使周祖荫担心起来，忧心忡忡地说：“红军难道是傻子？郝大成进四岭山不会不知道南山口难攻，他能硬往南山口这个钉子上碰？武侄，我们可不能‘拉到老虎当马骑’哟，小心无过错，我看还是派人……”

周祖荫的声音还没有落，满脸血迹的周拐子一头撞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绝望地叫了一声：“南山口失守了！”接着就象断了气一样扑倒在八仙桌前，吓得那画眉鸟在笼子里乱飞乱撞乱扑腾。

周武象挨了一刀子似地从椅子上弹跳起来。他脸色变得苍白，石头般地僵立在桌子旁，酒杯从发抖的手里掉在桌面上，歪倒了，滚落在方砖铺的地面上，当唧唧跌得粉碎。他仿佛觉得他的希望，他的家业，他的心，也和这酒杯一齐跌得粉碎了。

南山口失守，这个震动真是非同小可，以致使周祖荫瘫

在椅子上。谷月仙也披头散发地跑出来，失魂落魄地惨叫着：“我的老天爷啊！”

“人呢？你的中队呢？”周武好一阵子才从昏晕中还过魂来，一伸手把周拐子从地上抓起来，揪住他的领口绝望地吼叫着，“我的南山口在哪里！”

“人？还在打哩！”周拐子喃喃地说。

“你为什么临阵脱逃了？！”周武没容他的部下分辨，就左右开弓地给了他一顿耳光。“这就是说还没有失守，还有希望。来人哪，快把警钟敲起来，全体民团紧急集合！”

周武气急败坏地把周拐子猛力一推，周拐子又血流满面地跌倒在地上。

“团……团总，……红军……是从背后攻占南山口的……”被打得满脸淌血的周拐子，扶着椅子，艰难地从地上挣扎起来。

但是周武并没有听他的，他正在往身上披挂武器，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不听使唤，在卫士的帮助下，才束好了带枪的皮带。外面的钟声响了，响得焦躁、狂乱而又惊慌。

“武侄，拐子说红军是从后面打他们的。”周祖荫虽然有点魂不附体，可也听清了周拐子的话，认为很有必要提醒周武注意。

“昏话！”周武已经披挂完毕，气冲冲地跑到院子里去了。

民团的五个中队已经在周武门前的场坪上集中起来，周武摆出一副威严的军事专家的架势说：“红军侵犯我们南

山口了！若是南山口失守了，我们就要拚上老命夺回来。二中队留在镇上守围子，三、四、五、六中队跟我出发！”

“慢着！”从南寨门上赶回来的谷敬文拦住了周武，“团总，民团不能拉出去！”

“为什么？”周武气急败坏、心焦火燎地问。

“因为红军是从背后攻占南山口的！”谷敬文说，“红军已经从泥鳅沟里进了山，我们民团一出去，准得中埋伏！”

“这……这……是从哪里说起？”周武口吃起来，并且这才想起周拐子说的并不是“昏话”。

“早晨枪一响，我就到中队里去问，他们说昨天夜里去大橡树放哨的团丁没有回来。我静听了南山口的枪声，可以判断，红军先是佯攻，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住，然后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从背后袭击了我们。毫无疑问，郝大成是从泥鳅沟里进来的，唉！他到底还是比我们抢先了一步！”谷敬文不由地长叹一声，心有余悸地想道：“好厉害的对手啊！”

“不！你这只是判断，你这只是猜想，”周武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了。他忘记了对谷司令的尊重，气咻咻地嚷着，“我非要把南山口夺回来不可！”

“这是很危险的！”

“危险也要去夺！”周武变得疯狂起来，他不是再说，而是在喊，“我不能没有南山口！”

“这样吧，派一个中队出去探探虚实。”谷敬文让步了。

“好吧，二中队去吧！”周武也觉得慎重为妙，便改了口。

他指示二中队长立即出发，一边探听，一边前进。

“团总，你去不去？”二中队长看着全副武装的周武畏怯地问。他本想说一个中队人数太少，但没有说出来。

周武想了一下，认为还是不去逞英雄为好，就说：“不，我在镇上等你的好消息。”

这时狡猾的谷敬文想出了挽救这个中队的办法。他对二中队长说：“这次出去，要多加小心。为了避免被红军埋伏包围，你要把各分队和小队的行军距离拉长。郝大成现在人力不多，就是中了他们的埋伏，也只能损失一小部分，其他人可以利用地形进行战斗，把郝大成拖住。那时我们再全力出击，即使不能把郝大成消灭，也能把他打散。他们人地两生；我们再把各村保长保丁调动起来，趁他立足未稳，把他赶尽杀绝。”

连不懂军事的周武，也认为这是一个高招。他举目向天，真要感谢上天给他送了个足智多谋的好司令来。

“我们还要立即派人到伏虎岭去见周威，”谷敬文眼睛骨碌碌地转着，“妙计”不断地从他狡猾的头脑里产生出来，“就说红军攻进四岭山来了，到处杀人放火，比任中元凶残得多，请他回师南下，配合我们夹击红军。”

“他能来吗？”周武缺乏信心地说，“他的眼睛就是盯着任中元不放。”

“当然不能完全靠他，但我们可以争取。”

“派谁去好呢？”周武六神无主地问。

“要祖荫叔和拐子腿一起去。”谷敬文又补充说，“要骑

马，越快越好！这一回我们不能再叫郝大成抢在前头了！”

“好吧。”周武正要按照司令的意旨去办，谷敬文又喊住了他。

“还有，立即派骑兵，火速通知各村寨的保甲长们，要他们严格禁止村民和红军接近，并要他们拿起枪来，抵抗红军！”

谷敬文交代完毕，用饿狼似的血红的眼睛瞪着起伏的山岭，咬牙切齿地说：“好啊，吴可征、郝大成！这一步棋总算让你占了先。可是，咱们走着瞧吧，四岭山绝不是你们生根立足的地方，四岭山一定要姓谷！……”在他发完他的“誓言”之后，不知为什么心头上掠过一阵凄凉之感，沮丧地长叹了一口气。

七

郝大成、史少平和田世杰埋伏在披满杂树丛的岩石后面。看着稀稀拉拉的民团队伍进入了伏击圈。原来设想，在占领南山口的同时，为了保证南山口战斗的胜利，在这里给可能出来增援的民团一个迎头痛击，然后撤离。因为红军刚进四岭山立足未稳，就和三百名民团展开决战，那是很不高明的。但是郝大成听到侦察人员报告，民团只出来了五十来人，就下决心把他们全歼。一百多人的伏击部队，要全歼五十个没有战斗经验的民团，本不是很难的事。由于这支民团队伍拉得过长，不管打头、打尾还是打中间，只能

伏击其中的一段，这样不但不能达到全歼的目的，而且一打会形成一场混战，战斗时间一延长，就会被他们拖住，如果周武再倾巢而出，那对红军是很不利的。然而，郝大成却想出了一个大胆而又特殊的战斗方法。

“少平，”郝大成说，“你能出去把民团拦住吗？纠缠住他们，要他们聚成一团，便于我们围歼。”

“能！”富有战斗经验的史少平马上领会了大队长的意图。

“不，还是我去好，少平穿着军装不合适！”田世杰说。这位沉着老练的革命老人，对郝大成的意图理解得更为深刻。

“好吧，大叔，你可要小心。”郝大成同意了。

田世杰拨开树丛，威风凛凛地站在大路中间，拦住了走在前面的民团的尖兵。

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和奇特，是民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须发半白的人，突然拦住他们的去路，并且态度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的周团总来了没有？我有要紧的事要见他！”

“你是干什么的？”民团的尖兵立即用枪指着老人。

但老人对于逼在胸口的枪刺却毫不在意，他从容地说：“你们周团总不是出一千块大洋买田世杰的头吗，我——就——是！”

“啊！”两个尖兵同时吃了一惊。“你要自己来投案？”

“我是来告诉你们，你们再往前走，就死在眼前了！”老人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语气里充满着威胁的气味。

民团队伍，前面的自然地停下来了，后面的还继续往前走，队形密集起来了。

“什么事？什么事？”走在队伍中间的二中队长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就穿过队伍，跑到前面来。

民团，这支没有经过作战训练的队伍，已经乱了队形，慢慢地收缩拥挤到一起来了。后面的人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挤，想看个明白，听个究竟。埋伏在路旁的红军，离他们只有十几步或几十步，只要有一双警惕的有战斗经验的眼睛，就可以看出隐伏着的危险，但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这些，他们的眼睛都只注视着队前的纷扰。

“是个什么人？”

“田世杰！”

“不是我们要抓的那个人吗？”

“怎么自己找上门来了？”

“谁知道呢？”

“他从哪里来？”

“从南山口吧！”

“噢？！南山口为什么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呢？”

团丁们就这样嘁嘁喳喳，吵吵嚷嚷地议论着，各自提出自己的疑问、见解和猜测，并注视着前面事态的发展。

民团二中队长来到田世杰面前，气势汹汹地问：“你找周团总有什么事？”心里在盘算着：这个到处找都找不到的共产党，今天为什么反而找上门来了？他那一千块大洋的

脑袋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我是来告诉你们，南山口已经被红军占领了，我劝你们也放下武器！”田世杰声色俱厉地说。

二中队队长冷笑说：“你是来吓唬小孩子吧？”

田世杰看到原来拖了一里半路长的队伍，现在已经拥挤在一起了，全部进入了伏击圈。于是也冷笑一声说：“你不相信吗？你看，”田世杰挥臂向左右山上一指，“山上全都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

趁二中队队长和他的团丁们向左右张望的时候，田世杰一个箭步跳到岩石后面去了。

“叭！叭！”郝大成挥手两枪，二中队队长和他身旁的一个团丁跌倒在路中间了。民团立即纷乱起来。

“同志们！打！”郝大成呼喊著。他的喊声掀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枪声。

骤雨般的子弹从民团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经受过这样的阵势，吓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团团乱转。如果有人说他们被几千名红军包围了，他们也是深信不疑的。

一阵急骤的枪声过后，红军并没有冲锋，以免短兵相接的厮杀。

团丁们几次突围逃跑的企图，全被打回去了。他们卧倒在路边胡乱地开着枪，都不敢抬头。红军不再射击了，响起了一阵阵喊声：

“团丁们，放下武器吧！”

“放下武器就是生路，顽固抵抗死路一条！”

“不要替周武卖命了，红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

突围无望的团丁们，纷纷把武器丢在路上。红军战士们从树丛中、岩石后跳出来收缴武器。

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战士们把武器和俘虏们都集中起来，然后向南山口上望去。只见吴可征、罗雄、宋少英、黄六嫂和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从山上走下来了。王求正带领四中队留在山上，守卫着南山口。

“党代表他们来了！”

“我们胜利了！”

战士们狂喜地欢呼着、跳跃着。

郝大成抬头向白云山望去，果然，吴可征、罗雄、宋少英、黄六嫂从山上走了下来，他们在互相招手。

这时，从白云山的几处山路上，跑来了一些山民。他们手里提着盛饭的篮子，拎着盛菜的水桶，来欢迎盼望已久的红军。在人群里有几个孩子欢呼雀跃地向着郝大成和王尚青跑过来。郝大成和王尚青都认出来了，她们中间就有唱《盼红军》山歌的那个小金铃。

这时，朝阳已经从东山顶上升起来了，照耀着翠绿的群山，照耀着欢呼的红军战士，照耀着南山口上那一面鲜艳的红旗。

高扬的战旗在晨风中飘扬，高扬的战旗上流泻着灿烂的阳光，高扬的战旗展示出革命的广阔前景，高扬的战旗指

引着坎坷崎岖的漫漫征程！

在这面高扬的战旗下，这支红军部队和四岭山区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毛委员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为了在四岭山区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将展开更加波澜壮阔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草稿于上海

一九七四年初稿于北京

一九七五年定稿于北京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